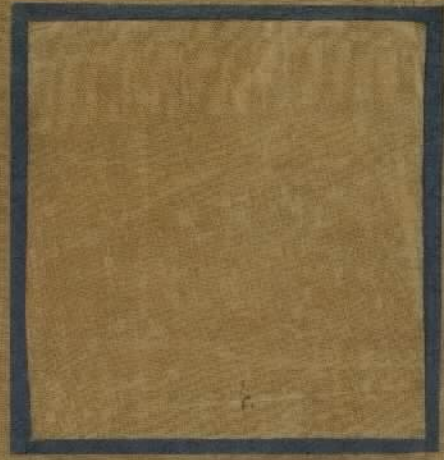


永樂大典

卷二千九百四十八
之二千九百四十九



秦修官著 發出第二千 乃百四十九 卷四

石林燕語 五代史 北盟錄 晉史極塵 馬明史實錄 七二條
 五代薛史 張次可書 荆公是先生弟子記 蘇州可談 江表教書錄 六六頁
 坦明故事 悅生隨抄 又三二頁 相異志
 五代史 兩漢蒙求 續後漢書 又九頁 又十三頁 金樓子 又十頁
 潤泉日記 又十六頁 又十六頁 九言行龜鑑 蘇詩考異 王珪華陽集
 類說 敬齋泛說 又十六頁 汪藻浮溪集 五代薛史 二條 中文字房唐才子傳
 會德高齋漫錄 溫華預碎錄 又二十七頁 撫遺新說 五代史
 望鎮雲漢居士集 采真集 又十八頁 十九頁 尚意學喻論 又二十三頁
 宋初筆錄 李滄軒集 袁潔齋集 玉融新對 山居俗用 二條
 文子續義 又二十五頁 兩漢循道 記室新書

共書五十六種計五十七條

乾隆三十八年十一月十五日發寫 騰錄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九百四十八

九真

神

天神

史記殷本紀帝武乙無道為偶人謂之天神與之博令人為行天神不勝乃修辱之鬼谷子反應章已審先定以牧人策而無

形容莫見其門是謂天神注曰已能審定以之牧人至德潛暢玄風達窮

非形非容無門無戶見而形不及道者日用而不知故謂之天神西漢書

郊祀志武帝時齊人少翁以鬼神方見上上作甘泉宮中為臺室畫天地
夫一諸鬼神而置祭具以致天神居歲餘其方益衰神不至司馬相如

傳脩德以錫符奉符以行事不為進越也故聖王
弗替而脩禮地祇謁款天神勒功中嶽以章至尊

祀天神

酉陽雜俎漢竹

宮用紫泥為壇天神下若流火玉飾器七千枚一作枚舞女三百人一曰
漢祭天神用萬二千桎養牛五歲重三千斤新唐書西域泥婆羅傳泥婆

羅祀天神鐫子全切石為象日浴之烹羊以祭又大食傳大食人日五
拜祀天神石林燕語高麗王徽立嘗誦華嚴經願生中國舊俗以二月望

張燈祀天神。如中國上元。微一夕夢至京師觀燈。若宣召然。徧呼國中。嘗至京師者問之。略如夢中所見。乃自為詩識之。曰。宿業因緣近契丹。一年朝貢幾多般。忽蒙舜日龍輪召。便侍堯天佛會觀。燈焰似蓮丹。闕迥。月華如水洩雲寒。移身幸入華昏境。可惜終宵漏滴殘。

祭天
神 東漢書宗室傳熹平二年。國相師遣追奏前相魏愔與陳愨王寵共祭天神。希幸非異。罪至不道。有司奏遣使者案驗。靈帝不忍加法於

王。詔檻車傳送。惜北寺詔獄。使中常侍王酺等雜考。愔辭與王共祭黃老君求長生福而已。無他異幸。酺等奏愔職在匡正。而所為不端。遣誣告其王。周以不道。皆誅死。有詔赦寵不按。

妄事天神
王符潛夫論大歲豐隆。鈞陳太陰事也。天之有此神也。皆所以奉成陰陽而利物也。若人治之。有牧守令長矣。向之何怒。背之何怨。君民道近。不宜相責。况神至貴。與人異禮。豈可妄

事。
禱天神
魏書賀訥傳。訥從父弟悅。密為太祖祈禱天神。請成大業。出於誠至。太祖嘉之。
奉天神

盧子逸史裴令公少時。有術士云。命屬北斗廉貞星將軍。宜每存敬。祭以清酒。當得冥助也。裴公自此不敢懈惰。及為相。機務繁雜。乃遺忘。心不足。

然未嘗言之於人。諸子亦不知。在京師。有道者來與宿。及夜曰。相公昔年尊奉天神。何故中道而輟。崇護不已。亦有感於相公。裴公笑。心知其廉貞不之信。後為太原節度。家人病。即迎女巫視之。彈胡琴。顛而倒之。良久蹶然而起。曰。請見相公。廉貞將軍遣某傳語。大無情。都不相知也。將軍怒甚。相公何不謝之。裴公大驚。女巫曰。當擇良日。潔齋於靜院。焚香酒果。廉貞將軍亦欲見形於相公。其日裴公沐浴具公服。立於階前東南。奠酒再拜。見金甲持朱戈者一人。長三丈餘。向北而立。裴公驚悚汗俯伏。地不敢動。少頃即不見。問左右皆無之。裴公遵奉不敢怠忽也。
賽天

神
五代史後唐開光二年七月己酉。如雷山賽天神。夷狄之事也。
不畏天神
東漢書杜林傳。林少好學。博洽

多聞。王莽敗。盜賊起。林與弟成及同郡范逵孟異等。俱客河西。道逢賊數千人。遂掠取財物。褫奪衣服。拔刃向林等欲殺之。異仰天嘆曰。願一言而死足矣。將軍知天神乎。亦眉兵眾百萬。所向無前。而殘賊不道。卒至破敗。今將軍以數千之眾。欲規霸王之事。不行仁恩。而反遵覆轍。不畏天神乎。賊遂釋之。
夢天神
北史隋宗室列傳。開皇中。文帝夢神自天而降。俱免於難。

之客省。明年戊辰生元德太子昭。

鬼稱天神

趙希循會心錄王觀文出征熙河。久不下。既入城。命悉屠之。人皆逃。

避至城一隅。有婦人獨不避。王怪問。婦人顰蹙而起。忽產一子於前。乃知其將產。故不能去。王感動。遂命止殺。王是年亦生一子。名宋字輔道。長有文名。孝於其親。自號南陵居士。仕徽宗為刑部侍郎。在朝時。忽有天神降其家。能預言人禍福。宋事之甚謹。吉凶皆前知。崇寧間。天子將用兵於幽薊。計未決。有言宋家天神可卜者。上將親臨問。宋不敢隱。因奏曰。容臣歸而祝之。若天神許車駕臨幸。却當奏上。時妖人林靈素方得幸。宋獨不與之交。靈素銜之。因白上曰。車駕不可輕動。宜遣親信內侍先往驗實。然後臨幸。未晚。上然之。內侍至宋家。天神竟日不降。既復命。靈素進曰。宋將家子。臣固疑其巨測。請劾其罪。上怒。逮繫宋于獄。考掠備至。竟無以自明。時宋母尚存。被髮訴冤于天神曰。吾家奉神甚謹。何為竟殺吾子。神復降曰。吾非天神也。蓋熙河之鬼爾。語訖不復見。

召雷神

百川學海祛疑錄。向有行雷神法者。以夜遊艾納數藥合之為香。每燒則

煙聚爐上。人身鳥翼。恍如雷神。所至敬向。不知其為藥術也。夷堅志建昌王文卿。既以道術著名。其徒鄭道士得其五雷法。往來筠撫諸州。為人請

雨治崇。召呼雷霆。若響若答。紹興初。來臨川。數客往謁。欲求見所謂雷神者。拒之不克。乃如常時。誦呪書符。仗劍叱咤。良久。陰風肅然。煙霧虧蔽。一神人。戴冠持斧。立於前。請曰。弟子雷神也。蒙法師召喚。願聞其指。鄭曰。以諸人欲奉觀。故遣相召。無它事也。神恚曰。弟子每奉命。必奏上天。乃敢至。迨事畢而歸。又具以白。今乃以資戲玩。將何辭反命于天。此斧不容虛行。法師宜當之。即舉斧擊其首。坐者皆失聲驚仆。移時方甦。鄭已死矣。**敬**

事雷神

嶺外代答。廣右敬事雷神。謂之天神。其祭曰。祭天。蓋雷州有雷廟。威靈甚盛。一路之民。敬畏之。欽人尤畏。園中一木

枯死。野外片地。草木萎死。悉曰天神降也。許祭天以穰之。苟雷震其地。則又甚矣。其祭之也。六畜必具。多至百牲。祭之必三年。初年薄祭。中年稍豐。末年盛祭。必養牲三年。而後克盛祭。其祭也極謹。雖同里巷草木有懼心。一或不祭。而家偶有疾病官事。則鄰里親戚。眾尤之。以為天神實為之災。

宋詠史詩雷神

雷州國史補。春夏多雷。無日無之。秋日即伏地中。其狀如

神。身矮而長。目燦金。曾親載書書似。不圖靈跡現當今。

不拜海神

北史列傳。魏裴粲。孝武初。出為驃騎大將軍。膠

州刺史。屬時亢旱。土人勸令禱於海神。祭禱違衆人。乃爲祈請。直據胡床坐。僕白君左右云。前後例皆拜謁。祭曰。五岳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安有方伯致禮海神乎。卒不肯拜。**刑馬祭海神**隋書陳稜傳。大業中。稜與朝請大

安汎海擊流求國。稜進至低設檀洞。其小王歡斯老模率兵拒戰。稜擊敗之。斬老模。其日霧雨晦冥。將士皆懼。稜刑白馬以祭海神。既而開霽。**女**

化海神晉陽雜俎。吐火羅國。縛底野城。古波斯王烏瑟多習之所築也。王初築此城。高二三尺。即壞。歎曰。吾應無道。天令築

此城不成矣。有小女名那息。見父憂患。問曰。王有隣敵乎。王曰。吾是波斯國王。領千餘國。今至吐火羅國中。欲築此城。垂功萬代。既不遂心。所以憂

耳。女曰。願王無憂。明旦令匠視我所履之跡。築之即立。王異之。至明女起步西北。自截右手小指遺血成蹤。匠隨血築之。遂日轉蹤匝。女遂化爲海

神。其海至今猶在堡子下。澄清如鏡。周五百餘步。**清河公即江神**隋書楊素傳。高

清河郡公。及受禪。加上柱國。開皇四年。拜御史大夫。未幾拜信州總管。素居永安造大艦。名曰五牙。上起樓五層。高百餘尺。左右前後置六拍竿。並

高五十尺。容戰士八百人。旗幟加於上。次曰黃龍。置兵百人。自餘平乘舩。等各有差。及大舉伐陳。以素爲行軍元帥。引舟師趣三硤軍。至流頭灘。

陳將戚欣。以青龍百餘艘。屯兵數千人守狼尾灘。以遏軍路。其地險峭。諸將患之。素曰。勝負大計。在此一舉。若晝日下船。彼則見我。灘流迅激。制不

由人。則吾失其便。乃以夜掩之。素親率黃龍數千艘。銜枚而下。遣開府王長襲引步卒從南岸擊欣別柵。令大將軍劉仁恩率甲騎趣白沙岸。遲明

而至。擊之。欣敗走。悉虜其衆。勞而遣之。秋毫不犯。陳人大悅。素率水軍東下。舟艦被江。旌甲曜日。素坐平乘大船。容貌雄偉。陳人望之。懼曰。清河公

即江神也。**夢河神**北史。後魏孝莊帝既誅爾朱榮。榮子兆。自汾州率騎攻洛師。自河梁西涉。掩襲京邑。先是河邊有一人夢

神謂曰。爾朱家欲渡河。用爾作波津。今當爲縮水脉。及兆至。見一人自禱。言知水深淺處。以草表挿導。忽失所在。兆衆遂涉焉。尋而陷京。弒莊帝。

河神北盟錄。宋靖康中。中書舍人孫覲言。臣承乏直學士院。被旨撰祝冊禱河神。望其冬三月。河流不冰。復有獻計者。宜聯數百艘。

宿火其中。可謂兒戲矣。**按問水神**資治通鑑。後唐明宗紀。天成二年。魏王繼岌遣押牙韓珙等。部送蜀珍貨金帛。

四十萬浮江而下。高季興殺珙等於峽口。盡掠取之。朝廷詰之。對曰。珙等舟行下峽。涉數千里。欲知覆溺之故。自宜按問水神。帝怒制奪其官爵。

燃犀照水神

太平廣記溫嶠平蘇峻之難。及于湓口。乃燃犀以照水。恠果見官寺赫奕。人徒甚盛。又見群小

兒兩兩為偶。乘輅車。駕以黃牛。睚眦可惡。溫即夢見神。怒曰。吾與君幽明異路。何故相照。當令君知之。乃得病也。

犯人神

西漢書鄭崇傳。崇為尚書僕射。久之上欲封太后弟。崇諫曰。犯人者有亂亡之患。犯神者有疾天之禍。

求助人神

東漢書隗囂傳。囂既立為上將軍。軍師方望說囂宜急立高廟。稱臣奉祠。所謂神道設教。求助人神者也。

金人神

北史曹國

傳。其國神有金人。破羅澗。人丈有五尺。高下相稱。每日以馳五頭馬十匹。羊一百口。祭之。常有數千人食之。不盡。能改齋。漫錄漢武帝故事。毘邪王

殺休屠王。以其眾來降。得其金之人神。置之甘泉宮。金人皆長丈餘。其祭不用牛羊。惟燒香禮拜。

孝感人神

李昌

齡樂善錄。資州資陽縣士人。勾龍霽。乾道己丑。為其祖父母及父廬墓。以一百二十日為期。逐日辰午酉三時上土。暇則看閱釋典。讀誦孝經。又校

正字音。手寫萬卷。以施於人。越明年二月有七日早。忽一白涼衫人。戴青笠。騎黑馬而至。徘徊周覽。神彩頗異。霽覺之。乃請勸茶。繼以果實。及五穀

等飯。侍者從旁。以一大漆器受之。又有一卒。手執一小旗。并一小牌。金刻其字曰。虞張誅叛虜。惟此功三。與汝霽讀畢。白涼衫者命霽錄之。霽益敬

異。遂問姓字。答曰。汝還識我否。我寓居梓潼。下江南至資州。今蓮花山下。即我行祠。聞公至孝。特來游此。遂索馬向南而去。馬足如飛。倏然不見。霽

望塵再拜。亟遣其弟詣祠禱謝。既至。按上有袱物。發而視之。則霽所獻白涼衫者。六顆胡桃。十枚乾棗。一器五穀飯也。寺僧法榮祖行及守祠蔡十

五等。皆相訝曰。祠門不開者。知幾年矣。安得有此。復取袱細視。則元祐壬申三月初五日。左馮兵士揚有功。因迎本官入川。至梓潼。詣祠獻香之袱

也。迄今已八十餘年。噫。茲亦異矣。愚嘗讀真誥。大凡世人有功及物。而得為地下主者。文解八十年。武解一百六十年。始得一遷。至於為臣而忠。為

子而孝。則直登仙品。更不歷諸地位。今神之意。豈曰虞張之忠。與子之孝。則一也耶。宇文庭堅錄。亦資州勛會公文。

灸犯人

神

夷堅志。姜補之。師仲在太學。與胡秀才同舍。胡指上病贅疣。欲灼艾去之。或告曰。今日人神在指。當俟他日。胡不以為信。遂灸焉。七日而

瘡發皮剥去一重。見人面在中如鏡所照。惡之亟覆以膏。又七日稍瘳。痒甚。因爬搔皮起。人面如故。歷四十餘日。創益大且痛。竟不起。**鬼**

針人神

太平廣記丹陽郡吏章授使經毗陵。有一人寄載筭數日。授發其筭。有書數卷。皆吳郡人名。又有針數百枚。其人謂

授曰。君知我是鬼也。所以持針者。當病者以針針其人神馬。**精貫人神**仙傳彭家少服業于

精貫神人。年一百餘歲。後受書為太清真人。**正其人神**輔教編原教云。聖人為教。而

順其人情。為治其形生之間。言乎三世也。則當正其人神。指緣業之外緣死生。**上神**禮記禮運。脩其祝嘏。以

曰。上神。謂在上精魂之神。即先祖也。指其精氣。謂之上神。指其亡親。謂之先祖。**遊神**古三墳書。遊神動而靈

之類。必備於天地之間。謂之太古。**太歲遊神**晉史揮塵。徐邈達於從政。論議精

有對。舊疑歲辰在卯。此宅之左。彼宅之右。何得拘忌於東。邈以為太歲之屬。自是遊神。譬如日出之時。向東皆送。非為藏體地中也。**泰**

元媪神

漢雋禮樂志。惟泰元尊媪神。蕃釐李奇曰。媪神地也。師古曰。泰元。天也。言天神至尊。而地神多福也。**受**

釐元神

海錄碎事。告成大報。受釐元神。釐。福元大也。**自己元神**道法精微。虛

曰。神若出。便收來。神返身中。氣自回。如此朝朝還暮暮。自然赤子產真胎。薩真人曰。一點靈光。便是符時人。錯認墨和朱。精神不散。元陽住。萬怪千

妖盡掃除。王景陽曰。空劫之前。是我身。無形無象。亦無名。黃金透石。俱無碍。一點靈光。到處明。饒碧虛曰。人言心下一。虚空。精氣元神。聚此中。何以

痴人容易感。蓋緣不識主人翁。又自己元神。即先天一氣之體。先天一氣。即自己元神之用。故神不可離於氣。氣不可離於神。神乃氣之子。氣乃

神之母。子母相親。如磁吸鐵。劉真人曰。非法非真。非色。無形無相。無情。本來一物。冷清清。有甚閑名雜姓。動則鬼神。潛伏。靜時天地。交并。視之不見

聽無聲。默叩須還相應。又心傳錄云。一人各具一乾坤。中有巍巍一至尊。統御萬靈三界。伏不知徒爾弄精神。**先天元神**

道法精微。先天元神。太極之祖也。虛無自然。包含萬象。視之不見。聽之不聞。變化無方。去來無礙。清靜則存。濁躁則亡。玉皇心印經云。神能入石。神

能飛形。太上曰：虛心靜神，道自來君。道德經云：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前有之矣。心傳錄云：靈臺清靜，纔方現。畧有纖毫，便不見。出離生死，永長存。

辟惡神 抱朴子登涉篇：若有山川社廟，血食爭奈凡夫不識面。

佛是小神 太平廣記：史雋有學識，奉道而以印封泥斷其道。路則不復能神矣。

禁治邪神 續宋鑑長編：仁宗天聖元年，詔江南東西荆湖南也。北廣南東西兩荆福建路轉運司，自今師巫以邪神為名，屏去病人衣食湯藥，斷絕親識，意涉陷害者，并共謀之人，並比類呪詛律條坐之。非增疾者，以違制失論。其誘良男女傳教妖法為弟子者，以違制論。和同受誘之人，減等科之。情理巨蠹者，即具案取裁。

請祀五行神 續宋鑑長編：神宗紀：元豐四年，詳定禮文所言禮運曰：地秉陰播五行於四時。五行者，天地之間至大之物，萬物所生以成，故有帝以為之主。有神以為之佐，祭天以天從，故祀昊天上帝，則五神宜從於南郊。祭地以地從，故祀地祇，則五神宜從於北郊。五神地類也，故曰地秉陰播五行於四時。漢舊儀：祠五祀，五行官也。梁武

帝南北郊皆祀五行之祀，故許亨以謂五神主五行，隸於地為陰祀，位在北郊是也。近世大雩五時迎氣，以五人神配，而不設五行之神，是遺其大而取其小也。伏請祭地祇以五行之神從，以五人神配，用血祭從之。

居如大神 羅泌路史：吳英氏大神，夫食則大牢，而加珍服，則五采而飾玉，坐設章容黼裳，而諸侯孤卿奔走乎堂下，出乘大輅，越席以養安，載車輦並以養鼻，錯行以養目，和鸞以養耳。三公奉輓，諸將持輪，居如大神，動如天帝。

沒為名神 賈扶老養衰，渠有善於此者。金史國語解：大神，高也。

三河領神 馬明叟實賓錄：後魏裴駿神，名譽之美，垂於無窮。

卿是世神 馬明叟實賓錄：北齊和士開事武成，為神駒，遂以為字。弱冠通涉經史，崔浩亦深器之，目為三河領神。

護法善 好握槊，士開善此戲，又能彈胡琵琶，因致親寵，嘗謂武成曰：殿下非天人也，是天帝也。王曰：卿非世人也，是世神也。

神 續宋鑑長編：神宗熙寧七年，言新法之不便者甚眾，王安石不悅，而求去。然呂惠卿又使其黨日請幽函，假名投書，乞留安石，堅守新法。

上乃遣惠卿以手詔諭安石。欲處以師傅之位。留京師。而安石堅求去。又復賜手詔曰。韓絳鑿欲得一見卿。意者有所諮議。卿可為朕詳語。以方今人情政事所宜急者。安石薦絳代已。仍以惠卿佐之。於安石所為。遵守不變也。時號絳為傳法沙門。惠卿為護法善神。

鬼避戒

神 經律異相 沽客篇有人從容受三皈五戒。心欲見佛。經一亭中。有一人。完佛四戒。神尚畏之。我何所懼乎。遂即留宿。時

日遊神

秦京雜記 皇祐

人。鬼見護戒神。去亭四十餘里。一宿不敢歸。嘉祐中。未有謁禁。士人多馳驚請托。一人號望火馬。其中又一人號為日遊神。蓋曰有奔競故也。

箕公之神

羅泌

路史餘論 許由退處箕山。故其卒莖在是。所謂箕公之神。配五岳者。許四岳之祚也。

羽淵之神

夏后紀 舜

過縣于羽山三年而死。是為羽淵之神。山海經云。南望樺渚。禹父之所化。今陸渾東有樺渚。即縣化之所。河南密縣亦有羽山。縣化羽淵。一或在此。神則無不在也。子產云。其神化為黃熊。事詳晉語。或云黃能。或云玄魚。云能鼈。有說別見。

司命之神

太平御覽 漢武

故事曰。上祀太時。祭常有光照長安城。如月光。上以問東方朔。此何神也。朔曰。此司命之神。總鬼神者也。上曰。祠之能令益壽乎。對曰。皇者壽命懸於天。司命無能為也。隨巢子昔三苗大亂。天命殛之。夏后受之。大神降而富也。司命益年而民不夭。四方歸之。闢地以王。

司過之神

神

抱朴子 內篇微旨卷。按易內戒。及赤松子經。及河圖記。命符皆云。天地有司過之神。隨人所犯輕重。以奪其算。算減則人貧耗疾病。屢逢

郭西之神

梁昭明太子事實 昭明祠舊在秀山之秋浦縣。在今郡城西南

應奪算者。不可具論。八十里。後改縣置池州。州治遷。廟亦隨建。今廟距州治纔五里。居城之西。故稱為郭西之神。

山海之神

隋書 列傳

流求之俗。事山海之神。祭以酒肴。鬪戰殺人。便將所殺人祭其神。或依茂樹起小屋。或懸髑髏於樹上。以箭射之。或累石繫幡以為神主。

橫

嶺之神

金史 楊達夫傳。達夫字晉卿。泰和三年進士。有才幹。所至

之橫嶺。為遊騎所執。將褫衣害之。達夫挺然直立馬首。略無所懼。稍侵辱之。即大言曰。我今國臣子。既為汝所執。不過一死。忍裸袒以黷天日耶。遂

見殺。兩山潛伏之民竊觀之者。皆相告曰。若此好官。異日祠之。當作我橫嶺之神。

花月之神

春渚紀聞 建安章國

老之室。宜興潘氏女。二族稱其韶麗。既歸國老。不數歲而卒。其終之日。室中飛蝶散滿。不知其數。聞其始生。亦復如此。既設靈席。每展遺像。則一蝶停立久之而去。後遇遠諱之日。與曝像之次。必有一蝶隨至。不論冬夏也。其家疑其為花月之神。

五穀之神

太平

廣記三川飢。斛斗翔貴。時王法進達太帝之所。帝謂之曰。世人不貴衣食之本。我已救太華之府。收五穀之神。所種不成。下民饑餓。因示罰責。以懲

其心。隱形之神

能改齋漫錄抱朴子內篇載。遁甲中。經曰。往山林中。當以左手取青龍上草。折半置蓬星下。歷明堂。

入太陰中。禹步而行。三呪曰。諾。臯太陰將軍。獨開曾孫王甲。勿開外人。使人見甲者。以為東新。不見甲者。以為非人。則折所持之草置地上。左手取土。以傳鼻人中。右手持草自蔽。左手著前。禹步而行。到六癸下。閉氣而住。人鬼不能見也。以是知諾。臯乃太陰之名。太陰者。乃隱形之神。

身之神

上陽子上部八景。髮神。腦神。眼神。鼻神。耳神。口神。舌神。齒神。中部八景。肺神。心神。肝神。脾神。左腎神。右腎神。膽神。喉

神。下部八景。腎神。大小腸神。膈神。胃神。

在天地之神

史記律書術曰。

數始於一。終於十。成於三。氣始於冬至。周而復生。神生於無形。成於有形。然後數形而成聲。故曰神使氣。氣就形。形理如類。有可類。或未形而未類。或同形而同類。類而可班。類而可識。聖人知天地識之別。故從有以至未有。以得。細若氣。微若聲。然聖人因神而存之。雖妙必効。情核其華道者明矣。非其聖心。以乘聰明。孰能在天地之神。而成形之情哉。神者。物受之而不能知。及其去來。故聖人畏而欲存之。惟欲存之神之。亦存其欲存之者。故莫

龍蛇之神

宋王安石臨川集。吾州之東南有靈谷者。江南之貴馬。龍蛇之神。虎豹。輦翟之文章。皆自山出。

徧于群神

書舜典徧于群神。註徧。周徧也。群神。謂五陵墳行古。首聖賢之類。言受然觀象之後。即祭祀上下神祇。以

徧。徧。告也。羅泌路史有虞紀。徧于群神。有天下者。祭百神。皆有功于民者。天神既類。人鬼已禋。而地示又望矣。猶若未也。至於薰蒿。悽愴百物之精。莫不至。則聖人之至也。夫既受終而主祭行。巡狩。則為天子事矣。時以克在。未即真爾。

懷柔百神

詩周頌懷柔百

神註。懷。來。采。安也。時邁其邦。昊天其子之。實右序有周。莫不震疊。懷柔百神。及河喬嶽。允王維后。西漢書郊祀志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懷柔百神

咸秩祭百神禮記祭法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為風雨見怪物皆無文曰神有天下者祭百神諸侯在其地則祭之亡其地

則不祭註。有天下謂天子也。百神者假成數也。蜡百神宋史和峴傳乾德三年十二月十四日戊戌臘有司以七日辛卯蜡

百神峴獻議正之。混合百神度人經中理五氣混合百神。調補百神元真子元

真子問道於玄女曰金液流注五臟四肢調補百神潤澤六腑變易毛骨抱朴子地真篇昔黃帝見紫府

受三皇內文。玉章生萬神生神章琅琅九天音玉章生萬神。錦幡召

萬神大洞經明節命大乙錦幡召萬神。混生萬神大洞經靈光八變

萬神黃庭經聞居蕊珠作七言散花五彩變萬神。逆釐三神西漢書揚雄傳甘泉賦有曰所以澄

心清魂儲精垂思感動天地送釐五臟藏五神老君內親經云五臟藏五

神魂在肝。鬼在肺。精在腎。志在脾。神在心。五神度人經大乙司命胎之精主生之母。左無英公子。右白元尊神。司命桃康也。世

稱八神馬明叟實賓錄帝嚳之妃。鄒屠氏之女。帝納以為妃。妃嘗夢吞日。則生一子。凡經八夢。而生八子。世謂為八神。

禮嵩嶽通八神西漢書萬石君傳禮嵩嶽通八神。詩用

十二神韻語陽秋詩體如八音。歌建除體之類。古人賦詠多矣。用十二神為詩者。始見於沈炯山谷。亦常效之。余友人莫用

之。其祖戲。嘗以辨舌說賊。脫百餘人。不死意。其後必昌而用之。乃貧不能以自存。天理殆難曉也。余嘗以此格作詩贈之云。抱犬高眠已云足。更得

牛衣有餘燠。起來敗絮擁懸鶉。誰信龍髯織水穀。踏翻菜園底用羊。從他春雷吼枯腸。擊鍾烹鼎莫渠愛。小笔自許猴葵香。半世飢寒孔移帶。鼠米

占來身漸泰。吉雲神馬日匝三。榜蒲肯作猪奴態。虎頭食肉何足誇。燒陰德由來報。宜奢。丹竈功成無躍兔。玉函方秘綠青蛇。其詩體如此。

指禱神

唐李文公集李府君墓誌眉州別駕李君去官居家弟遇疾暴卒別駕燒一指以禱於神既而弟復生自說方就繫

上帝有命以兄燒指宜復其生

大雪禱神

五代薛史後晉高祖紀天福四年冬十二月丁巳帝謂宰臣曰大雪害民

五旬未止京城祠廟悉令祈禱豈非涼德不儲神休未洽者乎因令出新炭米粟給軍士貧民

疾篤禱神

宋史趙普

傳普疾篤遣親吏甄潛詣上清太平宮致禱神為降語曰趙普宋朝忠臣久被病亦有寬累耳潛還普力疾冠帶出中庭受神言涕泗感咽是夕卒

就試禱神

能改齋漫錄何大圭在上庠將試上舍一日謁告以狀述已意乞靈于白馬神祠人不知也次日同舍生

告之曰予之出得非有禱于白馬祠耶余夜夢過祠下有揭榜于墻者試視之前列內舍生何大圭狀後云所乞宜允須至曉示何應曰然是歲題目軫之方也以象地也蓋之園也以象天也輪輻三十以象日月也蓋方二十有八以象星也其破題云兩儀雖大均圓於形三台雖遠均圓於數最為警拔是日下筆如有神助榜出遂居首選百川學海京師試於禮部者皆禱於二相廟二相者子游子夏也子游為武城宰子夏聘列國不知

何以得相之名也今行都試禮部者皆禱于皮場廟皮即皮剝所也建中靖國元年六月傳聞皮場土地主瘍疾之不治者詔封為靈貺侯今廟在

萬壽觀之晨華館館與貢院為鄰不知

士人之禱始於何時館因何而置廟也

李瞻禱神

張氏可書襄陽辯士李瞻

老於學校而性多狂率一日上封事極詆時政初入都道由襄山下於山神曰某今日獻封事若便拜相即求一吉兆不應又祝曰若只得內相亦

可又不應又祝曰卿監足矣又不應復云本路監司并鄉郡如何又不應遂厲聲曰必是山神不在家後竟配嶺表

阻風禱

神

夷堅志嚴州大浪灘在州北五十里介於兩山之間深不過八尺而湍流峻駛縈回曲折稍遭風色則激為巨浪由是得名往來者多苦

濡滯紹熙四年鄱陽周貴章赴省試與鄉人羅正臣李顯祖康師尹相值於常山買舟同下逮至彼灘見它郡貢士船三十餘艘鱗次岸澗皆阻東

風久者幾七八日更相愁歎不敢解纜或強驅童奴盡力挽綽纔少進復猛退有忿鬱而東擔陸行者且慮失試期曉夕隕獲餘于董經負瞻略出

語眾曰聞坡上一廟乃威惠王行祠盍往致禱脫蒙垂祐便可去矣皆合辭曰然時已昏暮即籠炬造謁焚香列拜董拱而啓曰神王聰明正直受

國爵封。又享血食於此。今朝家三年大比。網羅賢俊。公卿將相。悉由此塗。禮闈較藝。程限已迫。顧留泊此地。欲往不能。願一施威靈。訶禁川后。使灘上諸舟。前進無壅。豈惟寒士蒙賴。亦所以報國也。禱罷。焚獻紙錢。稽首徑出。至夜。狂風尚厲。漸以帖息。天將旦。波平如席。三十艘順流相銜。略無凝滯。始悔乞靈之不早云。

過廟禱神

元史阿沙不花傳。祖母苦滅古麻里氏。歸康里國。後十三年復來。則二子已從。

憲宗伐蜀矣。逮至和寧間。憲宗崩。諸將皆還。二子獨後。心以為憂。過一古廟。因入禱焉。若聞神語。連稱好好。問其國人通漢語者。知為吉。還至舍。則二子已至矣。

以金祀神

抱朴子內篇。金丹卷。傳丹經不得其人。身必不吉。若有為信者。可明合藥。成以分之。莫輕

以其方傳之也。知此道者。何用王侯為。神丹既成。不但長生。又可以作黃金。金成取百斤。先設大祭。祭自有別法。一卷不與九鼎祭同也。祭當別稱。金各檢署之禮。天二十斤。日月五斤。北斗八斤。太乙八斤。井五斤。竈五斤。河泊十二斤。社五斤。門戶閭鬼神清君合五斤。凡八十八斤。餘一十二斤。以好韋囊盛之。良日於都市中市盛之時。嘿聲放棄之於人多處。徑去無復顧。凡用百斤外。乃得息恣用之耳。不先以金祀神。必被殃咎。

殺

人祀神

名臣見聞錄。奉議郎解珪。蜀人也。受梓州司理。夜宿荆南府南馬鋪中。初更後。聞蕭鼓撼鈴鐸之聲。珪詢鋪卒曰。彼

何為也。卒曰。民家夜祭鬼神耳。珪乘酒曰。爾導吾往觀之。卒曰不可。恐致他慮。珪叱之乃同行。夜下道百餘步。至一民舍。自牖望之。於茅堂中懸三繪神。皆巨帽大目。前致樽俎花果。其家一人以巾裹禮拜。執鈴而請神。家人動蕭鼓而和之。珪知其家事邪神。以手扶窻而入。其家散走不見。珪於楮錢下。見反縛一人。珪解其縛。詢之曰。爾何人也。曰。蔡人也。避歲飢。受役於其家。其主事三神。求人祭之不獲。乃以我為餉。不意公至此。再獲生也。珪覆其盃血。取其繪神以回。明日以事聞于有司。竟不獲事神者。立重賞以捕之。蔡人迄今為役于珪之門。以報其賜。行旅過其地。深宜察之。解珪

用人祀神

呂東萊傳議。出慶僖十九年。宋公使鄒文公

議郎。用。小事不用大牲。而况敢用人乎。祭祀。以萬人為神之主也。用人。其誰饗之。昭公十年。季平子伐莒。取郟。獻俘。始用人於亳社。臧武子曰。周公其不辱魯祭乎。十一年。楚子滅蔡。用隱太子于岡山。申無宇曰。不祥。五牲不相為用。况用諸侯乎。王必悔之。主意無聞。則仁。有聞則暴。幽明物我。

本同一體。宋襄季孫楚靈之徒。不知此理。視幽明物我為有間。於是便已而煽神。煽神而殺人。淪於殘忍暴虐之鳥也。無間有仁。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有間則暴。不仁者私於家。則隔藩牆而分比隣。私於己。則隔形骸而分爾汝。無間則天下皆吾體。鳥得而不仁。說無間則仁之意。有間則獨私其身。鳥得而不暴。說有間則暴之意。起語數句。話頭甚大。幽明也。幽謂鬼神。明謂人物。物我也。物謂人。我謂己。混混同流而無間者也。本同一體。喜同一喜。同一體。則同一性情。喜觸於心。則幽明物我不約而皆喜。喜之情同故也。怒同一怒。人有七情。舉喜怒兩端對言之。怒觸於心。則幽明物我不約而皆怒。怒之情亦同也。判而為慘舒。休戚愛憎哀樂之情。變文好。有慘必有舒。有休必有戚。有愛必有憎。有哀必有樂。其情無不同也。別而為盈虛予奪是非損益之理。有盈必有虛。有予必有奪。有是必有非。有損必有益。其理無不同也。散而為禍福利害安危死生之變。有福必有發則此知。以上皆發明幽明物我本同一體之意。未嘗有間也。知幽明物我之無間則仁矣。昔之仁人。所以視民如傷者。孟子曰。文王視民如傷。豈以冥冥之不可欺。冥冥謂鬼神。昭昭之不可犯哉。昭昭謂天地。言仁人非

為天地鬼神之可畏。乃始視民如傷也。幽明物我通為一體。斷以主意。不見其有可傷之地也。引用如傷事極好。同體皆不可傷。况可殺人。以祭鬼乎。既傷於民。亦傷於身。物我同體故也。既傷於身。復傷於神。幽明同體故也。噫。知此者。其知仁之方乎。方猶術也。孔子言可謂仁之方。孟子言是乃仁術也。仁至難言。故假於實事以曉人。如方術然。可以推類而通之也。不仁則不覺。不仁之人。觸處皆蔽。不覺則不合。獨私其身。謂民物自為民物。鬼神自為鬼神。幽明不合。而有人與神之間焉。於是有殺人煽神之事。遂以為苟便於身。何耻乎煽神。視幽明為有間。苟媚於神。何恤乎害人。視物我為有間。以妄傳妄。不誠則妄。以偽傳偽。不真則偽。偽妄相傳。其弊至於殺人祭鬼。然後淫誣怪誕之說興。神怪之論。然後焄蒿悽愴之妖作。妖幻之事。然後陰詭側僻之祀起。祭淫昏之鬼。然後蒙塗剝剔之亂生。肆戕殺之毒。如宋襄楚靈季平子之事。三事並見本題注。盖有戎狄禽獸之所不忍為者。殺人祭鬼。非理之甚。非天獨賦以酷戾狠逆之性也。人性皆善。而三人所為如此。私已深。始於視人已為有間。畏神甚。繼而視幽明為有間。淪惑其心。至此極也。有間則暴。故其末流至此。一時之君子。又從而譏之。謂子魚臧孫中無

字之徒。曷若求其為暴之原而滌之乎。滌。洗也。此句生下文意。天下之理。有通有塞。通則無間。塞則有間。其通邪。此下說理之通者。八荒之外。前推

云。秦遠。邠國。漢。祝。謂之四極。厥竹。北戶。西王母。日下。謂之四荒。六合之內。上下四方。謂之六合。幽明物我不見其間。通故如此。孰非吾仁。無間

故仁。其塞邪。此下說理之塞者。雖汲汲以愛人利物為念。雖惡殺之人。誰無此念。然毫芒之差。藩籬限焉。視此身之外。皆與自己不相干。發於其心。

不仁之心。害於其事。見於有為皆不仁也。發於其事。不仁之事。害於其政。施於有政皆不仁也。民有不得其死者矣。不待用以祭鬼。而殺人多矣。一

念之毒。流金鑠石。皆其毒之至烈。一念之駛。音史。奔電走霆。皆其暴之至

速。雖未嘗以兵殺人。實以心殺人。念念無非害人之心。雖未嘗用人以祭

社之神。實用人以祭心之神也。時時無非嗜殺之心。造語極精巧。其視

宋襄革。何以大相過乎。與宋襄楚靈李平子之心。其毒烈則一也。通者。仁

之門也。通則無間。故為仁之門。塞者。暴之門也。塞則有間。故為暴之門。是

故欲仁者。不于其仁于其通。由其通者。則漸漸可以至於仁矣。去暴者。不

于其暴于其塞。撤其塞者。則漸漸可以消其暴矣。結語深有理趣。

上疏論祀神

宋史林大中上疏。謂國之

大事在祀。今沿襲不正。非所以嚴典禮。安神明。臣見其祝於神者。或舛於文。稱於神者。或訛其字。所宜厚者。或簡不虔。所宜先者。或廢不用。更制器服。或歲月太疎。夙興行事。或時刻太早。是皆禮意所未順。人情所未安也。

以敬事神

左傳哀公十六年。楚白公作亂。

殺子西子期而劫惠王。石乞曰。焚庫弒王。不然不濟。白公曰。不可。弒王不祥。焚庫無聚。將何以守矣。乞曰。有楚國而治其民。以敬事神。可以得祥。且有聚矣。何患弗從。

以諱事神

左傳九月丁卯。子同生。以太子生之禮舉之。接以大牢。卜士負之。士妻食之。公與文

姜宗婦命之。公問名於申繻。對曰。名有五。有信。有義。有象。有假。有類。以名生為信。以德命為義。以類命為象。取於物為假。取於父為類。不以國。不以官。不以山川。不以隱疾。不以畜牲。不以器幣。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

戰兢事神

國語觀射父曰。天子禘郊之事。

必自射其牲。王后必自舂其粢。諸侯宗廟之事。必自射其牛。舂羊擊豕。夫人必自舂其盛。况其下之人。其誰敢不戰戰兢兢以事百神。

棄

醫事神

王符潜夫論。今女多不脩中饋。休其蠶織。而起學巫祝。鼓舞事神。以欺誣細民。受惑百姓。婦女羸弱疾病之家。懷憂

憤憤皆易恐懼。至使奔走便時。去離正宅。崎嶇路側。上漏下濕。風寒所傷。姦人所利。賊盜所中。益禍益崇。以致重者。不可勝數。或棄醫藥。更往事神。故至於死亡。不自知為巫所欺誤。乃反恨事巫之晚。此熒惑細民之甚者也。

教人事神

劉公是先生弟子記率人

以教人。其政乃純。率神以事神。其鬼乃神。政之不純。教之過也。鬼之不神。事之過也。教人過於教。事神過於瀆。民不見嚴而煩。是褻。非瀆乎。古之事神者。必有則弗徵。弗徵民弗信也。必無則弗畏。弗畏民弗從也。事神若疑。故筮則弗非。盟則弗叛。禱則壹。齋則潔。言則信。令則從。居則謹。行則順。郊則見帝。廟則見先王。與

江南事神

萍洲可談江南俗事神疾病官事專求神其巫不一有號

香神者。祠星辰不用葷。有號司徒神者。仙帝神者。用牲。皆以酒為酌。名稱甚多。嘗於神堂中見仙帝神名位。有柴帝。郭帝。石帝。劉帝之號。蓋五代周晉漢也。不知何故祀之。祠祀並無義理。又以傀儡為樂神。用襖官事。呼為弄戲。遇有繫者。則許戲幾棚。至賽時。張樂弄傀儡。初用楮錢。煖香。啓禱。猶如祠神。至弄戲。則穢談群笑。無所不至。鄉人聚觀。飲酒醉。又歐擊。往往因此。又致訟繫。許賽無已時。

翁師事神

夷堅

志崇安縣有巫翁吉師者。事神著驗。村民趨向籍籍。紹興辛巳九月旦。正為人祈禱。忽作神言曰。吾當遠出。無得輒與人問事治病。翁家懇訴曰。累世恃神力為生。香火敬事不敢怠。不知何以見捨。再三致叩。乃云。番賊南來。上天過命。天下城隍社廟。各將所部兵馬防江。吾故當往。曰。幾時可歸。曰。未可期。恐在冬至前後。自是影響絕息。嘗有富室病。力邀翁嚴潔祭禱。擲玦百通。訖不下。至十二月旦。復附語曰。已殺却番王。諸路神祇盡放遣矣。即日靈

温公事神

朱子近思錄元豐四年正月十六日作或問透叟事神乎曰事神或曰何神之事曰

事其心神。或曰其事之如何。曰至簡矣。不黍稷。不犧牲。惟不欺之為用。君子上戴天下履地。中函心。雖欲欺之。其可得乎。

漢武祠

神

西漢書武帝太始四年三月幸不其如得日其音基不其山名因以

縣有交門漢武帝所造若有嚮坐拜者作交

殺猪祠神

存心錄

門之歌師古曰如有神景象獨祠坐而拜也

嶺南祠神

吳成將

鄧喜殺猪祠神。治畢懸之。忽見一人頭往食肉。喜引弓射之。咋咋作聲。繞屋三日。後人白喜謀北叛。闔門被誅。

晁說之客語嶺南有歌堂每春土人祠神于此男夫婦女分立左右視神所憑者以物蒙其眼必於男子中牽出一人女子中牽出一人老壯皆在然所牽必童男也如是旬日聚集不散其歌童因此相慕遂為夫婦其為神所憑者旬日間不復思食卧露天下沾沫露水旬日復飲食如故大率嶺南歌音清和

嫚神

漢書元后傳莽墮壞孝元廟以為文母菴食堂非他處之比太后見孝元廟廢徹塗地私謂左右曰此人嫚

神多矣能久得祐乎

祭祀嫚神

江少虞類苑虞部員外郎張著通判潭州奉時祀於南嶽舊制神位于壇敷席于地

列邊簋牲醴之品當設席之際往往以一足指畫祀罷還府墜馬折足而卒又三司副使李壽朋奉勅祭西太乙宮李平生不能食素是日五鼓奉祀遂茹葷而往方升殿暴得疾口鼻流血左右扶下殿已卒矣豈非祭祀而嫚神耶何誅責之遽也可不畏哉

程副將嫚

神夷堅志秦蜀馬入東方率以十匹為一綱遣兵校部押馬多道亡於是置監漢陽憇泊五日以俟三衛江上諸軍取發先赴湖廣總領所對驗毛色齒數與四川馬司者無異然後即路乾道九年殿前程副將當此役自漢陽卜日將濟江卒長云舊例必具牲酒詣城隍廟謁賽乃行

則長塗無它慮程不答再問之忽怒詬曰我取官馬何預於神叱使去是日晚絕江宿城下驛才五鼓悉控馬往總司須啓關而入忽聞馬蹄聲從西來諸卒謂他綱至起立相戒各謹持控以防相遇鬪傷之害俄頃間已至前暗中不能測其多寡即衝突踉蹌不可制如是兩刻許天明視他馬了無所見而一行綱馬死者幾半皆折脇流腸眾以為程副將嫚神之咎

湯顯祖慢神

夷堅志湯顯祖池州

石埭人兵部侍郎允恭孫也紹熙五年為涇縣宰初交印主吏白三日當謁廟湯叱之曰吾行五雷法神祇在掌握中豈當屈身拜于土偶之前但今具饌為兩席設之於祠宮而命車呵殿直造其處與神分賓主充禮對酌且言當官藉庇之意吏民見者切恠而憂之是夜暴風歛起山水溢溢縣治滄沒七八尺至于卧床之下文書籠篋大半入水僅不傷人皆以為慢神之咎湯以屋廬損敗伐木於林藪一新之又命畫工王生繪神將大像七十二軀奉事香火極其虔敬至次年春為提舉官李唐卿子勉所按遂罷去

楊容慢神

夷堅志泉州楊容為

海賈十餘年致貲二萬萬每遭風濤之厄必叫呼神明指天日立誓許以飾塔廟設水陸為謝然纔達岸則遺忘不省亦不復紀錄紹興十年泊海

洋夢諸神來責償。揚曰：今方往臨安，俟還家時當一一賽答，不敢負神。曰：汝那得有此福，皆我力爾。心願不必酬，只以物見還。揚甚恐，以七月某日，至錢塘江下，幸無事，不勝喜。悉輦物貨置抱劍街主人唐翁家，身居柴梁橋西客館。唐開宴延佇，揚自述前夢，且曰：度今有四十萬緡，姑以十之一，肅神願，餘携歸泉南置生業，不復出矣。舉所齋沉香、龍腦、珠玕、珍異，納于土庫中。他香布、蘇木不減十餘萬緡，皆委之庫外。是夕大醉，次日聞外間火作，驚起走登吳山，望火起處尚遠，俄頃間已及唐翁屋，揚顧語其僕：不過燒得麓重，亦無害。良久見土庫黑煙直上，屋即摧塌，烈焰亘天，稍定還視，皆為煨燼矣。遂自經於庫牆上，暴尸經夕。僕告官驗實，乃得槩葬云。

都監慢神

夷堅志：潭州兵馬都監某出於

天武禁衛，離兵籍得官，既滿秩，府帥使押米萬石至鄂渚，因挈家道行。過青草洞庭湖，泊舟龍廟下，當具牲牢禮謁。其人素強，且憚費，薦供菲薄。祝史白曰：神靈意頗不懌，宜每事加謹畏，殊不謂然。夏夜月明，坐於船艙上，望大金沙堆，光如撒星，煜煜聚散，稍成五色，炫轉滿川。問舟人曰：此諸神皆出嬉遊也。其人笑曰：是乃鬼火耳，何神之為。取彈弓射之，蓋夙精此技，百發百中，才一彈落，光采霍然而滅。舟人竊以為憂，明旦詣廟審視，則

風神土偶，捨故處偏側而立，遍體有圻裂紋。昨夕彈圓正在袋中，以告都監，使謝過，亦但再拜而退。至暮風敗，其一舟失米數百斛，罄二年俸餘，僅能償值。慢神獲咎如此，全家雖震怖，幸不葬魚腹，大抵鬼神多驚，故尤畏禪也。景裝聞其說於錢不孤，而忘都監姓名。

乘醉

慢神

江散教影響錄：平江常熟縣福山東嶽行祠，廟貌甚嚴。吳中謹事之，有胡子文者，踈俊人也。嘗乘醉與所善數人入廟，有二判

官相對，所謂善惡二部者。子文戲掣其惡者筆，同行以為不可，乃還之。還至舟次，見一使來曰：彼判官命收君子文時已醒，頗憶醉時事甚懼，度不可免。遂行沿路，默誦金剛經。既至廟，見兩人相向而坐，其西向者怒甚，叱曰：汝為士人，當識去就，何乃侮我如是。對曰：為狂藥所迷，了不自覺。願乞微命以歸，請後不敢，皆不應。子文但密誦經，至第三分，二人皆起。又二章則舉手加額，東向者解之曰：此子一時酒失，原其情似可恕。怒者曰：正以同官太寬，使人敢爾。子文叩頭曰：某能誦金剛經，若能賜之再生，當日誦七卷以報。怒者曰：若爾亦宜小懲，以所執筆點其背曰：去。即覺遍身如水，遂寤。所點處生一疽，痛不可忍，百日方愈。子文自是日誦金剛經七遍，雖遽冗不敢輟。

至誠感神

書大禹謨：至誠

感神。矧茲有苗。註。益。又。推。極。至。誠。之。道。以。為。神。明。亦。且。感。格。而。况。於。有。苗。乎。宋史王十朋傳。十朋知饒州。移知湖州。饒久旱。入境即雨。至湖積霖。入境即霽。凡禱必應。其至誠不獨感人。而亦感于天地鬼神。

忠孝感神
坦明故事王義方賤吉安丞。道出南海。舟師持酒脯祭。天雲開豁。風浪恬然。人皆嘆服。

孝行感神
夷堅志臨江軍富氏甚孝。鄭病腰足五年餘。行步絕費力。數招醫治藥。略無小效。紹熙二年中秋之夜。周昌時侍母飲酒賞月。見母坐立艱辛。不覺淚墮。洎罷就寢。抽身潜起。乃懷小刃。下庭向空。朝北斗。禱云。老母染疾久。百藥並試。有加無減。今發願剖腹取肝。啗母。以報產育乳養之恩。望上真慈憐使。獲感應。焚香訖。將施刃。忽聞有聲。自後叱喝。且以杖擊其背。驚而回顧。寂不見人。但一紙貼在地。取視之。中有小紙書云。周昌時供奉母親。累歲孝行。此藥三粒。賜鄭氏八娘。周捧泣拜謝。候明旦以進母。積病頓瘳。方具以所見告于妻子。

王直感神
元遺山集述金輪國上將

軍。康德璋神道碑云。德璋辟曹甸河防都提舉都水使者。言於朝。馬蹄埽河從東北流。害田為多。閉之則由徐州東南入海。所經皆葭茨荒穢之地。河壩腴田可利東明諸縣。乃撥公董其役。而河水滿駛。土不能勝。水面高出堤上。危欲奔潰。已報都水。而督之愈急。公具香火禱河伯。一夕水落丈餘。時人以其正直。感通神明許之。

桓公見神
太平廣記齊桓公遊于澤。管仲御如轂。其長如轅。紫衣朱冠。見人則捧其首而立。見之者殆霸乎。公曰。此寡人之所見也。

王縉見神
江傲教影響錄

宣和間。王縉為兩浙提刑。每斷死囚。必焚香奏上。蒼然後行下。如是歲餘。一日忽見一神人。立於簷間。手執紫卷。乃縉平日所奏事目。呼其名而語之曰。汝所斷公事。無不平允。上帝嘉之。

李甲見神
太平廣記唐天祐初。李甲本常山人。夜至大明山下。值風雨暴至。遂入神祠以避之。俄及中宵。雷雨方息。甲寢於廟。須臾有呵殿之音。自遠而至。見旌旗閃閃。車馬闐闐。或擐甲冑者。或執矛戟者。或危冠大履者。或朝衣端簡者。揖遜列坐者。數十輩。方且命酒進食。歡語良久。其東榻之

長。即大明山之神也。西榻之首。即黃澤之神也。更其次者。云是漳河之伯。

餘不知其名。坐論幽明之事。其一曰。稟命玉皇。受符金闕。大行之面。清潭之涓。數百里間。幸為人主。不敢怠惰。徇法也。不敢恃命。害下也。兢兢惕惕。以事上帝。用治一方。故歲有豐登之報。民無札瘥之疾。其一曰。清冷之域。決滌之區。余奉帝符。宅茲民庶。雖雷電之作。由已也。風波之起。由已也。予亦非詔命。不敢有為也。遂致草木茂。魚鱉蕃。馬又一長。嘆謂眾賓曰。諸公鎮撫方隅。分理疆野。或水或陸。各有所長。然而天地運行之數。生靈厄會之期。巨盜將興。大難方作。雖群公之善理。其奈之何。眾或問言何謂也。曰。余昨上朝。帝所竊聞。眾聖論將來之事。三十年間。兵戎大起。黃河之北。滄海之右。合屠害人民。六十萬餘。天既將曙。諸客登車而去。李甲恍然。有若夢中。歸而識之。後莊皇與梁朝對陣。及晉末。戎虜亂華。被塗炭者。何啻六十萬。

侯懋見神

悅生隨抄建炎當三祀。虜馬將飲江。於是天子幸明越。而隆祐太后龍輿駐豫章。行臺從馬時

警報益亟。有即官侯懋。李幾等三人者。每遊戲城東南隅。得故園林頗僻。寂私相謂曰。使虜來不可避。得相與匿。于是宜死生以之。未幾行宮南邁。倉卒三人果不克奔。而虜騎已遽入矣。三人者得如約共竄于林。因伏堂之巨梁上。夜則潛下取食。而還伏馬。累數十日矣。幸略無一人足音。一旦

忽多人物且咎至。三人但默伏梁之上。計此豈亦皆逃避虜者也。胡為而至哉。心語未已。即有黑衣數十百人繼來。共坐于堂。命左右選捕男女無少長。悉以梃敲殺之。積屍傍午。向暮盡死。始去。當是時。三人者伏據于梁。惴惴然。向使一仰其首。見必死矣。黑衣既散。皆謂得免。况已昏夜。俄復望紅紗籠燭數十對。引導有主者數人。又至。亦坐于堂。即多群吏據案。呼問人姓名者。三人益懼。於此殆不得脫矣。及細視之。則但見人物可半身。頭面俱弗辨。迺知非人也。凡點閱死籍至多。輒悉呼其姓名。中間偶呼一名。吏爭報曰。不是。類如是。凡有四三人。皆能記憶也。夜過半矣。事竟皆去。逮曉則四顧。鳥雀不聞聲。知虜已洗城去道矣。即於亂屍中。偶有呻吟聲。三人共詢其名。乃夜群吏所謂不是四人。今悉復活矣。異哉。吾得於宋高州。宋高州得於侯懋。懋等皆顯官。宜不妄云。

周持志見神

陶朱新錄宣和甲辰歲春三月二十一日。沿江大風

壞官私舟船數千艘。先是有江州德化縣進士周持志。宿馬當市中。夜聞人語甚喧。視之見鬼神千百。執絳紗籠而過。中一人云。二十一日大風。當取若干人。以舒邁綱。綱官賴通管押。旁一人肘之。若曰。恐人聞其言也。周至日抵湖口縣。謁巡檢道所見。眾不以爲信。忽催綱吏人入白。有舒保義

名邁不肯行舟。乃詔舒詢其所以。亦訝其姓名與周所聞合也。舒曰。夜來夢神人云。今日當大風。要邁網官賴通。恐果有風濤之虞。本住落星寺下。乃遷于此。因留周與舒飯。未舉七筋。風大作。賴通者。方料理。穢纜之類。失足溺死。

先民後神

左傳桓公六年。楚武

王侵隨。軍於瑕。少師侈。請追楚師。隨侯將許之。季良曰。臣聞小之能敵大也。小道大淫。所謂道忠於民而信於神也。上思利民。忠也。祝史正辭信也。今民饑而君逞欲。祝史矯舉以祭。臣不知其可也。公曰。吾牲牲肥腍。粢盛豐備。何則不信。對曰。夫民。神之主也。是以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故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腍。謂民力之普存也。謂其畜之碩大蕃滋也。謂其不疾疫蟲也。謂其備腍咸有也。奉盛以告曰。粢粢豐盛。謂其三時不害而民和年豐也。奉酒醴以告曰。嘉粟旨酒。謂其上下皆有嘉德而無違心也。所謂馨香。無纒慝也。故務其三時。脩其五教。親其九族。以致其禋祀。於是乎民和而神降之福。故動則有成。今民各有心。而鬼神乏主。君雖獨豐。其何福之有。君姑修政而親兄弟之國。庶免於難。隨侯懼而脩政。楚不敢伐。宋史孫奭傳。大中祥符四年。帝將祀汾陰。奭上疏曰。夫民。神之主也。是以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今國家土木之功。累年未息。水旱沴沴。饑饉居

多。乃欲勞民事神。神其享之乎。荀悅申鑒。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民事未定。群祀有闕。不為尤矣。必也舉其重而祀之。望祀五岳四瀆。其神之祀。縣有舊常。若今群祀之。而其祀禮物從鮮可也。禮重本。示民不偷。且昭典如其備物以豐。年日月之災降異。非舊也。天人之應。所由来漸矣。故履霜堅冰。非一時也。仲尼之禱。非一朝也。且日食行事。或稠或曠。一年二交。非其常也。洪範傳云。六沴作。見若是共御。未見之。無聞焉。爾。官脩其方。而先王之禮。保章視稷。安宅叙降。必書雲物。為備故也。太史上事無隱焉。勿寢可也。是故天子南面聽天下。嚮明而治。蓋取諸離。天之道也。月正聽朝。國家之大事也。宜正其儀。以明舊典。

方士致神

謝應芳辨惑編。齊人少翁以鬼神方見上。上有所幸王夫人卒。少翁

以方夜致鬼。如王夫人之貌。天子自帷中望焉。於是乃拜少翁為文成將軍。以客禮之。文成又勸上為臺室。而置祭具。以致天神。居歲餘。其方益衰。乃為帛書以飯牛。佯不知。言曰。此牛腹中有奇。殺視得書出。言甚恠。天子識其手書。於是誅之。野客叢書。抱朴子謂案漢書及太史公史記。皆云齊人少翁為文成將軍。武帝所幸李夫人死。少翁能令武帝見之。僕考史記封禪書曰。上有所幸王夫人卒。少翁以方夜致王夫人之貌。又考漢書外

戚傳少翁夜致李夫人。史記謂王夫人。漢書謂李夫人。二說自不同。抱朴子謂二書皆云李夫人。謬矣。徐廣注封禪書。謂趙之王夫人。潘岳悼亡詩曰。獨無李氏靈。彷彿覩爾容。又以為李夫人。其不同如此。王子年拾遺記則又曰。董仲君致李夫人於紗幕中。不言少翁而言董君。太平廣記唐開元中。四海無事。玄宗在位。久委政丞相。深居遊燕。以聲色自娛。宮中雖良家子千人。無悅心者。因駕幸華清宮。內外命婦景從。詔高力士潛搜外宮。得弘農楊玄琰女子壽郎。光彩動人。進見之日。奏霓裳羽衣以導之。定情之夕。授金釵鈿合以固之。明年冊為貴妃。自是專房同輩。六宮無復進幸者。帝甚悅之。天寶末。翠華南幸。次馬嵬。六軍不發。請以貴妃塞天下之怒。上知不免而不忍其死。反袂掩面。使牽而去。就絕於尺組之下。明年大駕還都。尊玄宗為太上皇。就養西內。太上皇三載一意。念貴妃之心不衰。適有道士自蜀來。知上皇之心。自言有李少君之術。玄宗大喜。命致其神。方士乃竭其術。索之於上下四方。仙山洞府。得見一人。冠金蓮。披紫綃。佩紅玉。曳星馬。左右侍者七八人。揖方士問皇帝安否。次問天寶十四載已還事。言訖。憫然指碧衣女。取金釵鈿合。各拆其半。授使者曰。為謝太上皇。謹獻是物。尋舊好也。方士有不足之色。復請當時一事。不聞於他人者。驗於

上皇。妃乃茫然退。若有所思。徐言曰。昔天寶十年七月。牽牛織女相見之夕。乞巧宮掖間。夜已半。侍衛已休於東西廂。獨侍上憑肩而立。因仰天感牛女事。密誓心願。世世為夫婦。言畢。執手各鳴咽。此獨君王知之耳。因自悲曰。自此一念。又不復居此。復於下界。且結後緣。使者還奏太上皇。太上皇嗟悼久之。然未久亦上仙矣。蓋屋尉白居易為長恨歌。以言其事云。

登臺致神
王子年拾遺記
周靈王二十三年

年起昆昭之臺。飾水精為泥。臺高百丈。昇之以望雲色。時有長弘能招致神異。王乃登臺。望雲氣。翁鬱忽見二人乘雲而至。鬚髮皆黃。非世俗之類也。乘遊龍飛鳳之輦。駕以青螭。其衣皆縫緝羽毛。王即迎之上席。時天下大旱。地裂木燃。一人先唱。能為雪霜。引氣一噴。則雲起雪飛。坐者皆凜然。宮中池井堅冰可琢。又設狐腋之裘。紫羅文褥。此褥是西域所獻也。施於臺上。坐者皆溫。又有一人唱。能使即席為炎。乃以指彈席上。而暄風入室。裘褥皆棄於臺下。時有容成子諫曰。大王以天下為家。而染異術。使變夏改寒。以誣百姓。文武周公之所不取也。王乃疎長弘而求正諫之士也。

任翁致神

類林雜說
韋氏子京兆人。舉進士。嘗納妓于洛。顏色明秀。尤善音律。韋曾令寫杜工部詩。得本甚靈。妓隨

筆補正。後得善本不差。韋頗感之。年二十一而卒。韋悼痛為之羸瘠。棄事而寐。意其夢見。一日家僮有言。高山任處士者。得返魂之術。韋召而求之。任擇日齋戒。除一室舒幃於壁。焚香仍須一經身衣。以導其魂。韋搜衣笥。盡施僧矣。唯餘一金縷裙。任曰。事濟矣。是夕絕人屏事。且以昵近悲泣為誠。然燭於香前。目視燭然至寸。即復去矣。韋潔服歛息。一稟其誨。是夜萬籟俱止。河漢澄明。任忽長嘯。持裙面幃而招。如是者三。忽聞吁嘆之聲。俄頃映幃。微出斜睨而立。幽芳恣態。若不自勝。韋驚起泣。任曰。無哭。恐迫以致倏迴。生忍淚揖之。無異平生。或與之言。頓首而已。燭燼及期。欲逼之。紛然而滅。生乃捧幃長恟。任曰。漚珠擲艷。不必寘懷。韋欲酬之。不顧而別。韋賦詩曰。惆悵金泥簇蝶裙。春來猶見伴行雲。不教布施剛留得。渾似知逢李少君。自後眠食不安。恍惚若有所失。久而方愈。

專陽致神

長生經却諸陰累。專陽致神。以致不死。

嶽降神

詩大雅。崧高維嶽。峻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

守真降神

宋續通鑑。長編開寶

九年十月。太祖不豫。驛召張守真至闕下。壬子。命內侍王繼恩就建隆觀設黃籙醮。令守真降神。神言。天上宮觀闕已成。玉鑰開。晉王有仁心。言訖

山甫降神

宋韓魏公安陽集。謝賜生日禮物表。生而維翰。不復降。寔慙山甫之降神。今也所蒙。又異桓榮之稽古。

衡岳降神

宋王與鈞藍縷藁。謝趙太守啓。衡岳降神。于門挺秀。

岳武穆降神

悅生隨抄。岳武穆王飛死。後臨安西漢塞軍將子弟。因請紫姑神。而岳侯降之。大書其名。眾已驚愕。請其花押。則宛然平日真迹也。復書一絕云。經

略中原二十秋。功多過少未全酬。丹心似石今誰翹。空有遊魂變九州。秦檜聞而惡之。擒治其徒。流竄者數人。至有死者。聽命於

神。左傳。莊公三十二年。秋七月。有神降于莘。內史過往問。號請命。反曰。號必亡矣。虐而聽於神。注。夫民神之主也。號公虐民而聽命於神。是

以知其必亡。神居莘六月。號公使祝應宗區史噐享焉。神賜之土田。知通於神。莊子外篇。天地立

神。力生於神。其所以為明者。以其民也。力生於神。注。王者有國。其所以為功者。以其民也。力生於神。注。王者有國。

必先靈祐。皇天上帝。社稷山川。神迹玄符。無不求會。成湯降神。受夏大命。武王夢神。遂大戡殷。夫冥運兩儀。鼓動萬物。豈有使之然哉。莫不大化於

自然。玄應而義用。造之非我。理自相符。故曰力生於神者也。而功最於夾福歸於君。

汪罔之神

孔子世家補哀公元

年。吳使曰。敢問何為神。仲尼曰。山川之靈。足以紀綱天下。其守為神。社稷之守為公侯。皆屬於王者。客曰。何守也。仲尼曰。汪罔氏之君。守封禺之山。

為蜚姓。在虞夏商為汪罔。於周為長翟。今謂之大人。客曰。人長幾何。仲尼曰。焦僥氏三尺。短之至也。長者不過十之數。之極也。於是吳使曰。善哉。聖

廟祀為神

吉安志漢穎陰侯灌嬰。高帝六年命嬰略定江南。始於穎縣築城。又築南昌縣城。故江南祀以為神。

宋史張順與北軍戰。被殺逆水。越數日有浮屍遡流而上。被介冑執。方矢直抵浮梁。視之乃順也。身中四槍六箭。怒氣勃勃如生。諸軍驚以為神。結

塚歛葬。立廟祀之。

夢代為神

春渚紀聞劉景文博學能詩。晚歲嘗夢與晉文公神交。夢中酬唱甚多。後東坡為景

文得隰州。三日謁神祠出東城。所歷之地及拜瞻神像。曉然夢中往還之所也。一日又夢文公云。已受帝旨得景文為代。月餘景文得病。郡人有宿

于郊門外者。見郡守嚴衛而入。文公祠中。凌晨趨府問之。公已屬殯矣。

刻檀為神

酉陽雜俎突厥事祆神。無祠廟。

刻檀為形。盛於皮袋。行動之處以脂酥塗之。或繫之竿上。四時祀之。

祠虎為神

東漢書東夷傳濊本朝鮮之地。其俗

祠虎以為神。邑落有相侵犯者。輒相罰責。生口牛馬。名之為責禍。

虎變為神

太平廣記海陵人王太者。野行忽逢

一虎。乃持棒直前擊虎中耳。太惶懼而走。行可十餘里。有一神廟。因宿於梁上。尋而虎至廟。跳躍變成男子。堂中有人問云。今夕何爾。懟神曰。卒

遇一人。不意勁勇。中其健棒。言訖入坐上。人形中。忽舉頭見太。問是何客。太懼墮地。具陳始末。神云。汝業為我所食。我取爾早。故中爾棒。今以相遇。

理當見祐。後數日。宜持猪來。以己血塗之。當免。太後如言。神從堂中而出為虎。乃俯食猪。食畢入堂。為人形。太再拜乃還。後更無患。

為神

澠水燕譚錄景德中。邠州有神祠。凡民祈禱者。神必親享。盃盞悉空。遠近奔赴。蓋穴神座下。通寢殿下。複門綉箔。人莫得窺。群

狐自穴出。分享有體。王公嗣宗。雅負剛正。及鎮邠土。乃騎兵挾矢驅鷹。投薪穴中。縱火焚之。群狐奔逸。擒殺悉盡。鞭廟祝背。徙其家。妖狐遂絕。公初

在長安也。極疏神山人。故之短。好事者有詩云。終南隱士聲。胎化為華歆。邠土妖狐巢穴空。二事俱輸王太守。聖朝方信有英雄。

胎化為

神

祖異志李鑑進士光州解到京常言祖母懷孕凡三年不產飲食人

已平復矣每夜若有一人約依從天窻中下至明則床下置三十縷而在馬因茲暴富歷二十年生計可及數十萬母後卒於未殯間至靈柩前聞有哭臨之聲甚哀後遂絕

以君為神

韓非子內儲說衛嗣君之時有人於令之左右縣令

有發薦而席弊甚嗣君還令人遺之席曰吾聞汝今者發薦而席弊甚賜汝席縣令大驚以君為神也

匈奴以為

神

西漢書蘇武傳武使匈奴單于欲降之幽武大窖中絕不飲食

虜

以為神

漢書烏孫王號昆莫初其父為大月氏所殺時昆莫新生母抱之亡置草中為求食還見狼乳之又烏啣肉翔于其

傍虜以為神及壯報父怨遂大破月氏又耿恭傳恭以戊己校尉為匈奴所逼壅絕澗水城中穿井十五丈不得水吏士渴乏羣馬糞汁飲之恭仰天嘆曰昔貳師投佩刀刺山飛泉湧出今漢德神明豈有窮哉整衣服向井再拜為吏士禱之有頃水泉迸出眾稱萬歲乃揚水示之虜以為神遂

賊以為神

晉書馬隆傳隆討涼州羗依八陣圖作偏箱車地廣則鹿角車營路狹則為木屋施於車上且

戰且前弓矢所及應弦而倒奇謀間發出於不意或夾道累磁石賊負鉄鎧行不得前隆卒急被犀甲無所留礙賊咸以為神

見者

以為神

晉書嵇康傳王戎自言與康居山陽二十年未嘗見其喜

人為神

唐書劉晏傳晏領鹽鐵使京師鹽暴貴詔取

之咸以為神
叟實實錄唐有杜生者善易占有亡奴者問所從往追杜生曰自北行逢使者懇丐其鞭若不可則以情告其人果值使者於道如生語使者異之曰去鞭吾無以進馬可折道傍蔓與代之其人往折蔓見亡奴伏其下遂獲之他日又有亡奴者生戒曰可持錢五百伺於道見進鵲者可市其一

必得奴俄而使至其人以情告使者以一與之忽飛集灌莽上往取之奴在其中人以為神
唐韓晉公在潤州夜與從事登萬歲樓酒方酣不悅語左右曰汝聽婦人哭乎當在何所對曰在某街詰朝命吏捕哭者訊之信宿獄不具吏懼罪守於屍側忽有大蠅集其首目發髻驗之婦果私於

隣醉其夫而釘殺之。人以為神。廣州府南海志。元趙謙。趙州人。累官任廣東道肅政廉訪。抑強扶弱。發擿平反。官吏望而畏之。有鄉民湯姓者。富於財。為仇人湯舉誣告在縣。其親。雖公輔常以他事告縣令。王夔于憲司。目而有憾。令教湯舉供職。雖公輔東縛其僕。袁二下水身死。勾追加刑。鍛鍊成獄。惟不獲其屍。事上憲司。公以無屍知其冤。購求之。撤于城隍。期以七日。如期。果有捕袁二至者。人皆以為神。 **寇以為**

神

瑞州志。隋大業中。林士弘寇建城。應智項拒之。使人貨插於寇。寇市而分食。有毒蜂出螫。寇多死。寇又逼西北五里。應據水整師。寇曰。欲吾不犯。此溪當斷。應引叱之。溪流隨斷。寇以為神。遂引去。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九百四十八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九百四十九

九真

神

吏稱為神

新唐書。崔咸列傳。咸累遷陝虢觀察使。日與賓客僚屬痛飲。未嘗醉。夜分輒決事。裁剖精明。無一毫差。吏

稱為神。入拜右散騎常侍秘書監。

皆服為神

五代史。李克用初在鞞鞞。從其群豪。射之輒中。群豪皆服為神。

步。射之輒中。群豪皆服為神。

淮人以為神

五代史。吳越王世家。淮南楊渥將周本。陳章圍蘇州。錢鏐遣其

弟鋸鏢救之。淮兵為水柵環城。以銅鈴繫網沉水中。斷潛行者。水馬卒司馬福多智而善水行。乃先以巨竹觸網。淮人聞鈴聲。遽舉網。乃過入城中。

其出也亦然。乃取其軍號。內外夾攻。號令相應。淮人以為神。遂大敗之。

郡稱為神

宋史。朱壽昌知閬州。大姓雍子

良屢殺人。挾財與勢。得不死。至是又殺人。而賂其里民出就吏。獄具。壽昌覺其奸。引囚詰之曰。吾聞子良與汝錢十萬。許納汝女為婦。且婚汝子。故

汝代其命有之乎。囚色動則又擿之曰。汝且死。書券押汝女為婢。指錢為顧直。又不婚汝子。將奈何。囚悟。泣涕覆面曰。囚幾誤死。以實對。立取子良。正諸法。郡稱為神。**民以為神**宋晁無咎難助集陳朝奉墓誌宋陳輔為義烏令。民有以財確其里蜀人至今傳之。

中私貨禁物者。君忽出令曰。往某氏室取其物。幾何。民不得逃物。若合契。咸以為神。元史張庭珍傳起復南京路總管兼開封尹。有控鶴士縱橫街陌。庭珍察其為盜。捕殺之。民以為神。劉國傑傳二十七年。江西盜起。國傑選輕兵。棄旗鼓。去纓飾。一日夜趨賊境。賊逆戰。望見軍容不整。曰。此鄉兵也。易之。國傑以數十騎陷陣。賊大敗。斬首五百級。奪所掠男女。日暮收兵。明日又至台堡。民歸其男女。曰。吾劉二霸都也。民皆驚以為神。

精化為神太平廣記西王母謂漢武帝曰。子但愛精。握固閉氣。吞液。氣化為血。血化為精。精化為神。神化為液。液化為骨。行之不倦。神精充溢。

玄默為神西漢書揚雄長楊賦。人君以玄默為神。澹泊為德。今樂遠出。以露威靈。本非人主之

刀圭為神周易參同契服之以一丸。刀圭最為神。蓋還丹急務。入口。如蜜之甘香。婆蘭之清涼。所謂刀圭者。刀

頭圭角。此子爾。及其成功。則千變萬化。妙不可測。非旁門小術可得而擬倫也。稱之為神。宜哉。**不測為神**張子正蒙氣有陰陽。推行有漸。為化合一。不測為神。其在人也。知義用利。則神化之事備矣。

所在稱神東漢書黃琬傳。御史

舉郡稱神宋劉放彭城集徐起墓表云。起治虜州。州

相性抗厲有明畧所在稱神民有弟兄殺其親者。郡惡其名。縱賊使亡。更易其文書。欲使無迹。而不孝子還。為閭里患。暴亂不禁。會起至。閱視簿書。急發吏捕賊。案正伏辜。舉郡

稱其為神宋蘇頲濱集汝州畫殿記。畫格有四。曰。能。妙。神。逸。而范瓊趙公祐稱神。蓋其工。方圓不以規矩。

畫格稱神宋史忠義傳李芾為人剛介。強力過人。自

凜然猶神宋史忠義傳李芾為人剛介。強力過人。自

凜然猶神明云禮記禮器。七獻神。疏曰。七獻神者。謂

祭祀以馭神周禮天官大宰以八則治都鄙。一曰祭祀以馭神。注云。在畿內者。祭祀其先。若社稷五祀。疏曰。

祭地之中。祭祀宗廟社稷五祀。注云。凡云祀者。所以殿之內之於善。則於祭祀之中。宗廟先祖。則無可去取。至社稷配食者。若取句龍后稷。上公有功。是內之善也。**其鬼不神**。老子以道莅天下者。其鬼不神。河上公注。以

故不能傷人。**幽求子** **司天屬神**。史記曆書。顓頊命南正重司天。有道之國。其鬼不神。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

索隱曰。索左傳重為句。芒木正。黎為祝融火正。此言南者。劉氏以為南字誤。非也。蓋重黎二人。元是木火之官。兼司天地職。而天是陽。南是陽位。故

木亦是陽。所以木正為南正也。而火是地正。亦稱北正者。火數二。二地數地陰主北方。故火正亦稱北正。為此故也。臣瓚以為古文火字似北。未為

深得也。**淫德好神**。西漢書郊祀志。帝孔甲。淫德好神。神黷二龍去也。後。蝶黷。神。故龍去之。

昭靈遇神。兩漢蒙求高祖母昭靈夫人。嘗息大澤。往視。則見交龍於上。已而有娠。遂產高祖。

元夜遇神。唐中朝故事。徐彥若弟彥樞。大

曲間。夜深有一人前揖。因與同行。謂徐君曰。公貴人也。他年賢兄必為輔

弼之官。若近十年。即須請退。去京五十里外方免難也。不爾當有禍患。行

及一小巷口。其人曰。某在此巷內居。別日請相訪。遂分路而去。經旬日。彥

樞行及其巷口。乃入訪之。並無人居。行十餘步。有一小神祠。祠外路已窮矣。

於是謁其神。見土偶。宛是夜中所覩者。若含咲相視。彥樞官至左諫議大

夫。兄方居宰輔。遂話於兄。時四方皆為豪傑所據。惟廣南是嗣薛王知柔

為節度使。彥若遂請出廣州。昭宗授以節。越而去。果免於難。**太平廣記**。蕭

思遇。梁武帝從孫。父慙。為侯景所殺。思遇以父遭禍。不樂仕進。常慕道。真

遇神人。故名思遇。而字望明。言望於神明也。居虎丘東山。性簡靜。愛琴書。

每松風之夜。罷琴長嘯。一山棲羽皆驚。常雨中坐石。酣歌。忽聞叩柴門者。思遇心疑有異。令侍者遙問。乃應曰。不須問。但言從浣溪來。及侍童開戶。見一美女。二青衣童子從之。並仙人之容。思遇以山人見之。曰。適聞夫人從浣溪來。雨中道遠。不知乘何車輿。女曰。妾聞先生心懷異道。簡潔為心。亦非車輿。乘風而至。思遇曰。若浣溪來。得非西施乎。女回顧二童將別。思遇曰。夫人此去何時來。乃咲曰。不必興懷。乃就寢。爾及曉將別。思遇又詰來期。女乃掩涕曰。未敢有期。空勞情意。言訖。便乘風而去。須臾不見。惟覺

異香滿室時陳文帝天

嘉元年二月二日也

豚黍樂神姬侍類偶西京雜記戚夫人侍兒賈佩蘭後出為扶風人

段儒妻說在宮內時嘗以絃管歌舞相歡娛競為妖服以趣良時

十月十五日共入靈女廟以豚黍樂神吹笛擊筑歌上靈之曲

下神

西漢書景十三王傳江都王建淫虐自知罪多心內不安與其

即復來覆我

擊鼓下神

續後漢書董卓傳李傕喜鬼道信巫覡厭勝之術歌謳擊鼓下神祠祭六丁常

以三牲祠董

冥交于神

揚雄太玄經天玄交首初一冥交于神齊不以其貞注一北方也冥闇昧也亦

為鬼神北方太陰陰者鬼神之府蒙性為交交於鬼神必以肅敬齊也

搜神

晉書于寶傳于寶嘗病氣絕積日方悟見鬼神事遂

撰搜神記示劉俊悛

江氏夢神

南史齊何胤傳先是胤疾妻江氏夢神告曰汝夫壽盡既有至

德應獲延期爾當代之妻覺

夫妻祝神

金樓子雜記上篇衛人有夫妻祝神者使得布

百匹其夫曰何少邪妻

殺人祭神

隋書流求國鬪戰殺人便將所殺人祭其神或依茂樹起

曰布若多子當買妾也

禁殺牛祭神

西漢書第五倫拜會稽太

小屋或懸鬮髀以為佳人居於樹上

金銅

守俗多淫祠民常以牛祭神倫移書屬縣曉告百姓巫祝有依

托鬼神怵怖愚民皆按論之有妄屠牛吏輒行罰後遂斷絕

鑄神

舊唐書禮儀志天寶三載三月兩京及天下諸郡於開元觀開元寺以金銅鑄玄宗等身天尊及佛各一

工人

塑神

羅昭諫說書吳之建報恩寺也塑二神於門土工與木工互不相可木人欲虛其內空其外開通七竅以應胃藏俾它日靈聖

用神吾工土人以為不可神尚潔也通七竅應胃藏必有塵滓之物點入

其中不若吾立魂而瞪不通開竅設無靈何減於吾木人不可遂偶建焉

驅虎檄神

唐書顧少連為登封簿邑有

立塊者竟無所聞通竅

作誓告神

唐書高駟傳畢師鐸怒駟將呂用之專恣欲討之乃帥兵及亡命數千至高郵見張

不為害

神劍與鄭漢璋聚謀。謀既合。取酒割臂血而盟。推師鐸為大丞相。作誓告神。乃移撤州縣。以討呂用之為名而起。

良玉禮

神唐張說集王翼方神道碑云。良玉禮神用之。西序之器。捨之南山。之璞。罔然不有其珍也。君子安命。進之扞城之雄。退之去國之老。隕

然不失。蓄靈蓄神唐歐陽詹集甘露述意。天冥冥。其間蓄靈。地

身無聲。苟有可褒。以物而獻羞飲神唐李元賓集郊天頌。獻羞

旌。苟無可褒。物不虛行。獻羞飲神唐李元賓集郊天頌。獻羞

高樂作。閱庫問神太平廣記江西有驛官以幹事自任。白刺史

於無聲。閱庫問神太平廣記江西有驛官以幹事自任。白刺史

畢熟。其外畫神。問曰。何也。曰。杜康刺史。曰。功有餘也。又一室曰。茶庫。諸茗

畢貯。復有神。問何也。曰。陸鴻漸刺史。益喜。又一室曰。菹庫。諸茹畢備。復有

神。問曰。何也。曰。蔡伯喈荅翁貴耳餘干有一富人作社。火

刺史大笑。曰。君誤矣。禁迎神荅翁貴耳餘干有一富人作社。火

成圖。歸裝官家。駕出迎神。呼八千人為細甲軍。皆用金銀二紙為之。鹵簿

儀衛俱全。又裝一人儼然。赭袍坐於輦上。後州郡因詞訴。取社首數十人

囚死之。此等真恠事。所以誣神澗泉日記劉向論復秦時。疏。舉易大

迎神社。火有禁。固有意也。誣神澗泉日記劉向論復秦時。疏。舉易大

文考之。被酒蹴神夷堅志揚大方者。岳州人。為性耿介。有操持

殊不類。被酒蹴神夷堅志揚大方者。岳州人。為性耿介。有操持

過一廟。望其像貌。雄整。衣冠入謁。焚香致禱。因擲盃。玆決得失。凡三擲

皆得陰。玆以為神不賜許。時已被酒。遂發怒。取玆毀之神側。而判官所謂

善惡二部者。楊因控惡者。鬚。仍批其頰。大聲叱之。曰。教汝作判官。略無靈

驗。虛受享奠。何似請我做我文章。十分準擬科第。何不報我。引足蹴仆之

乃去。纔出門。行十數步。酒微醒。覺渴。悶。令僕汲水。未及而蹙。撼呼弗應。僕

掖往。村邸就榻。少憩。移時。雙起。謂僕曰。酒之累人如此。吾適入廟。實為無

禮。遭二卒追詣庭下。神王詬責甚峻。賴善判官力。為分解。曰。此子是岳州

一箇好秀才。志行不凡。前程未可量。只被一醉所誤。若置之重罰。却成大

猛。不如令充惡部。使祇役於前。庶得謝過可也。王首肯。顧二卒曰。暫押去

却來。觀此事勢。我必不免。索筆作書與妻。詞意悲哽。封題授僕。投筆而逝

處女嫁神豫章志松陽門內有秦時大樟樹。漢以來。立廟祠之

郡人每歲選良家處子。具婚禮送廟。謂之嫁神。經夕

女死。取屍焉。唐高宗時。道士胡惠超。能為符呪之術。是夕留符廟中。女得不死。於是積薪將焚樹。道俗驚懼。樹上有鶴雀窠數十。欲燒前三日。翔飛空中。徘徊不下。又四邊居宅。擲此皆是竹木。恐火延燒。于時風吹焰直上。旁無損害。廟廢。**衝觸醮神**龍虎山志高士

張元英。長沙人。宋景定間。遇異人。授以道法。今為道士。一日主黃籙醮。忽有人自縛門柱曰。適在倪洋市飲酒。散牛肉。衝觸醮壇神。神今縛我。乞師垂救。元英乃曰。彼既知畏。神宜釋之。以水喫之。縛者立醒。**辱國瀆神**言行龜鑑劉忠肅公擊在南京幕府。會司農寺

頌新令。盡斥賣天下祠廟。依坊場河渡法。收淨利。南都闕伯廟。歲為錢四十六貫。微子廟十二貫。公嘆曰。一至於此。往見留守張公。方平曰。獨不能為朝廷言之耶。張公矍然。因託公為奏。曰。闕伯遷於高丘。主祀大火。火為國家盛德。所乘。歷世尊為大祀。微子宋始封之君。開國此地。本朝受命。建號所因。又有雙廟者。唐張巡許遠。孤城死賊。能捍大患。今若令承買。小人規利。冗褻瀆慢。何所不為。歲收微細。實損大體。欲望詳酌。留此三廟。以慰邦人崇奉之意。神宗即日批曰。辱國瀆神。莫此為甚。速令行下。更施行。

醜錢賽神燕語考異京師百司胥吏。每至秋。必

醜錢為賽神會。往往因劇飲終日。蘇子美進奏院會正坐此。余曾問其何神。曰。蒼王。蓋以蒼頡造字。故胥吏祖之。固可笑矣。官局正門裏。皆於中間。用小木龕供佛。曰不動尊佛。雖禁中諸司皆然。其意亦本吏畏罷斥。以為禍福甚驗。事之極恭。此不惟流俗之謬。可笑。雖神佛亦可笑也。子美云。且留邸之祀神。緣常歲而為會。餽餘共享。京局皆然。竊謂前規有所未便。起無名之率。會不肖之徒。且醜斂吏人。豈如斥賣棄物。嘯聚非類。豈如宴集同僚。蓋子美乃是不欲醜錢。而奏用市故紙錢會客也。**嶽峻基神**宋王珪華陽集。賜樞密副使陳升之生日禮物詔。陽

重表節。嶽峻基神。紀蓬天之誕祥。將綈函之賜式。洪圖是翼。茂祉其膺。**推恠引神**宋曾鞏元豐類

簡易而合於人情者也。推恠引神。茫昧迂濶。適亂紀律。縉紳者不宜道。**經神**王予年拾遺記。後漢何休。木訥多智。三墳五典。陰陽

弄術。河洛讖緯。以及遠年古諺。歷代圖籍。莫不咸誦也。門徒有問者。則為註記。而口不能說。作左氏膏肓。公羊廢疾。穀梁墨守。謂之三闕。言理幽微。非知機藏往。不可通焉。及鄭康成。鋒起而攻之。求學者不遠千里。羸糧而至。如細流之赴巨海。京師謂康成為經神。何休為學海。文潞公集經神賦。

明識經旨。能若神矣。昔鄭康成。英聰挺生。擅窮經之妙譽。著饗德之嘉名。識洞精微。我則惟變所適。學臻幾奧。我則用晦而明。豈不以溫故知新。博聞強識。明先典之奧義。曉聖人之遺則。足以道並無方。功侔不測。下憚靡怠。莫窮乎變化。云為開卷自精。可驗乎聰明正直。豈止夫遊心萬仞。皓首一經。爰因學以知道。遂表人之最靈。闡揚乎黃卷青箱。難述禍福。講貫乎三墳五典。可洞幽冥。岳岳騰芳。孜孜擅美。允符得一之義。克配害盈之理。敦詩罔倦。應道岳降之言。學易彌勤。自合著圓之旨。若夫彼之神兮。於冥漠而足稱。此之神兮。在探討以為能。諒咸因於廣博。固靡自於依憑。皇士安之書淫。豈能方軌。社元凱之傳僻。誠宜服膺。厥號堪嘉。斯言可度。蓋經明之是務。豈石言之有託。多文為美。知福善以攸同。非聖不談。信依然而宛若。偉哉斯人。揚名立身。以學優而既顯。將誠感以斯親。有同乎周季劉臻。皆稱漢聖。且異夫隋初揚素。止號江神。是何盛德昭然。遺芬若此。當一時之攸仰。俾千載而可躋。神兮神兮。與百神而有殊。吾亦禱之久矣。

薛靈芸針神王子年拾遺記魏文帝時

常山有美女。姓薛名靈芸。年至十五。容貌絕世。常山守谷永獻之文帝。帝名之曰夜來。妙於針功。雖處於深帷重幄之內。不用燈燭之光。裁製立成。

非夜來縫制。帝則不服。宮中號為針神也。類說魏文帝美人薛靈芸。少選入宮。芸別父母升車。以玉唾壺承淚。壺皆紅色。帝遣文車一乘迎之。望而

歎曰。昔言朝為行雲。暮為行雨。今非雲非雨。非朝非暮。因名夜來。

詩神

金門歲節賈島祭詩神出韻府詳玉

錢神

晉書魯褒傳。褒以貧素自立。元康之後。紀綱大壞。衰傷時之貧鄙。乃隱姓名而著錢神論以刺之。其略曰。錢之為體。有乾坤之象。內則其方。外則其圓。其積如山。其流如川。動靜有時。行藏有節。市井便易。不患耗折。難折象壽。不匱象道。故能長久。為世神寶。親之如兄。字曰孔方。失之則貧弱。得之則富昌。無翼而飛。無足而走。解嚴毅之顏。開難發之口。錢多者處前。錢少者落後。處前者為君長。在後者為臣僕。君長者豐衍而有餘。臣僕者窮竭而不足。詩云。苛以富人。哀此羸獨。錢之為言。泉也。無遠不往。無幽不至。京邑衣冠。疲勞講肄。厭聞清談。對之睡寐。見我家兄。莫不驚視。錢之所祐。吉無不利。何必讀書。然後富貴。昔呂公欣悅於空版。漢祖克之於贏二。文君解布裳而被錦綉。相如乘高蓋而解犢鼻。官尊名顯。皆錢所致。空版至虛。而況有實。贏二雖少。以致親密。由此論之。謂為神物。無德而尊。無勢而熱。排金門而入紫闥。危可使安。死可使活。貴可使賤。生可使殺。是故忿爭。非

錢不勝。幽滯非錢不拔。怨讎非錢不解。令問非錢不發。洛中朱衣。當塗之士。愛我家兄。皆無已已。執我之手。抱我終始。不計優劣。不論年紀。賓客輻湊。門常如市。諺曰。錢無耳。可使鬼。凡今之人。惟錢而已。故曰。軍無財。士不來。軍不賞。士不往。仕無中人。不如歸田。雖有中人。而無家兄。不異無翼而欲飛。無足而欲行。蓋疾時者。共傳其文。

酒神

雲仙散錄醉錄曰。酒席之上。九吐不減其量者為酒神。

洞神

羅泌路史

二靈記。靈書八會。自然洞神。

三皇經云。三皇自然之文。皆以金玉為用。天皇所授。玄玉為簡。青玉為文。地皇所授。黃玉為簡。白玉為文。蓋道家者流。

以三皇經為三墳。大洞經云。三皇經者。玉真洞清。上清洞玄。太清洞神也。

三洞蒼元經云。洞真。上清也。洞玄。靈寶也。洞神。三皇也。然近代三墳書非

此也。有跋

大郎神

能改齋漫錄本朝樂府有二郎神。非也。按唐樂雜錄曰。離別難。武后朝有一士人陷冤獄。藉其

家。妻配入掖庭。善吹簫。乃撰此曲。以寄情焉。初名大郎神。蓋取良人弟行也。既畏人知。遂三易其名。曰悲切子。又曰怨回鶻。乃以大為二。傳寫之

獸名駭神

太平廣記後漢張衡字平子。南陽西鄂人。善畫。建州浦城縣。山有獸名駭神。豕身人首。狀貌醜惡。百

鬼惡之。好出水邊石上。平子或往寫之。獸入水中。不出。或云。此獸畏寫之。故不出。遂去紙筆。獸果出。

自稱未神

湖江

紀聞開元末。有人好食羊頭者。嘗晨出。有恠在門。羊頭人身。衣冠甚偉。告其人曰。吾未之神也。以汝好食羊頭。故來求汝。汝輟食則已。若不爾。吾將

殺馬。其人大懼。遂不復食。

豕為亥神

能改齋漫錄陳升之在相位。嘗夙興未出。其僮皆集廳前。忽有大豕奔逸而去。

眾以升之未出。而外門又未啓。乃相與掩而縛之。以糞繚而藏諸密室。期以送升之。至待漏。即歸而共烹也。及歸。發鑰取之。空甕而已。莫不驚恠。俄而語達升之母曰。吾兒生於辛亥。豕為亥神。今受繫而沒。豈吾兒當被災乎。是夕焚香於臂。告天曰。老妾無益於世。男兒方盡心於國。不且輒去。願以老身代兒薄命。閱二十日。母果無疾而終。

聖神

敬齋泛說書曰。帝德廣運。乃聖乃神。孟子曰。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

之謂神。明聖神為二物也。而晦庵解孟子。援伊川一言曰。聖不可知。謂聖之至妙。人所不能測。非聖人之上。又有一等神人也。南軒亦曰。神則是聖人之妙。不可得而測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是也。非聖人之外。復有所謂神也。二先生之說。曲矣。孟子明言樂正子。二之中。四之下。則信固優於善。

美固優於信。大固優於美。聖固優於大。神固優於聖也。六者自下而上。譬猶登階而至於堂。等等不同。級級有異。今而二先生以為聖人之上。餘無可進者。雖有神為可優。亦必與聖同功。但以不可測度。似高於聖耳。不得又以為一等也。以若所說。乃所以為曲矣。夫有狀之可詰。初不若無狀之狀也。有象之可執。初不若無象之象也。有名之可道。信不若無名之可名也。然則無所不知。聖也。是人得以指名之。變化無方。神也。杳乎無得而名焉。無得而名而強名之神。亦無可奈何云爾。有名之與無名。定名聰明之與強名。其相懸也如此。如之何混而為一區。等而為一物也。

聖神

春秋繁露同類相動。天有陰陽。人亦有陰陽。天地之陰氣起而人之陰氣應之而起。人之陰氣起而天之陰氣亦宜應之而起。

聰明

其道一也。明於此者。欲致雨。則動陰以起陰。欲致晴。則動陽以起陽。故致雨非神也。而疑於神者。其理微妙也。非獨陰陽之氣可以類進退也。雖不祥禍福所由生。亦由是也。無非已先起之。而物以類應之而動者也。故聰明聖神。內視反聽。言為明聖。內視反聽。故獨明聖者。知其本心。皆在此耳。

英傑為聖神

王充論衡。夫古人之才。今人之才。今謂之英傑。古以為聖神。輔養聖

神

續宋鑑長編寶元二年。知諫院韓琦。請自今雙日止御後殿視事。上問輔臣以故事。張士遜對曰。唐五日一開延英。蓋資間燕以輔養聖

神。上曰。與夫宵衣旰食。固不侔也。前代帝王靡不初勤政事。而後失於逸豫。不可不戒也。時上感小疾。太醫數進藥。故琦有是請。上訖不從。

胙聖神

宋蘇東坡集謝宣召入院表。生資文武。天胙聖神。

其知如神

史記堯本紀。其仁如

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雲。

取勝如神

蘇子由古史白起傳。范雎往見白起曰。君嘗以寡擊眾。取勝如神。况

以強擊弱。以眾擊寡乎。

誠信如神

荀子致士篇註。誠信則如神。言物不能欺也。

奄忽如

神

西漢書酷吏傳。河南太守嚴延年。為人短小精悍。敏捷於事。然疾惡尤甚。中傷者多。尤巧為獄文。善史書。所欲誅殺。奏成於手中。主簿親

近史。不得聞知。奏可論死。奄忽如神。

決遣如神

西漢書朱博傳。博為刺史。行部。吏民數百人遮道。自言官寺盡滿。從

事。白請且留。此縣錄見諸自言者。事畢。廼發。欲以觀試博。博心知之。告外趣。駕既白。駕辦。博出就車。見自言者。使從事明敕告吏民。欲言縣丞尉者。

刺史不察黃綬。各自詣郡。欲言二千石墨綬長吏者。使者行部。還詣治所。其民為吏所寃。及言盜賊辭訟事。各使屬其部從事。博駐車決遣四五百人。皆罷去如神。吏民大驚。**用兵如神**續後漢書郭嘉傳嘉謂曹操曰袁紹好為虛勢不知兵要公以少克衆用兵如神軍人恃之

敵入畏之。**發擿如神**西漢書趙廣漢傳廣漢為潁川太守潁川俗豪傑相朋黨民莫敢發廣漢為鉅甬受吏民投書使相告訐尤善為鉤距以得事情具知閭里姦邪吏治得失發姦擿伏如神晉書李榮傳榮為成都令每發姦擿伏所在如神南史

梁范雲性機警且善屬文為吏部尚書居選部寄任隆重書牘盈按賓客滿門應答如流無所壅滯官曹文墨發擿如神時人莫不服其明瞻又顧

憲之為建康令發**擿姦如神**宋史程師孟傳師孟累領劇鎮為擿姦伏號曰如神政簡而嚴罪非死者不以屬吏其

擿姦如神豪惡不逞跌宕者必痛懲艾之至勦絕乃已所部肅然宋汪藻

浮溪集開封程振大尹謝上表惟三輔幅員之大萃四民囊橐之多必擿

姦如神方勝鉅甬之訟苟撫循非術能無捋鼓之驚**政化如神**南史王籍傳籍仕齊為餘杭令政化如神尤善於擿

伏下至吏卒民庶舉莫能欺也**辨訟如神**南史何敬容傳敬容為吳郡太守為庶舉莫能欺也政勤恤人隱辨訟如神視事四年政

為天下第一吏人詣闕請樹碑詔從之**惠化如神**南史傅琰傳琰子翹為官有能聲後為吳令別建康令孫廉廉

因問曰聞丈人發姦擿伏惠化如神何以至此答曰無他也唯勤而清則憲綱自行勤則事無不理憲綱自行則吏不能欺事自理則物無疑滯欲

不理得乎**變化如神**金樓子興王篇魏武帝曹操用師大較依孫吳之法而因事設奇量敵制勝變化如神宋史吳

玠傳胡世將問武順王吳玠所以勝玠曰要在用所長去所短金之弓矢不若中國之勁利中國之士卒不如金人之堅忍據其形便更出銳兵沮

其堅忍之勢則我固有以制彼至於決機兩陣之間變化如神默運乎心術之微則玠有不可言者**禽姦如神**北史

齊神武之子彭城景思王洸傳洸都督定州刺史為政嚴察纖介知人間事時有人被盜黑牛背上有白毛長史韋道建謂中從事魏道勝曰史君

在滄州日禽姦如神若捉得此賊定神矣洸乃詐為上符市牛皮倍酬價直使牛主認之因獲其盜建等歎服**博辯如神**

續資治通鑑劉敞奉使契丹。敞素知虜中山川道里。虜人言北國回曲。千餘里至柳河。敞曰。自古松亭甚直而近。不數日至中京。今不道彼而由此。虜人驚嘆。蓋故迂其路。欲以國險誇使者。又順州山中有獸如馬。食虎豹。虜人以問。公為言其形狀音聲。曰。此駁也。虜蓋歎敞之博辯如神。

料敵如神

新唐書韓充傳。充為義成節度使。會汴軍逐李愿。以喉。臣頗習其人。然王師臨之一月可破。方二旬即克。帝喜曰。充料敵如神。加檢校司空。宋史劉几傳。邊吏告夏人趨大順。英宗問几。几曰。料敵如神。非夏人可近。正恐與趙明為讎耳。帝曰。明之子奔馬入城。幾為所掩。卿料敵亦何神也。以几為秦鳳總管。

應對如神

太平廣記盧莊道范陽人。敏悟冠今古。特授長安尉。太宗將省囚徒。莊道年纔二十。縣令以幼年懼不舉。將以他尉代之。莊道不從。時繫囚四百餘人。須預書狀。莊道但閑暇不之省也。令丞等憂懼。屢以為言。莊道從容自若。翌日太宗召囚。莊道乃徐書狀以進。引諸囚入。莊道對御評其罪狀。輕重留繫月日。應對如神。太宗驚歎。遂即日拜莊道監察御史。

奮奇如神

唐柳宗元集漢原廟銘。曲逆起為策士。輔成帝。

圖吐謀洞靈。奮奇如神。舜之胄也。

出入如神

五代薛史後唐石君立傳。君立又無備。安金全驅市人以登陴。保不完。時莊宗在。魏博救應不暇。人心危懼。嗣昭遣君立率五百騎。自上黨朝發。暮至。檀游軍扼汾橋。君立一戰敗之。徑至城下。馳突斬擊。出入如神。大呼曰。昭義侍中大軍至矣。是夜入城。與安金全等。分出諸門。擊殺於外。遂明梁軍敗走。馳突如神。

神

資治通鑑後梁均王紀。貞明元年。帝以詔書讓劉鄩。鄩不速戰。鄩奏臣比欲以奇兵擣其腹心。無何。天未厭亂。滄兩積旬。糧竭士病。又欲據臨清。斷其饋餉。而周揚五奄至。馳突如神。臣今退保莘縣。亭士訓兵。以俟進取。

奮擊如神

五代薛史後唐明宗

從武皇。與葛從周戰。徑犯其陣。奮擊如神。梁軍退去。明宗回中流矢。血流被股。武皇解衣授藥。手賜卮酒。撫其背曰。吾兒神人也。微吾兒。幾為從周

鞠獄如神

宋史張逸知益州。華陽騶長殺人。誣道旁行者。縣令受賂。獄既具。乃使殺人者守囚。逸曰。囚色寃。守

者氣不直。豈守者殺人乎。囚始敢言。而守者果服。立誅蜀人以為神。

默記如神

宋史張文宣公權知開封府。府事至繁。為

尹者皆置版記事。公獨不用。默記數百人。以次遣決。了無遺亡。吏民大驚。以為神。不敢復欺。**裁決如神**宋史王十

朋。受紹興府簽判。既至。或以書生易之。十朋裁決如神。吏姦不得行。**決事如神**宋范仲淹年譜公

神。京邑肅然稱治。都下謠曰。朝廷無憂。有范君。京師無事。有希文。**斷訟如神**蘇州志宋孫冕字

不濫。斷訟如神。弛張在已。**決訟如神**慶州府志馬光祖婺州人

訟如神。時歲大歉。行荒政。計口賑糶。民以無飢。父老論前後賢守。必以手加額曰。馬官講。**默之如神**清江三

文仲。唐文宗論。夫人君之道。動之如天。默之如神。持之為剛。厲之為斷。是以寂然而應。天下之事。得失是非。無不至也。**至誠如**

神宋楊誠齋集賀壽皇立紹熙皇后表。至誠如神。游心於淡。謂**出沒**

如神宋李曾伯可齋集回丞相邊事公劄。賊闖城則援城。賊飲江則

應接風帆千里。出沒如神。幅紙命之。刻期可集。朝廷可以高枕而卧矣。**聰慧如神**元史黃潛傳同

人。七歲能屬文。凡書一經。目輒成誦。嘗往族父家。日步漢書一帙。以去。族父逼扣之。萊琅然而誦。不遺一字。凡三易。他編皆如之。眾皆驚其聰慧如神。

其政如神雷州府志元馬合謨字瑞卿。回回人氏。後至元三

姤忌之。而瑞卿發**鶴髦如神**記室新書羊車駭眾。鶴髦如神。世

行。孟祖於薜蘿間見之。乃嘆息曰。如此真神仙中人。不易得也。**操舟若神**列子黃帝篇曰。頽回

乎。鵬深之淵矣。津人操舟若神。吾問焉。曰。操舟可學耶。曰。可能遊者。知

可教也。善游者數能。若夫沒人。則未嘗見舟而設操之也。注。設。起也。

人若神莊子鄭有神巫曰季咸。知人生死存亡。壽夭若神。列子見

壺子。出謂曰。子之先生死矣。列子以告。壺子曰。試與來。以予示之。明日。列子與之見

與見。出謂曰。子之先生瘳矣。列子入以告。壺子曰。鄰。吾示之以天壤。又明

日與見。出謂曰：子之先生不齋，吾無得而相馬。試齋，且復相之。列子尊入以告。壺子曰：吾鄙示之以大冲，莫勝。明日又與見，立未定而走。

嚴若神

西漢書成帝紀。班固贊曰：成帝善脩容儀。臨朝淵默，尊嚴若神。可謂穆穆天子之容矣。

變化若

神

淮南鴻烈解原道訓。萬物之總，皆閱一孔。百事之根，皆出一門。其動無形，變化若神。其行無迹，常後而先。

魏伯陽參同契。三物相含受，變化若神。注云：金水與土，備行則三物互相含受，混而為一矣。混而為一，則轉在青山萬頃雲，携出若潭一輪月，而變化之狀若神矣。北史齊本紀。

神武性深密高岸，終日儼然，人不能測。機權之際，變化若神。

化馳若神

淮南鴻烈解原道訓。舜耕歷山，期年而田

者爭處，磽确以封壤肥饒，相讓釣於河濱。期年漁者爭處，湍瀨以曲隈深潭相與。當此之時，口不設言，手不指麾，執玄德於心，而化馳若神。漢書伍被傳：被謂淮南王曰：今陛下臨制天下，而齊一海內，然口雖未言，而其聲疾若震雷，然令雖未出，而化馳若神。心有所懷，而其威已動於千里之外矣。

覆按若神

後漢書劉陶舉孝廉，除順陽長。縣多姦猾，陶到官宣募吏民有氣力勇猛能以死易生者，不拘亡命

姦賊。於是剝輕刺客之徒，過晏等十餘人，皆來應募。陶責其先過，要以後效，使各結所厚少年，得數百人，皆嚴兵待命。於是覆案姦穴，所發若神。後陶以病免，吏民思而歌之曰：邑然不樂，思我劉君，何時復來，安此下民。

明悟若神

續後漢書王戎傳：戎從弟衍有

盛才，明悟若神，常自比子貢。

敬之若神

南史宋謝密傳：密性嚴正，婢僕之前不妄言笑，由是尊卑大小敬之若神。

巧思若神

隋書藝術傳：耿詢丹陽人，創意造渾天儀，柱國王世積知而奏之。高祖配詢為官奴，給使太史局。後賜蜀

王秀，徙往益州。秀甚信之，及秀廢當誅，何稠言於高祖曰：耿詢之巧思若有神，臣誠為朝廷惜之。上於是乃持原其罪。

驚喜若

神

新唐書顏真卿傳：真卿論宰相元載，上疏有曰：天寶後，李林甫得君，群臣不先咨宰相，輒奏事者，託以他故中傷之，猶不敢明約百司，使

先關白，時闕人袁思藝，因宣詔至中書，天子動靜必告。林甫、林甫得以先意奏請，帝驚喜若神，故權寵日甚。

事之若神

辛文房唐才子傳：高駢棄人間事，絕女色，屬意神仙。鄱陽商僧呂用之，會妖術，役鬼神，及狂人諸葛殷、張守一之徒，凡十餘輩，相引而進，多為謬悠。

長年飛化之說。羽衣鶴鬣。詭辯風生。駢事之若神馬。

出入若神

唐書李光顏傳。光顏從大將高崇文平劍南。數舉旗

陷陣。出入若神。遂益知名。進兼御史大夫。

畫妙通神

晉書顧愷之善丹青。曾以一厨畫暫寄桓玄。皆其妙跡所珍秘

者。其後玄開取之。誑云不開。愷之不疑。直云畫妙通神。變化飛去。猶人之登仙也。炙穀子開元中。李思訓畫大同殿壁。明皇喻之曰。卿所畫。夜聞水

聲。真通神佳手也。

錢通神

韻府群玉張延賞聞度支有一冤獄。公判度支。期平反之。案上有帖云。奉錢伍萬貫。乞不問其

獄。公怒。收吏案之。次日盟洗處。又一帖云。奉錢拾萬貫。公曰。錢至拾萬通神矣。無不可回之事。吾懼禍及。不得不止。

道術通

神

宋史蔡卞傳。卞求去。以天章閣學士知河南。妖人張懷素敗。卞素與之游。謂其道術通神。嘗識孔子漢高祖。至稱爲大士。坐降職。夷堅志

江州天慶觀道士楊德一。戒行端飭。持法精專。嘗畫夢到一大宮室。掛朱書巨牌曰。報應所。寂無一人。守門遂入。見東廊揭榜云。江州太守來日詣

本觀燒香。被猖神迷染。次一牌云。德化知縣以明日晚遭邪祟。可付楊德一治之。及悟。自以姓字通於神明爲喜。是夕江州守德化宰。皆同此夢。明

日守以朝拜拈香歸府。即得瘳疾。其家人既聞所夢。立遣駛卒邀楊師至。則守已悶。楊書符三道。次第使灌服。隨手而甦。方出儀門。縣宰之使亦至。

挾車奔行。望見縣宰。罔罔如狂痴。與一符吞之。亦愈。楊歸觀。復夢抵昨處。又掛一牌云。知州知縣兩崇皆伏辜。楊嘆道術之感格。始爲其徒言之。予

謂郡守縣令。職有民社。乃因謁觀。字而受侮。神能預疏其故。明以告得一。何不祛斥邪祟。顧令肆虐。豈冥冥之中。固欲世間知所敬奉。委曲以示人

耶。殆不可測度也。

玉管通神

曾慥高齋漫錄李賓王利用番陽人。躬行君子人也。又善相。嘗云。郭林宗作玉管通

神。有四句云。貴賤視其眉目。知慧察其皮毛。苦樂觀其手足。貧富觀其頤頰。

服漆通神

溫革瑣碎錄浮漆不沾者。

服之令人通神。

畫馬通神

曾慥類說有人牽馬訪馬鑿。稱患脚。馬鑿曰。大似韓幹所畫。後以語幹。幹曰。是真吾所設

色者。至今視所畫。即有一馬缺一足。如是畫通神矣。馬醫所獲錢。乃成泥也。

孝悌通神

唐王右丞集紫芝木瓜讚

孝悌之至。通於神明。天爲之降和。地爲之嘉植。發書占之。推理可得。

舜孝通神

宋蘇東坡集上皇帝賀冬至表。堯

仁冠古。舜性定通神。龍文經性定可鍊性通神。劉子

不縹。則素絲自蠹於筐籠。人之不學。則才智腐於心胃。海蚌未剖。則明珠不顯。崑竹未斷。則鳳音不彰。性情未鍊。則神光不發。**漢箭**

有神漢書耿恭傳。恭為戊己校尉。屯金墉城。北單于來攻。恭以毒藥傳矢曰。漢家箭神。其中創者必有異。虜中瘡皆沸。乃大驚曰。

漢兵真神也。乃解。**君章有神**太平廣記。梁安成王在鎮。以羅含故宅借錄事劉朗之。嘗見丈夫衣冠甚偉而立。朗

之驚問。忽然失之。未及還。朗之見。**擣蒲有神**晉書載記。慕容寶

黜時人謂君章有神。君章含字也。**擣蒲有神**垂之子也。初寶在

長安。與韓黃李根等。曰。讎擣蒲。寶危坐整容。誓之曰。世云擣蒲有神。豈虛也哉。若富貴可期。願得三廬。於是三擣成廬。寶拜而受賜。故云五木之祥。

落筆有神據遺新說。唐王勃年十三游江右。忽遇神人。告以閩清風助其舟。水陸七百里。未曉抵岸。及文成。閩公閱之。曰。子落筆似有神助。令徧示群英。皆面若土。鐵貼然心服。乃召勃出位。語左右曰。令帝子聲

流千古。吾之名聞後世。使洪都風月江山無價。皆子之力也。**鐵鞭有神**五代史。安重榮。晉時

志。為大鐵鞭以獻。誑其民曰。鞭有神。指人輒死。**下筆有神**蘇易

號鐵鞭郎君。出則以為前驅。後舉兵反。伏誅。**督捕有神**金

譜。隋朝蔡生以善畫聞。畫興福寺壁。謂人曰。吾平生所畫多矣。獨今日下筆。若有鬼神翼而成者。**化**

王擴傳。泰和伐宋。山東盜賊起。被安撫使張萬公牒提控督捕。擴行章丘道中。遇一男子。舉止不常。捕訊果歷城大盜也。眾以為有神。

若有神潼川志云。竇兢字思謹。扶風人。為鄆縣令。贊曰。化若有神。**真中有神**度人經

神。長生大君。又度人玉晨大道經曰。身中之真。**百節有神**黃庭

泥丸尊神。輔卿弼仙。三元帝君。守護玉闕。調養生元。**所存者神**孟子盡心章。君子所過者化。所存

道不煩。決存真。泥丸百節皆有神。**用**

者化。身所歷歷之處。即人無不化。所存者神。心所存主處。便神妙不測。如孔子之立斯立。道斯行。後斯來。動斯和。莫知其所以然而然也。

之者神

抱朴子內篇暢玄卷用之者神忘之者器此思玄道之要言也

氣盛化神

禮記

氣盛而化神。疏云。志意蘊積在中。故氣盛。內志既盛。則外感動於物。故變化神通也。

教善化神

宋華鎮雲溪居士集

上淮東問提刑書。齊之以禮。和之以樂。教之以善。化之以神。而有不率者。未能去刑。

虛極化神

元李道純中和集虛

極化神。神變生炁。

至精至神

淮南鴻烈解精神訓。魂魄處其宅。而精神守其根。死生無變於已。故曰至神。米真集

至精不二。雖與物接。而其一不雜。則在有而不敵於有。至神不測。雖與性俱。而其應無方。則在無而不溺於無。朱子語錄太極。只是極至。更無去處

了。至高至妙。至精至神。更沒去處。

名爵示至神

宋史陳舜俞傳。舜俞知山陰縣。詔候代還。試館職。舜俞辭

曰。名器爵祿。砥礪多士。宜示以至神。烏可邀期如付劑契。微中書帖上之。

精義入神

易繫辭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

用安身。以崇德也。邵子觀物外篇。神以致用也。不精義則不能入神。不能入神則不能致用也。張子正蒙精義入神。豫之至也。又精義入神。事豫吾

內。求利吾外也。利用安身。素利吾外。致養吾內也。又事豫則立。必有教以先之。盡教之善。必精義以研之。精義入神。然後立斯立。動斯和矣。敬齋泛說

精義入神。以致用則自內而推之外者也。利用安身。以崇德。則自外而施之內者也。過此以往。未之或知。則天人物我混同無間。無內可推。無外可施。聖而

不可知之。謂神者也。雲笈七籤。義必精。然後可以入神。

精藝入神

尚意警諭策精藝入神章。精於庖者。其刀入

神。精於射者。其矢入神。苟入神矣。其致用於庖與射者。何有精於技者。獨若是。而况精於義理而入神者乎。

畫思入神

新唐書文藝列傳。王維工草隸。善畫。名盛於開元。天寶間。豪英貴人。虛左以迎。寧薛諸王。待若師友。畫思入神。至山水平遠。雲勢石色。繪工以為天

機所到。學者不及也。倚覺寮雜記筆談云。王維畫入神。不拘四時。如雪中芭蕉。故惠洪云。雪裏芭蕉。失寒暑。皆以芭蕉非雪中物。嶺外如曲江。冬大

雪。芭蕉自若。紅芭蕉方開花。知前輩雖畫史亦不苟。洪作詩時未到嶺外。存中亦未知也。

小篆入神

宋祁筆

造妙入神

宋李潛軒集跋東坡表忠觀碑字。老坡所書。小字表忠觀碑。絕不類異時所見。豈非

小篆入神

造妙入神

書傳國寶

造妙入神。將無超理入神。雲笈七籤真系論曰。超理入神。混合所施而不可耶。

存神張子正蒙無我然後得正己之盡。存神然後妙應物之感。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過則溺於空淪於靜。既不能存夫神。又不能

知夫化矣。沈明遠寓簡神氣交養。氣定神全。此存神之至要也。胡五峯知言寧親莫大於存神。程若庸性理字訓心之所主。不疾而速。是曰存神。雲

笈七籤脩真連珠曰。神者主也。主人安靜。神即居之。主人躁動。神即去之。神之無人。難以自固。形之無人。難以自駐。若是形神相親。則表裏俱濟。又

白玉蟾曰。存者有也。人能存我之神。閉目見自己之目。收心見自己之心。謂之存神。

過化存神孟子夫君

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豈曰小補之哉。元王惲秋澗集進呈世祖皇帝實錄表。始平大理。再駕長江。過化存神。有征無戰。

道存神澗泉日記明心何似真心。明道何似履道。明神何似存神。物交則心馳。事奪則道遠。氣雜則神散。晝夜者寒暑也。陰陽者天地也。吉凶

者。治亂也。理也。德也。命也。外之者人也。內之者士君子也。知而弗忘者。學者也。

凝神孔子世家補魯哀公六年。孔子適楚。出於林中。

見病僕承蜩。猶掇之也。仲尼曰。子巧乎。有道耶。曰。我有道也。五六月累丸二不墜。則失者錙銖。累三而不墜。則失者十一。累五而不墜。猶掇之也。吾

處身也。若絜株拘。吾執臂也。若槁木之枝。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唯蜩翼之知。吾不反不側。不以萬物易蜩之翼。何為而不得。孔子顧謂弟子曰。

用志不分。乃疑於神。金丹大要昔日遇師真口訣。只要疑神入炁穴。

先學凝神隨目紀述天造中。無窮。愚智異。苦樂同。學人深於妙道者。先學凝神。入空寂。次學融神出空寂。二法純熟。其道成矣。

靜以凝神宋

潔齋集袁學錄墓志。正以利己。謙以待人。勤以績學。靜以凝神。

棲心凝神悟真篇修煉之士。惜精保氣。栖心凝

神。立基。鼓舞盡神。易繫辭。變而通之。以盡利。鼓之舞之。以盡神。溫養。神。立基。鼓舞盡神。法曰。變通鼓舞。以事而言。張子正蒙。天下之

動。神鼓之也。辭不鼓。舞。則不足以盡神。

即物盡神關尹子一字篇。無一物非神。是

以善吾道者。即一物中盡神。

樂以頤神羅泌路史發揮。九錫備物。霸者之盛。禮篇。錫也者。賜

也。上公九命。數已崇極。勲業更茂。蔑以加矣。是故制

之褒錫以寵綏之車馬以代其勞
衣服以章其德樂器以頌其神
妙世頤神晉二俊集陸雲登
遐頌遺物執一妙

世頤神思我玄
流浩若無津
垂拱頤神唐顏魯公集賀上皇表伏願陛
下垂拱頤神以觀廓清之慶**養**

神莊子刻意篇形勞而不休則弊精用而不已則勞勞則竭水之性不
雜則清莫動則平鬱閉而不流亦不能清天德之象也故曰純粹而

不雜靜一而不變淡而無為動而以天行此養神之道也夫有干越之劍
者柙而藏之不敢用也寶之至也精神四達並流無所不極上降於天下

蟠於地化育萬物不可為象其名為同帝純素之道唯神是守守而勿失
與神為一一之精通合于天倫野語有之曰衆人重利廉士重名賢士尚

志聖人貴精故素也者謂其無所與雜也純也者謂其不虧其神也能體
純素謂之真人曾慥類說夫欲養神先須養氣養氣先須養腦養腦先須

養精養精先須養血養血先須養唾養唾先須養水四九還七返者大而
論之一年小而論之一日北斗一日一夜一周天天降地騰從寅至申為

七返却到
坤為九還**含精養神**魏伯陽參同契含精養神通德三元三元
上中下之三田也含精之久力到功深則

精神內藏和氣充周於一身而百骸
萬數無不貫通自然如天河之流轉**忘氣養神**采真集宋齊丘
化書聖人窮通

塞之端得造化之源忘
形以養氣忘氣以養神**儉視養神**采真集香溪先生云儉於聽
可以養虛儉於視可以養神

葆氣養神潤泉日記葆氣者壽養神者無
往而不自明神氣相宣而萬化舉**嗇氣養神**

宋蘇頌瀆集再祭張宮保文嗇氣養神以終其身中忘
我以發照外忘物而遠塵至於變化之日泯然天真**保形以養**

神雲笈七籤修真經告曰有者因無而生形者須神而立故
有無為之宮形乃神之府莫不全宅以安主保形以養神**恬和**

養神雲笈七籤修真品曰神靜而心和心和而形全神躁則心蕩心
蕩則形傷將全其形先在理神故恬和養神則自安於內清虛

栖心則不誘於外也又參同
契曰含精養神道德三元**真道養神**老君實錄老君謂尹喜
曰偽道養形真道養神

神真道通能亡能存神能飛形亦能移山形為灰土其可識焉耳目聲色
為子留愆鼻口所喜香味是寃身為惱本痛痒寒温意為形累愁毒憂煩

弗疾去。則志氣日耗。壽命不延。其來久矣。子當先損諸慾。莫令意逸。閑居靜處。精思齋室。丹書萬卷。一如守一。常以虛為身。以無為心。無身之身。無心之心。可謂守神。守神玄通。是謂道同。其猶高山大澤。非欲虫魚鳥獸。而虫魚鳥獸歸之。人能虛無無為。非欲於道。道自歸之矣。**摩火**

養神關尹子摩火以養神。神之所以不窮也。**吸風養神**關尹子吸風以養神。精之所以不窮也。

忘機養神會真記絕念忘機。可以養神。**太上養神**文子下德篇云。老子曰治身太

出神吳中舊事范文正公長子監簿純佑

上養神。其次養形。神清意平。百節皆寧。養生之本也。肥肌膚。充腹腸。供嗜慾。養生之末也。

自幻警悟。明敏過人。公所料事。必先知之。善能出神。公在西邊。虜情機事。皆預遙知。蓋出神至虜廷得之。故公每制勝。料敵如神者。監簿之力也。

一日因出神。為人所驚。自此神觀不足。未幾而亡。時甚少也。張子賢聞之。公之族子閻彥和云。盤山語錄昔有道人。坐中忽然神出外遊。數百步復回。乃見本形依然端坐。如是數次。亦不為奇特。乃與平常念頭出外一般。只為夢子分明。若認為功。便是看邪也。悟真篇夫煉金丹。忘機絕慮。勤而

行之。定出神也。**酒亂其神**荀子解蔽篇。醉者越百步之溝。以為頭步之澮也。頭與趾同。半步曰趾。澮。小溝也。俯而出

城門。以為小之閨也。酒亂其神也。閨。小門也。**酒濁其神**淮南鴻烈解。泥論訓。夫醉者

超江淮。以為尋常之溝也。酒濁其神也。**知幾其神**張子正蒙知幾其神。由經正以

者象見而未形也。形則涉乎明。不待神而後知也。吉之先見云者。順性命。則所先皆吉也。**人服其神**臨川志

漢卿。臨川人。幼聰慧。刻志于學。登紹興十八年第。授明州推官。有盜穿庫藏。火弗獲。連逮無辜。公疑必守藏者。訊之果然。人服其神。**常**

拘其神胎息經學道之人。常拘其神。以**內養其神**仙傳

範曰。外忘其形。內養其神。是謂登真之路。**谷神**老子成象章。谷神不死。是謂玄牝。谷。養也。

之聲。聖人之神。惟天。故能周萬物而知。朱子語類。正淳問。谷神不死。是謂玄牝。曰。谷虛。谷中有神。受聲所以能響。受物所以生物。采真集作復之證。

則為芻狗。消息之機。則為橐籥。生化之原。則為谷神。又谷神之能虛能應。是生生化化之原也。無應則無生。無虛則無化。有生有化。故橐籥受之以為噓吸。而芻狗隨之。以為新陳。沈明遠寓簡夫天谷者。泥丸者也。泥丸之神。是曰谷神。谷神主以天真之氣為體。黃氏日抄。谷神不死。是謂玄牝。谷云虛也。聲達焉。則響應之。乃神化之自然也。玄妙也。牝是有所受而能生物者也。至妙之理。有生之意焉。上陽子外鼎者。亦名谷神。亦名神器。亦名玄關。**喪妻傷神**。韻府群玉。魏荀粲妻亡。不哭而傷神。歲餘亦卒。**典選傷神**。王融。新對唐書曰。陸元方素清慎。武后時。再執政。每進退群臣。后必先訪問。外祕莫知。臨終曰。吾當壽。但領選久。耗傷吾神。**久飲傷**

神。山居備用。久飲酒者。腐腸。爛胃。潰髓。蒸筋。傷神。損壽。**多笑傷神**。山居備用。多笑傷神。**陽民**

神。古三墳書。陽民神。神。變萬物。陽之民也。**獨立守神**。黃帝素問。黃帝曰。余聞上握陰陽。呼吸精氣。獨立守神。肌肉若一。故能壽蔽天地。無有終時。**天地守神**。鬼谷子。聖人者。天

抵。則深隱而待時。有可抵。則為之謀。此道可以上合。可以檢下。能因能趨。為天地守神。註曰。言能因循此道。則大賢之位可居。故能為天地守其神。

塗卻守神。莊子大運篇。其聲能短能長。能柔能剛。變化齊一。不主天常。在谷滿谷。在阮滿阮。塗卻守神。以物為

無耳守神。酉陽雜俎。鼈無耳。為守神。**不如守神**。觀文經。人之守身。不如守神。

心藏神。黃帝素問。岐伯曰。夫心藏神。肺藏氣。肝藏血。脾藏肉。腎藏志。

無言而神。文子續義。老子曰。人無為而治。有為也。即傷。無為而治者。為無為。為者不能無為也。不能無為者。不能有為也。人無言而神。有言也。即傷。無言而神者。載無。無言則傷。有神之神也。淮南鴻烈解。說山訓。人無言而神。無言者。道不言也。道能化。故神也。有言者。則傷。道不貴言。故言有傷。無言而神者。載無。道貴

無言。能致於神。戰行也。常行其無言也。有言則傷。**任智自神**。羅泌。其神之神者。道賤有言。而多有言。故自傷其神。

可以役神。關尹子七釜篇。有誦呪者。有事神。路史後紀。共工。跛。狠明德。任智自神。可以役神。者。有墨字者。有變指者。皆以役神。

御氣變化萬物。惟不誠之人。難於自信而易於信物。故假此為之。苟知為誠。有不待彼而然者。明則神。管子心術

宣。宣則靜矣。靜則精。精則獨立矣。獨則明。明則神矣。神者至貴也。故館不辟除。則貴人不舍焉。乘璚則神。管子

篇。凡用兵者。堅攻則朝。乘璚則神。攻堅則璚者。堅。乘璚則堅者。璚。故堅其堅者。璚其璚者。不知其神。陰符經

神。而所神也。神之又神。莊子天地篇。視乎冥冥。聽乎無聲。冥冥之中。獨見曉焉。無聲之中。獨聞和焉。故深之又深。

而能物焉。神之體性抱神。莊子天地篇。夫明白入素。無為復朴。又神。而能精焉。體性抱神。以遊世俗之間者。汝將固

驚。解心釋神。莊子大同乎溟滓。解心釋神。莫然無魂。喪神。鬼谷子陰符篇。志不養則心氣不固。

心氣不固。則思慮不達。思慮不達。則志意不實。志意不實。則應對不猛。應對不猛。則失志。而心氣虛。志失而心氣虛。則喪其神矣。用神

靜。靜則少費。少費之謂嗇。嗇之謂術也。生於道理。夫能嗇也。是從於道而

服於理者也。誠信生神。荀子誠信生神。神。吟誕生惑。七返生神。龍文經。火

生。積陽生神。黃庭經。積陽生神。上以麗乎天者。星與辰。火中生神。龍文經。恍恍惚惚。

惚。火中生神。焦心勞神。西漢補遺。朱買臣難公。孫弘辭曰。陛下為萬民父母。守先帝基業。其體甚大。其憂甚深。非

若小夫細人。愛惜銖兩。保守筐篋。裘冬絺夏。食甘飽肥。唯一身也。所為焦心勞神。以天下也。受命合神。太平廣記

上元夫人語。漢武帝曰。阿母。今以瓊笈妙韞。發紫臺之文。賜汝八會之書。五岳真形。可謂至珍且貴。上帝之玄觀矣。子自非受命合神。弗見此文矣。

鍊靈合神。雲笈七籤。鍊靈合於至神。鍊神合於至道。體國在尊神。春秋演繁

露。立元神篇。體國之道。在於尊神。尊者所以奉其政也。神者所以就其化也。故不尊不畏。不神不化。夫欲為尊者。在於任賢。欲為神者。在於同心。賢

者備股肱。則君尊嚴而國安。同心相乘。則變化若神。莫見其所為。而功德成。是謂尊神也。棲神。茅君傳。九錫文曰。茅君棲神高眇。

以神補神

會真記以神補神神無不足故神往而命悠久也

鍊神

虛皇經鍊神合道體入自然

煉氣成神

傳道集煉還丹之道煉形成神而脫胎如蛻

虛心待神

真

虛心待神

虛已竦神

漢雋禮樂志虛已竦神師古曰竦敬也

豪俊有風

神

北史渤海高翼豪俊有風神孝昌末葛榮作亂朝廷以其為山東豪右即家拜渤海太守翼率合境徙居河濟間魏朝置東興州以翼為刺史終能保境自守

風神瑩徹

晉書列傳謝安年四歲時譙郡桓彝見而歎曰此兒風神瑩徹後當不減王東海

風神高邁

晉書裴楷傳楷風神高邁容儀俊爽博涉群書持精理義

風神外偉

北

魏清河王懌幼而敏慧美姿貌孝文愛之彭城王勰甚器異之並曰此兒風神外偉黃中內潤若天假之年則為二南矣

內修形

神

抱朴子內篇微旨卷所為術者內修形神使延年愈疾外攘邪惡使禍害不干

澄心神

法苑珠林酒肉篇云肉是

斷大慈之種大聖知其殺因所以去腥臊淨身口噉蔬菜澄心神招慈善感延年

玉簫和我神

真詰玉簫

和我神金醴解我憂

有遠體無遠神

晉書簡文帝初封會稽王神識恬暢而無濟世大略故謝安稱

為惠帝之流但清言差勝耳沙門支遁嘗見之曰有遠體而無遠神謝靈運即其行事以為報獻之輩

體合機神

晉二俊集大司馬陸公誅昭德伊何克俊克仁德周能事體合機神

時似是神

世說新語桓豹奴

混字奉正外甥形似其舅桓甚諱之宣武云不恒相似時似耳恒似是形時似是神桓逾不說

耗思殫神

唐書

博傳彥博遷尚書右僕射性周慎既掌機務進見必陳政事利害及卒帝歎曰彥博以憂國耗思殫神恨不許少閑以究其壽

用和

安神

東谷所見劉禹錫鑒醫篇善哉醫乎用毒以攻疹用和以安神

簡潔安神

翻譯名義

域人年六百歲不衰唐代宗從之求留年陀曰陛下欲長年由簡潔安神神安則壽永簡欲則身安術斯已往貧道所不知也

心以

繫神

唐歐陽詹集曲江池記。若人斯生。支體具矣。有心以繫其神焉。

存思見神

唐張籍集。不食姑詩。

護氣常希語。存思自見神。

養氣全神

張師正括異志。張白字虛白。自號白雲子。清河人。性沉靜。博學能文。兩舉進士。

不第。會親喪。乃泣而自謂曰。祿以養親。今親不逮。干祿何為。遂辟穀不食。養氣全神為事。道家之書。無不研讀。開寶中為道士。適武陵。寓龍興觀。每遇風雪苦寒。則必破水深入。安坐水中。水日方出。衣襦沾濕。氣如蒸炊。指顧之間。悉已乾燥。後嘗飲崔氏酒肆。崔未嘗計其真。家人每云。此道士來。則酒客輻湊。嘗題其壁云。武陵溪畔崔家酒。地上應無天上。有南來道士飲一斗。卧在白雲深洞口。自是活者尤倍。

閑欲靜

神

困學紀聞。谷神一章。養生者宗焉。春秋繁露。謂養生之大者在愛氣。閑欲以平意。平意以靜神。靜神以養氣。古之道士有言曰。將欲無陵。

固守一德。此言神無形。則氣多內充。董子亦有得於此也。陰謀曰神。鬼谷子主事日成。而人。不畏也。聖人謀之於陰。故曰神。成之於陽。故曰明。

得法契神

華嚴懸談。既語默視瞬皆說。則見聞覺知盡聽。苟能。

得法契神。何必要因言說。

慧解開神

梁高僧傳。慧解開神。則道兼萬億。通感適化。則強暴以綏。

殿名

怡神

宋編年備要。怡神。疑神。皆殿名。在燕頤殿兩旁。

見易知神

張子正蒙。知神而後能饗帝饗親。見。

易而後能知神。是故不聞性與天道。而能制禮作樂者。未矣。

物無踰神

張子正蒙。地物也。天。神也。物無踰神之理。

顧有地斯有天。若其配然爾。

有形無神

尚意譬喻論。策假不如真章。如偶人焉。有其形而無其神。

安心

神

汝川子隨時錄。三月草木榮茂。風氣俱毒。切宜慎戒。以安心神。

陽神陰神

百川學海儲泳。祛疑錄。有客舉。

倩女離魂話。因及張紫陽與雪竇禪師入定事。謂雪竇以禪定成。至陰之爽。故不能持物而還。紫陽以金丹疑至陽之神。故能持果而返。此事之有無。不必深辨。大槩先輩以此別性宗。與形神俱妙之功用不同耳。因語客曰。陽神能運物。陰神不能運。固也。今山魃物精。邪鬼而已。飛瓦走石。運致寶貨。瞬息千里。謂之陽神可乎。客不能對。後世以此問探蹟窮神。人莫得其說。嗚呼。知此說者。其知性命之所以不同也。

探蹟窮神

宋薛季宣浪語集漢宣室銘惟時孝文禮祠天地肅肅皇皇以神合

神道書黃雷淵曰符者陰陽契合之具也惟天下至誠者能用之誠首

萬物之神守胎寶神老君實錄老君既誕虛心待神雲笈

脩真經告曰虚心待神營攝百絕栖澄至真一故神朱子語類橫

當使憂慮靡于於玄宅哀念莫撓於玄津譬之人身四體皆一物故觸之而無不覺不待心使至

此而後覺也此所謂感而遂通不行而至不疾而速也聚精會神

宋范石湖大全集謝改官啓聚精會神方圖國家之多難振景拔跡樂育

天下之英才錢塘韋驥集謝解啓察廉進善天下無沉棄之人聚精會神

穀中皆豪雋之黨感神生魁羅泌路史帝魁紀帝魁氏大馮氏百神

受職子華子夫黃帝之治天下也其精微之感蕩上浮而下沉神

故為百福之宗為百福之所宗則是百神受職於庭也

不歆非類左傳僖公十年晉侯改葬共太子狐突適下國遇太

將以晉昇秦秦將祀余對曰臣聞之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注凡祭祀

必以其類非其族類則神不歆享其祭祀君祀無乃珍乎國朝存心錄漢

董仲舒春秋繁露載有一人家用祝降神祭畢語人曰適所見甚恠有一

官員公裳盛服欲進而躊躇不敢進有一鬼蓬頭袂袒手提屠刀勇而前

歆其祭是何神也主人不曉其由有長老說其家舊日無嗣乃取異姓屠

家之子為嗣即今主祭者所以只感召他屠家父祖來其繼立本家之祖

先非其氣類自無交接感通之理矣此可見鬼神不歆非類之祀

民神不雜國語昭王問於觀射父曰周書所謂

重黎實使天地不通者何也若無然民將能登天乎對曰非此之謂也古

者民神不雜民之精爽不携貳者而又能齋肅衷正其知能上下比義其

聖能光遠宣朗其明能光照之其聰能聽徹之如是則明神降之在男曰

覲在女曰巫是使制神之處位次主而為之牲器時服而後使先聖之後

之有光烈而能知山川之號高祖之主宗廟之事昭穆之世齋敬之勤禮

節之宜威儀之則容貌之崇忠信之質禋絜之服而敬恭神明者以為之

節之宜威儀之則容貌之崇忠信之質禋絜之服而敬恭神明者以為之

節之宜威儀之則容貌之崇忠信之質禋絜之服而敬恭神明者以為之

節之宜威儀之則容貌之崇忠信之質禋絜之服而敬恭神明者以為之

節之宜威儀之則容貌之崇忠信之質禋絜之服而敬恭神明者以為之

祝使名姓之後能知四時之牲。犧牲之物。玉帛之類。采服之儀。彝器之量。次主之度。屏攝之位。壇場之所。上下之神。氏姓之書。而心率舊典者為之宗。於是乎有天地神民類物之官。謂之五官。各司其序。不相亂也。

神墨靈式

經子法語大玄經神墨靈式戴神墨

復靈式注墨式皆法也神靈尊之也

神所立

古史楚世家初楚共王有子五人無適立乃大有事於群望而埋璧於庭曰當

璧而拜者神所立也。使五人齋而入拜。康王跨之。靈王肘加馬。子干子哲皆遠之。平王幼抱而入。再拜皆壓紐。闔韋龜知之。故使其子成然事焉。康

王既以長立。至子不終。靈王暴虐不得其死。子干子哲皆以無援不立。而平王出君陳蔡。國人附焉。卒有楚國。如神之命。

神靈

乾鑿度甲

乙丙丁戊己庚申壬癸各居。應其國中。以動靜逆順。此天地神靈佐助之期。吉凶之應。

神光照室

記室新書神光

照室之辰。注晉中宗元皇帝生於濟陽有神光照室後魏文帝生於平城神光照室

三神降地

記室新書三神降地

萬歲稱池。注趙簡子折祀三神於此地

宋興神現

錦繡萬花谷江南李後主時大宋將興忽見州城上有神

現。頭如車輪。額上有珠光燦若日月。軍民皆省。數日而沒。今天王樓是也。

張世寧神降

曾慥類說大原府助

教張世寧。暴疾將終。吟曰。翠羽旌幢。仙子家。紫霞樓殿。玉皇家。人間風物易分散。回首武陵空落花。既卒。神降其妹曰。我籍係上天第十八洞玉仙

人也。因會宴瑤池。考視塵中地仙功行簿。聞人間麴蘖香。徘徊不進。遂犯後至之罰。西王母啓其事。為我有人世酒分。宜謫償之。寓迹浮生。今還本

籍。因歌曰。休休休。偷得休時便好休。歡喜冤家無徹頭。

神弗福

國語長勺之役曹劌問所以戰於莊公公曰余不愛衣食

於民。不愛牲玉於神。對曰。夫惠本而後民歸之。志民亂而後神降之。福今將惠以小賜。祀以獨恭。小賜不咸。民弗歸也。獨恭不優。神弗福也。

不食神飯

趙璘目話錄余幼曾居山多疾親友受命授道錄師之戒約不得入神祠食神飯受巫覡之餉唯公事家

祭則聽依禮。及長從官。凡此有不可不為者。或有一皆禁絕。既妨於事。且為不知者所嗤。余則臨事酌之。所謂祠者。若五嶽四海四鎮四瀆名山大

川。古之聖帝明王。所在先賢。有益於人。有裨於教者。安得鬼神待之。且居士人之位。奉公之事。自當致敬。安得輒廢。若妖神淫祀。無名而設。苟有職

者固當遠之。雖嶽海鎮瀆。名山大川。帝王先賢。不當所立之處。不在典籍。則淫祀也。昔之為人生無功德可稱。死無節行可獎。則淫祀也。當斧之火。以示愚俗。又何謂而祀之哉。神飯在禮。宜拜受。其他則以巫覡之餉。可揮而去也。為吏宜鑒之。**神武不殺**易繫辭

辭。古之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者夫。注曰。神武不殺。得其理而不假其物之謂。**窮神知化**易繫辭。窮神知化。德之盛也。

注曰。窮神知化。乃德威仁熟而自致耳。**生而神靈**史記五帝本紀。帝嚳高辛者。黃帝之曾孫也。高辛父曰蟜極。蟜

極父曰玄囂。玄囂父曰黃帝。自玄囂與蟜極皆不得在位。至高辛即帝位。高辛於顓頊為族子。高辛生而神靈。自言其名。普施利物。不於其身。聰以

知遠。明以察微。順天之義。知民之急。仁而威。惠而信。脩身而天下服。**神將入舍**管子心術上。與人

其欲。神將入舍。掃除不潔。神乃留處。**神莫知其極**管子心術上。形不正者。德不

德。萬物畢得。翼然自來。神莫知其極。**神氣動天**文子續義。老子不出戶。知天下。不

此言精誠發於內。神氣動於天也。**醉者神全**莊子達生篇。夫醉者之墜車。雖疾

其神全也。乘亦不知也。墜亦不知也。死生驚懼。不入乎其胸中。是故運物

而不懼。彼得全於酒。而猶若是。而况得全於天乎。聖人藏於天。故莫之能

傷也。攻離者。不折鉞干。雖有伎心者。不怨甄瓦。是以天下平均。故無戰攻之亂。無殺戮之刑。由此道也。**其神無郤**

莊子達生篇。壹其性。養其氣。合其德。以通乎物之所造。夫若是者。其天守全。其神無郤。物莫自入焉。**思神守一**抱朴子內篇。至理。今導引行氣。還精補腦。食飲有度。興居有節。將服藥物。思神守一。柱天禁戒。帶佩符印。傷生之徒。一切遠之。如此。則通可以免。

形者神之宅抱朴子內篇。至理。夫有目無而生焉。形須器

神而立焉。有者無之宮也。形者神之宅也。**神馳宇宙**抱朴子內篇。論

之重貴。治鞅掌之政務。思勞於萬幾。神馳於宇宙。一介失所。則王道為虧。百姓有過。則謂之在予。**神氣雄俊**唐舊

書昭宗紀。文德元年。帝即位時年二十二。三月己丑。見群臣。始親政。帝攻書好文。尤重儒術。神氣雄俊。有會昌之遺風。神解

世說新語。荀勗善解音聲。時論謂之闇解。遂調律呂正雅。每至正會。殿庭作樂。自調宮商。無不諧韻。阮咸妙賞。時謂神解。身勞

神散 抱朴子內篇至理。身勞則神散。氣竭則命終。 神報天子在門 卓異志按南史

孔靖。會稽山陰人。武帝潛龍時。東征孫恩。屢至會稽。過孔靖宅。靖晝卧。有神人衣服非常。謂之曰。天子在門。而失足遽出。見帝延入。結交執手曰。卿

後當大貴。於是善意禮接。膳給甚厚。空中神語 通鑑綱目唐玄宗天寶四載。春正月。帝聞空中神語。上謂宰相曰。朕

於宮中為壇。為百姓祈福。自草黃素置案上。俄飛升天。聞空中語云。聖壽延長。又煉藥成。置壇上。及夜欲收。又聞空中語云。藥未須收。此自守護。群

臣表賀。范氏曰。明皇假於在神。以問天下。言之不忤。而居之不疑。何以使其臣下不為欺乎。是率天下而欺已也。神投書

道鑑綱目宋文帝元嘉十二年。涼有神投書于敦煌東門。有父老投書于敦煌東門。求之不獲。書曰。涼王三十年若七年。涼王牧健以問奉常張慎

慎對曰。昔號之將亡。神降于羊。願陛下崇德備政。以享三十年之祚。若蓋于遊田。荒于酒色。臣恐七年將有大變。牧健不悅。偷神

法 溫革瑣碎錄郭璞偷神法。六十日內。丙辰丁巳戊午己未庚申辛酉。謂之八方俱白。凡有動作等事。皆無妨礙。 命神

守丹鑪 仙傳廖冲字清虛。謂公安二神曰。吾居彬陽作丹。可為吾守鑪。它日丹就。汝亦有分。丹成。乘風雲冥晦而昇。

神人入夢 龍虎山志三十九代天師太玄公嘗假寐。夢神人飛空而至曰。余自華蓋山來。願見容也。遂生冲虛天師。

神人應夢 仙傳世祖皇帝嘗駐蹕日月山。昭睿順聖皇后久疾不瘥。遣使召宗師張留孫于上都。比至。即試以法。后

夢神人絳衣長髯。甲士導朱輦白獸行草間。明日召問。乃啓曰。甲士導獸輦。臣所奉法籙吏也。草間者。春時也。殿下之疾。及春安矣。已而果然。乃詔

以神象進。后閱之。如夢所見。指長髯絳衣神問之曰。漢天師也。乃言於上。命賜嗣漢天師號。上從之。給餉奉親三品秩。乃子賜嗣漢天師。號曰上卿。

保固神氣 仙傳金母元君一號西王母。謂漢武帝曰。若能呼吸御精。保固神氣。精不耗。則永久。氣長存。則不死。不用

藥石之費。又無營索之勞。取之於身。爾百姓日用不知。此故為上品自然之要也。且夫一人之身。天付之以神。地付之以形。道付之以氣。氣存則生。氣去則死。萬物草木。亦皆知之。身以道為本。豈可不養神固氣。全爾形也。形神俱全。上聖所貴。形滅神逝。豈不痛哉。一失此身。萬劫難復。子宜保馬。我之所言。乃我師元始天王所授之辭。即勅玉女李慶孫。出書以付於帝。曰。汝善脩之馬。**通神變化** 仙傳漢祖天師

張氏嘗入陽平山。精思服鍊。能飛行遠聽。得分形散影之妙。通神變化。坐在立亡。每泛舟池中。誦經堂上。隱几對杖。黎行臨。一時並赴。人皆莫測其靈異也。

神遊異境 仙傳林靈素嘗與宋徽宗皇帝飛神遊青華宮。上遊月府福地洞天。靡所不到也。 **神**

全合天 莊子刻意篇。夫有干越之劍者。押而藏之不用也。寶之至也。精神四達。並流無所不極。上際於天。下蟠於地。化育萬

物。不可為象。其名為同帝。純素之道。唯神是守。守而勿失。與神為一。一之精通。合于天倫。 **神勞則敗** 莊子達生篇。東

望稷以御見莊公。進退中繩。左右旋中規。莊公以為文弗過也。使之鉤百而返。頽合遇之。入見曰。稷之馬將敗。公密而不應。少馬果敗而反。公曰。子

何以知之。曰。其馬力竭矣。而猶求焉。故曰敗。 **神智** 文子守清篇。神者。智之淵也。神清即智。乃智者心之府也。智公即心平。

神歸 赤文洞古經云。有動之。動出於不動。有為之。為出於無為。無為則神歸。神歸則萬物云寂。



2950-2951.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九百五十

九真

神

詩文

宋虞儔尊白堂集 某神父母加封制 朕惟某神之廟 揭虔妥靈 司境內水旱之柄 凡有禱輒應 封爵所盼 不敢違其父母 蓋終

慶羨祥有自来也 某神加封制 朕惟今歲之旱 嘗詔郡國各禱于境

內之神 厥既應答如響 歲事以之不害于成 有司以告 封爵所宜加也 朕

不敢靳許 應龍東澗集 候官縣正惠二位神封侯制 勅某神 祭法曰 能禦

大菑則祀之 能捍大患則祀之 矧廟食已久 惠利及民 可不載加 褒封以

示崇報之意 爾神像設維舊 威靈並昭 護境庇民 厥績甚茂 禱晴求雨 有

感必通 俱錫侯封 用答神貺 尚賴幽冥之相 永臻安靜之休 候官縣正

惠二位神妻封制 勅某神 血食肇於有唐 廟額賜於昭代 暨乎近歲 肝蠶

彌彰 朕既嘉爾侯有庇民之功 復眷厥配有贊成之美 爰稽故實 併錫徽

稱 尚服寵榮 益殫順助 歐陽公集 為將來裕享禮畢 奏謝內中福寧殿 并

景靈宮等處諸神表 六月二十五日 伏以 清廟有嚴 仲冬正序 乃先時祭

躬講禮文。賴真靈之集休。俾容典之咸舉。仰膺佳貺。彌勵丹衷。胡忠簡公
奏議代福帥張丞相奏乞加封鱈溪神狀。辛酉。右臣竊見本州有鱈溪神。
庇賴一方。自臣為州。水旱有禱。無不響答。年穀屢登。枹鼓稀鳴。職神之惠。
而褒崇未稱。臣不敢嘿。案閩中記。鱈發迹於漢。至唐而顯。正元以後。爵號
益加。由龍驤侯五封為潤德靈感王。國朝熙寧八年。特封沖濟廣應。綸言
具在。自是迄今。縣數十年。未有加命。欲望聖明。特降睿旨。檢會前後封爵。
更增顯號。以侈神貺。而福此邦之民。不勝幸甚。臣無任僭越惶懼之至。謹
錄奏聞。伏候勅旨。廖剛高峯集乞禁奉邪神劄子。臣訪聞宣州涇縣六十
里內。地名周公坑。有女巫奉邪神。名丁先生。不知所起之因。一二年來。邪
道甚盛。一方之人。為所誑誘。焚香施財。略無虛日。去歲有姓李人。經提刑
司陳告。雖曾行下本縣。毀圻廟宇。而其徒利於所得。更倡神恠之事。群起
占護。縣亦無如之何。即目鄰比鄉村。往往食菜。結為邪黨。近因早暵。輒以
祈雨為名。聚集不逞之徒。率數百為群。持棒鳴鑼。遍行村落。穿歷市井。至
於鄰境州縣。亦有相應和而來者。竊恐小人無故群聚。別致生事。欲乞行
下本州。取為首者痛治之。若罪不至死。亦須編置他州。以解愚民之感。消
亂於未萌也。華鎮雲溪居士集事神論。德業不修。法度廢缺。文章散逸。

綱紀不振。惟鬼神之事。僥倖福祐者。其風巫。躬桑為衣。力耕為食。乘時分
利。以身為職。不知報本。迺始迎祈之理者。其風野。至固不足以經世。而失
之野者。亦未可以為得。記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鬼神之功。與禮樂
相似。幽明之道。不可誣也。故昔之人。雖曰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神明之
事。未嘗不敬。洪範八政。王者之道也。三曰祀。文種九術。霸國之權也。一曰
尊天事鬼。祝鮀治宗廟。而無道之衛。可以存。孔子之所言也。犧牲既成。粢
盛既潔。祭祀以時。然而旱乾水溢。則變置社稷。孟子之所述也。二子。古之
聖人也。其道全。其術正。其言不溺於巫祝。而記述若此。則鬼神之事。不可
非。嚴奉之道。不可忽已。故古者天子諸侯。躬耕藉田。以為粢盛。王后夫人。
親蠶。公桑。以為祭服。事天地神祇。社稷宗廟。必誠必敬。無所不至。仁義之
盡。至於貓虎。迎而祭之。以報其功。而况天地社稷山川鬼神。有功之大者
乎。當是時也。陰陽和。風雨時。五穀熟。草木茂。疾疢不作。而無災害者。非惟
淳德孔明。民氣和樂之所召。抑亦不失神明之心。而陰有相焉。禮。天子祭
天地。諸侯祭社稷。社者。土地之主。稷者。農食之先。無土則食無自而生。無
食則民無自而養。民。國之本也。食。民之天也。土。食之母也。重民故重食。重食
故嚴社稷。故天子有太社。王社。諸侯有國社。侯社。大夫以下至於庶人。有

置社。今自京師。達于郡邑。莫不有社稷。春秋奉事。著在甲令。嚴矣。太社壇。壝牲牲。幣帛器皿。朝廷誠敬精潔。所以交神明之道。固無愧於古之人。郡邑之下。殆或不然。壇墀所在。垣牆不周。扁鐻不設。平日則登踐穢瀆。無所不至。事至則剗草設席。跪起而奉之。犧牲粢盛。幣帛器皿。類不如法。君子不加意。小人不知敬禮。未及成人。已紛錯誼。汗肩慢瀆。于明神。神而無知。尚非所以示衆。如其有知。不怒不譴。不爲禍災。斯幸矣。以是奉之。而望其報。不亦難乎。今陰陽未和。水旱爲沴。貨食不阜。人罹孔瘡。殆非盡出於德澤之未純。或交神明之道。有不備者。弗可弗思也。**梅間講說**。余申伯元父論原道書院祖憲堂左右神位次。有客過余。問曰。原道書院何。皞堂山長於祖憲堂。列古聖賢傳道神位。尚左而不尚右。畢竟於禮如何。余言此禮不明久矣。何則。尚左。無足恠也。一昨或以何之說示余。翻謂言尚右者爲非。欲不辨析。禮終不明。庸逐一答之。皞堂曰。聖人南面而立。左東方木位。陽也。右西方金位。陰也。左陽爲乾。天道也。右陰爲坤。地道也。天尊而地卑。陽左而陰右。此聖人參天地以立道也。愚曰。五行固是一陰陽。而左右何必以木位金位。論木與金孰尊乎。孰卑乎。東西固可分陰陽。而何故以東方之陽爲乾。爲天。以西方之陰爲坤。爲地。夫坤位乎西南者也。固不可專

以西方金位爲坤。謂爲賓之位。若乾位乎西北者也。安可以東方木位爲乾。謂爲主之位乎。且以記禮鄉飲酒賓主之位。論西南之坤。乃介輔賓之位。西北之乾。正是賓位。非主位也。如必以主左爲乾。爲天。而以尊主。以賓右爲坤。爲地。而以卑賓。不惟差了乾坤方位。抑恐失了賓主尊卑。况記禮曰。賓主。象天地也。立賓以象天。立主以象地。夫記禮者。非無見以賓爲象天。以主爲象地也。西北乃乾之位。立賓於此。故曰象天。以賓爲象天。尊之也。以主爲象地。自卑也。亦非徒尊賓也。賓居五禮之一。禮之於賓主。重事也。禮也者。敬而已矣。以象天尊賓。而以象地卑主。此敬也。實禮也。所以古人。不曰主賓。而曰賓主。蓋寓夫尊卑輕重之意。今必外記禮之說。反使主人。以天自尊。而以地卑賓。敬何在。禮亦何在耶。記禮又曰。主人者尊賓。故坐賓於西北。而坐介於西南。以輔賓。賓者。接人以義者也。故坐於西北。主人者。接人以仁。以德厚者也。故坐於東南。而坐僕於東北。以輔主人也。西北西南。皆是居右。東南東北。皆是居左。其所以分賓主於東西左右者。本文固已言之。曰。天地嚴凝之氣。始於西南。盛於西北。此天地之尊嚴氣也。義氣也。天地溫厚之氣。始於東北。盛於東南。此天地之盛德氣也。仁氣也。惟西有尊嚴之義。故主尊賓。以坐於西。惟東有盛德之仁。故主不自尊。而

坐於東。詳味此旨。東尊耶。西尊耶。蟬堂曰。記禮所謂主入門而右。客入門而左。乃並行而入。不越乎主左而客右也。至於主就東階。客就西階。則位定矣。客若降等。如大夫為主。士為客。則不敢坐當正賓之位。將就主人而待坐焉。主人固辭。然後敢就賓階。非為右尊而左卑也。觀前數句。雖有背經之意。然分析不去。故後一句含糊結之。曰。非為右尊而左卑也。愚曰。大凡說經。在明經旨。今據其說。記禮之言。非為右尊左卑。則是反以左為尊。右為卑矣。敢問。右既為卑。客因何不就西階。豈客惡主人卑已。故不就西耶。况是降等之客。豈亦敢爭長耶。左既為尊。主人因何辭客之就東階。豈主人自尊卑人。不容客之就東。故辭之耶。况辭至於固辭。豈略無禮賓之意耶。禮經本旨。恐不其然。請按經旨明之。夫客之所以不敢就西階者。禮也。西為尊嚴之位。而已又降等。則何敢分庭抗禮。遽當正賓之位。主人所以辭客之就東階者。亦禮也。主人仁厚。既尊賓於西。則豈敢聽其謙退。隨主人而東上。兼以客雖降等。然非臣焉。所以主人固辭之後。客復就西上。也。卑左尊右之意。本自分曉。安可含糊其說。為此說者。只緣後世習矣。不察。但見主就東階。賓就西階。將謂左為尊於右。殊不知古人所以分主賓於左右者。非自尊也。實尊賓也。非重左也。實重右也。且如朝廷。臣見君之

禮。宰相與百官皆由東階升降。不敢由西階。亦恐有如賓主匹敵嫌疑。故不敢就西升降。惟就東也。江西羅氏論此事。備言西之為尊。且舉班孟堅西都賦云。左城右平。左東也。東則為城。若世所謂澁道。乃群臣所由升降之階也。右西也。西則為平。不為城。此與記禮客不敢就西階相類。其說儘明。世俗冥迷。雖儒者不省。而居今反古。舍經任意。必以左為尊於右。此則鑿糟鄙俚之叔孫通矣。記禮之言。其可刊乎。蟬堂又曰。三代所共由。百世不容議者。太廟東向。左為昭。右為穆。穆豈尊於昭乎。愚曰。此說若是而非。胡不考之。朱子之言。其曰。宗廟之制。但以左右為昭穆。不以昭穆為尊卑。旨哉斯言。且如周制。文王之廟。自始祔為穆。故武王稱文王為穆考。武王之廟。自始祔為昭。故成王稱武王為昭考。至懿王立文世室於三穆之上。孝王立武世室於三昭之上。若專以昭尊穆卑為說。則文王為卑。武王為尊矣。而可乎。今必謂穆豈尊於昭。其說恐礙。朱子語錄又言。古人廟堂。正室西南隅為尊。尊者居之。神主在焉。以與之尊。居西南隅。則又不可以西為卑。東為尊也。愚究觀蟬堂之所以執說者。無他。祇是以老子吉事尚左。凶事尚右之說為張本。夫老子此說。見於佳兵章。先之曰。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此不過以左為陽主生。故居貴左。右為陰司殺。故兵貴右。又兵之

凶。欲以喪之凶處之。故繼之曰凶事尚右。既曰凶事尚右。故必曰吉事尚左。如是而已。但所謂凶之尚右。猶有少義。而謂吉之尚左。則意義謂何。正不妨言吉之亦尚右可也。至言偏將軍處左。上將軍處右。則左右之卑尊輕重似亦未嘗不明也。皞堂既執老子吉禮尚左之說。又附益之曰。是故軍禮喪禮則尚右。吉禮嘉禮賓禮則尚左。且謂亦必有道矣。不知道惡在。據說吉禮尚左。人已未喻。且愚攷周禮大宗伯所言吉禮自禋祀以下。至祠禴嘗烝。凡十有二。皆祭禮也。祭為吉禮而尚左。則所謂神道尚右者非耶。皞堂今又以賓禮尚左。則東西階之尊卑易矣。主惟自尊而尊不必在。賓邪。又以嘉禮尚左。則醮冠位之尊卑廢矣。冠惟就阼而醮不必在。客位抑所謂人道尚右者非耶。此乃皞堂附和老子所未嘗言者。失言甚矣。不特此也。又舉記禮夫子拱而尚右。有妙之喪。且謂此為凶禮尚右。則吉禮尚左明矣。抑不知吉凶雖有異禮。左右初無異尚。拱之與袵。同此禮也。則亦同此尚也。豈以吉凶分左右哉。皞堂既知衣之右袵。左周乎外。與拱同義。則是袵當右也。拱亦當右也。此常也。非變也。謂拱果為當尚左乎。如以拱為當左拱。則袵亦當為左袵乎。愚每讀記禮。多所服膺。至於此反覆沈潛。未嘗不廢書而歎。作而曰。是非夫子之言也。記禮雖是記聖賢言語。不

可不信。然其雜出漢儒之手。先儒亦間有疑處。此所謂拱之尚左。直是後人循襲老子之說。假托其事於夫子。昧者信之。達者辯焉。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世有識者。必以愚之言然。夫愚亦非主尚右之說。求異於皞堂也。自少竊疑近世尚左之習。因歷攷禮經。然後知右為前。左為後。右為順。左為逆。右之果尊而左之果卑也。左右卑尊。誰以易之。况又地道尚右。人道亦尚右。鬼神之道皆尚右。漢史武帝作左官之律。音義曰。人道尚右。舍天子仕諸侯為左官。左者僻也。史以左為僻。是亦以右為正矣。文公家禮祠堂圖。設四龕奉先世神主。以西為上。以東為次。或問如何。以西為上。文公舉溫公書儀曰。所以西上者。神道尚右也。此非以右為尊乎。又冠禮圖。釋記禮冠於阼。醮於客位之義。曰。冠者筵于東序少北。此即冠義冠於阼以著代者也。少北者。主人位在東序端。辟主人也。又筵于堂少西。堂西乃賓客之位。此即冠義醮於客位。加有成者也。蓋於嫡子成而尊之也。若眾子則就於冠位。醮成而不尊也。夫成而尊者為嫡子。則醮於客位。成而不尊者為眾子。則就醮於阼階。右之尊於左無疑矣。末又舉賈疏云。必以西為客位。地道尊右故也。此亦非以右為尊乎。如欲以左為尊。敢更問前代。以右文名殿。昔賢以無出其右論人。此之謂右尊耶。卑耶。夫謂之右文者。

尚文也。如武王修文偃武之類是也。謂之出其右者。尚其人也。如蘭相如位在廉頗右之類是也。此又非以右為尊乎。春秋左氏傳。楚子伐隨。隨侯禦之。望楚師。季梁曰。楚人上左。君必左。釋者曰。楚夷也。夷俗尚左。如左社之類是也。今以衣冠禮樂之國立祠堂以奉古聖賢。傳道神位。乃尚左不尚右。獨何耶。况又異端之非正者。曰左道。官職之降授者。曰左遷。為謀之非是者。曰左計。此即漢史音義所謂左者僻也。今可以聖賢為左道乎。亦可以左遷之乎。其為謀也。可謂左計矣。皦堂揭示之文。終曰。學禮。大學之道。我輩不容不講究其真是。學院諸丈有學有識。幸相與訂之。曰左曰右。何說為是。何說為非。何說為真。何說為偽。或有傳會皦堂言左凶右之說者。曰尚書傳所釋大輅在賓階面。綴輅在阼階面。先賓後阼。正是凶事尚右之義。愚曰。如此釋經已非矣。讀經者不當援引其說而非者。又非也。夫大輅為玉輅。非天子不得乘。故陳於右。綴輅為金輅。間或以錫同姓。故陳於左。分明是金經於玉。賓重於阼。陳輅之禮合索如此。豈可妄以凶事尚右為說。况此說亦於經旨未明。本經自秋設黼衣以下。乃是陳新君儀物。此時更未成服。君臣猶皆吉服也。至後篇釋冕反喪。才是凶事。不當便以陳輅為凶。而遷就其說。謂此為凶尚右。其說之非一也。又或引書傳釋王

麻冕黼裳。由賓階。階一節。謂康王猶以子道自居。不敢自為主也。據所說直是一賓階輕。阼陌重矣。愚竊以為未然。夫古人以西為尊。故康王由賓階。階。若謂王之升賓階。猶以子道自居。則太保上宗之升阼階。豈以父道自居乎。若謂王不敢自為主。則太保上宗敢為主乎。其說之非二也。或并引書傳太保承介圭。上宗奉同瑁。由阼階。階。及太史秉書由賓階。階。二節。前謂太保宗伯以先王之命。承奉符寶傳之嗣王。有主道焉。故升自阼階。這說已是傷於巧。至後則着說不得。但含糊謂太史將冊書贊王。故與王接武升賓階。竟不能說太史緣何自賓階升。辭亦窮矣。愚謂此三臣者。合與分別。二升阼。一升賓。底緣由。據說太保宗伯承奉符寶傳之嗣王。有主道焉。何不思介圭同瑁。不過傳器物耳。非若太史秉書。則是承奉先王冊命。以傳嗣君者。視符寶豈不加重。何獨無主道乎。何不與太保上宗同升阼。而乃與王接武賓階乎。豈王亦無主道乎。想亦謂王以子道自居。其說之非三也。此等說皆是惑於世俗所尚。不曾講究得左右輕重之禮。雖與回護。翻有破綻。何在其釋經乎。區區之愚。不避晉越。妄欲論于後之讀經者。曰尚右。古也。康王為君。故升右。太保上宗為臣。故升左。此禮也。亦分也。若夫太史雖為臣。而亦升右。非重太史也。重先王之冊命也。惟冊命重於

介圭同瑁。故其升階異於太保上宗。此不待費辭解釋。於經旨自是分朗。世俗去古愈遠。禮愈不明。多是繆以東為尊於西。至又以此釋經。其讀經者。又皆承襲訛舛。無能一正其非。是可勝歎哉。愚因或人傳會睥堂之說。不容不詳辯于此。第不免併及於傳書者。深惟僭妄。取忤前脩。無所逃罪。然於後之讀書者。或不無小補云。附道一書院。胡山長雲峯先生論左右。信原道書院祖憲堂神位尚左。梅間余先生曰。禮右為上。山長何睥堂曰。當尚左。各為說以辯。或以示余。余曰。夫禮以右為尚。亦有左為尚者。今所辯則神位也。賓主位也。皆當尚右無疑。學制左學而右廟。尊廟也。廟之中左卑而右尊。尊尊也。大槩右為前。左為後。右為上。左為下。右為順。左為逆。右為尊。左為卑。以門則君出入皆由右。左常閉。以階則賓由右。主人左。以廟則神道尚右。尊者位焉。以賓主之席。則人道尚右。賓位焉。余不復泛引禮經。姑以睥堂所引易言之。其言曰。聖人南面而立。左東方木位。陽也。右西方金位。陰也。左陽為乾。天也。父也。君也。夫也。右陰為坤。地也。母也。臣也。婦也。天尊而地卑。殊不知左東震。右西兌。後天方位也。後天坤西南。乾西北。乾坤皆在右。安得謂左乾陽。右坤陰。又曰。主左而客右。非右尊而左卑。殊不知需上六下體乾。故曰客。觀六四變則上體為乾。故曰賓。姤九

二上體乾。又互乾。故亦曰賓。乾西北之卦也。賓位也。明夷下離互震曰主人。睽上體離六二變震曰遇主。豐下離上震曰配主。曰夷主。震東離南。東南之位主位也。西北之乾專以賓稱。而震東離南稱主者。震離中有巽也。巽居主位不敢專。專之者客也。乾也。睥堂以左主為尊。且曰左尊而逸。右卑而任。東南之巽。果尊於西北之乾乎。乾果可謂之卑而任乎。况明夷六二曰左股。六四曰左腹。豐九三曰右肱。取象上下前後尤較然也。明夷之右。上者三之前也。上又在後。故稱左。兵法右為前。左為後。亦此也。且幼學於六藝中。當明書法。才。右手也。象形本作才。才。左手也。本作才。徐氏曰。才。佐也。右手之佐也。古文只書才。後人加以口工為別。今睥堂所書左右字頭。皆作才。是皆從左字頭寫矣。左右之字不辨。毋恠左右之義不明也。明經者固不必察察於字義。余獨恨今之學者。非惟經學之不明。而且字義之不察。故及之。新安胡炳文謹呈。唐柳宗元集道州毀鼻亭神記。潘云。毀作斥。鼻亭神。象祠也。前漢昌邑王傳。舜封象于有鼻。註。在零陵。鼻與屏同。不知何自始立。因而勿除。完而恒新。相傳且千歲。元和九年。河東薛公由刑部郎中刺道州。薛伯高也。刺。即刺字。除穢革邪。

敷和于下州之罷人。罷音疲。去亂即治。變呻為謠。若痿而起。痿人住於危
二切。痺濕病。若朦而瞭。朦音蒙。瞭力小切。騰踴相視。謹愛克順。既底于理。
公乃考民風。披地圖。得是祠。駭曰。象之道。以為子則傲。以為弟則賊。君有
鼻而天子之吏實理。孟子云。天子使吏治其國。以惡德而專世祀。殆非化
吾人之意哉。命亟去之。於是撤其屋。墟其地。沉其主於江。主神主也。公又
懼楚俗之尚鬼而難諭也。乃徧告于人曰。吾聞鬼神不歆非類。左僖十年
句。又曰。淫祀無福。禮記句。凡天子命刺史于下。非以專土疆。督貨賂而已
也。蓋將教孝悌。教一本作崇。去奇邪。奇居宜切。俾斯人敦忠睦友。祇肅信
讓。肅一本作庸。以順于道。吾之斥是祠也。以明教也。苟離于正。雖千載之
違。吾得而更之。况今茲乎。苟有不善。雖異代之鬼。吾得而攘之。况斯人乎。
州民既諭。相與歌曰。我有耆老。公燠其飢。我有病癘。公起其羸。髫童之囂。
髻田聊切。公實智之。鰥孤孔艱。公實遂之。孰尊惡德。遠矣自古。孰羨淫昏。
羨一作恣。俾我斯馨。千歲之寘。公闢其戶。我子洎孫。延世有慕。宗元時謫
永州。適公之邦。聞其歌詩。以為古道罕用。賴公而存。斥一祠而二教興焉。
明罰行于鬼神。愷悌達于蠻夷。一本無明與愷悌字。不惟禁淫祀。黜非類
而已。願為記。以刻山石。俾知教之首。茅山續志神異記。上之洪武二十有六

年春。臣恭由華陽洞靈官知神樂觀。凡八載。蒙恩授今太常丞職。任黃冠
如故。

皇上以萬機之隙。時召至

奉天門。或便殿。賜座錫燕者不一。是年六月七日。

宣詣奉天門。上額手言曰。比朕病時。感廬山周顛仙送藥以濟我難。追憶
皇妣在日。謂言未生朕之先年夏五月。一道士來化齋。為設饌具。道士云。我有
一丸丹與餌。餌之當生異人。隨於壺中探得一丸授之。寘諸掌以漸開暈。
其光如月。服而吞之。饌至。已失道士所在矣。明年當震夙之時。紅光燭天。
異香滿室。信哉禎祥之不偶也。是後又一道士。絳冠白簡。陵晨以化齋來。
一見

皇考謂曰。公家有異人。公好箇末主。壽有八十三歲。比命饌。則不見其人矣。已
而

皇考不及所期而崩。後乃知其所徵在勸進之時焉。洪武元年既即位。冬十二
月。夢神人若真官狀。旌幢自天西北而下。凡數神人導朕行。見
上帝。左右侍從。悉真官衣。一道士前致詞。賜真人服。二道士舉案。袞冕圭履。其上
五色焜煌。空中聲音善持守。朕受賜禮謝而退。神復西行去。至朝天宮。有

一人頂釜自西北而去。後思之。當是受戒。

上帝與元君安權交代之日。彼國言安權。華言鐵釜云。嗚呼。詎知後來。郊祀所用執事樂舞生。乃朝天宮道士也耶。今茲朕病。後有顛仙進藥。凡此數事。皆爾道家效靈于國家。爾其識之。臣恭叩頭山呼萬歲。壽畢。仍賜膳而退。至是七月十七日。召詣。

奉天門。賜觀顛仙詩所進藥。一曰溫涼石。一曰辟瘟丹。其石如玉微軟。約崇四寸。廣殺四之一。其面玲瓏。其背質朴。其丹粉劑。色如辰砂。修如筆管。異香彷彿菖陽。斯其應効之速。不踰宿而沉痾遂洒然之去體也。觀畢。

上謂何物。乃此靈驗。臣恭謹對曰。此必顛仙所鍊而然。

上曰。斯人草衣木食。何得此藥而鍊。復謹對曰。仙人真質已在仙洞。遺體應世而已。安知仙境無此藥物。今

皇天眷祐。真仙進丹。

聖躬萬安。寶

宗社之靈。蒼生之福也。語畢。叩頭而退。居數日。再召至。

奉天門。定選八月朔。遣使詣廬。嶽行謝禮。以九月朔致祭。因賜觀御製祝文。并顛仙傳及詩。

上曰。朕皆直述其事。不事文藻。臣恭對曰。

宸翰帝王之文。不尚奇靡。自今顛仙美名與天地同久者。此文也。使道門千古流芳者。亦此文也。語畢。

天顏甚喜。臣恭叩頭惶懼而退。遂編次其事。為神異記云。揚子問神篇。或問神。

曰。心請問之。潛天而天。潛地而地。惟其所潛。天地神明而不測者也。心之潛也。猶將測之。况於人乎。况於事倫乎。敢問潛心于聖。曰。昔乎仲尼。潛心

於文王矣。達之達。通。顏淵亦潛心於仲尼矣。未達一問耳。其殆庶幾。神在所潛而已矣。神道不遠。潛心則是。天神天明。照知四方。天以神明光燭幽

冥。宜照耀四方。人以潛心鉤深致遠。探賾索隱。天精天粹。萬物作類。天以精粹覆萬物。各成其類。人以潛心考校同異。彼揚精義。人心其神矣乎。操則

存。舍則亡。人心如神。變化無方。操而持之。則義存。舍而廢之。則道亡。操而不舍。則道義光大。能常操而存者。其惟聖人乎。聖人存神索至。存其精神。

探幽索至。成天下之大順。致天下之大利。順事而無逆。利物而無害。和同天人之際。使之無間也。至此混然。歸於一也。龍蟠于泥。既其肆矣。惟聖知

聖。惟龍知龍。愚不知聖。既不知龍。聖道未彰。群愚既矣。龍蟠未升。既其肆矣。既哉。既哉。惡觀龍之志也。歎之甚也。或曰。龍必欲飛天乎。曰。時飛則飛。

時潛則潛。既飛且潛。義無出處。食其不忘。形其不可得而制也。與。欲食則不忘。有形而不可制也。曰。聖人不制。則何為乎。美里曰。龍以不制為龍。聖人以不手為聖人。手者。桎梏之屬。或曰。經可損益。與。曰。易始八卦。而文王六十四。其益可知也。詩書禮春秋。或因或作。而成於仲尼。其益可知也。或曰。引而伸之。或作者。又如春秋。故夫道非天然。應時而造者。損益可知矣。或曰。易損其一也。雖蠢知闕焉。至書之不備。過半矣。而習者不知。本百篇。今五十九。故曰。過半。惜乎書序之不如易也。歎恨書序雖存。獨不如易之可推尋。曰。彼數也。可數焉。故也。如書序。雖孔亦未如之何矣。數存則雖愚有所不失。數亡則雖聖有所不得。昔之說書者。序以百。叙以百篇。而酒誥之篇。俄空焉。今亡矣。秦焚書。漢興。采集之。酒誥又亡。一簡中者。先師猶俄而空之。今漸亡。虞夏之書。渾渾爾。深大。商書。泔泔爾。夷廣。周書。噩噩爾。不阿附也。下周者。其書。誰乎。下周者。秦言酷烈也。或問。聖人之經。不可使易知。與。堯五經之難解也。曰。不可。天俄而可度。則其覆物也。淺矣。地俄而可測。則其載物也。薄矣。大哉。天地之為萬物耶。五經之為眾說。郭或問。聖人之作事。不能昭若日月乎。何後世之嘗嘗也。曰。瞽曠能默。瞽曠不能齊。不齊之耳。狄牙能臧。狄牙不能齊。不齊之口。君子之言。幽必有驗乎。明。遠

必有驗乎。近。大必有驗乎。小。微必有驗乎。著。無驗而言之。謂妄。君子妄乎。不妄。言必有中。言不能達其心。書不能達其言。難矣哉。惟聖人得言之解。得書之體。白日以照之。江河以滌之。灑灑乎其莫之禦也。有所發明。如白日所照。有所蕩除。如江河所滌。灑灑洪盛。無能當之者。面相之辭。相適。捺中心之所欲。通諸人之喁喁。莫如言。喁喁。猶憤憤也。彌綸天下之事。記久明遠。著古昔之喁喁。傳千里之志。志者。莫如書。喁喁。目所不見。志。志。心所不了。故言。心聲也。書。心畫也。聲。發成言。畫。成書。書有文質。言有史野。二者之來。皆由於心。聲。畫者。君子小人之所以動情乎。聖人之辭。渾渾若川。渾渾。洪流也。順則便。逆則否者。其惟川乎。或曰。仲尼聖者。與。何不能居世也。曾范蔡之不若。曰。聖人者。范蔡乎。若范蔡。其如聖何。或曰。淮南太史公者。其多知與。曷其雜也。曰。雜乎雜。數不純也。人病以多知為雜。惟聖人為不雜。東漢書。光武告天地群神文。皇天上帝。后土神祇。眷顧降命。屬秀黎元。為人父母。秀不敢當。群下百辟。不謀同辭。咸曰。王莽篡位。秀發憤興兵。破王尋。王邑於昆陽。誅王郎。銅馬於河北。平定天下。海内蒙恩。上當天地之心。下為元元所歸。識記曰。劉秀發兵。捕不道。卯金修德。為天子。秀猶固辭。至于再。至于三。群下僉曰。皇天大命。不可稽留。敢不敬承。唐郊祀錄

州縣祈諸神文。刺史謹遣具官姓名。敢昭告于某神。爰以農畝久闕。時雨。惟神哀此蒼生。敷登靈液。謹以制幣。清酌脯醢。明薦于某神。尚饗。唐元
稹集 告畬三陽神文。維元和十三年。歲次戊戌。十一月辛巳朔十日庚寅。通州司馬元稹。謹用敬酒。為州人告于畬三陽之神。圖籍鐫載。耆艾傳述。通之盛時。戶四萬室。耕稼駢緻。謠謳湧溢。屋闕珠玉。樓榭丹漆。孝順子孫。廉能吏卒。軒然神功。坐受嘉粟。政式不虔。人用不謚。奪富撓豪。軋窮後疾。弱者逋播。悍者憤怫。饑饉因仍。盜賊倉卒。閭落焚燔。城市剽拂。人民遂空。萬不存一。神居跋蕩。神氣肅颺。再完陋宮。榻不容膝。僅有鷄豚。無復芬苾。豺虎號噪。麋鹿幽噎。厲鬼瘳人。貪吏珍物。闔閭丘墟。門戶蒿華。神又何情。受人祈乞。嗚呼。網天軸地。羅星走日。水火炎潤。原隰生出。古不獨加。今不獨屈。化由人與。胡不為率。我貳茲邑。星歲三卒。熟視民病。飽聞政失。自喪守侯。月環其七。弊深力薄。未暇纖悉。都虛盧特。先後排比。附旁風俗。簡用紀律。切不堪農。虛不勝實。乃勸居人。大課芟鉏。人人自利。若受鞭撻。旋六千里。功旬半畢。嗚呼。教則人功。理有陰陽。農勸事時。賞信罰必。市無欺奪。吏不侵軼。非神敢煩。在我有術。雷蟄雨枯。蒸頽曝鬱。導祥百來。呵厲四逸。非我敢知。有神之吉。惟我惟神。各恤其恤。神永是邦。我非常秩。繼我者誰。

為神斯慄。尚享。告畬竹山神文。稹聞天好平施。而特累山嶽。許其嵩崇。聖王亦視之。公侯不惜牲幣。蓋以鎮定區宇。舒貯風雲。毓樞棟礎。洎百穀萬貨。以滋養於人也。至於蒙翳蒼羅。惡木穴窟。蛇虺虎豹。迎礙吞噬。以遂其高傲堅頑之勢。非天意也。按通之載。號神為名山大川。且適邑屋。而挾道途。然而不斲不礙。不柱。兼集龜蟒。蔽弊道路。將五十年矣。實人力之不足於山也。非神之過。今天子斬三叛之明年。通民畢賦。用其閑餘。夾津而南。開山三十里。為來年農種張本。自十月季旬。周甲癸。而功半就。郡司馬元稹。率倣屬置酒。敬以告于畬神。曰。通之邑居。纔二百室。一旦為神剪翳。穢豺狼。幅負六十里之地。亦足為用力於神。神其戒哉。敬用嘉祝。祝曰。為山輸力。為民豐食。廩以萬億。蠹賊以殛。報用黍稷。謚用正直。播布不殖。淫癘不息。風雨不式。猥麋不止。俾民無得。將他山是稽。棄神之域。為神之羞。永永無極。神其畏哉。尚享。魏了翁鶴山集 告射洪廟文。惟王嘉師。厥有常性。道遠民散。刑章以滋。得情則矜。閱實其審。矧惟貨惟反。惟內惟來。罔黜乃心。將有不辜于戮。惟王吉士。則又異于民。無待而興。無產而固。今利祿之誘。胡亦不然。干澤要爵。已喪所貴。甚至詭遇貪獲。謂人不知。其將誰欺。帝寶臨汝。某猥塵時臬。受王嘉師郵罰。嚴事既罔。倣忽會攝。將漕。

爲王吉士謬職選舉。有邦攸謹。曰教與刑。茲惟何人敢共二事。若曰使民以不究。士罔佚道。則單見謏聞。所不敢必。惟自靖自獻。謹所不睹。懼所不聞。則昊天旦臨。實鑒猷念。神亦左右。照知厥心。尚以是自勉。惟神沆保右之。射洪縣截江告射洪神文。射洪瀕江爲縣。比歲水失故道。岸屢崩。官寺民廬。壓覆是懼。徙避無所。某自春徂秋。三過其上。躬爲相攸。念非疏鑿故道。以順水性。過截新流。以除水患。則歲一興築。抗民之精。而患固自若也。民懼昏墊。莫有固志。殆猶行邁。靡所止戾。今不知援而止之。是已溺之也。於是物土慮材。屬役賦文。遴敬事之吏。以督工作。合一府之斥幣。以給丁庸。隨山濬川。使故道既通。然後架筠捷石。以捍新流。或謂其迂。或哂其愚。亦惟拯民是問。消功殫賄。不遑恤也。吉日丁亥。庀事云始。惟我有神。奠祀茲土。敢用圭薦。以告事期。惟神右之。俾勿壞。宋周紫芝太倉梯米集卷雪樓上榜告神文。王昔在吳。忠勇蓋世。西吞巴蜀。北舉曹魏。塊視老瞞。等兒子戲。削平中原。空落眈眈。廟食八朝。以享厥祀。暨我皇家。曰錫封位。大江東傾。王宮屹峙。蛟龍蜿蜒。溢縮來會。江神海靈。冠劍奉祀。宜有斯樓。以助燕喜。雪浪翻空。長江萬里。神告斯名。我是用紀。辭陋德隆。弗配厥美。予以告神。實震而悸。元程鉅夫雪樓集安吻告諸神文。伏以宮殿肇

新。始安螭吻。神祇擁護。用介鴻休。穆卜剛辰。式嚴祀事。伏願梯航萬國。仰京邑以來朝。福祿億年。保皇圖之永固。藝文類聚齊謝眺祭大雷周何二神文。大過在運。小雅盡缺。瓊鏡日淪。金車未晰。周生電斷。神謨英冠。正因部竒。風斂雲散。晉德如燬。功資叶贊。山無猛鷲。時曠忠賢。流王于彘。龜鼎忽焉。忠肅布衣。君親自然。驅狐上國。斬鯢中川。紛綸凱入。氛氲配天。梁邵陵王祭魯山神文。敬奠魯君之靈。竊以首山鬱律。表二叔之清風。趙國隱淪。擅三公之靈迹。北坂祠城。流光夜起。東嶺叢室。甘雨晝零。故能徵應不褻。介福無爽。金壇玉宇。是衆妙之遊遨。丹崖翠幄。信靈人之響像。霓裳孔蓋。轉日車而競前。駕象乘豹。載靈旗而總集。江妃漢女。含睇來趨。湘娥洛嬪。宜言在側。鳴璆撫劍。俠席徘徊。絳節陳筭。滿堂繁會。奠椒懷糝之歡。傳巴代舞之樂。桂醞溢於羽樽。蕙散盈於蘭藉。既醉既飽。景福攸同。不震不騰。神保是格。魚鼈之薦已畢。慶報之澤攸先。願化昌而俗阜。俾多祐之在旃。同匪石之無轉。欣滯穗之有年。惟東皇兮戾止。等南山而不騫。唐韓昌黎集維年月日。潮州刺史韓愈謹遣耆壽成寓以清酌。少牢之奠。告于界石神之靈。此五字。或作界石之神。曰惟封部之內。山川之神。克麻于人。麻。或作庭。官則置立室宇。備具服器。奠享以時。淫雨既霽。蠶穀以成。

織婦耕男。忻忻衍衍。是神之麻庇于人也。敢不明受其賜。謹選良月吉日。齋潔以祀。神其鑒之。尚饗。鑿之。方作鑿茲。又祭竹林神文。維年月日。京兆尹兼御史大夫韓愈。謹以酒脯之奠。再拜稽首告于竹林之神。曰。天子不以愈為愚。不能使尹茲大衆。二十三縣之人。今農既勤於稼。有苗盈野。而天不雨。將盡槁以死。農將無所食。鬼神將無以為饗。國家之禮。天地百祀神祇。不失其常惠。天之人。不失其和。方無祀字。惠天下。或有下字。方从閩杭本。今按此人字。當為民字。以避諱。而用八字也。下句同。人又無罪。何為造茲旱虐。以罰也。虐。方从閩杭蜀本。在罰字下。不是。將俾尹者。不仁不明。不能承帝之勅。以化正其下。聞無香惟腥。神于惠。罰無差。施罪瘠于尹。愈身。是甘是宜。神于或作神之。雨則時降。神無爽其聰明。永饗于人。無媿。尚饗。唐元稹集。秋分日祭百神文。維長慶元年。歲次辛丑。八月甲子朔十八日辛巳。皇帝遣通議大夫行內侍省常侍賜紫金魚袋李某。祭于百神之靈。朕奄宅萬有。亭毒品類。日月所照。永思和寧。上極于天。下蟠于地。包山絕海。窮冥入玄。至于毛鱗。騾羽之神。咸秩無文。以祛不若。秩序始肅。時將順成。且報且祈。用舉常祀。罔害嘉穀。以貽神羞。唐獨孤及毗陵集。祭吳塘神文。年月日。朝散大夫檢校司封郎中。兼舒州刺史。獨孤及。

謹以清酌之奠。敢昭告于吳塘神之靈。山作靈鎮。神實司之。人作神主。及實尸之。神非人。罔以薦馨香。人非神。罔以降福祥。馨香不薦。伊人之尤。福祥不降。亦神之羞。及剖符為邦。今二年矣。制節謹度。不敢怠違。庶無罪悔。以奉禋祀。祀未豐潔。政或頗顛。寔及之責。非人之愆。惟神祐之。俾大有年。今盛夏旱蒸。五稼將枯。田畯訴號。靡知其辜。神明豈不降鑒。下土油然。為雲沛然。作雨使萬人歡康。百穀阜滋。灑我公田。遂及我私。我京我庾。維萬維億。豈伊人粒。神亦血食。衆心顛顛。非歲曷望。望之濟否。惟神所相。尚饗。杜牧集。黃州准赦祭百神文。會昌二年。歲次壬戌。夏四月乙丑朔。二十三日丁亥。皇帝御宣政樓。百辟卿士。稽首再拜。敢上仁聖文武。至神大孝。尊號于皇帝。受冊禮畢。御丹鳳樓。因大赦天下。刺史宜祭境內神祇。有益於人者。可抽常所上賦。以備具。牧為刺史。實守黃州。夏六月甲子朔。十八日辛巳。伏准赦書。得祭諸神。因為文稱讚。皇帝功德。用饗神云。皇帝嗣帝。飾天付。前壬申年。坐統大業。慈明寬息。聖明文武。或曰誅殛。曰我父母。譬彼嬰兒。豈不可恕。或曰畋遊苑。大林深。啗啖跳突。千毛萬羽。豹裂鵬擒。其樂無伍。皇帝曰不。匪我不知。言豈假汝。未撫四夷。未考百度。天地宗廟。未陳簋簠。如寐未寤。如痒未愈。斥退狗馬。未可以御。或曰酒飲。順氣完神。

首樂工習。自祖自父。瑤簪繡裾。千萬侍女。酬以觥筯。助之歌舞。富貴四海。不樂何苦。皇帝曰。不。如聞四海。蝗蔽田畝。或曰亢旱。或曰淫雨。稚老孤寡。未盡得所。聞一有是。首不能舉。乃拔俊良。乃登耆老。夕思朝議。依規約矩。詳刑定法。深刻不取。標揭典制。酌之中古。遠師太宗。近法憲祖。休慄思惟。不治是懼。四國既平。六職攸序。黍稷稻粱。嘔啞俯俛。父子供養。嬰兒撫乳。萬里齊俗。實皇帝力。繫眠而食。罔知其故。皇帝乃曰。予見郊廟。嚴法物。膺旒。五帝坐壇。百神立坱。天廉反。鬼疑。膺。捧爵是醮。海外天內。戎狄蠻夷。奇服異貌。伏于除外。懽喜叫噪。迴御丹鳳。大赦四海。改元會昌。減論有罪。紀功嗣德。搜剔幽昧。寒暑合節。風輕雨碎。穀溢陳困。畜繁膺大。東南西北。限岸疆紀。無有頓憚。得可反。不識。災害。三事大夫。邦伯諸侯。曰。皇帝德。古不能侔。謳歌謠詠。安能可稱。百工庶人。亦有聚謀。拜章口呼。願上大號。神聽天聞。欲揚皇帝。曰。無功。不可虛受。懇請不已。出涕叩頭。皇帝不能止。曰。予慙羞。日因大赦。惟新九州。不窮不詐。不飢不偷。有窮有飢。實吏之尤。予實天吏。許之省修。約束教誡。纖悉丁寧。品類細偉。各當源流。皇帝曰。俞。股肱耳目。誠示竭力。寒暑風雨。宜神是酬。匪神之刀。其誰能謀。凡爾守土。各報爾望。剝烹羹。無愛羊牛。天下聞命。奔走承事。牧實遭遇。亦忝刺史。齋。

齋惕慄。淵谷臨墜。視牲啓毛。洗蠱濯爵。不妻下吏。銷羞具潔。罔有不備。衣冠待曉。坐以假寐。步其神宇。躡足屏氣。神實在前。敬恭跪起。詩不云乎。皇天上帝。伊誰云憎。天憎罪人。天可指視。止殃其身。豈可傍熾。刺史有罪。可病可死。其身未塞。可及妻子。無作水旱。以及閭里。皇帝仁聖。神祇聰明。唱和符同。相為表裏。黃治雖遠。黃俗雖鄙。皇符視之。近遠一致。洋洋在上。實提人紀。無負皇帝。自作羞愧。月惟孟夏。日惟辛巳。實神降祉。神如有言。我答皇帝。寒暑風雨。其期必至。瘡癘水旱。永永止弭。爾為官人。勉其爾治。其敬再拜。流汗霑地。宋景文公集祭收地神文。馬步之神。古頌馬政。歲舉常祀。今校人謹職。出牧于野。豐草美泉。飲齧自如。勿天勿傷。宜神為庇。俾倍且才。無為神慙。尚饗。黃亞夫棹。檀集。祭諸神文。九月日。祭于金山。風后之神。生為豪傑。而死為明神。福此方之人。而食其祭。某今年春來守茲土。四方或大水。或饑。或疾疫。至於死亡流離。凡陝以西之民。無有一於是。非神之力。而何敢以物報。尚饗。九月日。祭于澄源夫人之神。曰。惟神有風雨。救大旱之功。在祀典。以食民祭。雖年不善。未嘗敢薄其具。今環陝以西之地。百穀之種。無一不宜。蠶耕疎耘。歛穫收穰。凡此之人。莫不皆欲操豚肩酒卮。走神之宇。圖所以報。刺史以時享道民之意。其鑒之。九月日。祭于

阿父之神。惟神廟像之嚴。民所依歸。農占蠶祀。春至交采。茲年之善。下田其豐。人無疾疢。牛羊滿野。繫神之貺。家思其報。厥祭不腆。神食其意。尚饗。維年月日。具官某謹祭于金山之神。惟神生而佐理天下。去大亂。使黃帝得為五帝。先死而為明神。是亦必欲福四海。雍千里也。今年夏大收。視常歲為倍。而秋又已有望。非神力而何。敢以物報。尚饗。風后同維年月日。具官某祭于雍侯之神。惟神生與豪傑俱起。而不得其時。雖功名無所見於世。死而能福一方。又能使其民廟而祭。至今俎血不乾。可以無憾。今雍千里。民無灾癘。牛羊蕃息。稼穡滿野。孰為神報。新酒大牲。尚饗。維年月日。具官某祭于濟眾侯之神。國家以神常用。風雨救大旱。有功於前世。故歲時祭于侯之廟。未嘗闕。如今之民。親受神賜。今年夏不雨。踰三月。常禱于神。既畢而豐。則國之欲報於神之心也。當如何。意不可見。牲酒是具。尚饗。維年月日。具官某祭于廣惠王之神。凡陝以西之民。知神常以風雨塞大旱之望。每歲少亢。則老幼若婦女。奔走於神之宇。未嘗不朝禱而夕望。雨至。一米一菽。莫不德神。夏實欲旱。秋為稔收。祭民之食。神其降茲。尚饗。九龍堂澄源夫人同維年月日。具官某祭于露臺之神。惟神合民之祭。得所憑依。國有祀典。非功不在。神格常享。豈無物助。尊酒豆牲。實為秋賽。

尚饗。清江三孔集祭甘露泉龍神文。惟神蘊靈德之無方。超萬里而一息。上下天地。無有罅闕。而蟠於一水之間。豈非待其時而後發歟。今亢暘為害。自秋至春。原野焦涸。首種未布。此神施澤濟物之時也。蓋齊之有司。奔走群望。經歲歷時。而嘉應寂蔑。咸以謂變化出沒。號召風雲者。莫如神之敏也。是用有請焉。刺史無狀。其誠意不足以感動。然齊人之望。其亦至矣。惟神閱之。謹告。蔡端明集祭神文。鱣溪潤德靈孚感應。王慶曆中。某為郡守。夏旱不雨。民憂失業。時詣廟下。以山川之職。致請於神。五鼓東行。陰雲四起。奠拜既興。澍雨成潦。農畝霑洽。人有餘食。迺新王宮。以答靈貺。今將十年。復典符印。某之事神。不敢少怠。秋田乾裂。百姓聚首。有望於神。神其救職。活吾生齒。無弃前功。以貽神羞。某聞國有凶荒。則索鬼神而祭之。泉州所部。仍旱三年。歲殺之入。十得三四。鄉無廩儲。仰給海外。或食草木。遇病輒絕。今春膏澤及時。田野早種。乘夏之杪。彌月不雨。日赫而曠。苗茂而枯。其實有土。既憂且懼。民命近止。非殍即流。神乎有知。其亦忍此而不惠哉。守封有罪。罔敢違罰。勿俾斯民。罹于大患。神其恤之。去災為利。特顯神休。去月二十日。詣神之宮。以境內久旱。有請于神。仍與神約曰。民命近止。即七日不雨。當鑰廟門。以待奠獻。甫終。雷聲隱然。亭午之際。陰雲四

起。攬轡東旋。旗旆飛揚。甘澍初作。山川改色。大熱一去。牛馬其風。至于信宿。野有羨流。已槁之苗。根株茂遂。垂殫之人。歡謳踊噓。唯神之意。憂勤于人。若是之至。惟民奉神。萬有千載。亦罔敢怠。某祗臨郡治。已越旬浹。究民疾苦。莫若秋旱不雨之急者。然太守能治民。而不能為雨。以雨活人。莫如山川之神。考據典禮。諏于有衆。惟王其當之。某謹齋戒。詣王之宮。為民禱請。若一日二日七日。霑足封境。太守率官屬集鄉社。簫鼓牲酒。顯王之休。若言而神不歆。旱甚而雨不作。是太守不能事神。而神不能愛民。慚羞不職。與神共之。春秋傳曰。乞者重辭也。故君子耻之。某至郡二十日。田野乾燥。稼穡失望。百姓憂愁。有可憐之色。諏詣王宮。歷懇載詞。以達神聽。唯神昭恤庶民。敷厥厚澤。薨者榮茂。憂者歡怡。神能愛人。救其飢乏。某事神以禮。雖重詞行而不愧也。治牲牢。薦酒醴。管籥歌舞。從其風俗。王其歆之。唯神於禮法不錄。太守於禮不應私祀以請。然而民人有言。莫非神之靈。請而不雨。猶且甘心。况其雨乎。又去年夏旱。某惟民之恤。不敢以吏自求。輒造神所。少選雨作。既而霑足。遂謀新宮以答神貺。太守不德。天復降旱。慚羞強顏。復有所請。若夫雷雨之施。其不救以活。猶太守之知神靈。而不屈以請。其可謂仁乎。惟神之道。始異而終通。某為天子之守臣。而

神為吾州之守神。若夫邦教之通塞。民政之能否。某之職也。風雨愆和。疾癘弭作。神則為之。此所以異也。若守臣悉心以治。而神不災以福民。民蒙其休。神享明祀。豈不謂通乎。**蘇東坡集**密州祭常山神文五首。洪惟上帝以斯民屬於山川。群望亦如天子以斯民屬於守土之臣。惟吏與神。其職惟通於民廢職。其咎惟均。哀我邦人。遭此凶旱。浮殍之餘。其命如髮。而飛蝗流毒。遺種布野。使其變躍飛騰。則桑柘麥禾。舉罹其災。民其罔有孑遺。吏將獲罪。神且乏祀。茲用慄慄危懼。謹以四月初吉。齋居蔬食。至於閏月辛丑。若時雨沾洽。蝗不能生。當與吏民躬執牲幣。以答神休。嗚呼。我州之望不在神乎。父老謂神求無不獲。克有常德。以名茲山。其可不答以愧。此名若曰。歲之豐凶在天。非神之所得專。吏將亦曰。民之休戚在朝廷。我何加焉。則誰任其責矣。上帝與吾君愛民之心一也。凡吏之可以請于朝者。既不敢不盡。則神之可以謁于帝者。宜無所不為。尚饗。比年以來。蝗旱相屬。中民以上。舉無歲蓄。量日計口。斂不待熟。秋田未終。引領新穀。如行遠道。百里一宿。苟無舍館。行旅夜哭。自秋不雨。霜露殺菽。黃麻黑黍。不盈因箴。麥田未畊。狼顧相目。道之云遠。飢腸誰續。五日不雨。民在坑谷。猗嗟我侯。靈應響速。帝用嘉之。惟新命服。祈民不獲。厥愆在僕。洗心祗載。敢詞

屢瀆庶哀斯民。朝夕濡足尚饗。天子有命。閱茲旱暵。俾我守臣。並走群望。惟神聰明。茲惠求無不獲。既再禱矣。乃嘗一雨。不及膚寸。更寔不德。不足以蒙神之休。導迎善氣。以致甘澤。洪惟聖天子之意。其可不答。而飢羸之民。將轉于溝壑。其可不救之。瀆神之罰。吏其敢辭。尚享。維熙寧元年。歲次丙辰。七月某日。詔封常山神為潤民侯。十月某日。具位蘇軾。謹以清酌。少牢之奠。昭告于侯之廟。曰。嗚呼。旱蝗之為虐也。三年於茲矣。東南至于江海。西北被于河漢。飢饉疾疫。靡有遺矣。我瞻四方。大川喬嶽。食于斯民者甚衆。而受寵於吾君者。可謂巍巍矣。詐之而必聞。求之而必獲。惠我農夫。而救其災沴。不為倏雲驟雨。苟以應祈之虛名。而有膏澤積潤。可以及民之實効。卓然如侯者。幾希矣。夫天子之爵命。有德而致之。則為榮。無功而享之。則為辱。今侯澤此一郡。而施及于四隣。其受五等之爵。而彼七命之服也。可謂無愧而有光輝矣。願侯益修其實。以充其名。上以副天子之意。而下以塞吏民之望。民其奉事有進而無衰矣。尚享。祭常山神文。吏實不德。無以導迎順氣。消復疾沴。惟神之求。神亦閱其不才。而嘉其勤。凡有告請。靡所不答。乃者有謁乎神。即退之三日。時雨周洽。去城百里而近。蝗獨不生。凡我吏民。孰不歸德于神。然而一雨之後。彌月不繼。百里之

外。蠛生如初。豈神能變應於前。不能應於後。能卹其近。不能卹其遠。蓋吏不稱職。政刑失中。戾于民心。以不能終神之賜。而我州之民。比歲飢殍凋殘之餘。不復堪命。若又不熟。則流離之禍。其莫知所止矣。神之聰明。其忍以吏不稱職之所致。而不卒救之歟。今夏麥垂登。而秋穀將槁。若時賜霽澤。驅穰蟲災。以完我西成之資。歲秋九月。當與吏民復走廟下。尚享。宋蘇頌濱集。南京祭神文。年月日。某官某。謹祭于某神。曰。今茲木稷將登。鉅艾滿野。陰雨為沴。彌月不止。穗者將腐。角者將落。徐方大水。將浸東境。溝洫盈滿。流潦橫至。民貧無食。恃穫以飽。官貧無蓄。恃稅以給。而雨并害之。公私困竭。神亦將乏享。吏既不職。無以格神之休。敢因民心。以乞晴于爾。有神能掃除陰雲。顯見白日。使秋稼畢登。宿麥咸藝。民免於饑。吏免於罪。則神之賜多矣。其何以報。謹告。祭于某神。曰。民能盡力於耕。而水旱之變不能知也。更能盡力於治。而饑饉之憂不能為也。幹旋陰陽。開闢天地。其職在神。此吏民之所恃而依也。雖然。叩之而必聞。號之而必應。人有不能。而况於神之遠而微也。今者以雨告病。不旋日而雨止。種麥穫豆。不失其時也。太守不德。而蒙斯脫。自視缺然。知無以堪之也。酒醴絜芳。肴菽備具。匪以為報。惟致其意也。尚享。月日。具官某。謹以酒肴之奠。告于某神。

宋維大都。兵食夥繁。一歲之奉。仰于諸藩。自河為災。千里汗漫。隣邑告病。我邦獨完。賦稅百須。所恃惟田。終歲不雪。麥將大乾。患始于民。卒迫于官。神仁愛人。忍坐以觀。卷舒陰陽。職上通天。勞不崇朝。雨雪紛然。民食宿麥。癘疫莫干。久而不施。莫知誰愆。吏則不德。而民當哀憐。歸誠于神。其終捨旃。尚饗。月日某官某謹以肴酒之奠。祭于某神。某來守是邦。自秋徂春。政事不脩。雨暘失候。始以水告。繼以旱請。玩神瀆祀。至于再三。中心報馬。懼獲譴咎。然今宿麥將槁。時雨不降。流亡布路。倉廩莫繼。與其病民。寧我獲戾。是用恭卜良日。申禱有神。其尚哀矜農夫。賜以膏澤。尚饗。月日具官某謹以肴酒之奠。祭于某神。梁宋之郊。頻年旱饑。盜賊煩興。囹圄填充。粵自茲夏。農獲六七。流亡既去。將鼓隨息。庶幾秋成。民以阜安。而淫雨不節。水潦橫潰。荏菽禾黍。鞠為汙澤。秋氣方始。田可更種。神誠愛民。錫之開晴。積水時去。晚稼復執。則民報神之心。不在俎豆。將世以奉承。毋有厭歎。尚享。月日具官某謹以肴酒之奠。祭于某神。乃者暑雨荐至。溝澮盈滿。淤田棄水。相繼為雲。秋稼滿野。淪胥以敗。民號無告。吏莫之救。酌酒告神。庶幾哀憐。曾未旋踵。秋暘炳耀。匪神之仁。化為凶年。雖使民竭其所有。無以報稱。奉觴再拜。惟誠而已。其尚驅除陰沍。以終大賜。尚饗。是無咎濟。

北集追祭呂村山川神文。維年月日。孤子晁補之。謹以刺幣清酌之奠。敢昭告于任城縣之呂村山川百靈。丘墓阡陌道路之神。曰。補之不孝。獲罪于天。頃自丹陽。遭罹母喪。護柩北歸。踰二千里。日月既迫。不能按禮法之舊。奉不腆幣。牲牢時物。謝答微福于諸明神。惟是畚鍤窳窳之事。大懼瀆犯。以重罪悔。于茲不孝。躬今免喪矣。尚以誠心。薦茲薄奠。惟神其貸之。卜居金鄉。祭神文。維元符二年歲次己卯。正月丙辰。孤子晁補之。謹以羊頭一。猪頭一。青幣酒果之奠。祭告于金鄉縣東郭山川土地之靈。曰。某家世僑居此州。六十餘年矣。蒙先之澤。不絕如綫。而某不肖。不知修身服先業。為齊民。乃以其空言曲學。欺取國家之明第。以出入閩省。游行四方。就食取容。無愧慙于心。忠不足於君。孝不足於親。天用丕降禍罰於其不肖躬。大困而歸。怵惕隕心。垂死未絕。念不可以不畏天重怒。而訛厥哀。故卜涑之東。尚以休老而苾其孥。雖曰五畝廣。而盜天地之利已多。惟神其假之。若厥心神。所臨不敢微福於神。覬厥躬光大。惟寢斯安。無惆惻於其家。暨厥後。以康。則神力能鑒助茲。尚饗。康行之省齋集。始閱祭主兵之神文。維年月日。具官謹奉酒牲。昭告于巴陵縣尉司主兵之神。尉典縣兵討治。而蒐練之職也。習安寢久。因恬弗省。夫教民即戎。先聖格言。而安不忘戰。

亦有猷訓。儒者宜不鄙也。是用卜孟秋初吉。躬涖金鼓。旗物戈矢之事。精其已能。而督其未勸。以無負分職之意。不敢不勉。惟爾有神。陰相右之。使備繕威振。凜然如山林之伏猛獸。折衝制勝。成於整暇。里閭安靖。姦究消弭。神之功也。於事之始。不敢不告。**秦觀淮海集**祭洞庭神文。紹聖三年十月己亥朔。十一日丁卯。前宣義郎秦觀。敬以錢馬香酒茶果之奠。望洞庭青草湖境上。敬祭于岳州境內洞庭昭靈王。青草安流王。淵德侯。順濟侯。忠潔侯。孝烈靈妃。孝感侯之神。觀罪戾不肖。頃緣幸會。嘗廁朝列。備負儒館。承乏史臣。福過災生。數遭重劫。蒙恩寬貸。投竄湖南。老母戚氏年踰七十。久抱未疾。畫室幼累幾二十口。不獲俱行。既寓浙西方。令男湛謀侍南來。敬惟諸神。皆以威烈忠孝著在方冊。廟食此方。分風擘流。有禱如響。觀之得罪本末。諸神具知。願加哀憐。老母異時。經彼重湖。賜以便風。安然獲濟。仍願神貺。早被天恩。生還鄉邑。觀以疾走便道。不遑躬詣祠下。盡此血誠。故修薄奠。以神悃幅。心切詞迫。瀆洗至靈。俯企惶懼。唯諸神明鑒之。**晁景迂集**祭麴神文。維崇寧四年乙酉六月。上寅。謹用茶果祭于五方土公麴王。麴人曰。主人性不飲酒。無寸長於身。使舉世中。皆如主人。周難多憂。浩不必陳。驚憂惶惶。所困曷云。今茲敬式古法。不違吉辰。匪他之求。疾病

是軫。五金八石。明朱空青。雖立起死。如主人貧。門冬昌朮。尚感不仍。一有疾病。四聲入隣。多空手歸。妻侮女嗔。欲自效力。惟我麴王。麴人五更。淒露。輾轡苦辛。前期白麴。亦曰未能。二物既備。屏氣逡巡。婦女不見。鷄犬不聞。爐凡之丹。異品同勤。念爾有神。吉祥其臻。輒復自憐。一廢三年。每飢不飽。此又胡然。禹迹之中。無片瓦椽。我筆我墨。賃屋于山。神聽匪石。腸胃亦填。一盃之飯。沙石相纏。離婁如瞽。易牙不賢。蓋亦有道。牛斃而咽。吁其久困。腰墜足顛。妖孽甕盜。漉亦溢涓。苟弗消除。我危特艱。然是末爾。何足多理。念爾有神。救其大厲。剛腸斯柔。尚可富貴。無信古人。大言遠視。此譽而譽。彼毀而毀。笑語嫵好。誰復我鄙。沈絕舊學。不到唇齒。遠人書疏。蠶頭謹字。近人請謁。百門十紙。炎炎先附。寂寂早退。用問于親。厚我百倍。傳罪于賢。功亦不貲。一朝鴻禧。復使職位。東海搜珠。西海築壘。南海封龍。北海縛鬼。入拜宗工。先媚涕泗。載言盛德。有前莫比。古稱臯夔。今百執事。誰宜司命。未必我死。爰積誓尤。四十七祀。悔過自懲。從今日始。急急如律令。**年嶽陵陽集**祭三大神文。某聞神之在天下。如水之行地中。無往不在。不以方所論也。神廟祀在蜀。惠此都梁。靈符來下。乃瞻西顧。蓋未始忘蜀也。某蜀人也。固不敢私事神。神尚有以私之。得毋為神羞。祇事之始。敬恭以告。祭射

洪神文。昉曰道直。僑曰遺愛。誰其嗣之。邈矣千載。惟神英烈。生為諫臣。直道去國。以遂其仁。惠利所施。沒而彌著。愛直兩全。何媿于古。玉屏之下。玉壘之東。神之精神。萬里而通。壽宮孔寧。奠此椒酒。英風夏寒。如在左右。維神孔毅且仁。威風惠氣。劇刺全蜀。迺夏五神寶降。火傘中天。白崖峙雪。其疇敢不虔。某黏糲未去。此猶得奉椒醕。薦壽宮。所徵福于神者。物無疵癘。年穀以熟。則千里蒙神休。而某雖去。亦與有幸焉。尚享。王之道相山集。祭白虹山神文。惟神以興雲出泉之功。嘉惠此方。民物受賜。舊矣。而歲或大旱。雲雖時興。而不能作霖雨。泉雖日出。而不能溉稼穡。則神之功。或幾乎虧。今度兩山之間。截然為垠。以瀦蓄積。潑待其歲旱。泄而放之。用沃山下之田。使焦槁者蘇。榮茂者實。永永為萬世利。是功也。豈易量哉。興役之始。敢不以告。馮縉雲先生集。山神祭文。某曩以正直。為時所棄。歸伏田畝。棲適此山。謀茫風雨。隸神所治。卜築之始。先用告虔。丁力所攻。成其毀墮。度神警謹。神或不然。今具牲醴。齋誠致禱。以謝不謹。惟神稟命自天。司祐下民。福善禍淫。繫神之職。仰惟孚鑒。賜以祥應。相我誅茅。營度罔愆。時其雨雲。以豐穡事。屏逐豺虎。寧厥攸居。是惟神之靈。是惟某恭敬。永永不忘。尚享。李忠定公梁溪集。北歸祭神文。年月日。具位李某。謹以牲酒香幣之

奠。致享于威武行宮。恭承大恩。許還中土。再涉鯨海。曾不踰旬。祥颺送帆。頃刻千里。克濟重險。非神疇依。敢以牲牢。躬禱祠下。冀得吉卜。以終神休。尚享。張橫浦先生集。祭墳園神文。某年月日。以酒脯之奠。昭告于家園土地。林木等神。某讀喪親篇。曰。卜其宅兆。而安厝之。嗚呼。言之至此。五內靡裂。尚忍言之耶。其卜葬先人於此。今將開壙。謹用告虔。某身為儒者。當服先王之言。不當信淫巫瞽史之說。嘗讀周官墓人之職。曰。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為先。凡諸侯居左右以前。卿大夫士居後。各以其職。此先王陪葬之法也。驗吾先王左右前後之說。則夫陰陽家流。青龍白虎。獨火太歲之說。敗矣。又讀記禮之說。曰。夏后氏尚黑。大事歛用昏。商人尚白。大事歛用日中。驗吾先王用昏之說。則夫陰陽家流。乾艮二時之說。敗矣。又讀富辰之言。曰。管蔡邴霍魯衛。毛聃邴雍曹滕。畢原豐郇。文之昭也。邴晉應韓。武之穆也。樊蔣邢茅胥祭。周公之嗣也。驗吾先王宗數姓之說。則夫陰陽家流。五姓宮商角徵羽之說。敗矣。又讀春秋書曰。宣公八年。十月己丑。葬我小君恭嬴。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驗吾先王己丑。庚寅以雨晴為候之說。則夫陰陽家流。擇日定時之說。敗矣。以至攷五月三月之說。則年辰畏忌之說。敗矣。攷從柩臨穴之說。則黑黃衝射之說。敗矣。是陰陽家說。違

悖義理。舉不足信。又嘗攷先王之說。曰。執左道以亂政。殺。假於鬼神時日。卜筮以疑衆。殺。又曰。非聖人者無法。非孝者無親。今陰陽家譎恠之說。是左道亂政也。是假於鬼神時日。卜筮以疑衆也。是非聖人也。公。犯先王明禁。罪在不赦。動以吉凶禍福為言。以恐動天下。以起不孝之心。嗚呼。葬親而欲徼福於無知之神。此何心也哉。此不孝之甚者也。某甚悲之。使世無青龍白虎之神。獨火太歲之神則已。如其有之。必不垂祐於謀葬其親。避忌畏惡。遲延歲月。以徼福於一身之人。不孝之子矣。何以知之。石駘仲卒。無嫡子。有庶子六人。卜所以為後者。曰。沐浴佩玉則兆。五人者皆沐浴佩玉。石祁子曰。孰有執親之喪而沐浴佩玉者乎。不沐浴佩玉。石祁子兆。人皆以龜為有知也。豈有為青龍白虎。獨火太歲之神。反不如一龜之有知乎。先王之道本諸身。施諸庶民。攷之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某今葬其親。以義合禮。安敢不以先王之道為法耶。又安敢不以先王之道正鬼神耶。某又觀先王蜡祭之法。曰。迎猫。為其食田鼠也。迎虎。為其食田豕也。今以葬先人。斬伐林木。斲拙土膏。雖幽冥中。念人子之心。不以為忌。而某所以事鬼神者。亦安敢不以禮義而再拜告也。嗚呼。先王之道。神明知之久矣。區區之言。非特正淫巫瞽史之說。將

以開先王之道。使為人子者。以奉其親。以事鬼神。以窮後世紛紛之論。不敢以吉凶禍福動其意。而一以純孝為心。神如有靈。庶或相之。彭止堂集。安福縣祭疫癘神文。某惟此邑。春夏之交。疫疾大作。間有家死數人。疾猶未艾。嘗考其俗。皆因不服藥所致。徐詰其所以。則云神實禁之。夫天地鍾至和而為人。其飢而食。寒而衣。疾病而藥。無一不取足於天地。天地予人之藥。以衛其生。而謂神禁人之服。而致之死。有是理乎。此皆由巫覡之徒。欲假是以神其利己之術。而俗醫用藥多不得其當。往往不能起疾。則舉而歸之於神。以逃其殺人之名。而謂神實然。非某所敢知也。俗惑既深。單詞難釋。今命醫者行視諸坊之病。而官給藥以治。率舉神辭焉。用是不敢不告。唯神血食此地。亦猶某等祿食此邑。其念斯人之心。必無幽明之間也。唯神相之。陳默堂集。郊後祭神文。上即位二十有六年。海內乂安。民物康阜。乃於冬至之日。祀天圓丘。肆赦天下。盛禮告成。幽明莫不受賜。睠神之休。不忘秩祀。具有彝憲。敢急奉承。惟至治馨香。蘋藻可薦。酒醑菲薄。庶鑒其誠。皇帝登寶位後祭神文。比奉赦書。以今皇帝踐祚。俾郡縣之吏。各祭其地之神。某實攝茲邑。職在欽承。恭惟二聖相授。曠古絕今。無與倫擬。固將同享無疆之壽。樂此太平。與天無極。歡呼拊蹈。海內所同。

神司其幽。宜介以福。古人有言。無德不報。上之所命。禮意甚渥。神其歆之。
林亦之綱山集祭神祠文。年月日。綱山林某。謹以果酌告于祠下。昨者
湘鄉嘗一至乎此。而此里衣冠輝輝可數。今茲某來。又何敢望先達。亦以
假館信宿。必謁于神祠。此為古道也。**陸游**謂**南集**祭富池神文。某。去國
八年。浮家萬里。徒慕古人之大節。每遭天下之至窮。登攬江山。徘徊祠宇。
九原孰起。孤涕無從。雖薄奠之不豐。冀英魂之來舉。**王漢濱先生集**軍城
修造。祭花溪山神文。茲以官寺不葺。一切興修。用尋斧斤。廣行剪伐。惟
神典司林麓。勿震勿驚。陰相役人。毋生災癘。毒蛇猛虎。悉令蟠伏。當俟落
成。修嚴齋醮。以報神之休。**張南軒集**祭烏龍山神文。維乾道六年。歲次
庚寅。五月辛亥朔。十四日甲子。具位謹以牲幣清酌。致祭于山之神。某。竊
惟古者諸侯。各祭境內之山川。嚴其壇壝。潔其幣牲。以致吾誠焉耳。後世
立之棟宇。設為像貌。其失甚矣。仁安之山。寶鎮茲土。風雲變化。雨我百穀。
是惟神靈。民所依賴。而嚴祀之所。曠然未講。其何以收聚誠意。克有感通。
肇始茲壇。亦既訖事。謹率僚屬。再拜以祀。惟神昭相。俾雨暘以時。嘉生無
癘。吏雖不敏。敢不率民敬事。永以無替。亦惟神之休。**陸象山集**代教授祭
神文。孔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禮曰。非所祭而祭之。名曰淫祀。惟爾

神稽諸禮典。非士庶所當祭於家者。鄉者因循舊俗。未適厥正。夫聰明正
直之謂神。非所當祭而祭之。固非所以祀神。非所當祭而欲人之祭之。亦
非所以為神。今將革舊俗之失。以爾神之祀。而歸諸正。惟爾有神鑒之。**史**
浩鄭峯真隱漫錄。重陽祭宅神祝文。惟神正直聰明。世享時祀。今茲秋
報。上巳云。春祈式屆。疇敢不虔。庶幾歆之。恪勤厥職。俾我閔闕。永底安榮。
魏鶴山大全集祭靈應神文。惟王生為正人。沒為明神。生則令德純孝。
垂世範俗。沒而備物之享。貽于其親。二月中吉。維聖考揆度
之辰。郡有彞典。酌醴薦純。惟王其歆之。茫我有士。福我有民。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九百五十一

九真

神

宋王東牟先生集已未歲新復河南故地肆赦諸神文。禍生不虞。猖狂
獨胡。妖瀆神都。幅裂中區。文軌未同。一星已終。天誘其衷。革心大戎。使幣
肅將。議和交相。河南職方。歸我侵疆。天子聖明。發于至誠。澤霈寰瀛。幽顯
蒙榮。神德之聰。血食無窮。明命肅恭。惟其感通。又。國家以火運中微。
胡塵暗于華夏。中原數百州之地。淪沒羶腥。迺者上天悔禍。而虜使議和。
河南綿地數千里。復歸版籍。天子布惟新之澤。大霈遐邇。凡神之德及民。
彛位列祀典者。咸得以薦享之。是用肅奉明命。神其格思。又。夷狄腥
羶之氣。薰蒸上都。天亦厭之。俾胡人有休兵議和之約。以幸黎庶。天子惻
然肆赦。蕩滌區內。凡群望百靈。皆預嘉澤。惟神昭著祀典。血食一方。敢不
有薦也。是用肅奉王命。神宜鑒之。章忠恪公集代人祭濟沁神文。方冬
沍寒。水潦既降。而沁流驚湍。嚙岸隳載。豈吏卒不虔。俗慮不謹。遺神羞耶。
將玉帛不陳。犧牲不時。貽神怒耶。惟神庇之。幸永厥賜。敢以祭告。冀鑒歆

茲王初察先生集行日祭神文。性燕山日。維宣和五年正月乙卯朔二十
五日己卯。其位王某。謹以牲酒祭于某神。某奉詔撫師。涓日戒道。仰承聖
筭。遠震天聲。旌纛前陳。將士賈勇。惟神陰相。利用遄行。尚享儀真志。李道
傳祭瓜步山神文。維嘉定七年。歲次甲戌。九月壬戌朔十五日丙子。朝
奉郎權知真州軍州事。新除江東提舉李道傳。謹遣武翼郎添差真州聽
候使喚權監瓜步鎮王福。告于瓜步山神。大江為南北之限。東流至于秣
陵京口之間。其狀極矣。連山雄秀。橫列江南。而其地則平原曠野。蘆葦之
場也。惟此山獨立北岸。孤峙峻峭。四面平絕。下臨無際。若可與南山之雄。
大江之壯。相為賓主者。故非甚高且大。而實地氣所鍾也。是以出雲致雨。
利澤下民。其見祀宜也。然今所祀者。乃南北分裂時所祝胡鬼之像。夫以
中國之人。相率事夷狄之鬼。已甚不可。况元嘉之盛。人物繁阜。自其飲馬
于江。邑里為之蕭條。此山正其駐兵之地。受害最烈。而千載之後。方且廟
而祀之。像而嚴奉之。豈不大謬哉。道傳繼守此州。欲正其祠久矣。今忽被
命移官。念不可不一正之而去。用遣鎮官撤神之像。投諸江。而以其地祀
山之神。道傳將告于新守此州者。以事工于朝。秩神之祀。神其鑒之。謹告。
元王暉秋澗集祭孚惠神文。惟神淵懿徽柔。德妃軋方。鬻沸其泉。寔為

淵浸。屋而祀之。禮固宜矣。茲者時雨愆常。蒲絳兩州旱暵頗甚。吏寔不職。
民將何尤。夏麥革而半成。稿稼虛而可燎。眾仰一溝之水。恃為卒歲之安。
然得之有限。既之不濟。與其施及乎有數之田。何若膏潤夫一境之內。惠
郵哀憫。繫神能然。伏望起伏龍。鞭電駭神。泓為之變動。川雲隨而翦從。細
建天瓢。溥霑壠畝。使槁者勃興。而如握。熱者得濯。而輒醒。雲漢昭回。一滌
蘊隆之氣。既窶滿載。卒成大有之年。神能鑒茲。敢忘昭報。尚享祭元神
祝文。歲次丙辰九月戊戌二十九日丙辰。臣等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敢告
于歲德之君。惟神一歲之君。百神是統。端臨巽位。獨秉威權。悔吝灾祥。維
神是與。臣某父某。年踰知命。心切齊家。動靜之間。既乖攝養。公私之際。尤
重愆違。而又庭戶積殃。子孫不孝。於七月二十七日。遽嬰末疾。將抵于冬。
困致沉綿。力疲舉履。日困元命。躬薦愚衷。幸冀神明。蚤躋和豫。尚享祭
孝感聖姑神文。惟神肇迹博靈。遇仙渦浦。淵懿昭靈。作蚕聖母。千祀永賴。
神功斯溥。食弗再則。飢衣弗製。則窶念此歲事。惟神其惠。顧之尚享。祭
武強南龍池神文。維神威洞淵府。奮飛天衢。致雨興雲。執帝之樞。顧此
冀野。時極焦槁。桑半捲而出。作祟穀出壠。而氣未蘇。農官至無可勸。窮民
將失其所圖。匪惟吏責。恐亦神之所當虞也。况蒼精昏見。適時之雩。望靈

池而致禱。庶少鑒其區區。嗚呼。擴帝仁而洞下土者。君也。我當供厥職耳。免吏責而歲有成者神也。報則其敢後諸尚享。祭黃崖山神文。節彼南山。奠安一方。爰產奇石。紫質青章。王宮繕興。爾焉來營。伐而材之。不無震驚。用是昭告。惟神降寧。庶憑默佑。迄用有成。尚享。胡祇適紫山集西冶祭金火神文。某年月日。某官某。謹致祭于火金之神。惟神。祝融正號。辱收表功。災熾而威。從革而利。成熟庶物。剝裁萬堅。列五材以養民。分四時而成歲。神功相協。國用以饒。方今我國家外攘夷越。內敦農桑。欲成其功。先利其器。兵則戈矛。劍戟。農則耒耜。鋤耰。有備無虞。闕一不可。分命厥官。大興諸冶。某等董工就事。備物具材。有炬既明。有索斯舉。謹占吉旦。敬告明神。伏願炭熾而堅。礦銷而利。出埽江河之決。積金山岳之高。恪遵彝儀。式陳明薦。尚享。國朝謝肅密庵葉闕憲祭所歷山川之神文。維洪武十七年。歲次甲子。二月己巳朔。越二十五日癸巳。福建等處提刑按察使陶垕仲。副使費復初。僉事謝肅。何履道。謹以牲酒祭于大江。溯江。蘭溪。建寧。延平。福州。山川溪灘諸神。曰。維孟之春。天運載新。皇底其治。黜陟群臣。肆我僚友。欽承符節。再振憲綱。爰來閩粵。所歷山川。自江而浙。大溪急灘。千縈萬折。乃於其間。峰巒巖業。闕塞極天。波濤攪雪。選舟易馬。水

陸兼行。以莫不寧。弗稽王程。何以致此。由神之靈。神靈伊何。正直聰明。或山川之秀。或人中之英。有感即通。如響應聲。噫而風颺。呼而雷霆。幹旋潮汐。舒卷雨暘。何神之靈。與元氣并。變化莫測。惟格于誠。我亦誠止。神毋我怨。我答神休。一觴是奠。尚享。

唐沈下賢集祝楠木神文。并序。謫掾秋病偃于漢之陽。悅而夢鬼。其形甚穢。長股短胫。薄頂無尻。秃眉獐吻。嗜痔而饜。瞪視睽睽。噉氣腥臊。指人生寒。粟肌捷毛。及寤恠歎。以告筆吏。局曰。斯癘鬼也。亞之曰。癘鬼何端而侵我乎。局曰。癘之為情。惡儻儻而狎睢。同丘為仇。同惡扶依。依邪傳影。倒步側趨。託舌附語。以調淫巫。今掾之為人。體曠情虛。樂態惡汗。去惡內曠外疎。翱翔自儀。舉止無虞。不機不局。為所啜也。無乃異乎。亞之曰。何以去斯患也。吏曰。局聞之。楠木之神。其司郢土之陰。可以酌而訴也。願召巫用酒肴。以寄詞為祝。使其有媿。必榜且戮。掾無鬱也。於是乃與譔為祝言一闕。以道所惡。其詞曰。傾江漢之長瀾兮。洵晨雲於宿靄。惟附獻之橫峯兮。馮甘鬱之清泚。聞楠木之留古神兮。宅同麓之荒邱。茹清明之靈英。舍端光而為體。與干節及皎峭兮。惡情明之闇靄。奧客子之何羈兮。啜五血於癘鬼。癘鬼之狀。草朮樸棟。蹴折兮。蜍背。棚橫兮。蠱腹。枝聲語。蛟反兮。薄頂。

而鮑顛。颯揆兮赤臉而鼠目。伺羞池於隙情兮。投怪言以禍福。拒良藥於
頻痰兮。謗嘉肴而謂之毒。衣去戾氣以爲介兮。避神丹之利鏃。彼恠鬼之
朽險兮。非神君兮孰能以族。洗苦身而爲詞兮。望皇靈於楠木。歐陽公集
瓊林苑交午禱祭太歲諸神祝文。天行有度。運三統以環周。歲德所臨。
從百神而拱列。載洎穀旦。薦此令芳。惟陰鑒之享誠。委時祥而昭佑。慕容
彥達稿文堂集。遷移帝鼎神象大器告遷祝文。恭營吉壤。初建殊廷。涓
選休辰。奉寧真御。敢伸蠲告。冀格休祥。同前奉安祝文。夙蠲館御。祇
奉威神。敢薦熏修之儀。冀格燕寧之佑。仰祈聰鑒。俯察誠心。王與鈞藍縷
藁水東靈顯三侯祝版文。凡效官一方者。厥有神職相之冥冥。矧將使
指閭俗南驅。正直聰明。在所當肅。謹以頓舍之三日。款謁祠下。俟其相之。
字溪陽先生集。寓龜陵告四殿尊神祝文。乙丑年。某生於神鄉。長於神國。
蒙神之休。感神之德。循理安貧。永惟報塞。蜀有狄難。流離異鄉。八年荆楚。
仗神休祥。聚指食息。以壽以康。季男濫恩。乘障珍南。千里挈家。牽舟泝江。
寸心隱憂。寢食不遑。行次龜陵。敬辦片香。虔修祀事。仰答鴻龐。得假餘息。
恩斯不忘。吳泳鶴林集。立春祀五福十神祝文。攝提正于孟陬。方喜璿
杓之換。天神貴者太一。載嚴玉填之祠。爰迪舊章。式筵明祀。伏願上皇降

監。五福照臨。遣境息師。盡洗旄頭之色。田疇多稼。更陳龍角之祥。立夏
祀五福十神祝文。孟夏之律中呂。吉日維良。太一之壇三陔。衆靈咸會。爰
舉奏詞之典。式祈嚮用之休。伏願穆若上皇。監于下土。星辰清潤。邊無多
壘之虞。年穀豐登。民識有生之樂。立秋祀五福十神祝文。伏以昂主
西方。月行白道。其明者太乙。麗于天庭之中。將愔兮壽宮。錫爾下土之福。
式遵彝典。用致精祈。伏望八極潛通。十神昭假。師于載載。拂除冷氣之妖。
稼寶既登。醞釀豐年之慶。海神生辰祝文。惟神廟食茲土。庇佑我民。
屬臨誕期。爰秩彝祀。矧歲逢荒。民尚阻飢。米方航海。而盲風來。秧正在
田。而淫雨至。願垂臨相。時其雨暘。庶幾民有粒食之期。吏寬芻牧之責。惟
神其鑒之。陳耆鄉貧窳集。大比靈康祝文。神爲此方靈祠之冠。言神之
靈者。但曰去菑保歲。而弗思其大者焉。夫士短長在已。尺度在有司。而利
達之衆且寡。亦足以爲神之榮媿。神既廟于多士之邦矣。而不爲多士謀。
無是理也。尚惟左之右之。俾人人奮張而不虛。其多士之號。神之靈於是
爲大。其賢於去菑保歲也遠矣。鎮安祝文。歲大比諸生奉酒醴告于
廟祀曰。乞靈也。夫人保於城。城依於神。故雖境內毫髮之務。惟神之爲聽。
况於賓興多士。事大體重者哉。夫田可力耕。而儉不能自必。必之者神爾。

願言陰相。俾獲見功名之秋。庶幾不負蓄畬。且償厥志。敢不夙夜。思所以答神之賜。**蘇東坡集**西京會聖宮修神御帳座畢功。告遷諸神祝文。維元祐二年歲次丁卯月日。孝曾孫嗣皇帝臣某。謹遣某官敢昭告于太祖。啓運立極。英武睿文神德聖功。至明大孝皇帝。須詔有司。恭修幄座。暫安別殿。以作庶工。既匠事之告成。宜真游之來復。願垂昭鑒。及此良晨。尚享西京會聖宮修神御帳座畢功。奉安諸神祝文。維元祐二年歲次丁卯月日。孝曾孫嗣皇帝臣某。謹遣某官敢昭告于太祖。啓運立極。英武睿文神德聖功。至明大孝皇帝。陞座告成。允協歲時之吉。靈旂永奠。復瞻天日之光。庶俾後人。仰蒙餘慶。尚享。**王魏公集**某神奉安祝文。祠庭嗣新。親像載肅。日時甚吉。肴核具陳。神乎來哉。以有安宅。尚享。**劉才邵杉溪居士集**奉安昭烈武成王并殿內及兩廡諸神像祝文。伏以惟王之道。文武所師。志屬鷹揚。功高夾輔。茲建右學。申加崇奉。式陳潔薦。奉以即安。神其來燕。維以永寧。告遷昭烈武成王并殿內諸神像祝文。伏以學館肇新。崇堂克建。載洎吉日。遷奉威容。用安明靈。式冀歆格。**楊冠卿客亭類藁**春孟祭五世神座祝文。奕奕寢廟。安妥神靈。歲律肇新。王春茲始。虔修祀事。庸展時思。**萬啓類祝神文**朝誦暮絃。久接齋館。嘉敬清酒。用薦馨香。

要福乞靈。我則異於是。誠心精意。神其相之乎。許應龍東澗集立春祀五福太乙十神祝文。立春之日。實開一歲之端。受祿于天。尚冀十神之祐。仰騰碧篆。俯控丹衷。伏願仙馭下臨。高真洞鑒。使壽使富。更多男子之祥。俾熾俾昌。益羨泰元之筮。**魏鶴山大全集**立秋祀五福十神太一祝文。月望東維。氣澄西顛。時維四立。報重十神。敢迪彝章。式嚴圭薦。庶綏神顧。申錫邦休。銷弭沴祥。導迎和氣。師干載載。年穀屢豐。嘉與亟生。永嚴昭事。**王岐公華陽集**開汴口祭諸神并河陰縣河侯神祝文。伏以崑崙之墟。靈泝善下。醴波東注。轉漕京師。歲無悍驚。繫神之助。祁國長公主宅立木。祭太歲諸神祝文。伏以王姬蕤館。國有舊儀。大庀工徒。揆日興作。諸神有位。罔或驚虞。**鄭獬鄭溪集**開撥汴口祭汴口之神河侯之神靈津之神祝文。巨河之壩。決而東注。漕舟是賴。啓塞維持。春氣發陳。理當䟽鑿。神其綏閑。獲此安流。**章惇玉堂集**修完內城。祭告太歲已下諸神祝文。伏以甫諏靈日。言治宮城。工徒始興。神鑒來相。永孚多福。以底厥成。圭薦告虔。尚克右饗。為淮南兩浙等路久旱於南嶽祈雨祝神文。伏以在德弗類。厥罰常暘。東南沴菑。所被甚廣。夙夜兢懼。庶乎折銷。惟神監觀。乎佑下土。錫康垂澤。實賴至仁。四皇子祔葬斬草破地奏告諸陵祝文。伏以

永念孩嬰。奄罹蕩闕。言營宅兆。往祔陵壙。僞工有期。敢不潔告。趙鼎臣竹
隱疇士集定州迎神祝文。維仲之春。既播厥穀。雖具宣於民力。實仰繫
於天時。苟風雨之甚調。庶茨京之可待。神將有報。吏不敢忘。尚享。畢仲游
西臺集太白太湫神祝文。維某年月日。具位畢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
敢昭告于太白福應王太湫之靈。華原自八月至於二月。不雨。宿麥將槁。
秋種未入。是用赴訴。恭致一勺之多而禱之。以求千里潤澤之應。苟非誠
之不至。則神無難焉。簫鼓笙牢。從以耆羞。惟神俯悼衆戚。回枯改澗。油然
興。沛然下。崇朝而鼓舞於境內。則願率邦人。圖報太白太湫神靈之賜。其
敢不腆。尚享。強祠部集明堂前祭告千里內諸神祠祝文一首。國家嗣
講聖享禮物具庀。辛日維吉。將展熙事。預孚神聽。宜有以相。尚享。陸游渭
南集嚴州戊申謝蠶麥祝文。乃者蠶老而未繭。麥秋而未穫。天作霖雨。
將害于成。惟神降康。陰沴消弭。牲登于俎。酒湛于觴。維以薦誠。匪敢言報。
真西山集北山神祝文。北山之神。聞者仲春之辛巳。以閔雨有禱于神。
壬午遂雨而雷亦發聲。自是之後。連日皆雨。而丁亥之旦。迅雷驟雨。尤極
霽霽。辛卯又雨。丙申以至戊戌。如丁亥焉。至是而一犁始足。霽色逾旬。農
方歧望。穀雨之旦。又如丙甲。嗚呼。非吾北山之靈。大茫茲土。顧何以獲茲。

敬卜休澣之辰。再拜以謝。繼今有望於神者。非一日。神之始終。茫民者。亦
常如一日焉。是則某區區之願也。謹告。又詩以龜蒙為魯邦所瞻。惟時
泉山亦此之龜蒙也。某兩叨假守。每旱溢輒禱于神。無不響答。前後四年
歲皆告豐。是神有功于民。且有造于某也。壇壝將新。而某遂去。惜不睹其
成。即日登塗。回瞻巍峩。不忘起敬。出雲為雨。潤澤千里。俾歲以屢熟。某尚
尚有望焉。周益公大全集修整大廟殿宇等畢工。告遷祖宗并別廟神主
還殿室奉安祝文。伏以國之大事。莫重親郊。祇率舊章。載新祖廟。是洎
吉旦。還奉威靈。永奠安安。益敷多祐。尚享。景靈宮祖宗諸后神御祝文。
伏以維邦之媛。久冠列妃。茲正長秋。聿遵親訓。前期致告。式協舊規。有
位闕宮。冀綏後祿。景靈宮祖宗諸帝神御祝文。伏以維邦之媛。早事
初潛。登進椒塗。蓋遵親訓。禮行有日。敢不告虔。先祖是皇。冀綏後祿。恭宗
禮北海集温州恭遷祖宗神御七位奉奏祝文。伏以上都猶阻。原廟未
還。永惟眇末之資。實負繼承之責。幸賴祖宗之餘訓。力圖家國之中興。姑
即便邦。載嚴神御。屬奉遷於聖祖。以就次於行宮。並瞻睟穆之容。序正尊
卑之位。庶顧安於後裔。期歸復於舊京。嘉薦弗親。孝思曷已。尚享。温州
告遷聖祖天尊大帝聖像累靈宮奉安。奏告祖宗神御祝文。伏以帝籙

皇圖宜有發祥之自。祖功宗德。豈無流慶之先。惟世系之推尊。實仙源之所出。興言寶像。遠即海邦。將遷次於行宮。以並嚴於烈祖。庶合神靈之意。永延宗廟之休。尚享。太皇太后梓宮發引渡江。祭告錢塘江神祝文。伏以鳳翼宵陳。鸞車夙駕。指濤江而利涉。宜神物之效靈。爰飭薦羞。用神虔告。李邦彥北門集宣德樓上梁。祭告五方五常太歲神。十二神。將。梁官土地等祝文。維宣和元年。歲次己亥月朔日。嗣天子臣。伏為宣德樓上梁。謹遣某官敢昭告于。東方青帝。南方赤帝。西方白帝。北方黑帝。中央黃帝。太歲神。十二神。將。梁官土地等。伏以端闈特啓。國體增崇。有嚴寶構之雄。式壯宸居之邃。載洎吉旦。肇舉脩梁。茲賴休成。用神虔告。元程端學積齋集辭神祝文。某聞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境內山川。大夫祭五祀。士祭其先祖也。下僭上。遠間親。謂之悖禮。夫禮出於天。聖人脩之以教。則守禮者為奉天。悖禮者為逆天也。世降澆漓。異端肆行。淫祀遍天下。以庶人而祭天地山川。下僭上也。薄先祖而厚淫祀。遠間親也。僭上間親。逆天孰甚焉。乃設神位。焚香禮拜。曰。吾敬天地鬼神。非反本乎。且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非其鬼而祭之。則血脉不相通。鬼神有所不格。况天之所以與我。吉凶禍福。在吾敬肆之間。而非諂所能致。不敢干名。犯分。以

求非常之福。爰自營室正寢之東。已建祠堂。奉先世神主。某又聞朱子曰。士亦可祭二祀。故於東廡置后土祠。東廚設竈神位。自餘舊奉星斗城隍府主暨諸神之位。茲不敢復奉。匪我敢慢。禮所不得。雖然。人知敬神。而不以禮待神。乃大不敬。我今非禮不祭。則世人莫如我敬神也。惟爾有神。尚鑒我心。胡祗適紫山集皇城啓土祝神文。奠安神鼎。已成萬雉之崇墉。拱衛皇居。宣亘重圍之禁宇。土功斯舉。坤靈寔司。再獻明禋。用符卜吉。遵自周之宅洛。肆于郊以用牲。雖楨幹畚鍤之暫勞。庶外內闕庭之咸備。邦基永固。神庥是扶。宋周美成集禱神文。并序。胥山子既弱冠。得健忘疾。坐則忘起。起則忘所適。與人語則忘所以對。行於塗。懵懵然趨之。躡趨墻。抵植木。僮僕在後。叱叱然呼之。然後知返。此年尤劇。自以為苦。莫知所以治者。有老子之徒教之。曰。人身各有神。神各有司。而心為之主。神之不靈。眾事錯焉。滌雪其心。則君明令嚴。百官仰流。纖事不遺。然孰不涉事。而無此疾者。其君不撓也。子非撓其君乎。時血并於上。氣并於下。而為此疾乎。心明識還。血蘇氣蒸。殆可以已此乎。然人之所知者止此耳。吾得法於海上。以時祭其神。酒一茗一。割鹿為脯。藉以白茅。香秬肥臠。於闕室。以意力遣神出。既食既享。於是有道家法。并以呪語其輪祭五神。各有日。又於某日

合祭之。其法有差焉。至某時而後驗。胥山子難之曰。神豈道飲食而後靈耶。彼曰。男女飲食所好者神也。神無形也。以意力遣神出。則神亦為人出。即其所好。迺見吾神。因施吾法焉。非若祭欺魄。徒媚以飲食也。子勿深詰。吾弗敢告子矣。吾固以為妄而苦此疾也久矣。聊一試之。因一月行其法。作文以禱神。其辭曰。繫人之生。秉靈懷奇。戴高趾厚。參相二儀。上推畧。下泄化機。衆隳差我。巧籠游蜚。食虎則馴。豢龍而肥。擷英已疾。播策窮微。布灰闕暈。秉刃逃魘。創物制形。任意莫違。儼靈府之曠深。包百怪之參差。一拂則鳴。一染則緇。事關古今。書傳孔姬。金縢豹韜。鳥迹龍圖。聯編比簡。句析章離。漫爛五車。參羅是非。匪誦匪習。一念則隨。至於識簡。知陵探環。悟兒部曲。萬人。一目謂誰。口存亡書。手覆壞碁。意者魄收其亡。尸錄其遺。納之黃庭。闔以靈扉。以時閉開。以應時用。分曹隸屬。各有攸司。胡為乎血氣則均。獨分頑鄙。四體不動。又不強記。今則捐昔。夜則昧晝。嗒然都忘。廢若委衣。唯汝心君不紀不綱。訓下不齊。餘官回冗。並棄爾典。嗟爾職藏。不吝不嗇。盜發告竭。弗究弗追。日厭甘芳。自憚自嬉。使吾繆妄昏塞。既得復失。逮壯已然。垂白柰何。今者不決汝讎。更惠以德。既來既享。曷以報我。靜聽久之。忽若嬰兒之聲。既噎復吐。欲揚而抑。聞其言曰。嗚呼。子之愚也。

甚矣。乃不自尤而尤我哉。子之幼時。鬢髦垂帶。父仁母慈。弗鞭弗笞。常人所庸。乃獨捨之。寃思詭竒。樂而忘疲。乳虎玄駒。已志齧馳。既冠既頎。弗悔所為。譬如萌蘗。怒生得雨。益滋鉗制其形。求之禮儀。解構萬事。了無出期。星移歲遷。物必異姿。大化則然。誰使汝悲。朝煙暮靄。臺高榭危。景物自然。誰使汝思。貪饕多欲。久淫不還。事左願乖。動觸憂患。身輕如毛。責重如山。愁居懾處。精爽不完。造化一摸。天不汝慳。今者脉絡甚順。腠理績密。却刺無功。焉用砭石。五毒弗主。百品奚益。熊經鳥伸。自疲脅脊。非腫非瘍。不羸不瘠。日月不廢。何苦區區。務去之也。子不聞乎。方寸八達。磊如明珠。又復如鑑。物去則無一塵為傷。况復塗塗。損實攻堅。日夜求虛。緣念速起。亦貴速滅。豈容旅賓而奪主居。九流百家。大道裔餘。多積纒蘊。祇益自困。萬事不留。欣戚亦除。人呼而磨。經目則視。脫此羈羈。騰躍自如。脩者弗臻。子何苦諸。昔人以聖智為疾。以妄冠真。既寤而愠。操戈逐儒。於子觀之。乃知非誣。然子自知其忘。其忘未甚也。并此不知。迺其至歟。胥山子懔然起謝。曰。神姑寧止。吾弗求其他矣。於是亟棄其法。王直講集江行禱神文。某所之神。曰。某不孝。罪釁所延。先人傾背。即自官所扶護。喪匱歸葬鄉里。由進舟以來。且慕且泣。且念自此而南。經曆江湖。衝泝屈折。蓋四千餘里。洪濤

巨浪之突溢。盲風恠雨之撼觸。變動倏忽。恍無期節。蕩無畔際。而其以早
庠微眇之勢。羈旅孱弱之身。蹈此不測之艱險。以求遂其區區之願。諒非
所至明神陰與相之。其果能獲所濟乎。故敢具酒肴。將誠懇以懇於神之
前。惟神之仁。寔圖利之。沈氏三先生集禱神文。維年月日。謹以清酌庶
羞。敢昭告于晉平西將軍孝侯鄱陽君建威將軍忠壯侯之神。最爾小邑。
頻年被災。小大艱食。不知所告。惟民之不天。乃省乃度。方綏恤而勸導之。
耄倪雜然。耒耜滿野。乃數日以來。淫雨不止。千里之地。經界漫焉。若令與
民。將何能為。屑然有懷。豈吾土之民不知事神。而神弗福歟。何為至斯劇
也。將軍。吾土之神也。昔在晉室。三世之功。極于覆載。千載之下。廟貌儼然。
今令與丞有祈祠下。祈神威惠。降為豐穰。雨不為沴。而民有望。將大興祠
宇。時其血食。以報神休。作新夏屋。增崇其座。挾建二殿。以祠番陽君忠壯
侯之神。至于門墻。咸使崇高。鑿彼川流。俯至門外。以為行商報賽之津。攝
令之去。不可遠期。惟丞與民。實預斯禱。敢以菲薄。仰祈昭鑒。尚享。洪迺盤
洲集禱蒼山神文。昔王陽不度。叩味九折之阪。遂成孝子之名。某以父
遠謫。亟欲歸侍。避天台數驛之迂。冒蒼山萬仞之險。事與昔殊。心乎其親
則同也。問塗未幾。仍日之雨如注。瞻空默祈。賴神之靈。屏翳少休。溪殺其

漲。故朝得以涉進。而止于茲山之麓。而雲霧屯幕。不見巔岫。天光韜而未
登。念鳥道蕪絕。旁臨邃壑。或雨興于上。淖艱于下。盡室百有餘指。將必有
憤越之患。惟神興哀。終此大德。謝禹湖神文。家累千金。不垂堂坐。國
有六職。實禁川游。故馮河而死者。茲謂輕生。而近墻不立者。然后知命。此
浮一葦。遽絕重湖。中流而遇風波。雖噬臍之無及。明神能出雲雨。庶稽顙
以能通。爰瀆龍顏。冀安鯨浪。果獲監觀之助。遂無淪溺之虞。平昔萌心。謂
魯連之可蹈。從今束手。與范蠡以相忘。瞻覆轍之在前。乘扁舟而知懼。非
因噎為之廢食。蓋吹壘所以懲羹。敢尋前言。輒邀靈駕。物云不腆。効祭獸
之報焉。意則無他。異操蹄而祝者。唐白居易長慶集祈臯亭神文。維長
慶二年。歲次癸卯。七月癸丑朔。十六日戊辰。朝議大夫。使持節諸軍事。守
杭州刺史。上柱國白居易。以酒乳香果。昭告于臯亭廟神。去秋愆陽。今夏
少雨。實憂災沴。重困杭人。居易恭奉詔條。愧無政術。既逢愆序。不敢寧居。
一昨禱伍相神。祈城隍祠。靈雖應期。雨未霑足。是用選日。祗事。改請于神。
恭聞明神。稟靈於陰祗。資善於釋氏。聰明正直。潔靖慈仁。無幽不通。有感
必應。今請齋心虔告。神其鑒之。若四封之間。五日之內。雨澤霑足。稼穡滋
稔。敢不增修像設。重薦馨香。歌舞鼓鍾。備物以報。如此則不獨人之福。亦

惟神之光。若寂寥自居。躬蠻無應。長吏虔誠而不答。下民顛望而不知。坐觀田農。使至枯瘁。如此則不獨人之困。亦惟神之羞。惟神裁之。敬以俟命。尚享。宋景文公集祈馬步神文。比近牧之地。疾癘暴興。騶奴驚怪。蹄尾逾耗。從古畜事。神惟相之。便安飲齧。無俾傷殞。祇飾薄具。以達祈禳。尚享。劉公是先生集春祈諸神文。維年月日。謹以清酌庶羞之奠。祭于某神。曰。恊風既至。百物奮作。故擇吉旦。以迎休祥。維神聰明正直。依人而行。將蠲其祲。灾俾無之。祀。百姓之願也。有司之幸也。不敢不告。尚享。唐李義山集賽石明府神文。云云。賽于石明府之神。惟神化洽。處琴。享存樂社。銅章墨綬。應非百里之才。嘯虎吟龍。猶續三時之雨。余也。謬當廉部。未及行春。飛鳧懷鄴令之庭。沸井想延陵之廟。神其論交。異代降福。斯民常俾旗雲。庇我嘉穀。聊茲薦報。庶或感通。賽蘭麻神文。云云。賽于蘭麻之神。頃者。杲日揚威。融風扇暴。禾乃盡偃。人何以堪。神能倏忽。應時。逡巡布潤。雲旗直進。不資秦地之決渠。雨陣斜飛。更甚成都之救火。永懷靈祐。敢薦嘉肴。神其與蕙同芳。為蓬扶直。勿虛嘉號。以累豐年。賽古攬神文。云云。賽于古攬之神。惟神爰因碩菓。遂啓靈祠。瓜美邵平。且傳舊志。李探朱仲。亦載前經。昨者瘴暑為灾。油雲不起。式存心禱。慮作神能。感氣蛟泉。

傳祥鶴埵。使宋生杼賦。始悅於雉風。高氏讀書。勿驚於暴雨。化太甚旱。為大有年。將見助於歡康。敢忘懷於昭賽。賽莫神文。云云。賽于莫神。惟神。克扇明靈。居余屬邑。能作殷臣之雨。欲豐唐叔之禾。輒以良時。爰陳薄奠。神其俯臨上席。少解靈衣。舞朱鳳於南方。召玄龍於北極。永調和氣。無易至誠。賽海陽神文。云云。賽于海陽之神。頃傷多稼。將困驕陽。未逢玉女之披衣。空見土龍之矯首。式祈嘉靈。果降明輝。神其享彼蘭饅。挹茲桂酒。輔成於多黍。多稌。助調於好雨。好風。庶勵業官。以酬玄澤。賽白石神文。云云。賽于白石之神。惟神載烜明靈。克標懿號。軒珠耀彩。儻非瑤水之源。荆璞流輝。即是玉山之路。一昨俯憂旱歲。俾倚遺祠。果能愛我大曲。既余膏澤。不俟于公之雪獄。無煩洛令之曝身。敢命子男。爰脩蘋藻。神之仰流天澤。俯祐歲功。無萌可轉之心。以負惟馨之禮。元稹長慶集報三陽神文。維元和十三年九月十五日。文林郎守通州司馬權知州務元稹。謹遣攝錄事參軍元淑。則以清酒庶羞之奠。以報于三陽神之靈。越九月。始踐朔。霖雨既旬。式從榮典。俾更拜稽首。祈三辰克霽。于明神。神劾饗。若不踰祈。幽妖靈虬。不克亂負。輸獲熟者。賴神之仁。仁必報。式備報典。不敢諛。伏惟尚享。李文公集別瀟山神文。維長慶三年歲次癸亥。十月壬午。

朔二十七日戊申。朝議郎守尚書禮部郎中。上輕車都尉李某。謹遣舒州
撮要籍衙前軍虞候吳潭。以清酒鹿脯。告辭于灊山大神之靈。某自去歲
來臨此邦。遭罹炎旱。淮左畢同。隣郡逃亡。十家六空。惟此舒人。安業於農。
我政無能。邁此歲凶。灾同報異。乃神之聰。事幸無敗。譽斯有融。遂奉帝命。
復官南宮。皆神所祐。我亦何功。將赴京邑。路沿大江。遣使告辭。神鑒予衷。
司空圖表賢集移兩神文。夏滿不雨。民前後走神所。剝羊豕而跪乞者。
凡三而後得請。民大喜。且將報祀。愚獨以為惑。何者。天以神乳育百苗。穀
必時既豐。然後民相率以勞神之勤於事而祀焉。今始恡其施。以愁疲民。
是神怠天之職也。必希民之求而遂應。是神玩天之權也。既應而俾民輸
怨於天。歸惠於已。是神攘天之德也。推怨何以為義。利腥膻之饋。何以為
仁。怠天下之事。何以為敬。蔑是數者。何以為神。假曰非吾所得顯。然知民
之情。而不時請於上。是亦徒偶於位。此愚所以惑也。噫。天不可終慢。民不
可久悔。竊為神危之。柰何。**宋劉公是先生集**謁諸廟神文。某年月日。某
官某。謹以庶羞清酌。謁見某神。某始署政。謹循舊禮。封內之神。敢不恭事。
洋洋在上。明明在側。薦此令芳。以答正直。尚享。**清江三孔集**謁安流王神
文。某罷官衡陽。被命赴闕。挈家舟行。已涉神境。伏望陰陽佐助。使無驚

虞。尚享。**字溪陽先生集**庚子奏名謁三神文。惟神聰明正直。依人而行。
不惑之謂聰。不蔽之謂明。不偏之謂正。不曲之謂直。某幼聞此於師。壯學
此於身。行將筮仕。期以此及於民。神其依之。**王黃州小畜集**詛掠剝神文。
并序。予隣有右族。藏雖巨萬。每月哉生明之二日。旦必觴醪豆。以祭于
庭。具紙趺繪。駿以焚之。煙氣空劫。翳于予舍。詢其所祝。則曰。陰君命神掠
民之羨財。籍數于冥府。備人之沒。將得用矣。吁。予嘗稽祀典。無是說。此僅
出巫覡之言爾。神果是邪。遂為文云。氣之結也。清其臣。濁其民。氣之散也。
愚爾鬼。賢爾神。生則上輔君。而下活人。沒則咎乎淫。而祉乎仁。苟反是者。
不臣之臣。不神之神。夫何可云。民不足。神弗能福。民有餘。神奚掠。諸彼羨
者。豪珠倉壁。教貸十償百。剝脂剔膏。渴反弗飲。去池然。淥醪。飢親弗食。音
似岳然。芳肴。紅葩碧卉。宅嘗不毛。羅雲殺雪。手嘗不縹。非豪之羨。乃民之
羨。神果掠之。適為神勞。彼羨者貴。附權挾位。飲凍奪寒。裝妖覆妓。刮餓偷
飢。饜僕飮隸。朱丹墜門。且壯且嚴。葛粟盈廡。孰種孰藝。非貴之羨。亦民之
羨。神苟掠之。祇取神媿。賢者其辱。不足如足。宅環其堵。門橫其木。居有藜
牀。出無繡毅。衣乎敗縑。膳乎脫粟。耕而後食。不慙乎豐年之穀。學而後仕。
不媿乎有道之祿。唯穀唯祿。是必享祖宗而養親族。烏敢私蓄。神何掠哉。

神何掠哉。神豈肆虐。貴有所與。神豈受賂。若然則逸者處逸。苦者罹苦。孰曰天之道。有餘損而不足補哉。夫其不知豪之羨。貴之羨。皆民之羨也。神奚忍取。神雖戾天。又不念天之民神之主。苟害其主。神將安處。神何掠哉。神何掠哉。**張紫微先生集**召請諸神祇文。伏以五嶽為大。而龜蒙實東魯之崇。四瀆雖尊。而沮漳乃荆楚之望。固知嶽瀆為鎮於天下。而山川各主其一方。矧茲裔土之大荒。實號微王之故國。林巒峻茂。固龍蛇之是生。巖竇幽深。真神靈之所宅。憑依既久。廟食弗愆。况有他郡之名神。遠播威稜。於是土作遐陬之庇賴。為黎庶之依歸。乃至前朝。疏爵之君。上古者年之衆。掌盟誓之鬼。主社壝之靈。土伯木夫。山夔罔象。凡此敷陳之數。是為神物之尤。冀興雲雨於片時。轉灾祥於俄頃。仰之如在。感以潛通。實為士衆之推尊。不獨土人之知敬。今茲謹有某人。爰因避地。獲至名山。誕訪遺黎。得知方志。聞此峽江之峻急。與夫崖壁之崔嵬。舟泛之人。數遭覆溺。繩行之衆。每遇顛隕。歷歲月之彌多。知沉淪之幾萬。迨此閏餘之歲。共傳新故之更。若無拯救之方。詎免幽陰之苦。遂興悲憫。欲濟沉淪。乃因時日之良。建此齋禳之會。既仗佛乘之願力。亦資神祐之扶持。接此有情。咸生淨界。願垂靈覽。同集殊因。**畢西臺先生集**就山請神文。維某年月日。

具位畢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敢昭告于太白福應王。天作高山。奠于岐下。靈湫湛湛。神物在焉。一勺之利。澤及千里。邦人赴愬。歷年茲多。邁此驕陽。舜奏將禡。風馬雲車。有求斯應。惟時雨若。沆用小康。敢蠲厥誠。禱於祠下。伏惟尚饗。**宋魏鶴山大全集**明堂後祀百神文。於鑠皇家。哀祀廟室。既竣釐事。爰霈惠澤。眷我有神。輔天福民。申嚴報祀。命吏薦陳。吏敢不共王之休命。重惟愆陽。奪我冬令。凍閉不密。雷出非時。敢併以告。神其來媮。導迎時和。推廣德意。雨我大田。以開嗣歲。**劉漫塘先生集**尊天敬神文。蓋聞非其鬼而諂祭之。聖門所戒。假於神而疑衆者。王制必誅。敢述愚誠。少禪明見。自有太極。已兆一元。既分三才而為三。乃播五行而為五。歲月欲其無易。定為三百六旬。寒暑難為驟更。次為七十二候。一言以救。大德曰生。其在人也。或飢寒暴侵。或飽暖太過。或起居之無節。或喜怒之失中。或醉而風乘。或虛而邪入。迴成腐疫。各有源流。氣相薰蒸。人易傳染。所以不能免者。亦由有以召之。儻感受之初。澄清厥念。擇醫必審。用藥必精。勿小則乳哺者。以時長上。則侍奉者。惟謹。意之所惡。勿置其側。口之所嗜。必度其宜。又同居之人。各敬其事。勿相戲慢。勿致驚呼。身雖忙而滌濯洒掃。不異乎平居。心雖憂而衣服飲食。不愆於常度。如此則真氣還。而何恙不

已。內志正。而何邪可干。乃不反之中。第求諸外。俚俗相煽。淫祀繁興。其一曰祭瘟。所在市廛。皆有廟貌。或肖虎兕。或象旣蛇。或手足妄加。或眉目倒置。夫物各從其類。而人必擬於倫。豈天地造化之功。作魑魅魍魎之狀。况至貪者卑隸。有不取之贓。至賤者乞人。有不屑之食。曾謂塊軋鈞播。而乃饗餐盤飧。理固甚明。人可自曉。至於用醫藥以救表裏。亦須託環玦以決從違。致取短捨長。當汗反下。去生已遠。之死固當。所擲枯節朽根。何異長鋌利刃。其次曰齋聖。又次曰樂神。晝夜留連。男女混雜。冥頑之童。附而為鬼。鬼固不靈。腥臊之巫。降而為神。神亦可耻。妄言禍福。以給昏愚。牲十餘不供。一夕之需。香數套。僅充一藝之用。其他誘取脅取。不使聞知。見知。固有婦欺其夫。子隱其父。厥費無藝。豈實有餘。或典質而一縷無餘。或假貸而倍蓰計息。以致資產破蕩。老稚流離。深原其情。有甚於盜。又病者欲療。而禁其服餌。老者須肉。而絕其肥甘。投以符水。不問證之陰陽。聒以鼓樂。不恤體之煩躁。使生者不得盡其力。死者無所伸其冤。揆以刑書。合坐故殺。甚至姦欲逞。而杜其來往之親戚。言不驗。而委其禍崇於先亡。使和順之俗。變為乖離。孝思之心。更為怨詈。則巫蠱天理。壞亂人倫。其惡之盈。非赦所及。顧無士師之權。以執其罪。無先聖之道。以正群心。徒抱拳拳。未免

喋喋。儻能崇德辨惑。曾不以人廢言。庶刷神羞。不累其聰明。正直且瘳。民瘼同底。於壽富康寧。陳亮龍川集訊神文。癸卯九月癸丑。里人陳亮。以文訊故兵部侍郎佑順侯胡公之神。曰。亮生之晚。不及侯時。顧亦托侯里。得瞻餘光。而景前躅也。亮之心。侯其知之矣。苟有疑焉。而不以告。是猶愛其情於侯。使侯於亮。若不相入。是誠何心哉。侯嘗位於朝。而從法駕矣。有正直稱。沒為神明。以自福斯里。民不虔而怒。禱而應。如父兄弟。情連愛接。通有無休戚於一體。非若大賓之來。使人僕僕然。費噴糜力於一飲一食。而謂之勤也。里人之望侯。過厚而尊侯。而實外之。遇歲或歉。若豐。爭與出力。拔貧為是。村莊社服。殊名異類。千百為群。前呵後擁。頭強目瞪。手振足掉。顧影自喜。俚容鄙態。間見層出。使旁觀稍知理道者。羞澁汗下。叱叱失聲。問其名。甚至僭天子之威儀。悚然有惕於心也。顧乃謂侯樂於得此。而錫之福。不爾。兩賜輒不應。心各生念。口轉相語。巧證曲驗。奔走從事。牢不可解。使侯不得自明。今若備容儀擁一人。迎之道中。周旋回轉。無頃時寧歇。必且以其人為病狂。是不惟外侯。病侯莫甚焉。民不自顧計其窘。一方騷動。謂宜則以侯故而及病侯。侯之心。必不寧此。侯之受職於帝。猶吏之受職於君。吏以所部奉已。與否為愛憎。金錢通為威福。君有不聞。聞其

謂何。使於三尺自擇焉。俱弗克免。兩賜之柄。帝實受之。而侯豈以其私哉。民之不為侯地。殆侯無以自信於民也。民以誠禱於侯。侯請諸帝而不獲。則再三。而又不得命。帝寧不為民之愛。侯之請。終獲。民事侯永永無窮已。侯食斯里。以常不以怪。民之妄心不作。悔尤不生。草木之託其神於侯。增東少西者。擯斥棄絕而不自容矣。民於迎侯之事。已心醉夢人所憑。侯其自通之。無使亮之疑。既告不答而轉疑侯之神不靈也。自夏徂秋不雨。民皇皇不自寧。而寧於迎神。亮則不寧焉。方動訊神之念。而雨。不克躬持。是文白於祠下。使即香火所寓以告侯其鑒之。**元王惲秋澗集**安二賢神文。某以壬申之冬。來拜祠墓。悼其傾圯。几像暴露。載經載營。今也告成。瞻彼雷首。肅焉神庭。繫二賢之德。聖之清兮。以孔聖之哲。極所稱兮。揭若日月。何廟貌之尚兮。封而匪屋。來者何瞻仰兮。蒼煙喬木。何山爛其光兮。盤非周粒。桂酒苾其香兮。神其格思。歲永此而享兮。**吳澄支言集**題南廟王太尉禮神文。昔三閭大夫見楚巫樂神之歌。鄙褻於是。更定其辭。九歌是已。今郡邑皆有東嶽祠。祠以王太尉配食。崇仁縣南之祠尤靈異。徼福者朝夕奔走。太尉不知何時神。嘗聞鄉先生寺簿黃公云。蓋王文正旦也。文正公太平宰相。功在社稷。澤被生民。唯天書一事。律以大人格心之道。不無

憾焉。扈從定陵。東封岱嶽。恩陞太尉。其食於嶽祠也。固宜。友人吳淑作禮神文。實寺簿公之說。其辭雅。則其祀匪淫。亦屈原九歌類也。江西等處儒學提舉司吏目彭壽。繕寫成帙。而以示予。為誌卷末。**文苑英華**文祝延。文祝延之。指本有集作其本又作有本禱祠。閩人歌其質也。閩侯居政得民。民蔭而安。他日侯恙在體。巷野之祈祠于神者。皆以侯請。蓋憂焉。後得間而祠乃舒。其俗以為言。但不足自道。或謂軍副者亞之。能變風從律。善闡物志。因耆耄為請。於是與聞之。二字集作文以通其意。且以古之得人者。眾皆祝延之。今復用言命為篇目。其詞二。集有閩字。閩山之杭杭兮。水泮泮兮。吞荒抱大兮。沓疊層。騰氣清渾兮。朝昏。神生其中兮。宅幽凝。居如山兮。惠如水。處端卓兮。赴下而忘鄙。售集作集人之祈兮。從人之所市。攀清明兮。叩髣髴。我民請兮。期吉日。願聽誠兮。陳所當。侯臨我兮。恩如光。照道兮。照覆。惠流吾兮。樂且康。恭聞侯兮。飲食失常。民甑集作索憂兮。心若瘡。飽我之飢兮。侯由百集作有穀。神有澤兮。宜陰集作陰沃。脫侯之恙兮。歸侯之多福。群卑勤之潔恭。集作恭潔兮鑿貞盟乎山竹。右一闕為祈神。兒載吹兮。音咿咿。銅鏡吹兮。呼賊睚。樟之蓋兮。麓下。雲垂幄兮。煙為帷。合吾民兮。將安。維吾侯之康兮。樂欣。肴盤列兮。合集集作春神神擺漁篁兮。

降拂率集作率右侍妓等在夫人能修遠兮眇眇調丹含瓊兮瑳上聲佳
笑馨炮羶燔兮溢按豆爵益無虛兮果蔗雜佑杖集作秋雲清醉兮流融
光巫裾旋兮現袖翔瞪虛凝兮鑒迴陽集作覽迴陽語神歡兮酒云集作
未央望吾侯兮遵賞事朝馬駕兮擗寶轡于弭函弦兮森遵騎吾何樂兮
神軒維吾侯之康兮吾遊自遂右一闋為酬神唐羅昭諫書惟岳降
神解幽乎理者神也顯乎用者人也苟易其所則為恠妖非仲尼之所
言也三百篇亦剛於仲尼而岳降申甫不剛者豈仲尼之前則其事信仲
尼之後則其事妖苟如是則夔龍稷禹而下有相其君輔其主以致理者
皆神降也人何有哉是必以國之興也聽於人亡也聽於神當申甫時天
下雖理詩人知周道已去故婉其旨以垂文仲尼不剛者欲以顯詩人之
旨苟不爾則子不語恠出於聖人也不出於聖人也未可知宋王初察先
生集唐畫護法神讚道德之威神則不怒是心無邪孰敢予侮殷近仁
銘事神銘凡境內山川社稷城隍風雲雷雨并先聖先師歷代忠臣義
士有功於世入於祀典者皆神也伏惟聖朝尊崇祭祀每每行下各處有
司常加用心敬事區區黍尹茲邑當以聖朝崇祀之心為心在任常川恭
詣神宇壇墀之地見其圯毀處隨時督工修理毋致廢弛可也如遇春秋

祭祀必遵依聖朝頒降儀式務要齋戒嚴壇墀清尊疊潔幣帛完牲肥腩
酒醴消潔樂舞具有一一如儀臨祭之時又須存誠肅敬不可懈惰弗恭
如若祭物不周拜奠失儀則必至於瀆神而犯法罪固不輕嗚呼有其誠
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皆由已以致之其禮可不重歟語曰祭神如
神在正此謂也銘曰惟神洋洋如在左右我今存誠庶或不苟一遵明
條庶品具有籩豆惟豐肴核惟阜區區小臣忝為祭首事雖光榮終覺顏
厚祀事孔昭翊我明后千秋萬年受福彌久藝文類聚晉楊該三公山丁
神祠賦南極鬱紆飛龍在天太白擎石巨靈據山二后殊位惟公在焉
下則歸雲蓬勃綠水流離爭湍趣戾衝石會谿高岸為谷峴峴隄殿搜林
禁條逼塗迳蹊行者息駕步趾於斯陟大嶽登岑岡踰奕壇歷朝陽曄華
殿之顯敞觀應門之鏘鏘神木鬱蒼百堵周乎洞房進排閭闔顧盼靈堂
聚楹列峙丹飾煌煌千櫨浮跂天嶠騰驤累層爰業齊載長梁敷山藻於
前梳綴棟桷以采章文綺腹其紛鱗洪葩曄以披揚爾乃逡巡降趾遊坐
東廂日不逮昏炎燎已先縣宰致祀嘉旨備詳陰祚顯應徧澤圻疆普此
士女樂彼豐穰文同丹淵集問神詞并序丙申歲夏五月南幽大旱土人
走寧之要冊池取神水者如市既得各就其社祀以禱雨然踰旬不應民

甚恐懼。禾稼焦枯不得食以死。且疑神何不若嚮時之速驗也。群口咨嗟。余聞之。為作問神辭使歌之。凡三篇如左。惟歲之旱。叩群靈而寂然。鬪踵汗額。以歷他疆。俾趨神之所淵。飾益並以借餘。潤兮。輦護以歸。期監乃哀之虔。少悼民之凶飢。巫歌現舞兮。舌槁而腕垂。原呼野召兮。翁走而姬馳。奉新絮以羅庭。戶兮。日屢薦而益祗。吾將問神兮。不閱此而曷為。其一。寧山之環兮。寧水之灣。吾神宅茲兮。幾千百年。土氓所仰兮。重如一天。凡旱取雨兮。易若手然。潤逐灌酒兮。陰隨病煙。盡秦之境兮。歲無儲田。茲夏隴之槁渴兮。風燥而日煎。吾將問神兮。豈或不職而累前。其二。神嘗以功兮。荷天之福。哀盡藻火兮。冕垂墮玉。樓殿膠轄兮。楹廡聯屬。炫煒煜兮。盤山結谷。愜帝之下兮。雲藏雨蓄。宜以其潤兮。惠吾百穀。胡為自嗇兮。肆魃之酷。吾將問神兮。寵其為辱。其三。諸神詞。惟神受陵人之祀者久矣。陵人仰戴神之威惠。未嘗敢一日忘之。神之所以視陵人之如此歸嚮。當念有以對其奉祀之意。今民田正仰膏雨。而風乾日烈。於此為患。陵人旦夕望神拯活之心。豈止如窮鱗之卧涸轍。渴獸之走焦原者哉。俾霧靈矣。諒神之易為力者焉。江湖續集李和父祠神詞。食蘋兮崑崙。駕文鯨兮西海。登群玉之府兮白雲。熊熊祠司天兮毛采。占筵筭兮瑤池。恍余心

兮。飄厲旋升兮軒丘。即平圃兮佇眙。颯晨風兮丹木。聞環玉兮冷冷。神來歸兮洋水。舞青鳥兮都庭。陳桂尊兮藉白茅。申微詞兮再拜以偃。歌余誠兮神何私。惟怙終兮拙魯。李洪芸菴類藁迎送神辭。有序。紹興戊辰夏五月甲子。迄八月丙戌不雨。武原之旱。視他邑為甚。河流既斷。穰祛連徧。苗稼盡槁。丁亥。邑令余衍稽之。眾議請水于烏龍井。翌日水次。縣十五里。驕陽如焚。陰雲忽興。雷雨隨至。民情大悅。寘水佛祠。緇素朝夕歌頌。自是甘雨日以繼夜。旬有二日。四野霑足。己未。邑令率父老送神歸之。按是廟稱蘇臯二王。吳驃騎將軍蘇舉字子羽。葬於武原。宋高祖嘗夢而異之。封征南將軍。明帝載加冊命。又吳地志云。昔有牛糞金。邑人臯伯與弟逐牛入山。土崩壓死。今邑南金牛山是也。龍井之始。或傳神離跑地出泉。因以為名。事載海鹽圖經。傳聞邑之父老祭法曰。能禦大災。捍大患。則祀之。惟神之靈。距今千年。廟食茲邑。救此旱暵。罔靈如答。是宜永崇廟貌。佑我黎氓。因採民謠作迎送神辭。使歲時歌以侑神。辭曰。惟龍湫兮其源莫窮。利萬物兮精神可通。歲大旱兮我民之惆。酌彼泉兮神聽孔聰。擊鼓坎坎兮于神之宮。薄采溪毛兮饋進兩公。神欣欣兮鑒我民哀。神之來兮兩其濛。念我稼穡兮滌去熾燼。蛭蠃甚小兮膏澤甚豐。驕陽摧威兮奔走靈靈。民

之謳歌兮千古英風。古迎神。旱既太甚。神是籲兮。一勺之水。為甘露兮。伊神正直。歆誠憐兮。三日為霖。彌旬注兮。我稼既興。舟在步兮。微我兩公。余曷愬兮。擊鼓其鐙。山之下兮。桂酒椒漿。餞神去兮。功成惠孚。去不顧兮。携幼扶鮐。民塞路兮。宰相有年。多黍稌兮。澤惠無忘。永終古兮。右送神。柳州

圖志魚鱗迎送神祠。并序。太守王楠撰。古者祭不越望。諸侯祭封內山川。名源淵澤。皆列祈祀。謂其出雲雨能潤澤。施大而恩多也。後世偶而事之。屋而貯之。瀆矣。柳有魚鱗山。特為峭拔聳秀。中有神湫。凜然可畏。往昔相傳。禱早輒應焉。嘉祐蕭汝為記其事。顧不窮格其理。而昏為荒恠。盛稱神為某人某配。倍古義以誣神。果何所稽述哉。景定癸亥。楠以秋成。躬至其下。歎其山水雄深。知其必能微福于吾州也。明年孟夏。浹日不雨。民莫能殖。楠用悼懼。亟齋宿燎熏。檄汝掾陳君起東。致命而禱乞神湫。既粵翼日。丁卯。楠登蘇山。望桃花之顛。勃有香靄。午登三台閣。遐眺。則油然滿焉。率郡僚迓神於門外。氛氣騰踴。砰霆激電。與湫俱至。自是霖雨周浹。允相我農人。嗚呼。山川之靈。赫乎其不可泯者如此。楠切有感乎神之惠。而思所以報之。每惟吏惰不恭。率怠忽於神。深用謹戒。既蠲既薦。復使還水於湫。安神於山。而後足以竭其衷焉。考柳江集舊有桂邑迎神送神詞。因劾

九歌體為二章以紀神烈。迎之者懇惻。送之者眷戀。事神事人。無二道矣。嗚呼。此非巫祝之所能知也。俾侑聲歌。神將知之云爾。迎神。耿吾懷兮。嚙嚙。望剡靈兮。山中。龍堂兮。杏室。瑤圃兮。珠宮。乘清氣兮。齊速。澤我民兮。焉窮。蘭芳兮。椒醑。神肯來兮。從女。湛一勺兮。玄淵。何有秋兮。在予。叶韻音與

續並迎兮。未來。叶韻九之反。渺雲車兮。委蛇。使豐隆兮。先驅。驂兩龍兮。輝輝。靈既雨兮。揚波。倏而來兮。余所為。謦將愴兮。清都。聊容與兮。媮娛。把瓊枝兮。精糈。翔會舞兮。饒等。跪敷衽兮。陳詞。皇既降兮。有孚。極我心兮。勞止。神哉。師兮。其蘇。送神。太守王楠撰。神之來兮。既留。仍羽人兮。丹丘。撫嘉

橘兮。實庭。吸流泉兮。同流。風淅淅兮。雨霏霏。駕群靈兮。往從之。乘水車兮。東行。翳扶桑兮。咸池。雨我兮。福我。神格思兮。而在左。若信脩兮。慕予。羗愈祗兮。皇安。肯不可兮。淹留。薦華酌兮。肴羞。濂高堂兮。延竚。謦吾懷兮。離憂。聊夷猶兮。焮遠舉。乘回風兮。不得語。子交手兮。將歸。樂新知兮。愁予。同上叶韻

願欲報之兮。素何。叶韻。美願豐澤兮。無虧。千秋兮。萬歲。保爾生兮。子孫獨宜。祈雨迎神辭。桂陽縣丞吳致堯撰。桂陽。柳之支邑。間於江嶺。地瘠民窶。往往逃賦。役以煩催。科雖歲屢。豐而追逋。無虛日。癸巳夏六月。天久不雨。苗且盡槁。縣令瓌重。丞吳致堯。率吏民即雩壇。迺詣雨師靈谷。通天祠。備

旗幟鼓樂迎神像于壇之左。為邑民祈澤。致禋間誠之至者。必通。然非假辭無以見。迺作迎神之章。俾民歌以祈焉。其辭曰。粵桂陽之嶠嶽兮。夏荒山之漫漫。室板次以鱗分兮。土瘠薄而窶寒。何此膏於遠邑兮。春徂夏而曠乾。石田拆若龜兆兮。鞠稂莠與藁菅。婦絕炊而垂泣兮。農釋耒以長嘆。繁邑吏之不德兮。職賞司於田官。煩催科而多違兮。每對案而悽酸。念茲咎之誰執兮。詎寢食之敢安。虚心齋以進禱兮。款嚴祠之重關。惟明神之德威兮。耿昭昭而桓桓。擁霓旌而佩霞兮。駕青驪而驂鸞。北之水兮。楚之山。神來格兮。縹渺間。徧九疑之雲霧兮。涌洞庭之波瀾。驅神若以發蟄兮。起赤龍以蜿蜒。轉阿香之雷車兮。舞商羊而蹢躅。雨浸浸其霑足兮。庶西成之可觀。禾油油其堅好兮。亦俯仰以怡顏。畢歲功而昭報兮。薦芬芬之椒蘭。謝雨送神辭。桂陽之迎神。以六月之己未。庚申。雨于零陵。壬戌。雨于宜城。癸亥。雨于唐延。甲子。雨于文明。乙丑。縣之遠近。大雨霖。決日。高平之曠乾者。皆為沃壤。苗之槁者。盡起矣。丙子。僚吏備禮物送神歸廟。迺作詩遺邑民歌之。以報祭焉。其辭曰。澹容與而蒼蔚兮。楚山之朝隲。紛夭矯其蜚騰兮。楚澤之蛟螭。雷碾碾兮。震千軍之鼓。輦電熾香裊兮。耿靈光而颺馳。神哉沛兮。決十日之祁祁。惠我民兮。匪金玉與貝璣。脩赤地兮。化

衍沃之塗泥。披槁者苗兮。我職植立而蕃滋。老農喜色兮。慶飽食之庶幾。政和聖德兮。格穹昊與皇祇。百神受職兮。錫四海於旣禧。遐方腐壤兮。溥滂源而靡遺。神之歸兮。民熙熙。笙崇丘兮。歌由儀。酒既旨兮。牲既肥。稼如茨兮。庾如坻。含哺鼓腹兮。以教以嬉。日月飲食兮。帝力焉知。國朝朱漣潛溪集。楊刺史廟迎享送神歌辭。浦陽雞冠山上有古神祠。相傳祠漢文州刺史楊侯。侯。縣人也。名扶。字聖儀。累官皆有惠政。侯歿已千載。民以雨暘禱輒應。是侯之神在天。猶不棄於吾民也。吾民其可忘於侯乎。灑雖不敏。為撰迎享送神之辭。俾邦人歲時歌以祀侯。其辭曰。紛溶溶。眺天門。白蛺出。雜雲敦。翩我靈。整脩駕。車登登。船喬喬。翩我靈。降潛場。回颺興。與之鷄。翩我靈。變陽陰。奔以放。光淫淫。翩我靈。續如麇。神鬼衛。烏翼張。紛溶溶。一。神筵啓。混未黃。愉以康。恍芒芒。奄靈車。奠芳酌。爵行千。流若雨。奄靈車。蕙為肴。享且飲。以舞歌。奄靈車。靈已醉。廣宣延。無不備。奄靈車。樂無極。神山高。高巨測。神筵啓。二。氛翼翼。欲上升。指青玄。化為文。靈之旋。疾如風。從西虎。導東龍。神之旋。鬢長逝。凌紫清。瑤光下。靈之旋。兆逢陽。景已滅。猶放悲。靈之旋。錫我祐。沛若雲。雨下土。氛翼翼。三。宋仲并浮山集。秦興建護城神祠疏。保三里之城。雖俯竭於人力。迎百順之福。宜

仰賴於皇休。矧更兵革之餘。每劇淵冰之念。深池高壘。何敢恃以安居。盛德陰功。顧每煩於默相。却強敵於觀感之際。保斯民於傾側之中。思酬庇庥。是嚴祠宇。有功則祀。敢忘春秋饋獻之儀。既安且寧。坐弭姦宄。侵陵之患。祈禳四六。新居安謝神䟽。某卦名。凌雨震風。棟橈深虞於大過。戴天履地。葵頌爰露於中孚。幸新革故之規。當致常儀之謝。伏念某心存謙仰。義審隨時。順豫志行。果蒙陰隲。肯堂之志。幹於父蠶。量材之能。得於工師。隘居不日而復成。賤累迄安於坎止。雖旅瑣莫殫於報稱。然晉羞可薦於潢汙。尚冀鑒臨。普加既濟。伏願災消無妄。禍絕遭屯。使否極泰來。燕取永安。於大壯。庶咸資頤養。鯉庭行見於同升。進退存亡。元亨利貞。三牲享神。疏民瘼未瘳。方望歲兮閔閔。天恩甚渥。乃興雨之祁祁。豈伊人力之感通。賴爾神庥之隲相。厭厭晚苗之秀發。綿綿早稻之方華。螟蝗界炎火之中。原隰足膏濡之澤。一飽可必。百室以寧。是用糾衆信以同心。備三牲而用享。何以報德。茲為明信之存。乞用康年。願畢始終之惠。心香新語。趙青山新興觀題法神䟽。道家者。法家者。本出同源。土偶人。木偶人。盡歸一水。天既留三百年新興觀。我更起八九位廣力神。雖有濟民利物之功。但無雨粟輸財之理。皈依施主。闡顯教門。一筆便勾。立現斬天縛邪將衆。萬口

齊和。為念消災度厄天尊。事竟有成。福生無量。文苑英華百神判。將事百神。差日。有司不舉。對講信脩睦。禮行於時。人和年豐。神降以吉。屬歲除云暮。田峻至喜。農事不作。役車告休。於是乎具器孚薦。陳菜戒掌。答成功於衆神。設裡祀於大蜡。雖既滌既灌。不騫不感。日遠精擇。神將曷歆。吁嗟是司。不謹有職。昔仲尼觀魯助祭。興於喟然。今太卜差時。儻神失於顯若。祝史陳信。其多媿詞。司存不舉。坐實恒罰。弘明集論形神。梁沈約述。凡人一念之時。七尺不復闕所念之地。凡人一念。聖人則無念不盡。聖人無已。七尺本自若空。以若空之七尺。揔無不盡之萬念。故能與凡夫異也。凡人一念亡彼七尺之時。則目廢於視。足廢於踐。當其忘目。忘足。與夫無目無足。亦何異哉。凡人之暫無本實有。無未轉瞬。有已隨之。念與形乖。則暫忘。念與心謝。則復合。念在七尺之一處。則他處與異人同。則真非我不異。但凡人之斲無其無。其無甚促。聖人長無其無。其無甚遠。凡人與聖。其路本同。一念而斲忘。則是凡品。萬念而都忘。則是大聖。以此為言。則形神幾乎感人。疑因果相生。毫分不爽。美惡之來。皆有定業。而六度所修。或資力致。若修此力致。復有前因。因熟果成。自相感召。則力致之功。不復得立。六度所修。幾於廢矣。釋迦邁九劫。勇猛所成。勇猛之因。定於無始。本不資九

安得稱劫。余以為因果情照本是一物。先有情照。却有因果。情照既動。而因果隨之。未有情照。因果何託。因識二塗。用合本異。其本既異。厥體不同。情照別起。於理非礙。六度九劫。蓋不足疑也。玄綱論神清意平章。上學之士。時有高興遠寄。然於自得之境。為真仙可接。霄漢可升者。神之王也。雖曰神王。猶恐陽和之氣發洩。陰邪之氣乘襲耳。可入靜夷心。抑所起靜默專一。則神不散。而陽靈全。慎無恣其樂康之情。以致陰邪之來。爾古入所謂樂往則哀來。陽衰則陰勝。若有時躁競而煩悖者。此形中諸魄為陽靈之氣所鍊。陰尸積滯將散。故擾於絳宮之貢矣。可入室靜慮。存一握固。激其滓濁。候神清氣平。然後省己悔過。務令自新。則轉合虛靜之途。此亦洗心之一術爾。畏神道章。或問曰。人有善惡。天地神明豈悉知之乎。愚應之曰。是何言歟。是何言歟。夫心者。神棲於其間。苟心謀之。即神知之。神知之。則天地神明悉知之矣。未有為善惡不謀於心者。既謀於心。則神道所察。無逃於毫分。無逃於毫分。則福善禍淫。其不差矣。何為類生夭。冉子疾。盜跖壽。莊躄富。楚穆霸。田恒昌乎。愚應之曰。天道遠。人道邇。報應之效。遲速難量。故君子遭命。小人乃幸。然吉凶糾纏。豈止乎一形乎。故經曰。天網恢恢。疎而不失。又曰。其事好還。則報應之道可明矣。何必

一切徵之於目前乎。趙古蟾心書神氣章。論性不論氣。不倫論炁。不論性。不明。故次之以神炁。神者。性也。首章言之詳矣。然性之說有二。有天地之性。有氣質之性。父母未生已前。即天地之性。萬殊一本者也。父母既生之後。即氣質之性。一本萬殊者也。善逆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氣之說亦有二。有天地之氣。有父母之氣。天地之氣。真炁也。父母之氣。凡炁也。蓋初在母腹中。受父精母血而成其兆朕。所謂凡氣也。自一炁生胞。二炁生胎。第三稟英靈明仙之炁。而生鬼。性如未寄。以體既未具而不能通靈。迨夫四炁生。五炁生。歲第六稟高真冲融之炁。而生靈。體段始具。具則能動。動則神生。神生惟靈。至七月炁足。十月胎圓。然後降生。白玉蟾曰。人生在母腹中。其臍與母臍相連。母呼亦呼。母吸亦吸。及乎降誕。剪去臍帶。然後各自呼吸。而稟父母一點凡炁。則棲於下丹田中。寄體於腎下。丹田者。前對臍。後對腎。居臍腎之間。其連如環。廣一寸二分。周圍有八竅。前後二竅。以應乾坤。上通泥丸。下通涌泉。旁六竅。應坎離震巽艮兌六卦。以通六府。一身之炁。皆聚於此。如水之朝東。輻之湊轂也。故下丹田為命之蒂。其性則上居泥丸。而寄體於心。泥丸者。在人之頂。明堂之間。六合之內。是為頂門。故云呼嬰兒。頂門為性門也。性門未合。皆知宿世因緣等事。合則忘之矣。

故泥丸為性之根。能知性根命蒂。始可以言修鍊。天地之氣亦有二。人未受胎以前。謂之先天。又謂之母炁。其為炁也。至大至堅。充塞天地。周流六虛。晝夜不息。人纔受胎。便稟此炁。謂之後天。又謂之日月受生之炁。即前所謂混合空洞炁。帝真九炁是也。其實一炁耳。其炁亦充塞人之腔子裏。每日遇子時斗柄指地。先天之炁隨斗柄從九地之下發生。周流六虛。造化萬物。子時非人間之子時也。二六時中。常常收視返聽。頓覺身中暖氣沖然。即真時也。丹經云。精生有時。時至神如。百刻之中。切忌昏迷。天地之母炁既至。則人身之炁以類感類。亦自涌泉發生。上升丹田。點化凡炁。以成人身之造化也。故曰形者。神炁之舍。神者。形氣之主。形氣非神。塊然一物。嗚呼。靈神非形炁。茫茫無歸宿焉。呼。神性也。炁。命也。二者不可偏廢也。修性而不修命。紫陽所謂精神屬陰。宅舍難固。未免長用遷徙之法。修命而不修性。釋氏所謂煉炁精粹。壽千萬歲。若不明正覺三昧。報盡還來。復入諸趣。所以先儒曰。論性不論炁。不論炁不論性。不明。要之。性為上。氣次之。是書也。余故以原心首之。混合神炁。仙家謂之煉金丹。形譬則鼎器。氣譬則藥物。神譬則大功。忘機絕慮。收視返聽。使精神魂魄意不漏。固鼎器也。晝北夜玄。攝心一處。終日嘿嘿。如愚如癡。採藥物也。雖是旁門海蟾

玉蟾以此授人。即丹經所謂且教旁門安樂法。養鉛之理。漸教聞也。惺惺不昧。了了常知。神不外馳。其氣自定。調火功也。是以聖人忘形以養炁。忘炁以養神。忘神以養虛。形神俱妙。與道合真。彼所謂忘者。非若槁木死灰。墻壁瓦礫。懵然無知之謂也。心若太虛。內外明白。圓活如走盤之珠。湛然如印淵之月。動而無動。靜而無靜。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助。長也。孟子之志也。制之不拘於內。縱之不逸於外。老氏之志也。曾次間常虛豁豁地。也不忘懷。也不管帶。釋氏之志也。夫是之謂真炁。若夫虛化神。神化炁。炁化形。死矣。是謂眾人。大玄寶典神靈天象章。氣虛生神。神虛生化。化虛生象。皆出太虛。太虛者在天地之中。無方無所。非氣非形。其中有象。清而為天。濁而為地。清濁分而生人。故人生而必有清濁。清濁既分。中包太虛。澄煉守則虛白生。虛白生則濁亦清。神自虛生。靈自清得。天象應之。鬼神陰陽萬物妙機咸悟。真人之道。蓋煉虛靈而滌昏濁也。神化神章。虛無為體。寂照為用。陰陽之不可以其數拘。天地之不可以物對。人皆有之。蓋以塵土緣愛相汨。而不得見之。古今雖以法不可名。雖以事不可致。惟真人返朴還純。澄明寂默以守之。其妙用在澄心為室。除妄為真。其神自虛生。然無形迹。妙洞三界。窮生死之根。達利害之源。乃神之應也。神無所

不能致。而化其神。神則神在我而為真。天地之神。我則神之。萬象之神。我則神之。神所化者。在守寂不動。然其氣以兩手相疊。左手壓右手。右手以摩頂上。三千功後。神自出外耶。神出神章。神煉之可以出形。何謂煉神。以謂守心惟能定神不老。非可出神超生也。出神超生者。在圓神也。古今徒說圓炁保真。未說圓神。煉其先。存心如明月。形方彷彿有人。坐煉圓不定。上抵泥丸。下窮丹海。久久身有光彩。自身中出。隨其光彩出身外。無有身形。定洞自然。因人出人。故曰神出神矣。生神水章。神水之生。非華池之津。謂真氣滋養。澆灌之水也。北方有滄海。滄生玄龜。玄龜吐真氣。真氣化神水。神水生腎。故神水者。氣之根元。由人呼吸以出入。一呼出一寸。一吸入一寸。人能少語少思少勞動。則一時生一尺。人睡一時亦生一尺。但夢寐之間。亦有勞動。魂神耳。晝則無思。安定守之以流。夜則無夢。靜念而生。今脩行者。半夜定念端坐。上吸下呼。天池下湧地脉。久久行之。精液無窮。長生不死之道。始如此也。吸天池。灌曲江。湧地户。則不飢渴。不能營周百脉。變化軀矣。補神生胎章。神自胎生。從命分。胎生則神生。命分則神備。形因炁活。炁因神動。神本務動。炁本務圓。蓋緣愛色相資。漸失本源。流蕩不已。則神有所損也。勞形損神三分。勞氣損神五分。勞心損

神七分。負載搖動者。勞形也。愛欲聲色者。勞炁也。思慮悲愁者。勞心也。神之所損。各有淺深。真人當先知補神之道。則形全而能定。神未能定。徒為寂默耳。藥服人參。炁煉三宮。制之無事。調飲食適寒溫。起居常均。未以道拘。不以俗累。則得神之胎也。神胎者。謂神返素朴。而神有所養也。然後可以定神之道行之矣。度鬼神章。真人以法度人。以今度神。法以脩真。今以受戒。凡經有凶惡鬼神處。以今度之。升為真官。先齋戒。見青詞。明表闡三界。以丹砂九兩。和以紛麵。作本真形。青白二色。方紙千幅。亂覆焚之。於大松下。其松上有青白色雲。自有神物見。致辭而去。木神養神章。陰陽之妙。造化五行。各有真一至神之物。生於洞天福地。人遇之者。可以為真仙。木之神。茯苓是也。服之得法。能生神明。輕便四支。茯苓末之。爛研青松葉水和煮之。以茯苓深碧色。透為度。暴乾以木蜜和。日三服。如椽子大。清旦水下。通神不老不飢。辟穀去五味。服之三百。體生青毛。無寒暑。更加梨子無暑。加浮萍無寒矣。草神生神章。草者陰陽沖和之氣。由雨露而滋萌。生養有情。益人利氣。草中有至神。服之能生神。草神者。黃精是也。煉之有法。服之有理。黃精九兩。九蒸暴所為膏。以青黛一兩和之。銅器重陽煎之。色如碧玉。為丸。櫻桃大。每服一丸。面東水下。七日神全。七七日真

神生。真神生者。閉目已如坐閭室也。解谷神不死章。無極為
 太極之谷。太極為天地之谷。天地為萬物之谷。人心為眾理之谷。谷者納
 物而不盈。呼聲而能應。象乎人心也。神者天地間之至理。人心中之至妙。
 此神知覺虛靈。與心相應。猶谷之應乎聲也。三才有休否。此神無歇滅。故
 曰不死也。是謂玄化玄者。天地之始象。牝者至靜之真體。三才未立。四象未
 生。是道已具。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即此也。曰大極。曰性命。曰鉛汞。曰水
 火。無非玄牝異名之妙也。玄牝之門。是為天地根。立牝一竅。乾坤之根蒂
 也。眾道由此而出。三才由此而生。或以口鼻呼吸。往來清濁為說。是亦道
 也。但不得谷神之妙矣。綿綿若存。用之不勤。綿綿者。無終之義也。謂谷之
 有神。不斷不滅。劫火洞燃而不壞。二儀變易以常存。人能用之。不急於勤。
 不荒于怠。故可與
 道相為無窮也。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九百五十一



重錄總校官侍郎高拱

學士巨華景淳

分校官編修長陶大臨

書寫儒士巨李承考

圖點藍生巨叢仲楨

巨徐浩

2952-2953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九百五十二

九真

神

唐王維詩涼州賽神。涼州城外少行人。百尺峯頭望虜塵。健兒擊鼓吹
羌笛。共賽城東越騎神。李端詩江上賽神。踈鼓應繁絲。送神歸九疑。蒼
龍隨赤鳳。帝子上天時。驟雨歸山疾。長江下日遲。獨將遊宦子。今夜泊天
涯。韓昌黎集賽神。白布長衫紫領巾。差科未動是閑人。麥苗含腹桑生
葦。共向田頭樂社神。王建詩賽神曲。男抱琵琶女作舞。主人再拜聽神
語。新婦上酒勿辭勤。使爾舅姑無所苦。椒漿湛湛桂座新。一雙長箭繫紅
巾。但願牛羊滿家宅。十月報賽南山神。青天無風水復一作換碧龍馬上
鞍牛服。軛紛紛醉舞蹈。衣裳把酒路傍勸行客。李嘉祐集夜聞江南賽神
即事。南方淫祀古風俗。楚姬能唱迎神曲。鎗鎗銅鼓蘆萊深。寂寂瓊筵
江水綠。雨過風清洲渚閑。椒漿醉盡迎神還。一作神欲還帝女凌空下湘
岸。番禺君隔浦。向堯山。月隱回塘猶自舞。一門依倚神之祐。韓康靈藥不復
求。曾莫觀。逐客臨江空自悲。月明流水無已時。聽此迎神送神

由解欲平屈原祠元稹詩賽神 村落事妖神 林木大如村 聿來三十載 巫覡傳子孫 村中四時祭 殺盡鷄與豚 主人不堪命 積燎曾欲燔 旋風天地轉 急雨江河翻 採薪持斧者 棄斧縱橫奔 山深多掩映 僅免鯨鯢吞 主人集隣里 各各持酒罇 廟中再三拜 願得禾稼存 去年大巫死 小覡又妖言 邑中神明宰 有意効西門 焚除計未決 伺者迭乘軒 廟深荆棘厚 但見狐兔蹲 巫言小神變 可驗牛馬蕃 邑吏齊進說 幸勿禍鄉原 踰年計不定 縣聽良亦煩 涉夏祭時至 因令脩四垣 憂虞神憤恨 王帛意彌敦 我來神廟下 簫鼓正喧喧 因言遣妖術 滅絕由本根 主人中罷舞 許我重疊論 蟬生濕處 鷓鴣集黃昏 主人邪心起 氣焰日夜繁 狐狸得蹊徑 潛穴主人園 腥臊襲左右 然後託丘樊 歲深樹成就 曲直可輪輶 幽妖盡依倚 萬恠之所也 主人一心好 四面無籬藩 命孤執斤斧 恠木寧遽髡 主人且傾聽 再為諭清渾 阿膠在末派 罔象游上源 靈藥逡巡盡 黑波朝夕噴 神龍獸流濁 先伐鼉與龜 鼉在龍穴 妖氣常鬱溫 主人惡淫祀 先去邪與憍 憍邪中人意 蠱禍蝕精魂 德勝妖不作 勢強威亦尊 計窮然後賽 後賽復何恩 楚俗不事事 巫風事妖神 神妖結妖社 不問踈與親 年年十月暮 珠稻欲垂新 家家不歛獲 賽妖無富貧 殺牛貫官酒 椎鼓集頑民 喧闐里

閭隘 兇酗日斯頻 歲暮雪霜至 稻珠隨隴湮 吏來官稅迫 求質倍稱緡 貧者日消鑠 富亦無倉困 不謂事神苦 自言誠不真 岳陽賢刺史 念此為俗也 未可一朝去 俾之為等倫 粗許存習俗 不得呼黨人 但許一日澤 不得月與旬 吾聞國僑理 三年名乃振 巫風燎原久 未必憐徒薪 我來歌此事 非獨歌政仁 此是四隣有 亦欲聞四隣 劉夢得詩陽山廟觀賽神 梁松南征至此 遂為其神 在朗州 漢家都尉舊征蠻 血食如今配此山 曲蓋幽深 蒼檜下 洞簫愁絕 翠屏間 荆巫脉脉傳神語 野老婆婆啓醉顏 日落風山 廟門外 幾人連踏竹歌還 宋陸游渭南集賽神曲 擊鼓坎坎 吹笙嗚嗚 綠袍槐簡立 老巫紅衫繡 帟舞小姑 烏白燭明 蠟不如 鯉魚糝 燙出神厨 老巫前致詞 小姑抱酒壺 願神來享 常驩娛 使我嘉穀收連車 牛羊暮歸塞 門閭鷄鶩一母生 百鷄歲歲賜粟 年年蠲租 蒲鞭不施 園土空虛 東草作 官但形模 刻木為吏 無文書 淳風復還 羲皇初 繩亦不結 況其餘 神歸人 散醉相扶 夜深歌舞 官道隅 叢祠千歲臨江渚 拜貺今年那可數 須晴 得晴雨得雨 人意所向 神輒許 嘉禾九穗持上府 女巫雙雙通歌舞 嗚嗚 歌謳坎坎 鼓香煙成雲 神降語 大餅如槃 牲脂肥 再拜獻神神不違 晚來 人醉相扶 歸蟬聲滿樹 鳴斜暉 歲熟鄉鄰樂 辰良祭賽多 荒園拋鬼飯

高机置神我村人謂祭神之牲為神猪神禍人散叢祠寂。巫歸醉臉醜。飢
鴉更堪笑。鳴噪下庭柯。落日林間蕭鼓聲。村村禱社祝。西成扶翁兒。大
兩髦髻。溉水渠成千耦耕。家受一廬修本業。鄉推三老主齊盟。日聞淮潁
歸王化。要使新民識太平。**范石湖大全集樂神曲** 豚蹄滿盤酒滿盃。清
風蕭蕭神欲來。願神好來復好去。男兒拜迎女兒舞。老翁翻香笑且言。今年
田家勝去年。去年解衣折租價。今年有衣看祭社。**元舒岳祥避地藁樂神**
曲 汙田稻子輸官糧。高田豆角初上場。楓林沉沉誰打鼓。農家報本兼
祈禳。打鼓打鼓急打鼓。大巫邀神小巫舞。絳衫綉帔朱冠裳。手持鈴劍道
神語。前年軍過雞柵空。今年一母生十雄。剛東種秫穫頗厚。大甌炊糍甕
成酒。家機白布闊且長。翁媪製作新衣裳。再拜奠神重酌酒。男耕女桑十
倍強。大婦小婦別有祝。生養好男房計足。巫公巫公告爾神。產穀不如多
產銀。驢載馬馱車碌碌。免斫柘條行箠扑。**玄虛吟藁賽神** 笙簫喧士女
笳鼓亂迴風。盡道迎神會。應祈此歲豐。**國朝宋濂蘿山集賽神曲** 彤
光曉射天門東。鴻龍玉狗有路通。巫娥傳芭向筵舞。華衣鬪春猩血紅。神
席爛爛玉作瑱。帝車殷殷雲為勒。鬱河秋白政愁人。綠毛花使傳遙信。來
如奔電去颯馳。儵陰忽陽不可知。羽林星中五千騎。手執戟枝瞻翠旗。西

山鬼雄白銀甲。嘯呼陽候海將壓。祝神磔之向九阡。鳩眠柳樹看人耕。**唐**
李建勳詩迎神曲 櫺鬘鬘吟塞笛。女巫結束分行立。空中再拜神具來。
滿奠椒漿齊獻揖。陰風宰宰吹紙錢。妖巫瞑目傳神言。與君降福為豐年。
莫教賽祀虧常筵。**王叡詩迎神** 道草頭花柳葉裙。蒲葵樹下舞蠻雲。引
領望江遙滴酒。白蘋風起水生文。**司空曙詩迎神詞** 吉日兮臨水。沐青
蘭兮白芷。假山鬼兮請東皇。託靈均兮邀帝子。吹參差兮正苦。舞婆娑兮
未已。鸞旌圓蓋望欲來。山雨霏霏江浪起。神既降兮我獨知。自成再拜為傳
詞。**司空曙詩送神曲** 神之去。迴風嫋嫋雲容與。桂樽瑤席不復陳。蒼山
綠水暮愁人。魚山送神曲 紛進拜兮堂前。目眷眷兮瓊筵。來不語兮
意不傳。作暮雨兮愁空山。悲急管。思繁絃。靈之駕兮儼欲旋。倏雲收兮兩
歇。山青青兮水潺湲。送神 振振山響。蒼琵琶。酒濕青莎肉飼鴟。樹兼
無聲人去後。紙錢灰出木絲花。**皇甫冉詞迎神詞二首** 并序。吳楚之俗。與
巴渝同風。日見歌舞祀者。問其故。荅曰。及夏不雨。慮將無年。復云家有行
人不歸。憑是景福。夫此二者。皆我所懷。寄地種苗。將成枯草。弟為臺官。羈
旅京師。秉筆為迎神送神詞。以應其聲。亦寄所懷也。迎神 啓庭戶。列
芳鮮。目眇沙心。絲絲因風。託雨降瓊筵。紛下拜。屢加籩。人心望歲祈豐年。

送神 露霑夜月隱壁氣淒淒人寂寂風迴兩度瑤席來無聲去無迹
神心降和福遠客王維集魚山迎神曲 坎坎擊鼓魚山之下吹洞簫望
極浦女巫進紛屢舞陳瑤席湛清醕風淒淒兮夜雨神之來兮不來復使
我心兮苦復苦宋清江三孔集常山四詩并序 熙寧六年之仲冬太守
以旱有事于常山平仲職在學校不預祭祀太守以常山密之望而太守
出城為非常故帥以往平仲既不辭又不敢無言以助所請也作迎神酌
神禱神送神四詩以昇祠官 迎神 木槭槭兮若有聞風回回兮吹塵
神之來兮何暮斗斜月落兮夜將向晨跪捧香兮謹以俟火注目兮山雲
酌神 不敢告勞兮山之盤盤祀事孔修兮誠心亦殫陳者羞兮堂下奠
旨酒兮石之間神庶幾兮享此既醉且飽兮留聽余言 禱神 歲且大
旱兮田事甚荒疫癘將作兮火蓄流行循神之名兮其德有常靈鑒不遠
兮昭此忱誠出雲洩洩兮零雨其零庶幾此民兮不乏稟盛 送神 巫
僮儂兮告神將歸屏息再拜兮儼若初來神之樂兮游衍風為車兮雲為
旂槁者待蘇兮瘠者需肥自今以往兮余日望之長流天地間集陳泰洞
庭迎送神歌四首 我歲晏兮此行黯維舟兮洞庭詣靈君兮神宇女巫
進兮告情繫鼓兮坎坎心馳兮目短靈惝恍兮有無思我虔兮毋遠 脩

門兮延佇靈將動兮私語群龍兮吹雲森天矯兮樹羽擊鼓兮咽咽靈飈
兮飛旋垂玉珥兮玄服映絃緹兮華轂紛進拜兮主臣心夷猶兮平陸
我所悅兮霞觴儼將進兮翱翔盼靈光兮怵惕靈慰我兮清揚醜酒兮苾
椒荃蕙兮為穀靈飲此兮宜壽配南箕兮叅北斗介下土兮景福侑皇風
兮永久 蹇既醉兮日莫綠煙生兮南浦靈之回兮彤裳雖為文兮螭章
幽樞兮閉夕窈窕兮望不極耿誰告兮靈辭老勞汝兮余思湘之濱兮有芷
候南風兮來歸陸游渭南集絕句十二首已巳秋七月不雨人心焦然迺
戊午齋宿致城隍清源渠渡龍君磬山五神于州宅以禱始至雨洒塵自
是間微雨輒隨閣旱氣轉深苗且就槁要神弗獲某憂懼不知所出越癸
亥日亭午率郡僚吏申禱于庭未移頃雨大至耄穉呼舞皆曰神之賜也
某既拜既又明日以神歸念無為神報者乃作送神之詩七章以侈神功
且又以祈焉 休休早稻已焦卷晚稻搖風更可憐枯盡百源無一滴老
龍何處卷雲眠 幾度看雲眼欲穿不應氣數總關天去年兵又今年旱
守也於民自寡緣 五神萃止足精神迅發風霆一欠伸能事莫嫌相迫
促門前多少望霓人 老火尤驕氣蘊隆爐香爨罷日方中片雲忽卷天
河落頃刻難名造化功 神祐恭惟及物深中間感應妙精稔要知感處

還為感終始惟當秉一心。眼前物意頗昭蘇。未省郊原徧也無。更覺洗
車三日雨。普教大地活焦枯。龍輶欲駕已多時。父老遮留一日遲。秋菊
寒泉何以報。精勤更寫送神詩。**黃應龍壁林集迎神詞** 台州善利真人祈
兩作真人福地金庭宮。身佩含景蒼精龍。坐朝五岳位顯崇。威儀衛從行
虛空。杳眇濁世塵冥濛。神符道契浮丘公。英爽瑩澈表衷融。倏忽飛馭凌
剛風。鳳凰承翼聲雝雝。胎僊舞導游方蓬。帝閔赤子顛崖中。旱乾水溢瘵
誰恫。分司百靈前豐隆。瓊臺琳宇環奇峯。時駕玉輅滄溟東。邇來烈日勢
蘊隆。稻苗若枯病我農。字民所覲惟年豐。九關虎守呼莫從。高真慈念亟
感通。天瓢一灑神馬駿。嘉惠千里成天工。靈貺億載垂無窮。**崔宮教集楚**
州龍廟迎享送神辭。紹興辛巳。金人來寇。嘗以銳師樓船蔽海而下。欲
以奇襲。我將臣李寶受命迎拒。既下海。即沉牲醜酒。禱龍神而行事。還具
上神之詭異。以請于朝。天子既推功不居。報禮上下。則惟有神之功。厥尤
彰灼。下其事淮南漕司。擇傳海地建廟。乙丑三月。楚州鹽城縣告廟成。漕
當以上命往祭。其既以漕檄為文。又私自作迎享送神辭三章。遺縣令。使
歲時歌以祀之。君之來兮。殊廷雷隆隆兮。雨冥冥。從天吳兮。罔象紛萬恠
兮。如雲。若有妖兮。震奔沛。吹逆浪兮。揚羶腥。援天矛兮。下討。披蒙霧兮。祥

氛。地平天靜兮。日月清夷。我民蒙福兮。萬年報事。辛楣兮。葯房。蘭杓兮。
桂楹。翼翼兮。新宮。穆將進兮。芳馨。栢實兮。松液。芝華兮。若英。真瓊筆兮。清
醕。玉俎。析兮。嘉牲。雅聲兮。遠姚。鏘和平兮。鼓鍾。紛繁會兮。竽笙。靈連蜷兮。
湏搖。儻暗藹兮。紛紜。潔我心兮。恭事。靈欣欣兮。燕寧。君之去兮。朱宮。乘
飛雲兮。御迴風。貝闕兮。豐敞。金臺鬱兮。穹隆。珠胎兮。炫耀。周玉樹兮。青葱。
天琛兮。水碧。衆寶萃兮。玲瓏。良辰兮。高燕。命馮夷兮。展舞。鳴鯨兮。海童。群
仙兮。良待。君肯臨兮。尚春容。君不我留兮。我心忡忡。眇清思兮。聊聊。惠我
民兮。盍終。**元王景初蘭軒集**文孝王廟迎送神詞。天門曉兮。玉鎖開。朝
萬靈兮。君始來。駕雲車兮。策風馬。君無為兮。久徘徊。潔精誠兮。薦丹素。我
民顛兮。君所哀。瑤芳兮。玉醕。山吟兮。水舞。神樂兮。民勸。祀益隆兮。千古靈
宮。峨峨兮。山之幽。神方樂兮。胡不少留。簫鼓咽兮。樽俎徹。松桂悲吟兮。山
水愁。保康寧兮。驅厲疫。終千古兮。荷神休。**程端禮畏齋集**台州章安土神
趙侯廟靈甚。侯名炳。東漢時人。事見漢書。迎神送神樂歌三章。侯遊兮。
何許。上賓兮。帝所。巫覡兮。屢舞。侯不來兮。延佇。望寥廓兮。何極。水冥冥兮。
天碧。張高蓋兮。渡險隘。音益覽章安維侯宅。侯拜節兮。茲堂。色腥腐兮。
心不康。觴東流兮。脯桑。聊容與兮。周章。侯之生兮。龍光。攬日月兮。闔闢陰

陽行百谷兮厲鬼邀藏。生我民兮不夭殤。令何為兮汝傷。民何為兮不忘。
侯去兮勿亟。覽九土兮焉適。祖高辛兮伯益。大火故墟兮不食。侯無我
遺兮昭事無斁。漢書本傳。侯為章安令所殺。王逢梧溪集秦孝友先生迎
享送神辭。有引。先生諱玉。字德卿。少游之裔。受學于蛟峰方公。隱居崇明。
淑門弟子若干人。先生卒。門弟子以行業私謚孝友。請祠于州庠。其子崇
德。儒學教授。約徵迎。享送神辭于遂辭曰。海東隅兮三州。宅龜鼉兮蛟
龍。湫。羗聲教兮邈悠。靈斯藏兮道斯脩。道不行兮長邁。祠學宮兮子孫永
賴。日薄渚兮風林鳴。如聞音兮警效。楚葵青兮靡靡。牲甚肥兮酒甚旨。皎
白駒兮焱馳。儼衣冠兮戾止。有聖賢兮依歸。川魚泳兮鳥雲飛。靡潛伏兮
弗昭著。靈自今兮欽孰違。唐李義山集明神詩。明神司過。宣令寃暗室。
由來有禍門。莫為無人欺。一物他時須慮石。能言廣利王女詩。雲溪神歌
一首。山勢縈回水脉分。水光山色翠連雲。四時盡入詩人詠。役殺吳興
柳使君。元稹長慶集廟之神。我馬煩兮釋我車。廟之神兮山之阿。余一
拜而一祝。祝余心之無涯。淚汎瀾而零落。神寂然而無譁。神兮神兮。奈神
之寂然而不言何。復再拜而再祝。鼓吾腹兮歌吾歌。歌曰。今耶古耶。有耶無
耶。福不自神耶。神不福人耶。巫爾惑耶。稔而誅耶。謁不得耶。終不可謁耶。返

吾駕而遵吾道。廟之木兮山之花。宋呂居仁詩。往歲在白沙。見江上往來
祠神者。殺猪羊鵝鴨。日夕相屬也。有感於心。後至濟陰。因成長韻。當託白
沙故人。投之廟前。庶幾神少知自戒乎。今日殺一羊。明日殺一猪。問神
何所樂。而必為此歟。羊死噤無聲。猪死足號呼。傷哉鴨與鵝。閉目頸已朱。
問神此何負。神亦何所取。吾知斯民愚。非是神所許。江船一帆風。江田一
犁雨。民或謝神勞。尚使相告語。但采澗溪毛。足以薦筐筥。何須汚刀几。而
後羞鼎俎。於物固無怨。於神亦無苦。更令嗚嗚歌。時送坎坎鼓。廖行之省
齋集和阻風潛江以詩禱神。江行幾日風打頭。江上客子添牢愁。人言
水神喜作祟。客欲精禱姑維舟。平生結習口語業。篇詩敢告波神休。欣然
回首領此意。一息千里聊乘流。沈遼雲詩樂神。夷人事神正自醜。山頭
水邊與神樂。大巫扈衣手搖鐸。群兒伐鼓更鳴角。青山隱隱神欲歸。湘水
離離日脚西。小大酣歌向山棲。神羨滿盞均汝釐。清漳集蔡如松九侯山
神詩。甚矣作圖經者之謬。而好為神恠以駭愚民也。如此。吾漳廢懷恩
南有山聳起九峯。上有神祠。世謂之九侯山神。作圖經者為之說曰。夏禹
庶子少康。封于會稽。子孫九人流死於此。又為之說曰。九侯神者。鬼侯也。
山有鬼侯城。自今觀之。若以為少康真禹之庶子耶。左氏哀公元年曰。昔

有過澆殺斟灌以伐斟鄩滅夏后相后緡方娠逃出自竇歸于有仍生子少康焉孔穎達曰計大康失邦及少康失國尚有百載是少康為后相之子非禹之庶子明矣子孫九人流而為神於傳無見焉若以為真鬼侯之祀耶史記紂為無道以西伯昌九侯鄂侯為三公九侯有好女入之紂九侯女喜淫紂怒殺之而醢九侯徐廣曰九侯一作鬼侯鄴縣有九侯城鄴縣者今邯鄲也邯鄲去漳僅萬里不應有城於此而為神也此蓋山之九峯各有神主之如今廣州南海廟達奚司空等謂之九侯是也嗟乎堯舜三代之神見於南方者自零陵舜祠之外惟道州有鼻亭神乃象之祠唐元和九年河東薛公刺道州惡其為子則傲為弟則賊非化人之意斥去之孰謂漳僻遠而有三代之神乎為作詩以辨疑誰言少康真禹子九孫九人流到此誰言鬼侯遭紂虐冤魄至今靈故壘誕哉二說大荒唐未識根原有初始我曾南自五年回杖履空山問遺址數間古屋傍林巒一簇偶人皆劍履斷碑仆地蒼蘚沒滿庭落葉秋風起歲時伏臘走村翁醵錢買酒烹羊豕粵巫擊鼓細吹角整日歌呼乞新社飢烏攫肉舞盤間野蝶尋馨投盞裏愚民驚恠相駭誕巧轉笙簧縈俗耳那知三代去已遠鬼神豈肯歆非祀漳川遐僻在窮閭北去中州幾萬里從來不及風馬牛廟食

胡為而至是濫觴曲士妄穿鑿湍激妖狐因倚恃噓煙吹霧作精變歷古冥冥無辨理何當濟會狄梁公為我乘時皆斥毀中興江湖集曾鞏詩錢神擊牲醜酒薦明蠲釘果裝香婢僕專揀米作糜分糝椀折筭為箸插芳筵兒驚庖下添熏肉神笑人間用紙錢巫祝謂知來歲事玃珎猶有暫時權周南仲山房後集隨太守送神歸有感詩泌水洋洋可樂飢強尋囊粟止兒啼自憐蠹簡為儒誤也逐鳴笳到佛祠文字不堪供吏役時方供齋祝文姓名漸喜少人知一厘未辦歸耕計坐看槐堂綠蔭移詠史詩郭汾陽女許橋神唐乾撰子郭汾陽鎮蒲欲造浮橋而激流毀墾公酌酒許以小女妻之是夕水回木生墀上遂成橋而小女尋卒因塑廟中人因立公祠號河瀆親家翁汾陽蒲鎮造浮橋女許橋神水患銷河瀆親家從此號正人夫豈自興妖陳茂呵水神東都時陳茂一日航海至中流大風起波濤洶湧茂端坐舟中拔劍大呼風浪自息遂濟東都陳茂海航時藐爾陽侯敢肆欺拔劍一呼風浪息大賢行處有天隨姜特立梅山集海上獲捷禱於廟神王公方交鬪間賊桅忽倒赴水死者大半後請于朝賜額靈惠直駕樓船擣賊桅金盤一擲萬人開何當為奏褒封典醜酒封羊亦快哉李俊民鶴鳴集吳神詩山頭多少往來人香火爭光尾鼎焚蕭

鼓下山人漸遠晚風吹起一溪雲。吳萊淵穎集北方巫者降神歌。天深
洞房月漆黑。巫女擊鼓唱歌發。高粱鐵燈懸半空。塞向墻戶跡不通。酒肉
滂沱靜几席。箏琶朋指淒霜風。暗中鏗然那敢觸。塞外妖神喚來速。隴坻
水草肥馬群。門巷光輝耀狼羶。舉家側耳聽語言。出無入有凌崑崙。妖狐
聲音共叫嘯。健鶻影勢同飛翻。甌脫故王大獵處。燕支廢磧黃沙樹。休屠
收像接秦宮。于闐請駟開漢路。古今世事一渺茫。楚襪越女幾災祥。是邪
非邪降靈塲。麒麟被髮跨地荒。北磻禪師集王侍守治生鬼神徐提點
日月何私等照臨。坦然明白洞幽陰。其餘不信信諸已。所以無求求放心。
妖可擊蛇惟笏在。河當娶婦遣巫沈。不知今夕復何夕。起我懲姦誌恠吟。
元董嗣杲廬山集武康姓丁人號生鬼神。合邑騷動。世降多淫祀。時荒
扇盜區。妖丁肆荒誕。結甲走昏愚。揭幟營祠廟。推羅調市衢。大夫清似水。
勦絕莫踟躕。宋白子西詩謁龍泉神。危徑盤紆入紫氛。香林邈與世塵
分。誰知今古山前雨。盡是朝昏石上雲。溪暗碧泉和月見。洞深幽鳥隔花
聞。我來神在無簫鼓。松下惟香一炷焚。陸游渭南集致齋監中夜與同官
縱談鬼神效宛陵先生體。五客圍一爐。夜語窮幻恠。或誇雷可斫。或笑
鬼可賣。或陳混沌初。或及世界壞。或言脩羅戰。百萬起睚眦。餘談恣搜抉。

所出雜細大。風雲墮皮幘。幽坎窺鐵械。群號起古聚。狐泣出空廨。妖狐冠
髑髏。掩袂弄姿態。空韉伏逸囚。夜半出竊噉。雖云多聞益。頗犯綺語戒。不
如姑置之。投枕休困憊。明當掛祠衣。僕僕愁亟拜。十一月二十七日夜
分。披衣起坐。神光自兩眥出。若初日。室中皆明。作詩志之。靈府無思踵
息微。神光出眥射窻扉。大冠長劍竟何有。尺宅寸園今始歸。憂患過前皆
夢事。功名自古與心違。三峯二室煙塵靜。要試霜天柵葉衣。曾慥類說有
神降於鄭絳家。吟詩曰。忽然湖上片雲飛。不覺舟中雨濕衣。折得荷花渾
忘却。空將荷葉蓋頭歸。晉陶淵明集神釋詩。大鈞無私力。萬理自森著。
人為三才中。豈不以我故。與君雖異物。生而相依附。結託善惡同。安得不
相語。三皇大聖人。今復在何處。彭祖壽永年。欲留不得住。彭祖。姓錢。名鏗。
顛頊玄孫。進雉。堯於堯。堯封於彭城。歷夏經殷至周年八百歲。老少同一
死。賢愚無復數。日醉或能忘。將非促齡具。立善常所欣。誰當為汝譽。甚念
傷吾生。正宜委運去。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應盡便須盡。無復獨多慮。
鶴林曰。人為三才中。豈不以我故。我神自謂也。人與天地並立而為三。以
此心之神也。若塊然血肉。豈足以並天地哉。未縱浪大化中四句。是不以
死生禍福動其心。泰然委順。養神之道也。淵明可謂知道之士矣。貴賤賢

愚莫不營營以惜生。斯甚惑焉。故極陳形影之苦。言神辨自然以釋之。好事君子共取其心焉。**宋蘇東坡集**和陶潛神釋詩 二子本無我其初

因物著。豈惟老變衰。念念不如故。知君非金石。安足長託附。莫從老君言。亦莫用佛語。仙山與佛國。終恐無足處。甚欲隨陶公。移家酒中住。醉醒要有盡。未易逃諸數。平生逐兒戲。處處餘作具。所至人聚觀。指日生毀譽。如今一弄火。好惡都焚去。既無負戴勞。又無冠擻懼。仲尼晚乃覺。天下何思慮。**吳明可湖山集**和神釋詩 人生稟一氣。自微而至著。不問富與貧。不

論新與故。自有形影初。我便相親附。二子既有言。我寧無一語。汝形未生時。影復在何處。偶與我有緣。同生復同住。幸我所依人。造理仍知數。身雖未溘然。已辨周身具。得酒即忘懷。寧復顧毀譽。醒即看雲眠。目送孤鴻去。我亦得安閑。不憂還不懼。說與二子知。莫為身外慮。**元郝經陵川集**和神

釋詩 出入生死間。妙物不自著。物物弗為物。超然變新故。二子一醯鷄。羊負相骨附。成壞不在已。安用相告語。元陽初化時。靜一是存處。在在靡方所。悠悠無定住。陶老信達者。得失委命數。全人乃遺形。種秫修釀具。一醉樂有餘。陶然忘毀譽。醉夢曾弗辨。町畦都削去。既不將不迎。亦何憂何懼。能逃世上名。豈有身後慮。**童中洲詩**和神釋 天運無停機。萬象自昭

著。人為萬物靈。豈不知其故。塊然血肉驅。形影強依附。足行與手持。目視而口語。伊誰使之然。誠與求其處。明明虛靈臺。運行未嘗住。而我居其中。動息有理數。炯然方寸間。昭晰萬象具。如何今世人。務外逐虛譽。繫影何所得。忘形未能去。寧知慎獨功。至要在戒懼。欲免終身憂。當為百年慮。**文**

同丹淵集奉送少訥還青神 濕雲堆空洩滂雨。日與三嵎氣相軋。春陽沈伏不得動。萬木屈蘖草藏茁。叢岡複嶺誰敢度。旦暮寒鷄叫泥滑。少訥胡為犯此苦。特念我困來省察。延之累日對佳話。如侍大饗聽控揭。考瞻弟兄別已久。使我心胃昏莫刮。天將少訥愈我病。次第為取嘆茅拔。長編巨軸寫治亂。筆墨揮灑何橫猾。詞章直如子長健。辨論不比仲連黠。我慙無琴類師曠。鶴誤銜珠投二八。酌泉煮蔬共家饌。敢用俗禮費烹殺。少訥忽爾道其去。歸轅在途不可捩。此懷作惡定數日。憤憤已覺漸磨戛。欲留

少訥意無盡。更為逡巡捱西轄。**李壁鴈湖集**青神道中 滄江掩映檉樹林。寶塔嶒嶸孤雲岑。田家春時相勞苦。結社分朋宴簫鼓。道邊兒女齊唱詞。釵梁復掛一鈎絲。相携却踏溪橋路。薺麥連雲住何處。**葛立方歸愚集**

十二神贈莫之用 抱犬高眠已云足。更得牛衣有餘燠。起采敗絮擁懸鶉。誰羨龍髯織水縠。踏翻菜園底用羊。從他春雷吼枯腸。擊鐘烹鼎莫渠

鶉。誰羨龍髯織水縠。踏翻菜園底用羊。從他春雷吼枯腸。擊鐘烹鼎莫渠

愛小笔自許猴葵香。半世飢寒孔移帶。鼠米占來身漸泰。吉雲神馬日匝
三。樗蒲肯作猪怒態。虎頭食肉何足誇。陰德由來報宜奢。丹竈功成無躍
兔。玉函方秘綠青蛇。元張翥詞風流子。歲五月祠神。以中末二句之六七
八日張燈。遊人持盛。回憶武林元夕。荷雨送涼颼。炎塵淨。三市影燈宵。看
珠絡翠繩。談搖水。盜絲綉。棚花架。光射星橋。洞天好。笑聲遮。盡扇歌韻。合鸞
簫瓊樹影。中月窺端正。雪羅香裏人。闌嬌嬈。依稀元夜景。銅壺短。還又
露洒煙飄。空遣酒懷搖蕩。羈思無聊。想驄馬。鈿車俊游何在。雪梅蛾。柳舊
夢難招。醉掩重門半。缸蘭燼。紅銷沈子壽。竹齋集。搗練子。存神詞。神欲出
便收來。神返心中氣自迴。喚丹元朝玉臺。時運水。日般柴。寸田一點是
根黃。這交梨常種栽。神欲出。便收來。神返心中氣自迴。返嬰兒成聖胎。
靈液注。葉珠開。大丹爐裏響如雷。忽飛昇。遊九垓。馬需庵。清泉集。臨江
仙。題王克明喜神。一幅驚溪霜雪練。虎頭寫出丰姿。路人遙指莫相疑。翛
然眉宇淨。心與海鷗期。安得玉堂揮翰手。為君重賦新詩。紫雲歌罷醉芳
卮。月明歸路穩。猶記送君時。晏元獻公類要總叙神祇山川之守。紀綱
天下者為神。國語。仲尼曰。昔禹致群神於會稽之山。防風氏後至。禹殺而
戮之。客曰。敢問誰神。仲尼曰。山川之守。足以紀綱天下者。其守為神也。九

魁六宗之類。徐集蔣廟碑云。前哲令德之流。流言神也。薜荔之服。辛夷之

車。若自空乘來遊下都。同上。方介十巫。何憂一車。行觀吉玉。願折踈麻。徐

集蔣帝銘。五衢植木。四照栽花。當考。魯墳無棘。遼城有鶴。刻此茗華。永傳

嵩霍。同上。禹貢九州。受蒼水繡衣之命。武師牧野。按五車兩騎之神。或假

靈於五將三門。或取象於長庚北落。奇恠恍惚。歷代有之。徐集武烈帝碑。

琪垓。扶眉切。又乎坯切。得之以襲崑崙。神名人面獸身。肩吾山神。不死至

孔子時。得之以襲處太山。禹強得之立乎北極。大荒經云。北海之神。名曰

禹強。靈龜為之使。西王母得之坐乎少廣。少廣。父名。或云山名。莫知其始。

莫知其終。莊子。神樂其靜。脩翬無形。後漢光。和年。西岳碑。抗軛。鼉軒。羅隱

巫山行云。縱有精靈得往來。云云。已顛隕。裴真玄之。四十方達。婁宗臣之

二年未報。西岳題名云。開元二十三年。榮陽鄭虔。謝於神曰。某絮齊。脩身

神其福之。豈敢望云。望始如在。永事明神。日君月妃。韓愈元。和聖德詩曰。

煥赫。姪姬。又作妃。當考。如鄭人之驚伯有。類吳俗之畏子文。徐集李司空

廟碣曰。英靈。膺靈。若在左右。齋一也。明衷中也。正。精挈惠和。其德足以昭

其馨香。其惠足以同其民人。神饗而民聽。民神無怨。故明神降之。觀其政

德而均布福焉。國語曰。有神降于莘。王問於內史過。過曰。國將興。云云。昔

夏之興也。祝融降于崇山。崇高山。其亡也。回祿火神。信再宿為信。於聆隧。地名。商之興也。檮杌。次。過信為次。於丕大也。山。在河東。其亡也。夷羊神獸。在牧。商郊牧野。周之興也。鸞鸞。鳳別名。鳴於岐山。其衰也。杜伯射王子郟。宣王殺杜伯而不辜。後三年。王會諸侯。田于囿。日中杜伯起於道左。朱衣朱冠。櫟朱弓朱矢。射王中心。折脊而死。殺杜伯而不辜。杜伯起於道左。朱衣朱冠。朱弓朱矢。同上。東皇太一。星名。天子尊神。祠在楚東。以配東帝。故曰云云。雲中君。雲師。屏翳。湘夫人。堯二女。大司命。少司命。星名。主知生死。東君。日也。河伯。山鬼。國殤。從軍而死者。禮魂。已上。屈原九歌之名。禮魂篇。注言巫者歌舞。盛禮敬之意也。黃帝萬諸侯。而神靈之封。居七千。封囑之守。獨紀於注。芒。神靈之封。諸山川之守也。山川之守。謂尊山川之神。令主祭祀也。即國語所云。芒氏之君。守封囑之山。幽都。宋玉招魂曰。魂兮歸來。君無下此幽都。注幽都。地下。后土所治處。土伯。后土之諸侯。九約。其身九屈。其角鬢鬢。音疑。逐人駭駭。駭駭。走貌。言土伯之狀。廣肩厚背。逐人而走。手中有血。執人而汙之。參三也。目虎首。其身若牛。此皆甘人。歸來恐自遺災。注甘人。食人也。護世中尊。維摩經云。若此。云云。護諸眾生。注護世四天王也。各理一方。護其所部。使惡鬼神不得侵害也。和山。山海經

中山經。和山多瑤碧。實惟河之九都。是山五典九水出焉。合流而北。注河其中多蒼玉。吉善也。神恭送司之。其狀如人。虎爪。好居蒺山之陽。出入有光。太蓬神動天。天地氣也。注云。言其有靈爽。能興雲雨也。天愚多恠風雨。山海經云。堵山。神天愚居之。多恠風雨。出入必用飄風暴雨。又云。光山神。計蒙處之。人身而龍首。常游于漳淵。耕父。又云。豐山神。耕父處之。常游清冷之淵。出入有光。見則其國為敗。注清冷水在酉鄠縣山上。神來時水亦有光耀。今有屋祠于兒。又云。夫于兒之山神。于兒居之。其狀人身而蛇頭。常游于江淵。出入有光。西方蓐收。海外西經云云。珥蛇乘兩龍。注金神也。人面虎爪。白毛執鉞。見外傳。夸父與日逐走入。山海經曰。云云。渴欲飲於河渭。渴不足。北飲大澤。未至道渴而死。棄杖化為鄧林。注云。言及日於將入也。夸父者。蓋神人也。父必其能及日景。而傾河澤。豈足走寄用於走飲耳。幾乎不疾而速者矣。此一體為萬殊。存亡為代謝。倚鄧林而遯形。惡得尋其靈化。北方禺強。山海經曰。黑身手足。乘兩龍。水神也。人面黑身。莊周曰。禹強立於北極者也。珥青蛇。山海經曰。奢比之尸。在大人國北。獸身人面大耳。一曰肝膾之尸。注亦神名也。珥也。珥蛇貫耳也。東方勾芒。鳥身人面乘龍。木神也。方面素服。墨子曰。昔秦穆公有明德。上帝使勾芒賜之壽十

九年黃父朝吞要鬼三千。暮吞三百。麟角七十三云。神異經。東南有人周行天下。長七丈。箕頭。朱衣。縞帶。赤蛇。白額。以霧露為漿。名尺郭。一食邪。一黃父云。古者人神雜擾。山海經。大荒西經。注云。云無別。顛頊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北正黎司地以屬民。少昊長留之山。長留為颯氏之宮。颯氏之神。是司反景。山海經。西山經云。長留之山。有神白帝。少昊居之。實惟負神颯氏之宮。是神也。王司反景。注。少昊金天氏帝。擊之號。日西入。則景反東照。王司察之。颯音隗。天山帝。江是識歌舞。莊生之述。渾沌假於帝江。山海經云。天山多金玉。黃水出焉。西南流。注。陽谷有神。狀如黃囊。赤如丹火。六足四翼。渾敦無面目。是識歌舞。實惟帝江也。注。夫形天命者。則神自無靈照。無情見。則動闇與理會。其帝江之謂乎。莊生所云。中央之帝。渾沌。渾沌為倏忽所鑿。作七竅而死者。蓋假此以寓言也。泐音黠。山神。山海經云。執鉞百君。漢書禮樂志。郊祀歌十九章。其詩曰。百君禮。六龍位。勺椒漿。靈已醉。注。百君亦謂百神也。鬼帝有五葛。羨羅豐山。鬼帝有五。或在葛羨山。或在羅豐山。申生請於帝者。非天帝也。陳蒼北阪。有若石之祠。陳寶歲數來。夜若流星。聲隱隱。野鷄夜鳴。陳寶一牢之祠。寶夫人祠。葉君來。天為之隱。隱雷鳴。雉為之雊。漢郊祀志云。秦文公獲若石于陳倉北阪。城祠之。

其神或歲不至。或歲數來。來常以夜。光輝若流星。從東方來。集于祠。若雉。雉其聲殷殷云。野鷄夜鳴。以一牢祠之。名陳寶。注云。陳倉縣有寶夫人祠。或一歲二歲與葉君合。葉君神來時。天為之殷殷雷鳴。雉為之雊。若石者。質如石似肝。在陳倉縣。寶而祠之。故曰陳寶。六宗。尚書釋文曰。王云。四時寒暑日月星。水旱也。馬云。天地四時也。瀆鬼濛鴻。嶽祇喋峨。青雲衣。白霓裳。屈原九歌。東君云。日出東方入西方。故以方色為飾。與汝游兮九河。衝風起兮水橫波。又河伯歌云。乘水車兮荷蓋。駕兩龍兮驂螭。魚鱗兮騰予。方相氏掌執戈。揚龍堂。紫貝闕兮朱宮。波滔滔兮來迎。魚鱗兮騰予。方相氏掌執戈。揚楯。帥百隸以毆疫。周禮云云。後漢馬融傳注。電猪雷父。真誥五大洞真經。過邪。大祝云。六頌吐火。啖鬼之王。云。掣星流橫。天禽羅陳。皆在我傍。吐火萬丈。以除不祥。澤尉捧燈。為我燒香。司命文昌第四星。史記封禪書曰。高祖置荆巫祠。司命之屬。索隱曰。周禮以禋燎祠司命。鄭眾云。慶忌。管子法水篇云。涸澤數百歲。谷之不徙。水之不絕者。生慶忌。狀若人。長四寸。衣黃衣。冠黃冠。戴黃蓋。乘小馬。好疾馳。以其名呼之。可使千里外百反報。此涸澤之精也。白石郎。智正樂神弦歌辭。白石二曲云。臨江居前道。江伯後從。魚。又云。郎艷獨絕。世無其二。其光景動人。民惟陳寶。史封禪余之雍諸祠。

云。幽則有鬼神。史樂書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注。鄭玄曰。助天地成物者也。易曰。知鬼神之情狀。然則聖人精氣謂之神。賢智之精氣謂之鬼。繫雲在襟。貯雨在缶。文苑英華。九百九十七。杜牧祭木瓜山神文云。惟神云云。視人如子。渴即與之。管仲云。義於人者和於神。憲宗實錄。十三。上謂宰臣曰。穰災祈福之說。其事信否。李藩對曰。免舜之務。惟在修己。以安百姓。云云。蓋以人為神王。故但務安人而已。號公求神以致危亡。王莽妄祈以速漢兵。古今明戒。書傳所紀。崇奉神祇。神嶽天中皇帝。唐則天封嵩岳畢遽尊神。岳天中王。為神嶽天中皇帝。靈妃為天中皇后。夏后啓為齊聖皇帝。封啓母神為玉京太后。少室阿嬈神為金闕夫人。子晉號為昇仙太子。仍別為立廟。祝版御署訖。北面再拜。唐儀。岳瀆已下云云。證聖元年。有司上言曰。天子父天而母地。元日而姊月。於禮應敬。故有再拜之儀。謹按五岳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天子而拜公侯。失尊卑之序。其日月已上。請依舊儀。五岳以下署而不拜。從之。漢使王褒迎金馬碧鷄於蜀。陸機連珠曰。俊乂之藪。希蒙翹車之招。金碧之巖。必辱鳳舉之使。注。俊乂之人。隱於藪澤。則不蒙招引。精恠之神。處於山巖。發使徵求之。金馬碧鷄。神名是也。神降。來風肅然。武帝時。神君時去時來。則風肅然。喬喬。帝臨中

壇四方承宇。神之格思。神保安也。格肅儉精明是臨。國語。夫神以精明臨萬民。上帝宴饗五位時序。五精來格。辯方位而正。則五精帥而來格。駕青虬兮驂白螭。九重開靈之旂。前禮樂志。郊祀歌。歌垂恩惠。鴻祐休靈之車。結玄雲。駕飛龍。羽旄紛。靈之下。若風馬。左蒼龍。右白虎。靈安留。吟青黃。排玉房。又云神之旂過天門。神之出。云云。神之行。旌容容。騎杳杳。神之揄引也。臨壇宇。九疑賓。夔龍舞。注。九疑。舜所葬。言以舜為賓客。神嘉虞中。戴觴虞樂也。揚金光橫泰河。沛疑祐。汾之阿。阿。注。橫。充滿也。泰河。大河。鬱葆遙莊。神惟戾止。齊書。神既。樞紐薦符。勾芒錫壽。李矯表云。故能天地儲祉。靈祇降福。神所輸向。春秋元命苞曰。王者往也。神之所輸向。人之所歸樂。神心所授。不言而喻。選五車兩騎之來朝。論略曰。武王時。五車兩騎海內神明來朝。王使尚父謝五大夫賓。幸臨之。太公曰。四海之神及河伯雨師耳。南海曰祝融。東海曰勾芒。北海曰玄冥。西海曰蓐收。及河伯雨師也。謁者各呼其名引入。祝融等皆驚。相視而歎。易著與能之旨。傳稱觀政之徵。史過之論。至哉。老氏之書。詳矣。徐集。夏之興也。祝融火神也。降於崇山。商之興也。禱杌。次過信為。次於平山。禱杌。能神也。國語。余為霍山神。使謁唐皇帝。此神不欺。趙無卹。豈負我哉。唐高祖義兵次於靈縣。霖雨積

旬有白衣老父詣軍門曰云云八月雨止路出霍邑吾當濟師司祿益富
司命益年崔駟碑司祿益富家國於是乎有余司命益年人臣於是乎不
天秦穆公有明德二帝使勾芒賜之壽山海經外東經注云墨子曰昔秦
云云十九年剖竹有朱書史記趙世家曰知伯率韓魏攻趙趙襄子懼乃
奔保晉陽原過從後至於王澤見三人自帶以上可見與原過竹二節莫
通曰為我以是遺趙毋郵原過既至以告襄子襄子齋三日自云云曰趙
毋郵余霍太山在河東永安縣山陽侯天使也三月丙戌余將使汝反滅
知氏汝亦立我百邑余將賜汝林胡之地至於後世且有仇王亦黑龍面
而鳥鬣鬚麋鬃頰大膺大背修下而馮左社界衆奄有河宗至于休溷諸
貉南伐晉別北滅黑姑天地並况漢禮樂志郊祀歌曰惟予有慕况賜
也司馬益富而國家實司命益年而民不夭藝文類聚隨巢子曰昔三
苗大亂天命夏禹於玄宮有大神人面鳥身降而福之四方歸之禹乃
克三苗而神民不違神告鑪宮墨子曰夏桀時天乃命湯於鑪宮有神來
告曰夏德大亂往攻之予必汝大戮風伯進掃雨師灑道善選一韓子曰
師曠謂晉平公曰黃帝合思神於太山之上風俗通曰雨師畢星也風
伯箕星也文苑英華每至青珉啓匣綠錯披緹必有仙鶴翔集靈鳥果曜

海若登祗南史梁武紀云故能使其整圖劫社山戎孤竹東馬景從神
歆臨饗以安安坐以侑勸也以介景福神保安也是饗神具醉止神
保聿歸廢徹不遲徹去諸饗以疾為恭神之聽之終和且平登聞于天德馨
香祀發聞其德使祀見享升聞于天上帝時歆神所勞矣愷悌君子來顧
來享依德享義享茲絜哀神之來思神歆馨而佑德祚聖主以元吉是饗
是宜享以駢犧歆嘗百神崔駟北巡頌裡絜享祈神人之和允洽來我思
成唐樂章曰皇皇后祖九歆又送文舞迺武舞樂章曰樂九歆兮人神感
美七德兮天地清歸風疾迴天爽百神來衆神往送神樂章眇禋禋送神
樂章云靈具醉香熙熙靈將往往迪進也大歷切嘗漢禮樂志郊祀歌曰
登成甫田百鬼迪掌注掌歆饗之也神之旂又曰過天門車千乘敦崑崙
神之行旌容容騎沓沓般縱縱神之徠泛翊翊甘露降慶雲集神之掄引也
臨壇宇九疑賓九疑舜所葬言以舜為賓客夔龍舞言隨舜而來以樂神
神安坐鷄吉時神嘉虞樂也申貳重也觴福滂洋邁延長沛施祐汾之阿
楊金光橫泰河又曰百君禮六龍位往往亦謂百神也靈禋禋音哀象輿
輶禋禋不安欲去也輶嚴駕待發也主祭而百神享之是天受之孟子曰
舜天受之民受之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是民受之也神遊駕

六羽乘雲谷口。春秋命歷序曰：人皇九頭，地坼下席。史曰：天崩地坼，天子下席。七十二人同日昇，遺弓墮劍，以慰兆民。黃帝內傳曰：黃帝乘龍白日昇天，群臣同昇者七十二人。帝於空中遺弓墮劍，以慰兆民之望。龍髯墮處，生五色龍鬚之草，奉安梓宮，同軌畢至。天子七月而葬。云云。感容車之速征，葬也。龍輻動輒，神駕發引，叩心絕氣，行號巷哭，奉奠西階，發引素輿。晉康帝成帝母弟也，葬成帝于興平陵，帝親奉奠於西階，既發引，徒行至閭闔門外，素輿以至於陵所，慕龍輻之不駐，瞻鳳綽以方遙。敬宗實錄：鳳翼啓行，龍輻在御，絜壺通夕，司烜達曙，嚴備物之無闕，眇宸儀之將去，同上。祇奉恤禮，恭行故事，縞仗凝霜，麻衣昭雪，聞語鶴於茲日，見驂鸞於此年。啓初陵兮歸后土，侍列聖兮向寥天。象物森兮如昨，簸噫氣於旂罕。張羽霄之奕幕，袒括髮以麻約髮，即位哭，三踊而出。左傳：十一魯公孫歸父，子家字，聘于晉，既還，及筮，聞魯公薨，而季文子欲逐已，遂壇帷，為壇張帷，復命於介使，既復命，遂奔齊。注曰：依在國喪禮，設哭位畢而奔也。靈駕中宗神龍二年，護則天靈駕還京，撤綴在辰。少帝詔曰：先帝云云，變生倉卒，然後稱制，計立冲人，遷神于太極殿。德宗崩于會寧殿，總帷飄井幹，罇酒若平生。鬱鬱西陵樹，詎聞歌吹聲。謝玄暉銅雀臺詩：犀鞞龍輻，徐彥伯哀

冊。六宗伯菴典，同軌赴辰，龜謀入兆云云。悲谷。至于悲谷，是謂甫時，西南方之大壑也。經于隅泉，是謂高春。頌于連石，是謂下春。連音爛，連石西北山名。爰止羲和爰息六螭，是謂懸車。薄於虞泉，是謂黃昏。淪于蒙谷，是謂定昏。日入崦嵫，亦曰落棠山。細柳，西方之野。入虞泉之地，曙於蒙谷。蒙汜之水之浦，日西垂景在於樹端，謂之桑榆。淮南子曰：日出於暘谷，云云。注曰：日乘車駕以六龍，羲和御之，薄於虞泉而回也。落棠山，見上。石門霧露白。駙馬都尉鄭顥嘗夢為詩曰：云云。王殿莓苔青，書之于楹，私恠語不祥，不數日，宣宗不豫，及于歿，上僊，始悟其事。追惟恩遇，續石門之句為十韻云：御鑪虛仗馬，華蓋隱玄扃。日月成千古，金滕閱九齡。小臣哀絕筆，湖上泣青萍。未幾竟卒。審訓。德宗遺詔曰：今天降疾，不興不寤，是用審訓，且聽朕言。奄遺末命，永棄多方。億兆嗷嗷，哀號靡訢。謚冊。王棺四重。君再重，大夫一重。左傳三十。注：國恤。唐禮儀志曰：房玄齡等著古賓軍嘉四禮之外，有國恤五篇，分為一百卷。龍湖超忽，象野芊綿，遊水復道，薦果初年。唐樂章。九夷八狄之哭，異聲而皆哀。文子：蕃客四百餘人，感恩皆齋面割耳，流血被身。玄宗實錄：帝崩于神龍殿，翌日遷于太極殿，神龍殿遷座于太極殿。見上。降年有期，獲沒為善。遺詔曰：惟天監下，惟人奉天。池翼。蘇頲則天

挽歌曰。衣冠昔遊地。池宴此歸時。萬靈朝侍紼。七萃曉揚旌。禹書奄就。鄭亞序曰。軒鼎將成。云云。然猶進先嘗之藥。獻高手之醫。歲周且請代之書。追漢宣易名之義。作為大誥。祈于昊天。熒惑入太微。魏黃初六年。熒惑七年。文帝崩。晉簡文將崩。熒惑復入太微。先王委棄群臣。趙王荅張儀曰。自云云。寡人年幼。奉祭祀之日新。早棄天下。後漢和熹鄧后策曰。先帝云云。狐心裝裝。驚翻。肅宗哀冊文曰。森以成行。儼龍輻而將發。雨泗噴兮千官泣。天仗搖號。萬國陪序。分弘璧。庭臨綴衣。如天落構。像日祖輝。蜃締授授。而聯翩。蛩隧蒼甚。鮒隅蕭瑟。綴衣在辰。中宗實錄二十日云云。禍變蒼卒。縞肆結行。續文選。朱子奢文德皇后總歌曰。神京背紫陌。云云。十枝墜景。則天撰高宗謚議曰。豈謂云云。遽淪悲谷之暉。八柱傾天。奄落闔陽之構。蜃車禮雜記。注曰。周禮有蜃車。天子以載柩。臨于西宮。人臣辭見。先臨西宮。唐肅宗崩。代宗即位。朔日宿齋。臨于西宮。上不視朝。自是朔望皆如之。訖于山陵。凡人臣有事辭見。先臨西宮。然後詣朝。夏后啓。海外西經曰。海外自西陲至西北陲。大運山高三百仞。在大樂之野。啓於此舞九代。馬乘西龍。蓋三曾。左手操鬚。右手操環。佩玉璜。在大運山北。一曰大遺之野。大荒經云。大穆之野。注。九代。馬名。舞。謂盤作之也。曾。重也。鬚。羽葆。幢也。

半壁似橫歸巖。鄭母經云。夏后啓。篋籟飛登于天。明啓亦仙者。大遺之野。夏后啓飛登于天。見上。軒轅之國。又曰。云云。在北窮山之際。其不壽者八百歲。人面蛇身。尾交首上。窮山在其北。不敢西射。畏軒轅之丘。其丘方四地相繞。注言敬畏黃帝威靈。故不敢向西射。稷澤玉膏。黃帝是食登龍於鼎湖而靈蛇。山海經。西山經云。丹水西流。注。稷澤。后稷神所馮也。其中多白玉。是為玉膏。其源沸沸湯湯。注云。玉膏。涌出之貌也。河圖玉版曰。少室山。其上有白玉膏。一服即仙矣。亦此類也。沸。音拂。又曰。黃帝是食是饗。所以得登龍於鼎湖而靈蛇也。馮相告稷。謝朓齊敬后哀策文曰。云云。晨駕長往。言帝崩。大祝作禱辭授甸人。使以禱藉田之神。受青莪。珥後殃。周禮。天官。上云。甸人喪事。代王受青莪。注。菜。莪者。祭祀之主也。今國遭大喪。若云。此黍稷不馨。使鬼神不逞于王。既殯殃。云云。委喪下席。吳志二。注。魏三公奏云。先帝云云。孫權不盡心。惻怛。言魏武薨也。曜魄歸于太極。梁肅大羅天尊畫像贊曰。亦既馱代。去而上僊。衣冠留于橋岳。云云。五祀不行。左傳十一。注云。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非禮也。牛雖傷死。當更改卜。郊不可廢也。前年冬。天王崩。未葬而郊者。不以王事廢天事。禮記。曾子問。天子崩未殯。云。既殯而祭。自啓至于反哭。五祀之祭不行。以

葬而祭。九虞。周禮疏二十一云。大夫五虞。諸侯七虞。天子九虞。陳寶

周禮天府注云。書顧命曰。翌日乙丑王崩丁卯命作冊度。越七日癸酉陳

寶。赤刀大訓。弘璧琬琰。在西序。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胤之舞衣。大

貝。鼗鼓。在西房。兂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在東房。疏云。陳寶是總目。赤刀

武王誅紂。刀赤高師。大訓者。禮法先王禮教。即虞書典謨是也。弘。大也。大

璧琬琰。皆尺二寸。大玉。華山之球。夷玉。東北之璞。天球。雍州所貢之玉。色

如天。河圖。出於河水。帝王聖者所受。胤。兂和垂。古人造此物者名。六龍

頤。嚮。崔祐甫代宗哀冊曰。出朱雀芳度青門。恨六龍之若奔。沈約齊安陸

王碑云。四牡方馳。云云。眡朔書氛觀臺告稷。謝莊宣貴妃誄曰。云云。八

頌。高和。六祈。輟。滲。注。眡朔。望氣之職也。氛。殺者。惡氣也。八頌。八卦占筮。視

吉凶也。周禮大祝掌六祈。以同鬼神。稱天命以謚之。穀梁二云。桓公葬

而後舉謚。謚所以成德也。於卒事乎加之矣。注。謚者。行之迹。所以表德。昔

武公崩。周公制謚法。大行受大名。小行受小名。所以勸善而懲惡。禮。天子

崩云云。獲沒於祗宮。左傳二十二云。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祭公謀

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王是以云獲沒於祗宮。注。祈父。周司馬。世掌甲

兵之職。招。其名。獲沒。謂不見墓。弒。屏周珪而請代。無徵。引冥伏而攀號

空極。遣車曰轡車。周禮內車。掌大喪飾遣車。遂廡之行之。注。廡。興也。謂

陳駕之行之。使人以次舉之。以如墓也。遣車。一曰轡車。司常建太常。周禮

司常。大喪共銘旌。建廡車之旌。及葬亦如之。注。銘旌。王則太常也。士喪禮

曰。為各以其物。天子之喪。動四海屬諸侯。荀子云。諸侯之喪。動通國。

屬大夫。注。屬。付託之使主喪也。但看青玉五枝燈盤。螭火盡光亦絕。玉

臺後集。八李頌王母歌。言武王云云。復道歌。鍾香將暮。深宮桃李飛成雪。

日出入兮安窮極。令狐楚憲宗哀策文云。日出入兮安窮極。雲飛揚兮

無處所。瑞方瞻兮鳳來。災忽聞其鶴語。馬悲窮谷。李嶠則天皇后挽歌

云。乘馬悲窮谷。攀龍怨昊天。桂枝亦銷亡。沈約八詠去市朝云。一朝賣

玉梳。眷眷惜餘香。曲池無復處。桂枝亦銷亡。清廟徒肅肅。西陵火茫茫。

幽府神靈。受三官書為地下主者。千年乃轉三官之五帝。千四百年方

得遊行太清。為九宮之中仙。先世有功在三官。流逮後嗣。易世練化。改氏

更生。此七世陰德根葉相及也。酉陽雜俎曰。至忠至孝之人。命終皆為地

下主者。一百四十年。乃授下仙之教。授以大道。有上聖之德。命受三官書

為地下主者。一千年。乃轉三官之五帝。千四百年。方得遊行太清。為九宮

之中仙。又有為善。美及者。三官清鬼者。或先世有功在三官。流逮後嗣。易

世練化。改氏更生。此七世陰德根業相及也。命終當遺脚一骨以歸三官。餘骨隨身。遷男女左右皆受書為地下王者。二百八十年乃得進處地仙之道。炎慶甲為北太帝君。三元品式。明真科。九幽章。皆律連宛曲泉雲夜九都。萬掠四極九科。皆治所。三十六獄。流沙赤沙。溟濔北獄。皆獄名。二十四獄。九平女清河伯。獄名。萬惡乃墮薜荔。罪簿有黑錄白簿。赤丹編簡。捷蒙山。捷蒙石。以副太山。捷夜山。捷夜石。以塞河源。汲西津。以冥東海。風力電風積夜河。酉陽雜俎曰。炎慶甲為北太常君。主天下鬼神。三元品式。明真科。九幽章。皆律也。連宛。曲泉。泰煞九水。雲夜九都。三靈萬掠四極九科。皆治所也。三十六獄。流沙赤沙等號。溟濔獄。北獄獄也。又二十四獄。有九平元正女清河伯等號。人犯五千惡。為五獄鬼。六千惡。為二十八宿囚。萬惡。乃墮薜荔也。罪簿有黑錄白簿。赤丹編簡。刑有捷蒙山石副太山。捷夜山石。以塞河源。汲西津水。以冥東海。風力電風積夜河。八冥仙宮。冥謫陰考之所。酉陽雜俎。羅酆山。在北方癸地。洞天六宮。周一萬里。是為六天鬼神之宮。紂絕陰天宮。泰殺諒事宮。明辰耐犯武城天宮。怙照罪氣天宮。宗靈七非天宮。取司連宛天宮。夏啓為東明公。召公為南明公。季札為北明公。四明主四方鬼。鬼官有七十五品。鬼帝有五。或在葛

美。當考。山或在羅豐山。申生所謂請於帝者。抱朴子外篇。明辰府。陰天府。七邪恠照府。主生死罪錄。風力之考。明辰武城宮。置左右中三府。左府號耐犯主生宮。火官太陽考右府。號紂絕府。主死宮太陰。水官考中府。號明辰府。統死生罪福。一十四曹並洞空虛之中。見度人經。北酆宮。左府號連宛曲泉府。右府號泰殺九幽府。中府號罪氣咸池府。度人經曰。中元二品左宮名陰天宮。總主地上諸靈官。置左右中三府。以主生死。地上五岳四維八極神仙真人。以八節日下詣清靈洞。陽北酆三宮。集校諸地上生死功過罪福。眾官齊到三宮九府四十二曹考。召官屬各操生死青黑二簿。列坐三宮。北帝上真治乎寒靈之宮。下有寒冰。夜庭又有八難之場。故曰泉曲府也。泉曲府即九幽長夜之鬼府。北都羅酆即酆都北帝之鬼都。羅酆是北海九幽之山名。鬼都即在羅酆幽山之上。度人經。三官北酆。明檢鬼營。酆都九府之中。有九部姦也。度人經云。北都。度人經云。北方溟海之中。北玄太帝之都。泉曲府。即九幽長夜之所。中有萬鬼群。俱欲遏人算。斷絕人命門。劉約死。一指猶暖。三十國春秋八云。晉愍帝建興四年十一月癸卯。偽漢劉聰之子東平王約死。一指猶暖。遂不殯。至庚戌凡七日乃蘇。言見淵漢先文王。於不周山。終五日。遂復從。至崑崙山。

三日而復返於不周。見諸王公卿將相悉在其中。大有人民。宮室甚壯麗。號曰蒙珠離國。淵謂約曰。東北遮須夷國無王太久。待汝父為之。汝父後年當來。來後國中。大亂。大相殺害。君家死亡略盡。但可永明。輩十數人在耳。汝且還。後年當來見。汝遲不久。約拜辭而歸。道過一國。曰。倚尼渠餘國。引約入宮。與皮囊一枚。曰。為吾遺漢帝。約曰。劉郎後年必過。當以小女相妻。約歸。置皮囊於几上。俄而蘇。謂左右曰。几上取皮囊來。左右取得之。問有一方白玉。題文曰。倚尼渠餘國天王敬信。遮須夷國天王。歲在攝提當相見也。馳使奏呈。聰曰。若審如此。吾不懼死也。其明年。晉元帝建武元年。正月約死。又明年。大興元年七月。聰累月見約來迎。甚惡之。尋薨。葬于宣光陵。與約所獲玉俱葬。 鄴都太山。登真隱訣云。殺鬼邪。常畏琢齒聲。是故不得犯人。注云。殺鬼則所使取人者也。邪鬼。此天地間精物。魍魎害人者也。 奉神合神。以化合神。七經義綱。孔子曰。以化合神者。稱皇。億寧百神。而柔和萬物。文三國語。顓頊依鬼神以制誼。黎誠以祭祀。帝嚳高辛。明鬼神而恭事之。文武之事。神保民。無不欣喜。史記曰。文王武王昭前之光明。而加之以慈和。尸而祝之。置壽宮。張羽旗。以禮神君。初學記云。漢武帝。會甘泉。史記封禪書曰。孝武帝時。上郡巫病。而鬼神下之。上

召置祠之甘泉。及上病。使人問神君。神君言曰。天子無憂病。病少愈。強與我云云。於是病愈。遂起。幸甘泉。大赦。置酒壽宮神君。君非可得見。聞其言。與人音等。時去時來。來則風肅然。居室之中。時晝。言然常以夜。天子被。然後入。因巫為主人。又置壽宮北宮。張羽旗。設供具。以禮神君。 靈園賓於間館。史記曰。封禪文曰。鬼神接靈園。賓於間館。注言至德與神明通接。故靈園為賓旅於間館矣。靈園。仙人名也。 群書足用神。事對。无方。易。知樂。易。所存。孟。不可知。孟。致用。易。設教。易。能化。荀。猶將測。揚。事實。名君。三皇化合神者。稱皇。尸子。黃帝黃帝生而神靈弱。而能言。史本紀。黃帝堯舜氏作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係辭。高辛。生而神靈。自言其名。史本紀。神靈洞達。曹植帝贊。堯乃聖乃神。書。大禹謨。其知如神。史本紀。堯舜禹湯文武。荀。議兵。大漢之君。天下也。威之如神。班固答賓戲。神靈日燭。光被六幽。典。引。高祖闕氏謂單于曰。漢天子亦有神靈。前本紀。注。高祖躬神武之材。刑法志。武帝。令雖未出。化馳如神。伍。被傳。成帝尊嚴若神。本贊。光武八年。來歙襲洛陽。斬隗囂。守將金梁。囂驚曰。何其神也。來歙傳。岑彭至武陽。繞出延岑軍後。蜀地震駭。述大驚。以杖擊地曰。是何神也。

通鑑光武寬弘博納計慮如神。薛瑩漢紀明帝鴻化惟神永觀厥成。班固東都賦辟雍詩魏太祖行軍用師譎敵制勝變化如神。魏志曹操紀

唐高祖決神機而速若疾雷。舊史贊太宗伐暴取亂蔑如帝神且速也。突厥贊咸稱天子神往古不得俱獻號天可汗以覆我國都。柳鼓吹曲

德宗窮神知化此神之極也。柳諧復尊號表陛下神無滯用鑒必窮微陸贄奏當今所切務狀憲宗陛下天造神斷柳平淮西表聖賢周

孔之道其神之所為乎。文中子王道夫子與太極合德神道並行乎同上名臣陳平吐謀洞靈奮奇如神。柳漢原廟銘六經神也者妙萬

物而為言者也。易說卦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觀卦故神无方而易无體精義入神以致用也知幾其神乎

神以知來顯道神德行可與祐神矣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為乎鼓之舞之以盡神陰陽不測之謂神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

之神。注神者變化之極妙萬物而為言不可以形詰者也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易无思也无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

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窮神知化德之盛也著之德圓而神易係辭至誠如神。記中庸氣盛而化神天則神神則不怒而威樂記清明在躬

志氣如神孔子閒居諸子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

孟盡心上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盡心下神莫大於化道荀勸學聖人之

道出乎一曷謂一曰執神而固曷謂神曰盡善挾治之謂神萬物莫足以

傾之之謂固神固之謂聖人儒效誠信生神不苟誠則形形則神神則能

化矣同上立之本原知通如神神之又神而能精焉莊天地德全者稱全

稱全者神全神全者聖人之道也同上庖丁解牛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

知止而神欲行養生主純素之道唯神是守刻意守而勿失與神為一同

上故其德全而神不虧同上孔子曰用志不分乃凝於神莊達生顏淵問

於仲尼曰吾嘗濟觴深之淵津人操舟若神吾聞曰可學耶曰善游者數

能同上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乘雲氣御飛龍而遊乎四海之外其神

凝莊逍遙遊獨則明明則神矣神者至貴也管心術一物能化謂之神內

業聖人托神於靈府神者智之淵也淵清則智明矣淮南子淑真訓神者

生之制也原道訓神者心之寶也覽冥訓或問神曰心潛天而天潛地而

地天地神明而不測者心之潛也猶將測之神在所潛而已矣揚問神人

心其神乎操則存舍則亡同上神心恍惚經緯萬方同上聖人存神索至

成天下之大順致天下之大利同上體題知化知來不測變化

心潛鼓舞。賦偶。經緯萬變。應酬百為。恍惚難測。精微莫窺。總萬變以經緯。妙一機而轉移。超形器之外。而其迹不露。盡變化之極。而其功莫窺。存而索至。約不踰於方寸。妙而無方。大可包於兩儀。鼓以盡也。高道於物表。變則通也。默使於民宜。聲焉遠暨。智實自於克如。德也誕敷。民蓋由於舜使。聲律會元事偶。聽之。詩。伐木。神之聽之。終和且平。弔矣。天保。神之弔矣。弔音的。得一。老二十九章。神得一以明。神無以靈。將恐歇。不貳。國楚語。觀射父曰。古者民神不雜。民之精爽不攜貳者。而又能齊肅衷正。則明神降之。民神異業。敬而不瀆。故神降之嘉生。如在。語。八佾。祭神如神在。以和。書。益稷。八音克諧。神人以和。不擾。書。呂刑。注。言人神不擾。各得其序。敬恭。詩。雲漢。敬恭明神。宜無悔怒。肅恭。國。周語。樊穆仲曰。肅恭明神。又書。微子之命。肅恭神人。祀百物。禮。地官。鼓人。凡祭祀百物之神。鼓兵舞。佾舞者。延四方。前禮樂志。炳管蕭。延四方。尊注酒。賓八鄉。注。四方之神。八方之神。約為上。禮。秋官。司約。治神之約為上。後致力。左。威六年。季梁曰。所謂道。忠於民而信於神也。夫民。神之主也。是以聖人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於是乎民和而神降之福。故動則事成。若存若亡。揚重黎或問。趙世多神。何也。曰。神恠茫茫。若存若亡。聖人曼云。所依所事。韓表。

州祭文。神之所依者惟人。人之所事者惟神。上所以共。左。昭七年。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聽不可濫。韓。潮州祭文。神聰明而端一。聽不可濫以惑也。不歆非類。左。僖十年。狐突曰。神不歆非類。以精臨民。國楚語。觀射父曰。夫神以精明臨民者也。故求備物。不求豐物。先王之祀。以一純一精。聖主精物以臨監享祀。無有苛慝於神者。謂之純一。享祀豐潔。左。僖五年。虢公曰。吾享祀豐潔。神必據我。宮之奇諫。降興上下。記。樂記。禮樂降興上下之神。聰明正直。左。莊三十二年。有神降于莘。內史過曰。國將興。明神降之。監其德也。將亡。神又降之。觀其惡也。史。翼曰。神聰明正直而一者也。依人而行。齊。肅。恭敬。國楚語。其誰敢不齊肅恭敬。以致力於神。鋪筵設几。記。祭統。鋪筵設同几。為依神也。明德薦馨。左。僖五年。神所憑依。將在德矣。若晉明德以薦馨香。神其吐之乎。發祥隕祉。前揚雄賦。發祥隕祉。欽若神明者。旋雲躍煙。唐志。送神。旋雲洞。方躍煙。途。社稷宗廟。禮。小宗伯。掌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川谷丘陵。記。祭法。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為風雨。見雉物。皆曰神。有天下者。祭百神。是饗是格。詩。楚茨。神保是饗。神保是格。神嗜飲食。神保聿歸。罔怨罔恫。思齊。神罔時怨。神罔時恫。事實。經。不可度思。詩。抑。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靡不舉。雲漢。靡神不舉。

是格。神嗜飲食。神保聿歸。罔怨罔恫。思齊。神罔時怨。神罔時恫。事實。經。不可度思。詩。抑。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靡不舉。雲漢。靡神不舉。

靡神不宗。祀以馭禮。太宰八則。一曰祭祀以馭其神。司盟詔明。秋官司盟。非面詔明神。注神之明察者。觀禮加方明於壇上。所以依之也。不怒而威。記樂記。神明不怒而威。至誠中庸。故至誠如神。志氣如。孔子聞居。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史以制處位。前郊祀志。以制神之處位。漢兵可畏。後耿恭傳。匈奴相謂曰。漢兵神。真可畏也。以杖擊地。岑彭傳。蜀地震駭。公孫述大驚。以杖擊地。曰。是何神也。人安福至。唐李藩傳。善於人者和於神。人乃神之主人。安福至。兼金合璧事對。無方。易繫辭。故神無方。而易無體。致用上。精義入神。以致用也。知幾。同上。知幾其神乎。知來。同上。神以知來。至貴。管心術。獨則明。明則神矣。神者至貴也。能精。莊天地神之又神。而能精焉。不虧。上刻意。故其德全而神不虧。能化。荀不苟。誠則形。形則神。神則能化。知通。莊天地立之本原。知通於神。氣清。後李固。氣清者為神。形具。荀天論。形具而神生。以靜。莊在宥。廣成子曰。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乃凝。上達。生。仲尼見宓佺者。承蜩。猶擬之也。仲尼曰。子巧乎。有道邪。曰。有道也。孔子曰。用志不分。乃凝於神。其宓佺丈人之謂乎。可與祐。易系辭。顯道神德行。可與祐神矣。知所為。上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為乎。不可知。孟盡心下。聖而不可知之。謂神。純素是守。莊刻意。純素之道。唯神是守。嗜欲弗

亂。淮淑真訓。神清者嗜欲弗能亂。不行而至。易係辭。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守而勿失。莊刻意。守而勿失。與神為一。純者不虧。上純也者。謂其不虧其神也。聖人之道。莊天地得全者形全。形全者神全。神全者聖人之道也。君子所存。孟盡心上。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孰能與於。易系辭。易无思也。无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德之盛也。上窮神知化。德之盛也。一物能化。管內業。一物能化。謂之神。萬物得養。荀天倫。天行有常。列星隨旋。日月適照。四時代御。陰陽大化。風雨博施。萬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養。以成。不見其事。而見其功。夫是之謂神。神人御龍。莊逍遙。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乘雲氣。御飛龍。而遊乎四海之外。其神凝。庖丁解牛。養生主。庖丁解牛。以神過。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神欲行。津人操舟。達生。顏淵問仲尼曰。吾嘗濟觴深之淵。津人操舟若神。吾問曰。可學邪。曰。善游者數能。事要。著德。易繫辭。著之德圓而神。誠信。荀不苟。誠信生神。莫大化道。上勸學。神莫大於化道。化使民宜。易繫辭。黃帝堯舜氏。作神而化之。使民宜之。經緯萬方。揚問神。神心恍惚。經緯萬方。聖人索至上。聖人存神索至。成天下之大順。致天下之大利。托於靈府。淮淑真訓。聖人托神於靈府。妙萬物而為言。易

說卦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者也。聖人設教天下服。上觀卦。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譬喻。化如。前伍被傳。令

雖未出。化馳如神。誠如禮。中庸。至誠如神。氣志如。孔子間居。清明在躬。氣志如神。心之寶。淮南子。神者。心之寶也。智之淵。上。神者。智之淵也。淵清則

智明矣。反題。捨則亡。上。操則存。注。本不先定。前司馬遷自序。神者。形之本。形者。生之具。不先定其神形。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以哉。大用則竭。

上。夫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散。神形離則死。故聖人重之。賦偶。斷輪之微也。道亦有妙。解牛之賤也。神猶或疑。信茲淵見以深識。可以窮高而極卑。

得一以靈。冥著潔齊之分。不行而至。暗彰迴薄之期。君子所存。孟子有同流之語。聖人能索。揚榘兼猶測之辭。群書足用百神。事實。名君舜使之主祭。而百神饗之。是天受之。孟萬章上。周武王。懷柔百

神。及河喬嶽。詩時邁。漢武帝。建封禮禮百神。前本贊。封禪郊祀。登秩百神。叙傳。陛下躬發聖德。統緝群元。宗祀天地。薦禮百神。倪寬封禪對。明

帝中元二年。尊光武廟。詔曰。先帝受命中興。德侔帝王。協和萬邦。假于上下。懷柔百神。惠於鰥寡。後本紀。我皇帝乃操斗極。把鈎陳。翼百神。提萬福。注。皇帝。謂梁武也。選陸佐公石闕銘序。六經。故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

馬。記禮運。有天下者。祭百神。祭法。前郊祀志。昔在上聖。昭事百神。類帝。禋宗。望于山川。赤蛟歌。百君禮。六龍位。注。百君。謂百神。朱明歌。登成甫田。百鬼迪嘗。注。甫田。大田也。百鬼。百神也。迪。進也。嘗。謂歆享之也。言此迪盛。皆因大田。而登成。進於祀所。而為百神所歆享。前漢禮樂志。夫百神之君。王者所由受命也。唐張九齡傳。文集。百神翳其備。降兮九疑。續其並迎。選。屈原離騷。傳記。昔我先王之有天下也。規方千里。以為甸服。以供上帝山川百神之祀。國周語。億寧百神。注。億。安也。晉語。况其下之人。其誰敢不戰戰兢兢。以事百神。楚語。祀者祭先祖。蜡者祭百神。同日異祭也。玉燭寶典。聲律會元。警衛。隋音樂志。百神警衛。萬國承風。岳旒御。同上。執瑁朝群后。岳旒御百神。王者受命。唐張九齡傳。夫百神之君。王者所由受命也。反題。夏王慢。書。咸有一德。夏王弗克庸德。慢神虐民。煩則亂。說

命。禮煩則亂。事神則難。小信。左莊十年。曹劌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不語。語。述而。子不語。力亂神。賦偶。是饗是格。若存若亡。和則降福。德能薦馨。翼翼乎克敬于中。洋洋乎如在其上。著福善禍淫之鑒。岳發祥隕

社之休。考祀典於祭百。協靈心於得一。書林事類。百物之神。祭祀百物之神。鼓兵舞較舞。周禮。鼓人掌凡祭祀。云云。疏。上文神祀社祭鬼。享文局不及

小神。故此更廣見。小神之事。齋奉祭。大宗伯以云云。四方百物。分樂。大司樂乃分樂而序之。以祭大蜡。索鬼神而致百物。大司樂注。祭百種以報。齋。大宗伯

注。合聚而索饗。蜡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百物而索饗之。特牲。掌事如大宗禮。小宗伯。小祭祀云云。疏謂玄冕所祭也。用牲。肆師掌立國祀之禮。立小祀

用牲。不興舞。舞師。凡小祭祀則不興舞。注。小祭祀。王玄冕所祭者。與。猶作也。文子神明。精誠篇。老君曰。天設日月星辰。張四時。調陰陽。日以暴之夜以

息之。風以乾之。雨露以濡之。其生物也。莫見其所養。而萬物長。其殺物也。莫見其所喪。而萬物亡。此謂神明。群書足用事對。肅恭正直。德以薦馨。左

和以降福。左。事實。名君。舜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書益稷。舜禹至誠感神。注。誠。和也。至和感神。疏。帝至和之德。能感於明神。韋陶謨。高宗說

進于王曰。禮煩則亂。事神則難。書說命。周文王神之弔矣。弔音的。詩。天保神罔時怨。神罔時恫。思齊詩。成王太宰八則。一曰祭祀。以馭其神。禮天官

鼓人。凡祭祀百物之神。鼓兵舞。帔舞者。地官。小宗伯掌建官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春官。司約治神之約。為上。司盟北面詔明神。注。神之明察者。覲禮

加方明於壇上。所以依之也。秋官。六經神人不擾。各得其序。書呂刑。注。神得一以靈。神無以靈。將恐歇。老三十九章。諸史。燭管蕭延四方。尊桂酒賓

八鄉。注。四方之神。八方之神。前禮樂志。善於人者和於神。人乃神之主。人安而福至。唐李藩傳。文集發祥。隍社。欽若神明者。前揚雄賦。神之所依

惟人。人之所事。惟神。韓袁州祭神文。神聰明而端一。聽不可濫。以惑也。潮州祭神文。傳記。穆仲曰。肅恭神明。國周語。觀射父曰。民神異業。敬而不

黷。故神降之嘉生。夫神以精明臨民者也。故求備物。不求豐物。齊肅恭敬。以致力於神。先王之祀。以一純一。精物以臨。監享祀。無有苛慝於

神者。謂之純一。國楚語。馨香。書。君陳。至治馨香。感于神明。黍稷非馨。明德惟馨。作卦神明其德。夫。馨香。書。君陳。至治馨香。感于神明。黍稷非馨。明德惟馨。作卦

易。繫辭。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生著。同上。幽贊於神明而生著。心之潛。揚問神。天地神明而不測者也。心之潛也。猶將

測之。將則通。荀議兵。夫是之謂天下之將。則通於神明。將去聲。德形容。詩序。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物盛多。詩魚麗。美萬物

盛多。能備禮也。可以告于神明矣。元德通。晉元帝紀。元德通於神明。聖德通。前劉歆傳。今上聖德通神明。與百化。莊知北遊篇。神明至精。與彼百化

照四方。揚問神篇。天神天明。照知四方。水土之品。記郊特牲。俎豆之薦。水土之品。所以交於神明之義也。宗廟之器。宗廟之器可用也。而不可便其

利也。所以交於神明者。不可同於所安。樂之義也。大美不和。大圭不琢。所以交於神明者。不可同於所安。褻之甚也。乾坤以通。易繫乾坤其易之門。邪以通神明之德。成小成大。揚五百篇。仲尼神明也。小以成小。大以成大。雖山川丘陵草木鳥獸。裕如也。如不用神明。亦未如之何矣。事父母。孝。經十六章。古者明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天地明察。神明彰矣。又曰。孝悌之至。通于神明。精明可交。記祭統。齋者。精明之至也。然後可以交於神明也。詔祝於室。而出於祊。此交神明之道也。忠信可通。唐裴懷古傳。忠信可通神明。恍惚以與交。記祭義。孝子將祭。諭其志意。以其恍惚以與神明交。誠信之謂盡。祭統。誠信之謂盡。盡之謂敬。敬盡然後可以事神明。此祭之道也。事實。經。大昏配。記。哀公問大昏。足以配天地之神明。孔子合。語述而注。孔子素行合於神明。故曰丘之禱久矣。心者。荀解蔽篇。心者神明之主。詩有作焉。文中述史篇。詩有神明之作焉。藏於無形。淮南子本經訓。神明藏於無形。史至德通。後章帝紀。明帝至德通於神明。反題。夫何及交。記祭義。子曰。濟濟者。客也。遠也。漆漆者。容也。自反也。客以遠。若容以自反也。夫何神明之及交。夫何濟濟漆漆之有乎。不德未歆。前文帝紀。詔朕既不德。上帝神明未歆饗也。兼金合璧事對。不測。揚

問神。天地神明而不測者。心之潛也。猶將測之。是饗。詩。楚茨。神保是饗。神保是格。注。安而饗其祭祀。格。來也。無形。准本經訓。神明藏於無形。無體。禮樂記。神則不怒而威。疏。神則無體。理如幽深。得一。老昔之得一章。神得一以靈。靈心。唐禮志。未嘗靈心。靈鑒。選。顏延年郊祀歌。靈鑒睿文。民屬睿武。注。靈神鑒察。睿聖者也。自得。荀勸學。積善成德。神明自得。至精。莊知北遊。神明至精。與彼百化。彰矣。孝經。十六章。天地明察。神明彰矣。通於。荀議兵。六術五權。三至而處之。以恭敬無曠。夫是之謂天下之將。則通於神明。孝悌通。孝經。孝悌之至。通于神明。禮樂達。禮樂記。禮樂領天地之情。達神明之德。博大以約。荀王制。神明博大以至約。忠信可通。唐裴懷古。忠信可通于神明。福仁禍淫。左成五年。士貞伯曰。神福仁而禍淫。就善去惡。上莊三十二年。史嚚口。國興聽於民。將亡聽於神。疏。善則就之。惡則去之。感于明德。書。君陳。黍稷非馨。明德惟馨。享于克誠。上太甲。鬼神無常享。篤誠以通。晉文帝紀。篤誠之至。通于神明。禮樂以達。上禮樂達注。依人而行。上就善去惡注。以人而主。唐王與梁鎮表曰。臣聞國以人為本。害其本則非國。神以人為主。虐其主則非神。無形而著。禮。中庸。未微之顯。誠之不可掩如此。注。言神無形而著。不言而誠。疏。鬼神之狀。微昧不見。而精靈與人為

吉凶是從微之顯也。庖犧卦通。易繫古者庖犧氏之王天下也。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文帝德饗。前文帝紀。朕既不德。上帝神明未歆饗也。事

要。心者主。荀解蔽。心者神明之主。聖上德通。前劉子駿。今聖上德通。神明存乎人。易繫辭。神而明之存乎人。照四方。揚問神。天神天明。照知四方。

譬喻。應若影響。前劉向奏曰。神明之應若影響。如在左右。禮中庸。鬼神之為德其盛矣乎。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使天下之

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賦偶。得一以靈。方不怒而威。妙物為言。方不行而至。山川岳瀆也。咸助順以陰佑郊

廟社稷也。亦應誠而協濟。賦隔。帝舜夔夔。推至誠而有感。周王戚戚。享介福之來崇。攔江網體字。無形不測。至精至聖。心潛內蘊。德

厚誠通。反說。恐遺。是眉傳。陛下不自躬親而待。下望清光之臣。切恐神明之遺也。神體字。無方不測。所存能化。設教知幾。致用。

化民。變化妙物。賦句。兵如神。吳楚一問。有從天而下之語。巴蜀咸驚。起擊地是何之嘆。加於匈奴。則遽形可畏之語。行於蜀郡。則

頓起是何之嘆。知如神。并謀何所合。有至皆索。徧物奚所取。無方可測。化而孰測。寓陰陽不測之道。見以甚明。有日月合明之德。知

徧以還。知何異於則化。明見而後。明有同於不測。氣志如神。行乎風靈。有風霓鼓舞之妙。塞乎天地。得天地感通之理。書林事類神道。

神道設教。易觀卦。彖曰。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注。神則無形者也。不見天之使四時。而四時不忒。不見聖人使百

姓。而百姓自服也。微妙無方。疏。神道者。微妙無方。理不可知。目不可見。不知所以然而然。謂之神道。此明聖人用此天之神道。以觀設教。而天下服

矣。不言而行。天既不言而行。不為而成。聖人法則天之神道。唯身自行。善垂化於下。不假言語教戒。不煩威形恐逼在下。則自然觀化服從。故曰。天下

服矣。並疏。不為而成。聖人法天之神道。並上。不係形器。神無方。注。方者皆係於形器。神則陰陽不測。陰陽不測之謂神。注。神也者。變化之極。妙萬物

而為言。不可以形詰者也。變化之極。妙萬物而為言。並上。獨化太虛。表兩儀之運。萬物之動。豈有使之然哉。莫不獨化於太虛。欲爾而自造矣。數自

冥運。逆之非我。理自玄應。化之無主。數自冥運。故不知所以然而况之神。是以言變化則稱乎神。並注。知變化之道。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為

乎。神德行。注。由神以成其用。並易係。輝光於外。輝光於外而人不測。若以日月星辰之神。禮運注。群書足用聖賢。夫子與太極合德。神道並行。文

中子王道篇。諸子神莫大於化道。荀勸學。聖人之道出乎一。曷謂一。曰執神而固。曷謂神。曰盡善挾治之謂神。萬物莫得以傾之謂固。神固之謂聖人。儒效。純粹而不雜。靜一而不變。淡而無為。動而以天行。此養神之道也。莊天道。執道者德全。德全者神全。神全者聖人之道也。莊天地。純素之道。惟神是守。天運。仲尼見病僕者。承蜩猶掇之也。仲尼曰。子巧乎。有道邪。曰。有道也。孔子曰。用志不分。乃凝於神。其病僕丈人之謂乎。莊達生。譬喻。或曰。聖人之道。若天。天則有常矣。奚聖人之多變也。揚吾子。聖人之道。譬猶日之中矣。不及則未。過則昃。注。光被四表。先知篇。聖人之道。其昌也。潛其弊也。浸。疊。疊。焉。若寒暑進退。物莫不從之。而不知其由也。文中。周公。以天為宗。以德為本。以道為本。兆於變化。謂之聖人。莊天下。反說。內聖外王之道。闇而不明。莊天下。上梁倚有聖人之才。而無聖人之道。太宗師。甚矣。聖道無益於庸也。聖讀而庸行。揚問明。聖人之道。不傳于世。韓讀荀。賦。偶莫測。無積。靜一。純素。其素至。可與無間。其設教。不知所然。其力可致。其順可成。不疾而遠。不行而至。妙爾。萬物。周乎太虛。化以且之。黃帝享。垂裳之治。智之如也。唐堯皆擊壤之民。

四氣調神大論

素問篇名。春三月。此謂發陳。春陽上升。氣潛發。能生百庶物。陳其安容。故曰發陳也。謂春三月者。皆

因節候而命之。夏秋冬亦然。天地俱生。萬物以榮。天氣溫。地氣發。溫發相合。故萬物滋榮。夜卧早起。廣步於庭。溫氣生。寒氣散。故夜卧早起。廣步於庭。被髮緩

形。以使志生。法象也。春氣發生於萬物之首。故被髮緩形。以使志意發生也。生而勿殺。予而勿奪。賞而勿罰。春氣發生。施無求報。故養生者必順於時也。予音

與。此春氣之應。養生之道也。所謂因時。序也。然立春之節。初五日。東風解凍。次五日。蟄蟲始振。後五日。魚上冰。次雨水氣。初五日。獺祭魚。次五日。鴻雁來。後

五日。草木萌動。仲春。驚蟄之節。初五日。小桃華。新校正云。詳小桃華。月令作桃始華。次五日。倉庚鳴。後五日。鷹化為鳩。次春分氣。初五日。玄鳥至。次五日

雷乃發聲。芍藥榮。後五日。始電。次春清明之節。初五日。桐始華。次五日。田鼠化為鴽。牡丹華。後五日。虹始見。次穀雨氣。初五日。萍始生。次五日。鳴鳩拂其羽。後五日。戴勝

降于桑。凡此六氣。一十八候。皆春陽布發生之令。故養生者必謹奉天時也。新校正云。詳芍藥牡丹華。今月令無。猶他達反。鴽音如鷄也。逆之則傷肝。夏為寒變。奉長者少

逆。謂逆行秋令也。肝象木。王於春。故行秋令。則肝氣傷。夏火王而木廢。故病生於夏。然四時之氣。春生夏長。逆春傷肝。故少氣以奉於夏長之令也。夏三月。此謂蕃秀。陽

自春生。至夏俱盛。物生以長。故蕃秀也。蕃。茂也。盛也。秀。華也。美也。天地氣交。萬物華實。舉夏至也。脉要精微論曰。夏至四十五日。陰氣微上。陽氣微下。由是則天地氣交也。然陽氣施化。陰氣結成。成合相合。故萬物華實也。陰陽應象大論曰。陽化氣。陰成形。

夜卧早起。無厭於日。使志無怒。使華英成秀。使氣得泄。若所愛在外。緩陽氣。則物化。寬志意。則氣泄。物化則華英成秀。氣泄則膚腠宣通。時令發陽。故所愛亦順陽而在外也。此夏氣之應。養長之道也。立夏之節。初五日。螻蛄鳴。次五日。蚯蚓出。後五日。

赤箭生。新校正按月令作王瓜生。次小滿氣。初五日。吳葵華。新校正按月令作苦菜秀。次五日。靡草死。後五日。小暑至。次仲夏。芒種之節。初五日。蟠蟪生。次五日。鵙始鳴。夜五日。反舌無聲。次夏至氣。初五日。鹿角解。次五日。蜩始鳴。後五日。半夏生。木槿榮。次季

夏小暑之節。初五日。溫氣至。次五日。蟋蟀居壁。後五日。鷹乃學習。次大暑氣。初五日。腐草化為螢。次五日。土潤溽暑。後五日。大雨時行。凡此六氣一十八候。皆夏氣揚蕃秀之令。故養生者必敬順天時也。新校正詳本草。榮。今月令無。鵙。古聞反。搏。勞鳥。逆之

則傷心。秋為痠瘡。奉收者少。冬至重病。逆。謂反行冬令也。痠。痠瘦之瘡也。心。象火。王於夏。故行冬令。則心氣傷。秋。金。王於秋。故病發於秋。而為痠瘡也。然四時之氣。秋收冬藏。逆夏傷心。故少氣以奉於秋。收之令也。冬水勝火。故重病於冬至之時也。痠音皆。秋。三月。此謂容平。萬物夏長。華實已成。容。狀至秋。平而定也。天氣以急。地

氣以明。天氣已急。風聲切也。地氣以明。物色變也。早卧早起。與雞俱興。俱中寒露。故早卧。欲使安寧。故早起。使志安寧。以緩秋刑。志氣躁則不慎其動。不慎其動。則助秋刑急。順殺伐生。故使志安寧。緩秋刑也。收斂神氣。使秋氣平。神蕩則欲熾。欲熾則傷和氣。和氣既傷。則秋氣不平調也。故收斂神氣。使秋氣平也。無外其志。使肺氣

清。亦順秋氣之收斂也。此秋氣之應。養收之道也。立秋之節。初五日。涼風至。次五日。白露降。後五日。寒蟬鳴。次處暑氣。初五日。鷹乃祭鳥。次五日。天地始肅。後五日。禾乃登。次仲秋。白露之節。初五日。盲風至。鴻雁來。次五日。玄鳥歸。後五日。羣鳥養羞。次秋分氣。初五日。雷乃收聲。次五日。蟄蟲坯戶。景天華。後五日。水始涸。次季秋。寒露之節。初五日。鴻雁來賓。次五日。雀入大水為蛤。後五日。菊有黃華。次霜降氣。初五日。豺乃祭獸。次五日。草木黃落。後五日。蟄蟲咸俯。凡此六氣一十八候。皆秋氣正收斂之令。故養生者必

謹奉天時也。新校正云。詳景天華三字。今月令無。坯。步。回。反。逆之。則傷肺。冬為飧泄。奉藏者少。逆。謂反行夏令也。肺。象金。王於秋。故行夏令。則氣傷。冬。水。王而金廢。故病發於冬。飧泄者。食不化而泄出也。逆。秋傷肺。故少氣以奉於冬。藏之令也。飧音孫。冬三月。此謂閉藏。草木凋。蟄蟲去。地戶閉塞。陽氣伏藏。水冰地坼。無擾乎陽。陽

氣下沈。水冰地坼。故宜周密。不欲煩勞。擾。謂煩也。勞也。早卧晚起。必待日光。避於寒也。使志若伏。若匿。今將匿字當作匿。若有私意。若已有得。皆謂不欲妄

動。秋刑急。順殺伐生。故使志安寧。緩秋刑也。收斂神氣。使秋氣平。神蕩則欲熾。欲熾則傷和氣。和氣既傷。則秋氣不平調也。故收斂神氣。使秋氣平也。無外其志。使肺氣

清。亦順秋氣之收斂也。此秋氣之應。養收之道也。立秋之節。初五日。涼風至。次五日。白露降。後五日。寒蟬鳴。次處暑氣。初五日。鷹乃祭鳥。次五日。天地始肅。後五日。禾乃登。次仲秋。白露之節。初五日。盲風至。鴻雁來。次五日。玄鳥歸。後五日。羣鳥養羞。次秋分氣。初五日。雷乃收聲。次五日。蟄蟲坯戶。景天華。後五日。水始涸。次季秋。寒露之節。初五日。鴻雁來賓。次五日。雀入大水為蛤。後五日。菊有黃華。次霜降氣。初五日。豺乃祭獸。次五日。草木黃落。後五日。蟄蟲咸俯。凡此六氣一十八候。皆秋氣正收斂之令。故養生者必

謹奉天時也。新校正云。詳景天華三字。今月令無。坯。步。回。反。逆之。則傷肺。冬為飧泄。奉藏者少。逆。謂反行夏令也。肺。象金。王於秋。故行夏令。則氣傷。冬。水。王而金廢。故病發於冬。飧泄者。食不化而泄出也。逆。秋傷肺。故少氣以奉於冬。藏之令也。飧音孫。冬三月。此謂閉藏。草木凋。蟄蟲去。地戶閉塞。陽氣伏藏。水冰地坼。無擾乎陽。陽

氣下沈。水冰地坼。故宜周密。不欲煩勞。擾。謂煩也。勞也。早卧晚起。必待日光。避於寒也。使志若伏。若匿。今將匿字當作匿。若有私意。若已有得。皆謂不欲妄

動。秋刑急。順殺伐生。故使志安寧。緩秋刑也。收斂神氣。使秋氣平。神蕩則欲熾。欲熾則傷和氣。和氣既傷。則秋氣不平調也。故收斂神氣。使秋氣平也。無外其志。使肺氣

清。亦順秋氣之收斂也。此秋氣之應。養收之道也。立秋之節。初五日。涼風至。次五日。白露降。後五日。寒蟬鳴。次處暑氣。初五日。鷹乃祭鳥。次五日。天地始肅。後五日。禾乃登。次仲秋。白露之節。初五日。盲風至。鴻雁來。次五日。玄鳥歸。後五日。羣鳥養羞。次秋分氣。初五日。雷乃收聲。次五日。蟄蟲坯戶。景天華。後五日。水始涸。次季秋。寒露之節。初五日。鴻雁來賓。次五日。雀入大水為蛤。後五日。菊有黃華。次霜降氣。初五日。豺乃祭獸。次五日。草木黃落。後五日。蟄蟲咸俯。凡此六氣一十八候。皆秋氣正收斂之令。故養生者必

謹奉天時也。新校正云。詳景天華三字。今月令無。坯。步。回。反。逆之。則傷肺。冬為飧泄。奉藏者少。逆。謂反行夏令也。肺。象金。王於秋。故行夏令。則氣傷。冬。水。王而金廢。故病發於冬。飧泄者。食不化而泄出也。逆。秋傷肺。故少氣以奉於冬。藏之令也。飧音孫。冬三月。此謂閉藏。草木凋。蟄蟲去。地戶閉塞。陽氣伏藏。水冰地坼。無擾乎陽。陽

氣下沈。水冰地坼。故宜周密。不欲煩勞。擾。謂煩也。勞也。早卧晚起。必待日光。避於寒也。使志若伏。若匿。今將匿字當作匿。若有私意。若已有得。皆謂不欲妄

動。秋刑急。順殺伐生。故使志安寧。緩秋刑也。收斂神氣。使秋氣平。神蕩則欲熾。欲熾則傷和氣。和氣既傷。則秋氣不平調也。故收斂神氣。使秋氣平也。無外其志。使肺氣

出於外。觸冒寒氣也。故下文云。去寒就溫。無泄皮膚。使氣亟奪。去寒就溫。言居深室也。靈樞經曰。冬日在骨。蟄蟲周密。君子居室。無泄皮膚。謂勿汗也。汗則陽氣發泄。則數為寒氣所迫奪之。亟。數也。亟。去吏反。此冬氣之應。養藏之道也。立冬之節。初五日水始冰。次五日地始凍。後五日雉入大水為蜃。次小雪氣。初五日虹藏不見。次五日天氣上騰。地氣下降。後五日閉塞而成冬。次仲冬大雪之節。初五日水益壯。地始坼。鶡鴠不鳴。次五日虎始交。後五日芸始生。荔挺出。次冬至氣。初五日蚯蚓結。次五日麋角解。後五日水泉動。次季冬小寒之節。初五日鴈北鄉。次五日鶩鴛屬疾。後五日水澤腹堅。凡此六氣一十八候。皆冬氣正養藏之令。故養生者必謹奉天時也。荔音利。挺大項反。鄉音向。逆之則傷腎。春為痿厥。奉生者少。逆。謂反行夏令也。腎象水王於冬。故行夏令。則腎氣傷。春木王而水廢。故病發於春也。逆冬傷腎。故少氣以奉於春生之令也。天氣清靜光明者也。言天明不竭。以清靜故致之。人壽延長。亦由順動而得。故言天氣以示於人也。藏德不止。新校正云。按別本止一作上。故不下也。四時成序。七曜周行。天不形言。是藏德也。德隱則應用不屈。故不下也。老子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也。言天至尊高。德猶見隱也。況全生之道。而不順天乎。天明則日月不明。邪害空竅。天所以藏德者。高其欲隱大明。故大明見則小明滅。故大明之德不可不藏。天若自明。則日月之明隱矣。所論者何。言人之真氣亦不可泄露。當清

淨法道。以保天真。苟離於道。則虛邪入於空竅。空音孔。陽氣者閉塞。地氣者冒明。陽謂天氣。亦風熱也。地氣謂濕。亦雲霧也。風熱之害人。則九竅閉塞。霧濕之為病。則掩翳精明。取類者在天則日月不光。在人則兩目藏曜也。靈樞經曰。天有日月。人有眼目。易曰。喪明于易。豈非失養生之道也。雲霧不精。則上應白露不下。霧者雲之類。露者雨之類。夫陽盛則地不上應。陰虛則天不下交。故雲霧不化。精微之氣。上應於天。而為白露不下之咎矣。陰陽應象大論曰。地氣上為雲。天氣下為雨。雨出地氣。雲出天氣。明二氣交合。乃成雨露。方盛衰論曰。至陰虛。天氣絕。至陽盛。地氣不足。明氣不相召。亦不能交合也。交通不表。萬物命故不施。不施。則名木多死。夫雲霧不化。其精微。雨露不霑於原澤。是為天氣不降。地氣不騰。變化之道既虧。生育之源斯泯。故萬物之命。無稟而生。然其死者。則名木先應。故云名木多死也。名謂名果珍木。表。謂表陳其狀也。易繫辭曰。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然不表交通。則為否也。易曰。天地不交否。否。部鄙反。惡氣不發。風雨不節。白露不下。則菀橐不榮。惡。謂害氣也。發。謂發散也。節。謂節度也。菀。謂蘊積也。橐。謂枯槁也。言害氣伏藏。而不散發。風雨無度。折傷復多。橐物蘊積。春不榮也。豈惟其物獨遇是而有之哉。人離於道。亦有之矣。故下文菀。於遠反。橐音槁。蘊音尹。賊風數至。暴雨數起。天地四時不相保。與道相失。則未央絕滅。不順四時之和。數犯八風之害。與道相失。則

天真之氣未期久遠而致滅亡。失久也。遠也。唯聖人從之。故身無奇病。萬物不失。生氣不竭。道非遠於人。人心遠於道。惟聖人心合於道。故壽命無窮。從猶順也。謂順四時之令也。然四時之令不可逆之。逆之則五臟內傷。而他疾起。逆春氣則少陽不生。肝氣內變。主謂動出也。陽氣不出。內鬱於肝。則肝氣混糝。變而傷矣。逆夏氣則太陽不長。心氣內洞。長謂外茂也。洞謂中空也。陽不外茂。內薄於心。燠熱內消。故心中空也。燠音欲。逆秋氣則太陰不收。肺氣焦滿。收謂收斂。焦謂上焦也。太陰行氣。主化上焦。故肺氣不收。上焦滿也。新校正云。按焦滿。全元起本作進滿。甲乙太素作焦滿。逆冬氣則少陰不藏。腎氣獨沉。沉謂沉伏也。少陰之氣內通於腎。故少陰不伏。腎氣獨沉。新校正云。詳獨沉。太素作沉濁。夫四時陰陽者萬物之根本也。時序運行。陰陽變化。天地合氣。生育萬物。故萬物之根。悉歸於此。所以聖人春夏養陽。秋冬養陰。以從其根。陽氣根於陰。陰氣根於陽。無陰則陽無以生。無陽則陰無以化。全陰則陽氣不極。全陽則陰氣不窮。春食涼。夏食寒。以養於陽。秋食溫。冬食熱。以養於陰。滋苗者必固其根。伐下者必枯其上。故以斯調節。從順其根。二氣常存。蓋因根固。百刻晚暮。食亦宜然。故與萬物沈浮於生長之門。聖人所以身無奇病。生氣不竭者。以順其根也。逆其根。則伐其本。壞其真矣。是則失四時陰陽之道也。故陰陽四時者萬物之終始也。死生之本也。逆之則

災害生。從之則苛疾不起。是謂得道。謂得養生之道。苛者重也。道者聖人行之。愚者佩之。聖人心合於道。故勤而行之。愚者性守於迷。故佩服而已。老子曰。道者同於道。德者同於德。夫者同於夫。同於道者。道亦得之。同於德者。德亦得之。同於夫者。夫亦得之。愚者未同於道。德則可謂失道者也。從陰陽則生。逆之則死。從之則治。逆之則亂。反順為逆。是謂內格。格拒也。謂內性格拒於天道也。是故聖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亂。治未亂。此之謂也。知之至也。夫病已成而後藥之。亂已成而後治之。譬猶渴而穿井。鬪而鑄兵。不亦晚乎。知不及時也。備禦虛邪。事符握虎。噬而後藥。雖悔何為。本神 法風靈樞篇名。黃帝問于歧伯曰。凡刺之法。先必本于神。血脉營氣精神。此五藏之所藏也。至其淫泆離藏。則精失。魂飛揚。志意恍亂。智愚去身者。何因而然乎。天之罪與。人之過乎。何謂德氣。生。精神。魂。意。志。思。智。慮。請問其故。歧伯答曰。天之在我者。德也。地之在我者。氣也。德流氣薄而生者也。故生之來。謂之精。兩精相搏。謂之神。隨神往來者。謂之鬼。並精而出入者。謂之氣。所以任物者。謂之心。心有所憶。謂之意。意之所存。謂之志。因志而存。變謂之思。因思而遠。慕謂之慮。因慮而處物。謂之智。故智者之養生也。必順四時而適寒暑。和喜怒而安居處。節陰

陽而調剛柔。如是則僻邪不至。長生久視。是故怵惕思慮者則傷神。神傷則恐懼流淫而不止。因悲哀動中者竭絕而失生。喜樂者神憚散而不藏。愁憂者氣閉塞而不行。盛怒者迷惑而不治。恐懼者神蕩憚而不收。心怵惕思慮則傷神。神傷則恐懼自失。破腠脫肉。毛悴色夭。死于冬。脾愁憂而不解則傷意。意傷則恍惚。四肢不舉。毛悴色夭。死于春。肝悲哀動中則傷魂。魂傷則狂妄不精。則不正。當人陰縮而攣筋。兩脇骨不舉。毛悴色夭。死于秋。肺喜樂無極則傷魄。魄傷則狂。狂者意不存人。皮革焦。毛悴色夭。死于夏。腎盛怒而不止則傷志。志傷則喜忘其前言。腰脊不可以俛仰屈伸。毛悴色夭。死于季夏。恐懼而不解則傷精。精傷則骨痠痿厥。精時自下。是故五藏主藏精者也。不可傷。傷則失守而陰虛。陰虛則無氣。無氣則死矣。是故用針者察觀病人之態。以知精神魂魄之存亡。得失之意。五者以傷。針不可以治之也。肝藏血。血舍魂。肝氣虛則恐。實則怒。脾藏營。營舍意。脾氣虛則四支不用。五藏不安。實則腹脹。溼洩不利。心藏脉。脉舍神。心氣虛則悲。實則笑不休。肺藏氣。氣舍魄。肺氣虛則鼻塞不利。少氣。實則喘喝。胃盈。仰息。腎藏精。精舍志。腎氣虛則厥。實則脹。五藏不安。必審五藏之病形。以知其氣之虛實。謹而調之也。

悅亂上音悶怵惕上耻律切下他的切怵懼也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九百五十二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九百五十三 九真

神

太上飛行九神玉經

一名金簡內文太上大道君告北極真公曰吾昔遊於北天策

駕廣寒足踐華蓋手排九元逸景雲宮遨戲北玄逍遙朔陰之館賞于洞
毫之門眇璇璣以召運促劫會以儻輪歎萬物之凋衰俯天地而長存乃
覺九星之奇妙悟斗魁之至靈也夫九星者實九天之靈根日月之明梁
萬品之淵宗也故天有九氣則以九星為其靈紐地有九州則以九星為
其神主人有九氣則以九星為其命府陰陽九宮則以九星為其門戶五
嶽四海則以九星為其淵府五九參列網維無窮制御天宿迴轉三辰調
理四五致天地得存萬品之所宗神仙之所憑夫天無九星則無以為高
清地無九星則無以為至靈人無九星則九孔不明上帝兼之以通真神
仙憑之以得成五行乘之以致度萬物稟之以得生也天清地靜則九星
煥明天激地否則九星翳昏璇璣召劫度之期天關運五行之氣輪空洞

之大輻。促九天之應會。是以神光轉灼。玄監萬生。傍行越位。以告災祥。天地所以有大運之交。百六應符。皆九星緯轉數終。所以陰陽勃蝕。二氣否激。天翻地覆。九海冥一。金玉化消。毫末不失也。悉九星之所迴璇璣之所促。明天地之用玄綱之妙。得其中則有空常隱步。歲景逃形。變化三辰。萬物立成。黑點隱論二十五名。其趣幽微。祕不下傳。上有九辰華君。中有九皇夫人。蒐精蒐靈。皆九斗之威神。吐煥七曜之光。流映九天之門。洞朗幽虛。無毫不彰也。其星陽芒則為流金火鈴。陰芒則為豁落七元。皆高上之靈策。元始之威章也。龍飛尺素之訣。隱諱口口之中。列帛華晨之下。羊鴈禮天以招真。則玄光曲照于盟場。九晨下降於靈宇。夫人懽悅於寢席。玄斗記名於隱書。有知此道存之。便足以免大劫之會。度洪災於甲申也。修之二七年。便得晏鴻翻而騰翔。斥紫霄而升晨也。此玉清之上道。不比上清之中仙也。玉清則上清之高真。上清則太清之高神。太清則飛仙之高靈。凡行玉清之道。出則諸天侍軒。給玉童玉女各三千人。建三七色之節。駕紫雲飛軒。十二瓊輪前導。鳳歌後從。玄鈞六師啓路。飛龍翼轅。其位准高仙。列圖玉清。行上清之道。出則五宿侍衛。給玉童玉女各一千五百人。建紫毛之節。駕飛雲丹輿。前吹鳳鸞。後奏天鈞。玄龍啓道。五帝參軒。位准上

清左右位。卿行太清之道。出則五帝侍衛。給玉童玉女各八百人。建五色之節。駕龍輿飛烟。前嘯九鳳。後吹八鸞。白虬啓道。太極參軒。故真中有高卑。玄中有階次也。玉清之道。玄遠絕邈。不比中真及飛仙之徒。九星上法。玄映之道。吾昔受之於元始。于今七億萬劫。經天地成敗。萬品衰滅。而其道獨存。今猶修之於雲景之上。而不能忘之於時節者。意玩此道高妙。愛樂夫人接遇也。况來生始學飛晏之舉。而不知幽尋步空之法。何由得披重霄之門。觀天地之始終乎。既無此道。與九晨異域。夫人絕遊也。徒有玄名。帝錄超卓高騰。正可得策。駕雲龍。遊眇五嶽。但不死而已。如此望踐斗魁。旋步華晨。騰景玉清。當未有期也。子方當匡御劫運。封掌十天。科簡玄錄。理判神仙。宜受此法。以綜萬生。今出相付。子祕而修焉。九晨真人曰。行飛步之道。先一日沐浴齋淨。是日於中庭布星圖。隨斗建也。北向長跪。燒香於玄冥星下。叩三十六通。閉眼存歲星在左脇。太白星在右脇。熒惑星在頭上。辰星在臍下。鎮星在心。次覆衣九星。先舉左手屈於頭上。如斗勢。存陽明星在左手掌中。陰精星在左肘上。真人星在左乳上。玄冥星當心。故燒香於玄冥星下。而啓事。因心而應天。明也。丹元星在右脛上。北極星在右膝頭上。天關星在右足脛上。輔星在臍下。弼星在頭上。畢微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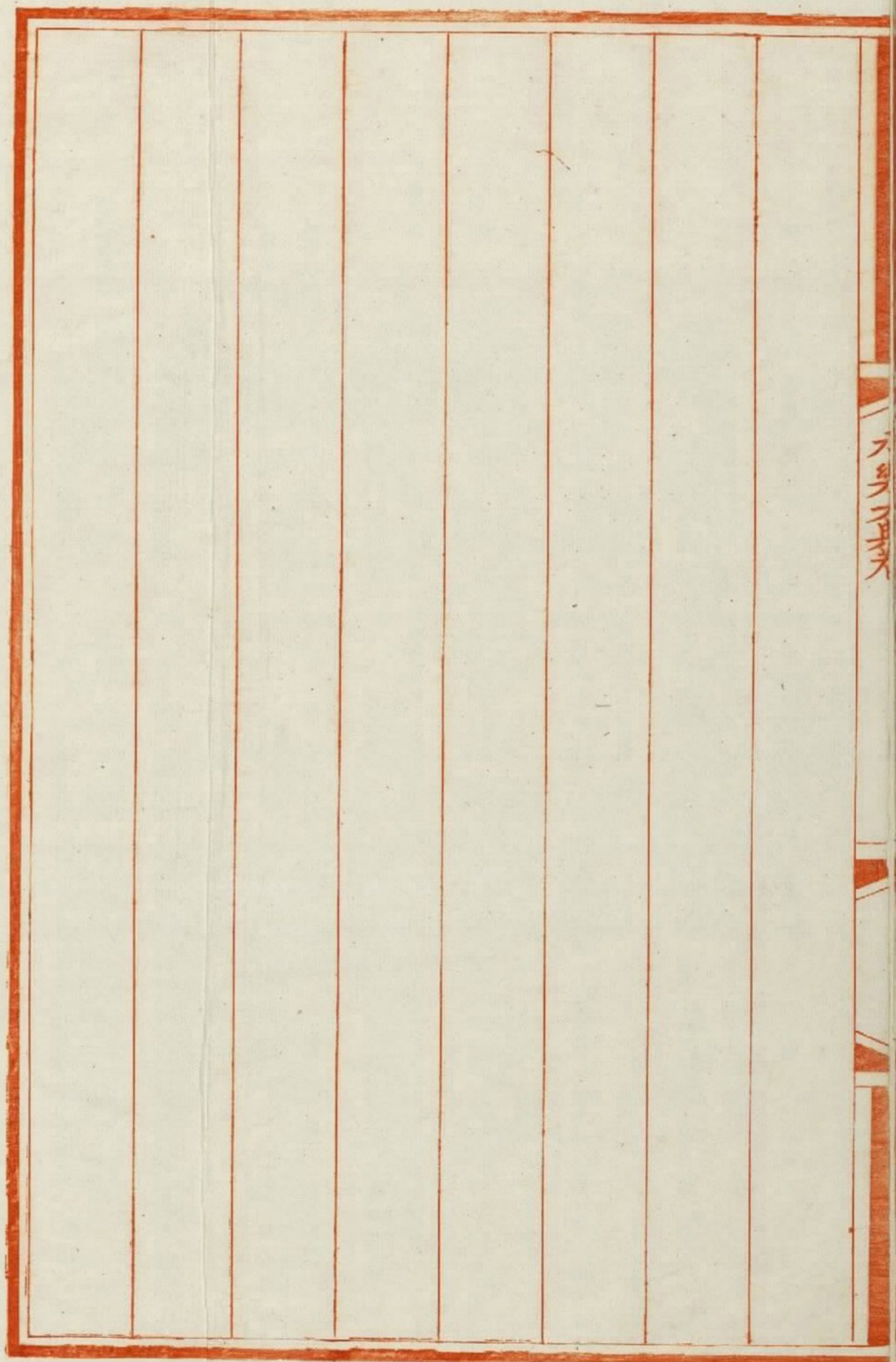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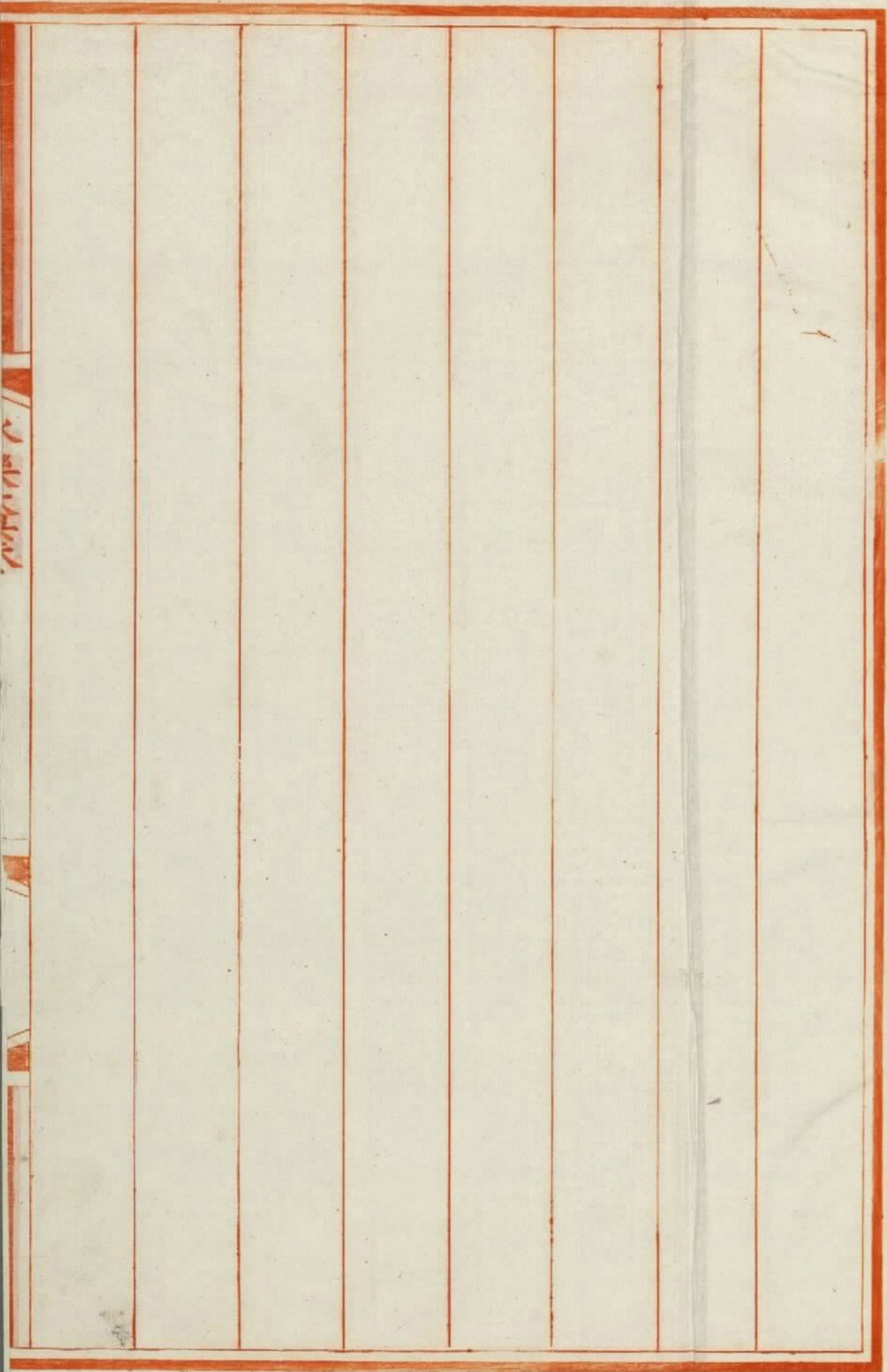
曰衣天斗戴金巾乘魁罡入斗門朝真人拜華晨二十八宿覆絡我身乘空步虛飛升自然畢咽氣九過止次舉右手如斗勢臨頭上存陽明還右手掌中陰精星右肘上真人星在右乳上玄冥星當心上丹元星在左脛上北極星在左膝頭上天關星在左足脰上獨星在左目上輔星在右目上畢微呪曰我步罡步九元履斗魁行飛仙得天心萬神懽隱形蔽景變化萬端敢有干試收繫斗門掃除不祥正真明分左煥火鈴右輝靈幡威光萬里嘯命立前王帝所呪靡不如言畢咽氣十六通止次乘斗旋行斗星之外步斗魂魂從天樞星上對陽明次登天璇天機以次周於隱元往反三過畢於隱元星上歌三洞飛空章而登陽明也便立思夫人形像如左也第一天樞星則陽明星之鬼神也天樞星威而不耀光而不照潛洞太虛圍九百二十里對陽明星之西北門其星則號元斗宮魁精玄上真皇夫人姓明通諱麗玄真名上精頭建飛雲華顏之髻餘髮散至腰衣紫黃青三色之襪帶九鈴之綬口恒吐青氣之光以注於陽明星上以明星之煥也修飛步之道當思夫人姓諱形像然後呪則鬼神澄正明星懽悅天光洞映使鬼神俱飛登晨也并足上天樞星上對陽明星左手撫心右手指陽明星叩齒九通咽液九過閉氣三息而微呪曰天妃九星凝

氣結真七曜纏絡號曰玉晨上建華蓋下躡斗魁身乘天機飛步瓊軒魂精鬼神與形合仙保元日月天地長存隨運變化夫人齊連上升九天浮景自然畢閉氣三息次左足躡天旋進右足與左足并通氣第二天璇星則陰精星之鬼神也天璇星景而遠映照而不煥潛洞太虛圍五百五十里對陰精星之西門其星則號玄斗宮虛精上玄皇夫人姓玄鏡諱鬱勃光真名金歸頭建飛雲華顏之髻餘髮散至腰衣飛錦羅裳鳳文錦帔帶靈飛紫綬口恒吐黑氣之光以注於陰精星上以明星之暉曜也修飛步之道當思夫人姓諱形像并足上天璇星上對陰精星左手撫心右手指陰精星叩齒九通咽液九過閉氣九息而微呪曰北玄皇靈九上開清玉華潛映緯絡紫庭今日飛步萬道通明鬼神澄正安附我形無使飛翔同升北星上喻玄精飲以玉泉變化九微保命天靈畢閉氣三息次進左足躡天璇星次右足來并通氣第三天機星則真人星之鬼神也天機星猛而不顯暉而不耀潛洞太虛圍七百七十里對真人星之東南門也其星則號上精宮靈妃元皇夫人姓常明諱化雲真名流爛頭建晨嬰寶冠衣飛雲明光錦襪帶六山飛晨之綬口恒吐黃氣之精以注真人星上以明星之曜也修飛步之道當思夫人姓諱形像并足上天機星上對真

人星。右手撫心。左手指真人星。叩齒九通。咽液九過。閉氣十二息。而微呪曰。靈妃元皇。九星中真。上理璣度。總監諸天。下試群方。遊景紫烟。是日。上吉。皇道敷陳。潤流九外。曲灑我身。飛行羽步。上入帝晨。與皇同眉。永享劫年。畢。閉氣三息。進左足躡天權星。進右足與左足并通氣。第四天權星。則玄冥星之也。天權星微而隱隱。而洞映。潛煥太虛圍八百里。對玄冥星之東門也。其星則號綱極宮。上靈神妃華皇夫人。姓開生。諱運明。真名嬰關。頭建七稱之冠。衣緋羅鳳文之襪。帶金真玉光。口恒吐赤氣之精。以注玄冥星上。以明星之煥曜也。修飛步之道。當思夫人。姓諱形像。并足上天權星上。對玄冥。右手撫心。左手指玄冥。叩齒九通。咽液三過。閉氣三息。而微呪曰。神妃上靈。號曰華皇。安鎮華蓋北上之宮。左侍玉女。右衛靈童。道引七精。九暉之光。為我致真。飛步天罡。使我菟兔。俱升帝堂。畢。閉氣三息。次進左足躡玉衡。進右足與左足并通氣。第五玉衡星。則丹元星之菟靈也。玉衡星大而嘿踊。而不煥。潛洞太虛圍七百二十里。對丹元星東北門也。其星則號紀明宮。北上金蓋中皇夫人。姓元方。諱神武。真名勃頭。建紫晨飛華之冠。衣九色之襪。帶神虎玉文。口恒吐白氣之光。以注丹元星上。以明星之暉也。修飛步之道。當思夫人。姓諱形像。并足上玉衡

星上。對丹元星。右手撫心。左手指丹元。叩齒三通。咽液三過。便閉氣三息。而微呪曰。皇華中妃。上元所居。九斗吐暉。精煥八隅。流煙鬱勃。散靈朱廬。使我魄靈。天地同符。形魂俱升。駕空策虛。玉光纏絡。丹軒紫輿。飛行北上。參受隱書。畢。閉氣三息。次進左足躡闔陽星。進右足與左足并通氣。第六闔陽星。則北極星之魄靈也。闔陽星朗而潛照。暉而不煥。洞微太虛圍七百七十里。對北極星之下。開北洞之門也。其星則號紫極宮。安上晨華元皇夫人。姓王元。諱根華。真名冥會。頭建玉晨。進賢之冠。衣飛青羽襪。帶流金火鈴。口恒吐綠氣之精。以注北極星上。以明星之曜暉也。修飛步之道。當思夫人。姓諱形像。并足上闔陽星上。對北極星。而左手撫心。右手指北極。叩齒三通。咽液五過。閉氣五息。而微呪曰。九天上帝。黃華之宗。運轉璇璣。總輪八方。使飛步躡紀天綱。反覆交并。三五縱橫。通靈八微。羽衣玄黃。龍輿玉景。長享眉壽。天地同功。畢。閉氣五息。次左足躡瑤光星。進右足并通氣。第七瑤光星。則天關星之菟太明也。瑤光星則光轉空洞。迴旋天關也。潛煥太虛圍九百里。上對天關星之南門。下對北極星也。其星則號運天宮。玉華靈皇夫人。姓度元。諱終會。真名啓光。頭建飛華。顏雲之髻。餘髮散至腰。衣七色夜光雲錦之帟。九色錦帔。九天威靈玉策。

口恒吐赤氣之精注天關星上以明星之大光也修飛步之道當思夫人
姓諱形像并足上瑤光星上對天關星而左手撫心右手指天關叩齒九
通咽液九過閉氣三息而微呪曰天地迴轉七光大明旋輪九氣上應玉
清中有夫人號靈玄映九小無毫不生是曰良吉飛步紫庭使我魂
魄安附身形變出幽入冥地同輪萬劫不傾保仙上元九晨齊
精畢閉氣七息左足躡洞明星進右足并通氣第八洞明星則輔星
之魂精陽也洞明星則光通諸入地輪二宿流暢太虛圍九百九十里
上對輔星西南門也在天門之上梁北極之陽芒也其星則號空真宮太
明常皇夫人姓幽昇諱無韻真名空變頭建飛雲華顏之髻餘髮散至腰
衣飛羅帶九光之綬口恒吐青氣之精注於輔星之上以常陽大光
也修飛步之道當思夫人姓諱形像并足上洞明星上對輔星而右手撫
心左手指輔星叩齒九通咽液九過閉氣三息而微呪曰三五飛行天地
開張九元迴網合紐上京天真散靈萬道溢昌夫人曲狀是日吉良飛步
斗魁旋行玉網頭戴華蓋足履常陽遊戲三清變化萬方保山自然享壽
無窮畢閉氣十二息次左足躡隱元星進右足并通氣第九隱元星則
弼星之菟明空靈也隱元星則隱息華蓋之下潛光曜於空洞之中九



--	--	--	--	--	--	--	--	--	--	--

六
三
五
七

永樂大典

卷二千九百五十四
之二千九百五十五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九百五十四

九真

神

九天生神章經

董思靖叙曰。原夫三洞一乘教典大科分三。一叙分。二正宗分。三流通分。今此經乃

三洞自然之炁結成靈文。非由人所演說。故經題不冠以太上。經首不冠以道言。不立叙分。不言時處。而所謂洞玄靈寶者。乃述經者以其所載之道當隸於本部也。從經首至太清太極宮。即述三寶之本迹也。自此三號雖年殊號異本同一也。至離其本真耳。言三炁為天地萬化之原。兩人則與之同根合德也。內分五章。一章自此三號至開光。贊本宣化。二章自炁清高澄至並受生成。分下儀象立奠三才。三章自天地萬化至天地之極也。乃攝迹崇本。四章自人之受生至終不生也。言人貫三才重生緣會。五章自夫人至本真耳。乃讚重勸修。次自九天生神章至所聞也。讚章本起功德無量。內分四章。一章自九天至自然之章。贊章自然體全用具。二章自天寶至生人。言誦章功德玄應隨量。三章自學士至還人。言群品皈依

應量自利。四章自三寶至所聞也。乃歸本反寂。次自夫學上道至登晨。乃讚重教。修功用差等。內分六章。一章自夫學上道至坐致自然。讚勸齊舉。二章自三寶至同仙。言祕重尊奉。三章自三元至考身。乃勉宿善戒輕傳。四章自修行至寶章。捨事入道。澄心契元。五章自誦之一過至一時生神。言如法行道功德等漸。六章自九過為一徧至登晨。乃序効階差終致極果。以上乃正宗分也。此經既以自然為宗。故首不立叙分。至此乃立出經之叙分也。自元始天尊至賜所未聞為一段。中分九章。一章自元始天尊至彌朗九天。權立時處。顯示容儀。二章自是時至披心。乃神王應機將陳已問。三章自於是至侍宸。乃整儀啓問。自述已職。四章自方當乘機。應會至善惡當分。乃乘時興愍。宣任濟善。五章自赤明以來。至以充儲官。明三代選人。以充仙任。六章自如此之例。至毫分無遺。明隨因證果。詮次差等。七章自又九幽之府。至開大有之民。明遷拔宿善。充太平民。八章自當此之時。至亦臣之憂矣。明應會料別慮。失平等。九章自大期既切。至賜所未聞。乃開心自任。哀求法要。次自於是天尊至慎勿輕傳。明出經緣儀。中分二章。一章自於是天尊至妙亦難超。明天尊應機讚道。將授。二章自子既司帝位。至慎勿輕傳。乃天尊讚許。勉勸戒祕。以上乃叙分也。自登命至復

位。乃流通法要。具述儀度。中分二章。一章自登命至神王。乃出命傳經。衆真具儀。二章云法事既畢。諸天復位。乃授經既竟。歛儀反寂。乃流通分也。次自天尊重告。至可不慎之焉。乃申贊祕重。然後出章也。五劫開化。說釋九天真元洞玉曆章云。混元溟濤。大梵彌羅。諸天未分。九陽冥合。三因九轉。六變七徊。元始肇形。五劫初化。乃命梵元祖。晨道君。筆錄天元。運乘五劫。故元洞者。以名祖炁。玉曆者。以紀天元。劫運五周。復歸其一。自一炁分化。三因成九。若龍若鯁。盤曲九道。總九陽祖炁之元。太上以三九運梵。三五乘元。合四十二炁。三乘九為二十七。三乘五為十五。共成四十二。以開始青天元祖炁。明東方始青之元。應九陽木王之初。故東方得九炁。以分天境。劫號龍漢。次九因重復。陽炁開明。赤文流光。敷落五度。玄圖丹書。太上以三乘五。三轉朱英。合二十四炁。三乘五為十五。三乘三為九。共成二十四。以開南丹天元祖炁。明南方丹光之元。應三陽火王之初。故南方得三炁。以分天境。劫號赤明。次復九因重積。中黃化元。天緯周躔。梵元乘五。太上以五五三徊。混陽十二。合五十二炁。五乘五為二十五。五乘三為十五。兼十二數。共成五十二。以開中黃天元祖炁。明中靈黃華之元。應五陽土王之初。故中央得一十二炁。以分天境。劫號上皇。次九元復因。素景

肇陽。七明煥梵。五緯乘天。太上以七五三乘。合三十六。三乘七為二十。
一。三乘五為十五。共成三十六。以開素靈。天元祖炁。明西素皓景之元。應
七陽金。至之初。故西方得七炁。以分天境。劫號延康。次復九因周竟。混化
歸本。一炁肇明。太上以二五乘十。三積元陽。合三十炁。謂以二五相乘為
十。三積其十共成三十。以開北玄。天元祖炁。明玄冥上景之元。應一陽水
至之初。故北方得五炁。以分天境。劫號開皇。是也。龜山元錄云。天尊結元
洞之炁。為玉曆之書。以龍漢為初劫。亦明為中劫。延康為終劫。靈章經云。
龍漢承延康界間。號赤明也。太上居混沌之初。御先天之炁。為萬化祖。積
陽成天。陽數奇。天數二十有五。一三五七九是也。一本居北。一六無位。寄
於中央。以為布化之始。中位向南者也。故布炁之叙。始於南而次三居之。
南不可以無對。故北為南對。而次五居之。先天布炁。皆逆數也。炁有屈伸。
故位有逆順。而逆所以為順也。故由北而西。次七居之。由西而東。次九居
之。東方得九數者。終於此則始於此。此九所以為萬物元。而為後天入用
之本也。數窮於九。變於三十六。三五七九為二十四。列於四方。中央無位
之一。虛中而運十二炁。以成三十六之數。先天布炁。則一自中始。後天運
炁。則五居中位。一始一終。故兩其一而為二。一伸一屈。故兩其五而為十。

合成十二也。數變於三十六。二十四既列於外。得徑一圍三之二。則中央所
存之數十二矣。三十六者。即九之變。故分五劫。天境皆以九言也。觀之五子
歸庚之法。庚子居一。而其十二支之全炁。亦一義也。五子元乃西方甲子金。
七數而過庚。北方丙子水。五數而過庚。南方戊子火。三數而過庚。東方壬子
木。九數而過庚。中央庚子土。即一不動。乃為四子所歸。故統十二辰之炁也。
所以必遇庚者。炁數之變也。然則五方所合之數何與。曰。其數亦從中起。虛
其中。以統四方之數。故三五七九在四方。為二十四炁之宗。而無位之一六。
分之四方。各得其七。而為二十八宿之元。一六本居北。以其一乃天之元。六
乃地之元。而五乃中之數。故皆無定位。而四方各具。所以一與五互見於中
北。而合其數為六也。一為生數之始。六為成數之始。故太始居之以為生成
之本也。合二十四與二十八。即中央所合之五十二也。先天之數逆布。故先
南而後北。先西而後東。亦如三五七九之叙也。後天之炁順行。故木而火。而
土。而金。而水。五劫所以運也。太上藏其一於中。以為資始之本。一歲則六用
矣。是以總四方之六。而布於直而之南。為二十四。復加其六。而布於北。為三
十。次西之三十六。東之四十二。皆加六焉。六既用矣。又藏其用。則四十二而三十六
三十六。而三十三。而二十四。而十四。即四方之三五七九也。分而

合。合而分。乃造化之至妙。而所謂應者在其方。則應其數矣。此太上藏天一而分天境。復用其六。以為萬化生成之本乎。

洞玄靈寶自然九天生神章經。此經乃三洞飛玄自然之炁。結成靈文。超於視聽之先。出乎名言之表。衆真欽奉。萬聖尊崇。本祕於玄都紫陽玉臺。因飛天神王憫下世陽九百六之災。親禮天尊。懇請宣布。於是高真得而降授。塵世得而流傳也。所謂洞玄靈寶者。蓋三洞中一部之名。自然九天生神章者。即部中一品之目。三洞。則洞真。洞玄。洞神。是也。洞以虛通無外為義。玄以玄妙不測為義。此道本體。包貫三才。混融萬有。而不可致詰也。靈寶者。表神化之無方。為衆聖之所貴。其在人也。通達無礙之謂洞。應感無滯之謂玄。神慧而化之謂靈。炁凝而妙之謂寶。自然九天生神者。自然明其體也。九天示其迹也。生神顯其用也。其體混成。本乎無待。故曰自然。九者。陽數始於一。而究於九也。天者。是理所寓之迹也。生神者。由天而命乎人。以生神也。夫神無方體。必得九天之炁。然後有所寓。而妙用無窮焉。章者。其文燦然而成章也。經者。載道之名。萬古常行之典也。天寶君者。則大洞之尊神。天寶丈人。則天寶君之祖炁也。此言教迹之本。洞真教主。即天寶為迹。祖炁為本。祖炁。即混洞太無元高上玉皇之炁也。天寶君乃萬

道之祖。故為大洞之尊神也。天者以玄為義。取其自然。故以天名。寶者至貴之稱。君者至尊之號。謂為群生之所尊貴也。不曰洞真尊神。而曰大洞者。乃三洞未分。總為大洞。如二儀未判。謂之混沌也。尊神。言其主也。蓋高而無至。仰之曰尊。炁母混成。不測為神。此合理炁而言也。又稱丈人者。是炁之主宰。而最尊最先者也。丈人。是混洞太無元高上玉皇之炁。九萬九千九百九十億萬炁。後至龍漢元年。化生天寶君。出書時。號高上大有玉清宮。混洞太無元者。混以不分為義。洞以虛通為義。太以極大為義。無以真空為義。此明大道之本體。渾淪洞徹。先天地生。而實無形體之可即。故曰混洞太無也。然專曰混洞。而不曰太無。則混洞幾淪於一物。而不足為天地萬物之宗本。專言太無。而不言混洞。則太無反淪於空寂。而不足為陰陽萬化之樞紐。通謂之元。則統之有宗。而乃所以為發生之本也。高上玉皇之炁者。三寶本地俱出。言名之表。故通稱為上。然尋迹取本。玉清最高。故加稱高上。皇者光大之名。王者含潤之德。明此妙本。雖復靈絕空無。而有光大含潤之德。是炁之祖。至尊至貴。而理之所寓也。九萬九千九百九十億萬炁者。乃混沌之先。未有歲數可紀。故但以炁言。數積至此。然後龍漢劫開。九乃陽數。經云積陽成天。是也。龍漢元年。化生天寶君者。龍

漢乃劫之始。屬東方天境。元年是初時之號。亦非如今世之年數也。所謂化生者。乃有而無形。無而有精。非由形生。故稱爲化。如洞神經云。妙像無形。應感有體。真精妙炁。化成姿容。是也。說同此乃無象之象。非狀之狀。惟道爲身。不屬空有矣。出書時者。即龍漢劫初之時。出洞真十二部之書也。且當是之時。人物未兆。何由出書。殊不知是書之文。是炁之所結也。纔有是炁。便具是書。而炁之所以然者。皆書之理也。高上大有玉清宮。乃天寶君之治所也。靈寶君者。則洞玄之尊神。靈寶丈人。則靈寶君之祖炁也。此靈寶君爲洞玄教主。諸義見前。丈人是赤混太無元上玉虛之炁。九萬九千九百九十九萬炁赤者。南此方之色。相之明燦也。亦是將顯亦書之象。然雖有色而未分。故曰赤混。既言赤混。則可名於有。又言太無。則可名於無。今合而言之。蓋表真空妙有。混然無間。乃所以爲萬化之元也。度人經云。混洞亦文。無無上真。亦此意也。上玉義見前。虛者。體本空洞。全具上玉之德。理雖存焉。然非實有形器。常自虛通之謂也。後至龍漢開圖。化生靈寶君。經一切。至赤明元年。出書度人時。號上清玄都玉京七寶紫微宮前日。龍漢元年化生天寶君。此日龍漢開圖。化生靈寶君者。蓋元年乃劫初也。謂之開圖。乃化元顯發文彩已露。而靈寶君生於是時也。亦明乃第二劫。

名。屬南方天境。經一切者。龍漢劫也。是靈寶君生於龍漢之中。而出書於亦明之初也。加度人二字者。蓋靈寶君實爲傳教度人之祖。玄都玉京七寶紫微宮。乃靈寶君所治之宮。亦藏經之所也。神寶君者。則洞神之尊神。神寶丈人。則神寶君之祖炁也。丈人是冥寂玄通元上玉虛之炁。九萬九千九百九十九萬炁。後至赤明元年化生神寶君。經二劫。至上皇元年出書時。號三皇洞神太清太極宮神者。變化不測。超然無累之義。寶君之義。說同前。洞神教主。則神寶其迹也。冥寂玄通元上玉虛之氣。其本也。冥言窈漠。寂謂恬夷。玄乃不滯。通即無壅。此明妙本雖冥漠四絕。湛寂恬夷。而常通不壅。迥然無滯也。同前通稱元者。以其均爲萬善之宗。長萬化之本始也。然此三者。前之兩元同稱太無。後之兩炁同稱玉虛。是中之元本乎上。而下之炁本乎中。故中之元與炁。特兼二者。豈非所以這一脉之流通而無間歟。至赤明元年化生神寶君。經二劫。至上皇元年出書時。號三皇洞神太清太極宮。蓋經龍漢亦明爲二劫。而上皇乃中央劫名。當洞神教主下化。三皇洞神太清太極宮。即其所都之號也。詳觀三元所積之炁。其數各有差等。自上元至中元。所減之數已迥不同。等而下之。愈不逮前。可見運度漸促。猶人之一身。少而壯。壯而老也。歟。此三號雖年殊號異。本同一也。分爲玄

元始三炁而治。三寶皆三炁之尊神。號生三炁。三號合生九炁。自無而有。有亦強名。從一而三。三不離一。雖三元之號異。本一致以歸同。謂之年殊。則龍漢亦明上皇之分。謂之號異。則玉清上清太清之別。然實本於元始之祖炁。而總於洞真之上道。故云本同一也。當其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獨非體之至妙者乎。及乎號之以年。名之以炁。豈非迹之可名者乎。然迹未嘗離體。而體亦未嘗異迹也。分為玄元始三炁而治。或依七籤混沌篇云。一炁分為玄元始三炁而理三寶。遂以治三寶為句。未穩。上云此三號而下云本同一也。是攝三而一。又云分為三炁者。乃即一而三也。三天正法經云。始炁青。青炁精澄日清微天。元炁白。白炁精澄日為餘天。玄炁黃。黃炁精澄日大赤天。三炁俱生空洞之中。自一分三。以統三天之治。然後導運御世也。三寶者。即天寶靈寶神寶也。是為炁中之主宰。故曰尊神。三炁即玄元始也。號生三炁。乃每號又各生三炁。故三號合生九炁。正法經云。三天既立。始炁生混混炁。蒼炁精澄。生鬱單無量天。混炁生洞洞炁。赤炁生無量壽天。洞炁生皓皓炁。蒼炁生梵監須延天。元炁生昊。或作昊炁。綠炁生兜術天。昊炁生景景炁。黃炁生不驕樂天。景炁生適。適炁白。生化應聲天。玄炁生融。融炁紫。生梵輔天。融炁生炎。炎炁碧。生清明天。炎炁生

演。演炁黑。生無想天。九炁並生於上三炁之中。與上炁相去各九億萬劫也。其在人身。則三炁三寶。乃元神元炁元精也。居人三丹田而分鎮九宮也。九炁出乎太空之先。隱乎空洞音同之中。無光無象。無形無名。無色無緒。無音無聲。消魔真經守一品云。一曰始無也。是為玉清。二曰元洞也。是為上清。三曰玄空也。是為太清。則是出乎太空之先。乃原於始無。未見炁者。所謂元神是也。隱乎空洞之中。乃合元洞玄空而言。所謂元炁元精是也。當是時也。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所以無光無象。無形無名。無色無緒。無音無聲。蓋即其始而觀之。則冲漠無朕。初無聲臭之可求。然而陰陽動靜之理。莫不悉具於其中。此其所以為導運御世之本也。導運御世。開闢玄通。三色混沌。乍存乍亡。運推數極。三炁開光。上章贊本。宣化炁清。高澄積陽成天。炁結凝滓。積滯成地。滓阻史切。導者啓迪也。御者宰制也。若有使之然者。此乃樞紐玄運。紀綱造化。而二儀以之開闢。三炁以之變通者也。三色則青白黃也。三炁則始元玄也。當其三色冥一。混混沌沌。將分未分。乍存乍亡。或離或合。倏有忽無。亭毒既久。運愈推移。數亦隨之。數既滿足。炁乃開光。炁之輕清者屬陽。故浮於上。而高澄積而為天。炁之重濁者屬陰。故滯於下。而凝滓積而為地。自三炁開光。乃至成天成地。此其序

也。九炁列正。日月星宿。陰陽五行。人民品物。並受生成。上章分下儀象。立真三才。此言九炁為萬物之根。即經中所稱者是也。正法經云。三三化生。以至九元是也。列則整然而有序也。正則貞固而不邪也。蓋混然之中。粲然倫理。不相假借。不相侵奪。此統之有宗而會之有元故也。日者太陽之精。月者太陰之精。星者按星經序云。星者體生於地。精發於天。宿列星也。陰陽者。元炁之動靜屈伸。而陰陽分焉。五行者。質具於地。而炁行於天。以質而言。其生之序。則水火木金土也。以炁而言。其行之序。則木火土金水也。乃至人民之衆。品類之繁。亦莫非由九炁列正而後生成也。天地萬化。自非三元所育。九炁所導。莫能生也。三炁為天地之尊。九氣為萬物之根。故三合成德。天地之極也。上章言攝迹崇本。育者。慈養之謂也。導者。推運之謂也。神鬼神帝。生天生地。非三元所育不能也。品物流形。各正性命。非九炁所導不能也。此其所以紀綱造化。流行古今。而為天地之尊。萬物之根也。三合成德。天地之極也者。乃三而九。九而三。復歸于一也。正法經所謂從九反一。乃入道真。是也。蓋即其造化發育之本。而推之。則知三元之實德。渾然一體。冲漠無朕。卓然立極於天地之先。而為天地萬化之準則。故其所以賦與萬物。各各無欠無餘。所謂降衷是也。人之受生於胞胎之

中。三元育養。九炁結形。故九月神布。炁滿能聲。聲尚神具。九天稱慶。太一執符。帝君品命。主錄勒籍。司命定筭。五帝監生。聖母衛房。天神地祇。三界備守。九天司馬。在庭東向。讀九天生神寶章。九道男則萬神唱恭。女則萬神唱奉。男則司命敬諾。女則司命敬順。於是而生。九天司馬不下命章。萬神不唱恭諾。終不生也。上章言人貫三才。重生緣會。三炁為天地之尊。九炁為萬物之根。惟人生於胞胎之中。兼天地萬物之稟受。所以最靈而獨貴。為天地之心也。三元育養。即生育天地。而為天地之主宰者。人得之以為性。乃秉彝之善也。九炁結形。即運行兩間。賦與萬物。而為萬物之宗本者。人得其正。以為體。乃結形之資也。九月數足。九天之炁盡降。神者寓於炁。而混融無間。故炁滿而神亦周布於一身矣。聲又其神炁之激發者也。尚取也。其全也。謂能聲取其神具也。九天稱慶者。蓋天以生物為心。故九天之帝。因其炁之無天闕。而得遂成人。則贊而喜之也。太一執符者。太丹隱書云。太一公子白元。司命桃康五神。上入紫房。各奉青玉案。上有五符。次呈帝君。此言太一執符者。乃五神則太一為首也。故大洞玉經云。太一神夫子。左執兆符。籍蓋太一乃反胎始形之神也。名曰務歛收。人之初生。執符而混合萬神也。既生。則守人玉枕之下。泥丸後戶。帝君品命主錄

勅籍者。帝君逢或作凌楚。一名七靈。一名神丈人。品定命分之高下。人既生矣。則守兩眉中間紫戶之外官。主錄。即司錄君也。勅籍。謂勅其命籍也。司命定算者。即中央司命丈人君名理明初定其算也。形生之後。則守人絳宮心房之中血孔之戶。五帝監生者。即五方之帝也。青帝彤梁際。赤帝長來覺。白帝彭或作安幸。黑帝保成昌。黃帝林虛夫。或作含同。監人之生也。聖母衛房者。即九天聖母。司其生成。故衛其房室也。天神地祇。三界備守。在天日神。以其陰陽不測故也。在地日祇。以其隕然示人故也。三界。即上中下天地水三界之神。齊備衛守。謂莫不敬護也。九天司馬。即總仙大司馬。長生法師相成。歛生也。度者。中央之位。東乃生炁之方。九過者。章數足也。男則唱恭而敬。尊而稱慶之意。女則唱奉而敬。順悅而順承之意。此尊卑貴賤所以分也。命章。即九章也。所謂不下命章。則終不生者。蓋逆順吉凶生死。一機而已。故反是。則不能生矣。以上神名。出三天君列紀。夫人得還生於人道。濯形太陽。驚天駭地。貴亦難勝。天真地神。三界齊臨。亦不輕也。當生之時。亦不為陋也。所謂還生者。蓋天理混然。人所固有。得之則生。失之則死。故生於人道。則天理復還矣。濯形太陽者。離至陰而沐至陽也。蜀註云。纔得人身。必詣南丹火鍊池中。滌以黃華之水。然後投胎就舍。方得成人。不曰黃華。而曰太陽者。黃華者。陽之精。在日之上。館。一名洞陽宮。中有流火之池。池中有黃華真水。其間天人。常以此水濯濯形容也。併存于此。夫人之神與三寶合德。炁與九天同根。頭足象天地。七竅應三光。三才相通。其機一也。宜乎驚天駭地。貴亦難勝。三界齊臨。亦不輕也。當生之時。亦不為陋也。然則為人。可不自貴乎哉。所以能愛其形。保其神。貴其炁。固其根。終不死壞。而得神仙骨肉。飛上登三清。是與三炁合德。九炁齊并也。但人得生而自不能尊其炁。貴其形。寶其命。愛其神。自取死壞。離其本真耳。上章乃贊重勸修。且夫人之形象。天而法地。應三才而具五行。血炁之所營。聰明之所託。其可不愛之乎。然形非徒形。必有便形者存焉。是以又當保其神也。南華經云。純粹而不雜。靜一而不變。淡而無為。動而以天。行此養神之道。貴其炁者。畜之而不敢妄用也。固其根者。守之而不離其本也。故云守中抱一。與天相畢。此終不死壞之義也。夫如是。則始於愛形而終於踐形。始於保神而終於窮神。然後乘雲炁而遊太清。是與三炁合德。九炁齊并也。其或反是。則幾何不壞滅而離其本真哉。蓋自取之爾。自三號至此。分為五章。九天生神章。乃三洞飛玄之炁。三合成音。結成靈文。混合百神。隱韻內名。生炁結形自然之章。上章乃贊章自然體全用。

勅籍者。帝君逢或作凌楚。一名七靈。一名神丈人。品定命分之高下。人既生矣。則守兩眉中間紫戶之外官。主錄。即司錄君也。勅籍。謂勅其命籍也。司命定算者。即中央司命丈人君名理明初定其算也。形生之後。則守人絳宮心房之中血孔之戶。五帝監生者。即五方之帝也。青帝彤梁際。赤帝長來覺。白帝彭或作安幸。黑帝保成昌。黃帝林虛夫。或作含同。監人之生也。聖母衛房者。即九天聖母。司其生成。故衛其房室也。天神地祇。三界備守。在天日神。以其陰陽不測故也。在地日祇。以其隕然示人故也。三界。即上中下天地水三界之神。齊備衛守。謂莫不敬護也。九天司馬。即總仙大司馬。長生法師相成。歛生也。度者。中央之位。東乃生炁之方。九過者。章數足也。男則唱恭而敬。尊而稱慶之意。女則唱奉而敬。順悅而順承之意。此尊卑貴賤所以分也。命章。即九章也。所謂不下命章。則終不生者。蓋逆順吉凶生死。一機而已。故反是。則不能生矣。以上神名。出三天君列紀。夫人得還生於人道。濯形太陽。驚天駭地。貴亦難勝。天真地神。三界齊臨。亦不輕也。當生之時。亦不為陋也。所謂還生者。蓋天理混然。人所固有。得之則生。失之則死。故生於人道。則天理復還矣。濯形太陽者。離至陰而沐至陽也。蜀註云。纔得人身。必詣南丹火鍊池中。滌以黃華之水。然後投胎就舍。方得成人。不曰黃華。而曰太陽者。黃華者。陽之精。在日之上。館。一名洞陽宮。中有流火之池。池中有黃華真水。其間天人。常以此水濯濯形容也。併存于此。夫人之神與三寶合德。炁與九天同根。頭足象天地。七竅應三光。三才相通。其機一也。宜乎驚天駭地。貴亦難勝。三界齊臨。亦不輕也。當生之時。亦不為陋也。然則為人。可不自貴乎哉。所以能愛其形。保其神。貴其炁。固其根。終不死壞。而得神仙骨肉。飛上登三清。是與三炁合德。九炁齊并也。但人得生而自不能尊其炁。貴其形。寶其命。愛其神。自取死壞。離其本真耳。上章乃贊重勸修。且夫人之形象。天而法地。應三才而具五行。血炁之所營。聰明之所託。其可不愛之乎。然形非徒形。必有便形者存焉。是以又當保其神也。南華經云。純粹而不雜。靜一而不變。淡而無為。動而以天。行此養神之道。貴其炁者。畜之而不敢妄用也。固其根者。守之而不離其本也。故云守中抱一。與天相畢。此終不死壞之義也。夫如是。則始於愛形而終於踐形。始於保神而終於窮神。然後乘雲炁而遊太清。是與三炁合德。九炁齊并也。其或反是。則幾何不壞滅而離其本真哉。蓋自取之爾。自三號至此。分為五章。九天生神章。乃三洞飛玄之炁。三合成音。結成靈文。混合百神。隱韻內名。生炁結形自然之章。上章乃贊章自然體全用。

具。此申言生神章之文。乃合三洞飛玄之炁結而成音。故曰三合成音結成靈文。其中混合百神隱韻內名。而有生炁結形之功用也。隱韻乃諸天之隱韻也。內名乃萬神之內名也。天寶誦之以開天地之光。靈寶誦之以開九幽長夜之魂。神寶誦之以制萬靈。太一誦之以具身神。帝君誦之以結形。九天誦之以生人。上章乃言誦章功德。玄應隨量。學士誦之以昇天天寶君。應化於龍漢之初。當是時也。上無復色。下無復淵。溟滓大梵。寥廓無光。天寶以自然之章開而闢之。則上下列位。天地開光也。靈寶君應化於龍漢開圖。乃為度人之祖。故以開九幽長夜之魂也。神寶君應化於赤明元羊。實為萬神之主。故云以制萬靈。制謂總攝之也。太一。即務猷收。乃衆神之尊。故誦之則具足身中之神也。帝君。即蓬凌梵也。結形。乃結炁成形也。九天。即九天之帝也。以上蓋言誦章之功。利他之行也。夫誦與聞對。誦則施其惠。聞則受其惠。而學士居六對之間。乃自利者也。及其成功。則利他矣。雖隨其所用而功各不同。然實一道也。鬼靈聞之以升遷。凡夫聞之以長存。幽魂聞之以開度。枯朽聞之以發煙。嬰孩聞之以能言。死骸聞之以還人。上章乃言群品皈依。應量自利。發煙。猶煖炁上蒸。將以生物。煙乃融和之炁也。大洞經云。七玄更起。沈景生烟。是也。三寶神奧。萬品生根。故

非鬼神所知。凡夫所聞也。上章乃言歸本反寂。神者妙萬化而不測。奧者隱至理而難知。其所以為萬品之生根者。至玄至妙。非鬼神所知。凡夫所聞。根猶草木之根。人所不見。而實為長茂之本也。然上文既言鬼靈聞之以昇遷。凡夫聞之以長存。而此又云非鬼神凡夫所知。聞何哉。蓋上言九章玄功。乃道用之至著者也。而此論三寶神奧。乃道體之至微者也。自九天生神章至此。分為四章。夫學上道。希慕神仙。及得尸解。音質滅度。轉輪終歸仙道。形與神同。不相遠離。俱入道真。八素真經云。太上道三。上真道七。中真道六。下真道八。而九章乃大洞之門戶。洞經在上真道中之第五品。故曰上道也。尸解。則五解之類也。滅度轉輪者。如度人經所謂未學道淺。仙品未充。運應滅度。又云轉輪不滅。使得神仙。是也。所謂學與希慕。皆求而未至者之事。故或得尸解滅度轉輪。然苟有是志而學之不已。終亦必歸於仙道。故得形與神同。不相遠離。而皆入於道真矣。凡為學之功。必至於道真。然後為極地。然欲至道真。則又非此文不可也。而無此文。則胞胎結滯。死炁固根。真景不守。生炁無津。九尸闕塞。體不生神。徒受一形。若寄炁而行。學得此法。可坐致自然。上章言讚勸齊舉。夫人生在胞胎之中。皆稟九天之炁。凝而成人。既生而胞中有二十結節。盤固五內。五內滯悶。

結不可解。節不可滅。故人之病由於節滯。人之命絕由於結固也。青靈陽安元君道經云。五歲百結。生於萬疾。玄一林虛。開闢解結。結絕病散。神精盈溢。仙道日臻。死道日絕。求於大洞。每章皆有此意。蓋胎根不斷。則難運輪迴。結節不解。則無由生炁。此乃生神之要訣。修真之先務也。徒受一形若寄。炁而行者。謂雖有此身。不知生神之道。何異行尸。苟知此文。而生進此道。則混合百神。化為帝一。入無出有。僦輪空玄。生致自然。信不誣矣。三寶尊重。九天至真。祕之大有。九重金格。紫陽玉臺。自非天地一開。其文不出。元始禁書。非鬼神所聞。竊之者。風刀萬劫。魂死無生。依科遵奉。形神同仙。上章乃言。祕重尊奉。生神經。乃三寶尊重之文。九天至真之訓。祕於大有之官。五老玉檢云。大有者。九天之紫宮。九重絨繡之深也。格則几案之類。臺則安經之所。自非龍漢開圖。神王冒禁。懇請。則此文豈得而見之。宜乎竊之者。獲罪。遵奉者。神仙。按大洞唯一經。載太上科令云。傳受天書。而殃鍾其祖先者。是重其宣言之罪。防其洩漏之盟耳。又按黑錄上篇。載水火官。外又有風刀左右二官。左風考官。主治受經符寶訣。無盟修行貪財自鬻。將損天科之罪。右刀考官。治仗誓告盟。背違師友。評論善惡。攻伐根本。莫大之罪也。由是觀之。則竊之者當戒。而遵奉者勉焉。三元宮中。宿有金

名紫字。刻書來生。應為三清神仙之人。當得此文。有其緣會。當齋金寶。奉師効心。依科盟受。閉心奉行。慎勿輕泄。風刀考身上章。乃勉宿善戒輕傳。三元官。即三清官也。五老玉檢云。昔隱禁此書。世無知焉。惟太玄有金閣玉名。瓊札紫簡。三元有併晨隱錄丹臺有黃字之文。將是當來必為真人者。乃得受之耳。既有受經之因緣時會。又當齋金寶。奉師効心。依科盟受。既受之後。所謂閉心奉行。乃默默而行也。風刀義見前修行之法。十日長齋。不關人事。諸塵漏盡。炎心默念。清香執戒。入室東向。扣齒九通。調聲正炁。誦詠寶章。上章言捨事入道。澄心契元。按虛皇四十九章經云。齋戒者。道之根本。法之津梁。子欲學道。清齋奉戒。念念正真。邪妄自泯。太清齋者。心齋也。南華真經云。若一志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炁。聽止於耳。心止於符。炁也者。虛而待物也。唯道集虛。虛者。心齋也。故嚴君平云。虛心以原道德。靜炁以期神明。而陸脩靜齋集亦云。夫人體非聖真。而處身五濁。三尸強盛。内生攻賊。九竅四關。各有所趣。施為之間。動入死地。故設科教儀範之文。以齊其外。著注念疑神之法。以正其心。復以胎元鍊炁之方。制其食味。祈真朝謝之品。滌其過尤。然後趨於學。下學之徒。纂于冥寂。栖於損又損之府。契于無為。則邪譎之關。鍵不開。鎮靜

之純和可致。蓋人業習深重。難遷合道。使之因齋以屏緣。息心而契道。故須千日長齋。不關人事。則心專而其功久且熟矣。乃得諸根塵漏。自然淨盡。大抵人之一心。儻非妙悟。則不能當體澄寂。故云無天遊。則六鑿相攘。是以一真之元。未免隨諸根而散漏。今既諸塵消盡。則心自夷而念自默矣。夷心者坦然平夷。默念者寂然無念也。然後清香執戒。清香取其和。蕙籛冥。通真達聖。清以表其心之清。香以表其德之馨也。戒者。檢身律已。正過防非之謂也。執者。實而待之之謂也。夫既能夷心默念。則一真澄湛。萬法息空。乃深造乎不持不犯之妙。又何以執戒為哉。雖然。唯聖罔念作狂。苟不如是。則澄治之功。踈矣。故必靜存之體先立。然後動察之用自然昭著也。入室東向者。取其炁也。叩齒九通者。集眾神也。九者。陽數也。高工寶書神明經云。叩齒之法。左為天鍾。右為天磬。中為天鼓。若去卻不祥。則鳴天鍾。制伏邪惡。當鳴天磬。若存思集神。念道至真。當鳴天鼓。要閉口緩頰。使聲虛而響應深也。登真隱訣云。齒者。膽神之外杆。胃神之威力。坎神之英華也。豈非以外杆而去不祥。以威力而制邪惡。以英華而感至真乎。然後調聲正炁。誦詠寶章。夫聲既調。則知其炁已正。蓋發見於外者如此。故日心和則炁和。炁和則形和。形和則聲和。聲和則天地之和應矣。隱註訣

曰。誦經至五百言。則叩齒三通。以舌舐上下唇。咽液三過。令人炁不極而聲清也。經中此一節。蓋指人入道之要法。學者宜盡心焉。豈直口誦而已哉。誦之一過。聲聞九天。誦之二過。天地設恭。誦之三過。三界禮房。誦之四過。天王降仙。誦之五過。五帝朝真。誦之六過。魔王束身。誦之七過。星宿停關。誦之八過。幽夜光明。誦之九過。諸天下臨。一切神靈。莫不衛軒。能依前文修行之法。故誦章之應如此。且以兩儀言之。一為陽儀為天。故一過聲聞九天。二為陰儀為地。故二過天地設恭也。後文云。二過響地。此本專言地。以前一過。方聲聞九天。至此則天神地祇。並設恭矣。故兼言之。如度人經所謂天地設禮。是也。三過表三才之既立。故合三界神靈。莫不敬禮其房也。四過天王降仙。四過以應四象。則東方蒼天。南方丹天。西方素天。北方玄天。四大天王。各會集神仙。來降其所。五過五帝朝真。五過應五行。故五方之帝。各總真以來朝。猶護魂侍魄之意。六過魔王束身。六乃太陰之數。蓋六天魔王。乃六天故炁也。其力量與天齊同。元始市化。其魔並生于試學者。初歷小魔。後歷大魔。試之已過。方乃保舉。上登仙品。今於六過。乃六陰數極之時。魔威盛大。而我以六過之功。足以伏之。且使之斂束身首。不敢妄干。其功勝矣。七過星宿停關。蓋七過應七星。象人之七竅。今云停

關。亦如度人經所謂一時停輪之義。八過幽夜光明。蓋八少陰數也。幽夜陰所也。今乃乘陽炁而光明矣。九過諸天下臨一切神靈莫不衛軒。九過功德既備。則其所感。有不期然而然者。蓋諸天莫非九天之炁所化而生。一切神靈亦不能外是炁而有。所以莫不翕然而來衛也。一過徹天胞原宣通三才一理。本自貫通。是以一過應一元。故云徹天胞原由之而宣通。且天一生水。在人為精。內觀經云。一月為胞。精血凝也。乃由元一黃演之炁而為之生端。其炁升降不失其度。則生理昌矣。二過響地胎結解根。二過應二儀。故前文兼言天地設恭也。聲發響應。陽唱陰和。天一地二。其序然也。二過響地。則胎結因之而解根。蓋胎根係於地故也。夫地二生火。在人為神。形兆則神有所寓。內觀經云。二月為胎。形兆胚也。然胎既兆。則有故根為之結矣。必得洞冥紫戶之炁以滋之。而為之斬根斷死戶。照願養嬰童。則胎根之結解矣。三過神禮。魂門練仙。練與鍊同。古字通用。後同。三過應三才。蓋天三生木。在人為魂。內觀經云。三月陽神為三魂。動以生也。必得長靈明仙之炁以總統三雲。則魂門練仙矣。四過天王降仙。魄戶閉關。四過應四象。上應四天。蓋地四生金。在人為魄。內觀經云。四月陰神為七魄。靜鎮形也。必得磅尸冥演由之炁以滋之。則神公攝遊炁而鍊素華矣。

所謂閉關。乃閉其死炁之關。以杜外邪存生炁也。五過五帝朝真。歲府清涼。五過應五行。五帝則五方五炁之主宰者也。蓋天五生土。人生五月。五歲乃分。脾土之數始足。見於內為歲。於外為肉。內觀經云。五月五行分五歲。以安神也。故必五歲全具。然後五帝朝真也。此皆五仙中靈之炁以練元歲府。則紫戶生仙矣。府者。五歲之配。為受感之府也。如小腸為心府。大腸為肺府。膽為肝府。胃為脾府。膀胱為腎府。三焦為命門府。是也。六過魔王伏諾。胃管生津。六過應六律。功用至此。可以制六陰之魔。故六天魔王皆伏而敬於心。諾而順於辭也。夫六者水之成數。故以津言。內觀經云。六月六律定六府。用茲靈也。是必得高真沖融之炁以滋之。則斬伐胞樹滯心遊超上京矣。且府之名有六。而獨言胃。何也。蓋胃屬土。為五行之主。可以總括五行。以四時言之。每季土旺一十八日。以五行言之。則非土不成故也。若以歲府之配於十干言之。如甲乙為木。肝膽當之。丙丁為火。心與小腸當之。戊己屬土。脾胃當之。庚辛為金。肺與大腸當之。壬癸為水。腎與膀胱當之。則胃之位。適當其六矣。水得土則止。故胃為承津之所也。七過星宿朗明。孔竅開聰。七過應七星。在人為七竅。七者火之成數。火能照物。故應星宿之光。內觀經云。七月七星開七竅。通光明也。是得高仙洞笈之

悉以滋之而開也。章云七誦重關開是也。八過幽夜顯光。三部八景。整具
 形神。八過應八卦。在人為八景。八者木之成數。木生慈仁。位應東方。出震
 之地。主陽明之生。悉萬類由之而發生。乃幽夜光明之象。故人之受生。自
 一悉為祖。而分三元於三部三田之中。一元各具八景。共為二十四真。故
 上部八景。注凡為君。中部八景。神主絳宮。下部八景。其神關元。內觀經云。
 八月八景神具。降真靈也。良由真靈化凝之。悉有以滋之。故形神整具而
 高遊無終敗矣。按七籤解結法及迴元經云。上部八景。腦神覺元子。字道
 都。髮神玄文華。字道衡。皮膚神通眾仲。字道連。目神虛益生。字道童。項髓
 神虛謨蓋。字道周。腎神益歷輔。字道柱。鼻神沖龍玉。字道微。舌神始梁峙。
 字道岐。中部八景。喉神百流放。字道通。肺神素靈生。字道平。心神煥陽昌。
 字道明。肝神開君重。字道青。膽神龍德拘。字道放。左腎神春元真。字道卿。
 右腎神象地無。字道主。脾神寶元全。字道騫。下部八景。胃神同朱育。朱一作來
 字道展。窮腸中神兆滕康。字道還。大小腸神遂送留。字道厨。胸中神受享
 勃。字道靈。胃腸中神廣瑛完。字道仲。兩脅神辟假馬。字道成。左陰右陽中
 神扶流起。字道圭。右陰左陽中神苞表明。字道生。九過諸天下臨。三關五
 藏。六府九宮。金樓玉室。十二重門。紫戶玉閣。三萬六千關節。根源本始。一

時生神。上章言如法行道功德等漸。九過應九天。故諸天下臨。以合人之
 九宮。九者金之成數。物成則堅定屬金。四序亦以秋為成物之時也。內觀
 經云。九月宮室羅布。以定精也。惟其德用既備。故名其天曰無想無結無
 變天。而號其悉曰自然玄照之悉也。三關者。上玉京關。中夾脊雙關。下尾
 閭關。是也。五藏者。心肝脾肺腎也。六府者。大腸為尚書府。小腸為元陽府。
 膽為蘭臺府。膀胱為太和府。胃為太素府。三焦為無極府也。九宮者。兩眉
 間入三分為雙田宮。卻入一寸為明堂宮。三寸為丹田宮。亦名泥丸宮。四
 寸為流珠宮。五寸為帝一宮。明堂上一寸為天庭宮。洞房上一寸為極真
 官。丹田上一寸為玄丹宮。流珠上一寸為太皇宮。而五藏亦有九宮也。金
 樓則重樓也。玉室者。腦之別名也。十二重門者。黃庭經云。重中樓闕十二
 環。注云。喉嚨十二重也。紫戶者。素靈中篇云。兩眉之上。其裏有紫戶。玉閣
 者。黃庭謂之玉堂。亦名玉閣也。所謂三萬六千關節。根源本始。一時生神
 者。蓋形體則漸成。惟神無方體。悉足則神具。非由次第而有。故云一時生
 神也。九丹精中記云。天神一萬八千。身神一萬八千。共三萬六千神。神悉
 具足。於是而生。以上九過之應。不惟顯生人之理。學士聖胎。其道一也。九
 過為一編。一編周竟。三界舉名。五帝友別。稱為真人。十術通悉。制御萬靈。

魔王保舉。列上諸天。百徧通神。坐致自然。太一度符。元君受生。千徧通靈。坐在立亡。仙童玉女。役使東西。萬徧道備。馳騁龍駕。白日登晨。上章乃序。劫階差終。致極果。一章為一過。九過而生神備足。乃一炁通變。自然而然也。一徧周竟三界。舉名五帝。友別稱為真人。如三洞珠囊云。天真降。見授大經。上仙之道。誦而學之。遂成真人。友者與五帝為儔侶也。別者。序其階差也。十徧則是十倍其功。乃可制御萬靈。百徧通神。坐致自然。太一度符。元君受生者。其功又優。故能坐致自然。如六甲致行厨之類。太一度以五符。元君受其生籍也。千徧通靈。坐在立亡。仙童玉女。役使東西者。如太上四極真人曰。六炁順運於十方。六甲周行於幽冥。隱化無方。上補天真。飛虛駕景。玉女執中。萬神奉衛。真人造房。是也。夫總行上真之道。則給玉童玉女各三十人。前導鳳歌。後從玄鈞也。萬徧道備。馳騁龍駕。白日登晨者。唯一玉檢云。於是五老翼軒。八風扇羽。神電前驅。玉華扶轂。乘雲駕龍。白日昇天。故黃庭經亦云。羽服一整。八風驅控。駕三素。乘晨霞。是也。或者以寶章應感之功。經中其言甚著。而誦者如牛毛。得者如麟角。遂以迂遠目之。甚至訛笑而嫚侮之。是可憫也。道德經云。真兮中有精兮。其精甚真。其中有信。信不足。有不信。夫所謂精者。潛天而天。潛地而地。在人而人。在

物而物。天地人物。聖真鬼神。同此精也。况夫人之一身。法天象地。備具萬物。獨貴而最靈。故其感通為甚。易。昔之忠臣孝子。動天地。感鬼神。載之史冊者。不可勝紀。彼特一時精誠之至。其應猶爾。而况十日長齋。不關人事。諸塵漏盡。夷心默念。純乎其天者歟。嗚呼。吾於安而行之者。不可得而見矣。利而行之者。萬無一二。勉强而行之者。十無二三。矧夫疑信半之。念慮雜之。好惡賊之。嗜欲汨之。人事累之。其在我者何如也。而可以答聖經之不驗乎。古之人。以修誦而得神仙。如魏紫虛。李順興。司馬紫微之類多矣。今學經之士。縱未絕緣離世。苟能金石其志。背塵合真。至心受誦。久久不已。必階仙品無疑也。然苟信不足。則有不信矣。勉之哉。勉之哉。自夫學上道至此。分六章。元始天尊。時靜處閑居。偃息雲宮。黃房之內。七寶幃中。照夷養素。空碧練真。耽咀洞慧。俯研生神。理微太混。嘯朗九天。上章言權立時處。顯示容儀。此經直從天地萬化原頭說起。所以不立叙分。蓋元始即自然之本體。而此章即自然之悉結。自然之章。成自然之音。非由演說故也。然無序分。則此經又何自而傳。故至此方叙出教之因。以示後學。太上聖濟物之心。雖無時而不然。亦必待感而後應。所以靜處偃息。自適怡然。神王啓請。則應而不藏。自時靜處。至七寶幃中。乃權立時處。存其體也。自

是而下。則因體以顯用也。熙者。和也。夷者。平也。養素。則抱純素之道也。空者如太虛也。碧者。玄之義也。則是遊心於虛。合炁於玄。以練其真也。耽咀洞慧。則嚼味道真也。俯研生神。則研詠生神之章也。理微太混者。謂其理無形聲之可即。故曰微也。然於至無之中。萬善畢具。混然一致。故曰太混也。嘯朗九天者。流響於九天之上。宣暢其和心。以達于天地而及于萬物也。是時飛天大聖。無極神王。玉輔上宰。四協侍晨。清齋建節。侍在側焉。憑瓊顏而妙感。仰靈眸而開衿。竊神章而踴躍。餐天音而蒙生。敢乘機而悟會。冒靈眇而披心上。章言神王應機。將陳已問。飛天大聖無極神王者。如度人經中所載十方飛天神王是也。謂之飛天。言其迹之無滯也。謂之大聖。備衆德而不居也。無極。則極其尊之稱也。神王。則是以主宰而言也。玉輔上宰者。金闕有四天帝謂之輔臣也。制斷宣揚謂之宰。四協侍晨。當作宸如世之前疑後丞左輔右弼者。協謂和也。此皆元始天尊近臣之號也。當其虚心以將啓問。故曰清齋也。建節。乃神王所持以召衆神之節也。自憑瓊顏而妙感。至冒靈眇而披心。乃神王於侍側感天尊俯研嘯朗之餘。心生踴躍。所以乘其感發之機而悟其因緣慶會。冒靈眸之顧眇而披其宿心。此正神王潔己以進之時也。於是飛天大聖。無極神王。前進作禮。稽首

而言。上白天尊。賤臣幸會。得仰侍靈軒。不以短狹。叨濯冥津。重悟凝玄。位登神王。總御生死。領括天僊。賞監七覺。遠覽遐方。雍觀上宰。對司侍晨。上章言整儀啓問自述已職。此一節皆神王致詞於至尊之前也。且云不以才德之短狹見棄。而蒙洗濯於玄津之中。頓悟凝寂重玄之道。獲登神王之位。總御生死之錄。領括天僊之職。至於賞監七覺。則是舉察學仙者之行也。七覺者。按太上八素真經云。識神生知。是其一也。知而能見。是其二也。見而能從。是其三也。從而能習。是其四也。習而能堅。是其五也。堅而能成。是其六也。成而不居。是其七也。七覺七階。由于一覺。覺有深淺。次第為七。此其義也。遠覽遐方。謂其智明周於萬物。雍觀上宰。對司侍晨。是指上文玉輔上宰四協侍宸而言也。雍者。和也。所謂雍觀者。猶二人相視莫逆於心之意。則是志同而顏悅也。對司。則是職同而位並也。蓋當時輔弼同德。各有憂閔。劫運弘道善救之心。而神王以此自任啓請也。賞監一本作掌。監方當乘機應會。履九太陽。洞理陰符。撫掌兆民。大運將期。數終甲申。洪流蕩穢。凶災彌天。三官鼓筆。料別種人。考筭功過。善惡當分。上章言乘時興愍。宣任濟善。神王既在近臣之位。有可啓請之機。又值將終之會。當乘此機。應此會。以弘道度人為己任也。履者。過也。九者。陽之極也。太陽者。

正法經云。天運九千九百周為陽蝕。地轉九千三百度為陰勃。陽蝕則氣窮於太陰。陰勃則氣極於太陽。故陰否則蝕。陽激則勃。謂之大劫。大劫交則天地翻覆。河海涌決。人淪山沒。金玉化消。六合冥一。白尸飄於無涯。孤突悲於洪波。又云。五帝料簡於善惡。當此之時。萬惡絕種。鬼魔滅跡。八荒四極。萬不遺一。自非高工三天所不能讓。自無青錄白簡所不能脫也。履九太陽。則是遇此太陽之氣窮於太陰。乃陽蝕之時也。洞理陰符者。洞則通也。符則陰籍。謂通理陰數之籍而撫掌於兆民也。大運將期。數終甲申者。乃劫會之交。將及其時。按正法經云。承唐之後。數四十六丁亥。前後中間甲申之年。乃小劫之會也。又按三洞上清境無量經云。陽九之數。一千八百年遇甲為太陽。九百六之數。一千六百年遇甲為大百六。陽九不過甲。百六不遇中。不為災矣。則甲申乃災劫之會也。蓋陽極則生陰。故為大水。所謂洪流蕩穢。凶災彌天。三官鼓筆料別。種人考算功過善惡當分者。如正法經之言是也。自亦明以來。至上皇元年。依元陽玉匱受度者。應平聲當也。下同二十四萬人。按七籤劫運篇云。九天又人。於開皇時。算定天元。校推劫運。白簡青錄。得道人名。記皇民譜錄。數極唐堯。是為小劫一交。其中損益有二十四萬人。應為得道者是也。元陽乃紫微之官。玉匱即藏

受度者名籍之積也。開皇以後。數至甲申。諸天選序。仙曹空廢。官僚不充。遊散上聲。猶負外之職也。職司皆應選人。按五劫次序。以配五行。則開皇屬水。云開皇以後。數至甲申。此則抵洪流蕩穢之期也。依元陽玉匱當於三代更料有心積善。建功為三界所舉。五帝所保。名在上天者。取十萬人以充其任。又當別舉一十二萬人以充儲官。上章明三代選人以充仙任。玉曆者。紀劫運仙曹之書也。龜山元錄云。天尊結元洞之炁。為玉曆之書。天篆度人經。元洞玉曆章云。元始天尊。命真皇人以玉曆紀元洞混化之初。劫運流復之本。諸天分境。結元洞正陽之炁。為玉曆。以紀天真天民劫運。功積升退之道。明九聖九品之階。是也。三代者。即赤明以來。上皇元年。開皇以後是也。儲者。副貳之官也。如此之例。或以宿名。玄圖三元玉檢經云。明玄圖於上館。理五符於胎尊。方可名戴玄圖。玄圖者。即玄都之圖錄也。宿名者。謂刻名於未生之前也。或以骨像合仙。如正一天師。眉綠睛。隆準方頤。日有三角。伏犀貫腦。玉枕峯起。垂手過膝。又如魏華存之五藏紫絡。鳳骨龍姿等是也。或以滅度。因緣轉輪。謂仙品未充。運應滅度。宛形而去。計日而得更生者也。因者。所作之因。緣者。所會之緣。謂以因緣轉輪而證果。如上清飛行九晨玉經云。兆極星天之太常主。昇進下領學者之

身。凡功懃得道。轉輪階級。悉總之焉。或以篤好三寶。善功徹天。三寶有三。本經天寶靈寶神寶。分為玄元始三炁。降於人為三田。曰精。曰炁。曰神。此內三寶也。教有道寶。經寶。師寶。三寶。太上三尊也。經寶。三洞四輔真經也。師寶。十方得道聖衆。及經籍度三師。此外三寶也。皆學道之士所當篤好。又內秘真藏經云。貪性寂滅。塵累無染。戒行不虧。是名法寶。嗔性不起。不憤外塵。定無生轉。是名師寶。癡性無取。無惱無患。慧通無礙。是名道寶。此三寶非內非外。非聲非色。謂之為好。則寶之深而體之至也。夫如是。則一真澄湛。善莫大焉。或供養師寶。為三官所稱。太霄琅書曰。真仙登聖。非師不成。且人生而蒙。長而無師。則愚。是道德實由師傳。而後得。可不盡四事。供養之儀。而時行膝步。趨下風。以服勤乎。學者果盡其道。則必為天地水三官所稱賞也。或修齋奉戒。功德積感。齊一其心。曰齋。止過閑。非曰戒。修則進修。而不已。奉則稟承。而不違。功者勤行。而見諸事業。德者體道。而自得於己。積之愈深。則可感神明。通天地矣。抱樸子曰。陰陽不積。則不足以感動神明也。或施散財寶。建立道堂。此謂立觀度人者。按業報目錄經曰。散施之法。一則內賊不起。二則外賊不生。內外安靜。眾禍消除。所以法有布施。破彼慳心。聖力冥通。隨力受報。然此猶涉於布施之相。若夫不住相。

之施。則不見能施之我。不見所施之物。不見受施之人。此其福德亦不可。以限量論矣。或救卹窮乏。濟度天人。所謂天人者。同稟於天。而為人者也。抱樸子云。立功為上。除過次之。以救人危。使免禍。護人疾病。令不枉死。為上功。是以上士處世。大慈平等。兼濟為德。積此殊因。即登善果。或為三師。建功充足。天官有名三師者。度師。籍師。經師也。謂為世三師。宣揚道妙。立功不已。至于充足。則天官書名矣。考算簿錄。三官相應。皆逆註種名。上下有別。毫分無遺。上章明。隨因證果。詮次差等。蜀註云。三元有三官。分為九官。總二十七府。百二十曹。左陽生官。右陰死官。左府青簿書有功者。右府黑簿書有罪者。若有罪中涉福。福中涉罪。不專於一曹也。所以嚴實其事。有三年之考者。有九年之考者。有二十四年之考者。其功曹與三府相應不差。方行秦刑。逆註種民之名。蓋無色界之上。有四種民天。乃洪災不到之所。天地再開。則為民種。故曰種民。逆註者。謂時未至。而先註也。如八素經云。得其道者。皆青官。逆註於未生之前是也。逆字。如易大傳。知來者逆之。逆又九幽之府。被東華青官。九龍符命。使拔九幽玉匱男女死魂。宿名有善。功德滿足。應受開度者。取三十二萬人。以充甲申驅除之後。開大有之民。上章明。遣枝宿善。充太平民。按九幽之府。即地官所治。乃拘治罪魂。

之所。今採擇及此。可見至仁之無外也。東華青宮。乃扶桑洞陽宮太乙救苦天尊之所治也。蓋緣甲申之劫。當行驅除。所以青宮頂下九龍符命。開九府之獄。揀擇其於玉匱中夙名有善功德之魂。恐其例歸驅除也。非惟拔之使免驅除。又將使之更生。為再開之劫。後聖太平之民也。紫文上經云。涉乎三災而不傷。又曰。必觀更生於太平。是矣。當此之時。生死交會。善惡分判。得過者真為樂哉。當劫會之期。生死善惡之類。從而分別。得度此劫者。豈不樂哉。正法經云。有得其文。與三悉齊真。經百六而無拘。履洪波而弗沈。將無羽而振翮。倚空霄而翔翔。奉迎聖君於上清宮。更受鍊於金門之精。皆此意也。然三官相切。文墨紛紜。龍門受會。烏母督仙。萬聖顯駕。晝夜無閑。功過平等。使生死無偏。此之昏闇。亦臣之憂矣。上章明應會料。別慮失平等。三官者。天地水三官也。相切者。謂互相督切也。文墨紛紜者。言其參校互考。生死善惡之籍。雜然其多也。龍門者。按水經。其地在河東皮氏。音縣。乃天下河源所會之地。是以甲申洪水將至。故先於此會諸水神。定以劫期。然後激為洪流。當是時也。萬惡絕種。鬼魔滅迹。八荒四極。萬不遺一。惟有善人種。民合免洪水者。即烏母督促飛仙之馭。迎上崑崙之墟。烏母乃水之候神也。五老禳大劫經云。九河受對。洪水激川。水母徘徊。

烏馬成群。萬聖顯駕者。正法經云。聖君顯駕於明霞之館。五老料簡於善惡之錄。則是檢察採訪。日夜不停。有功則舉之。有過則黜之。務在平等。恐諸司考校之誤。乃至生死之或徧也。此之昏闇。亦臣之憂矣者。雖在下而考校者有人。在上而監察者又有人。然猶恐善善者未彰。惡惡者未當。或有虧於公道。此實神王之所憂。蓋慎之至也。大期既切。觸事闕替。怕胡登切。常也。恐一旦受罹公門。謂大劫之期。既已迫切。而是事及仙曹之屬。皆未免欠闕。廢替。恐一旦受不及之譴於公門也。伏聞天尊造大慈之化。垂憐蒼生。開九天之奧。以濟兆民。明科有禁戒。非賤臣所可參聞。然大數有期。甲申垂終。運度促急。大法宜行。使有心者得於考筭之中。聞於法音。開示於視聽。勸化於未悟者也。緣茲上陳。懼觸天顏。願見哀愍。賜所未聞。上章乃開心自任。哀求法要。造設也。謂天尊設大慈之化。意在垂憐蒼生。當開出九天之秘奧。以濟兆民。神王欲請寶章。故先以此啓請天尊也。明科有禁戒。即經所謂四萬劫一行。及輕泄之戒是也。謂如禁戒。則非賤臣所可參聞。然災劫之期。既切。天尊慈憐衆生。必不忍闕大法。即生神章也。謂當出神章以行於世矣。有心。即有志於道而未聞大法者也。考筭者。三官考筭善惡也。謂神章既出。則庶使有志於道者。在於考筭善惡未分之際。

得聞法音。開示於視聽。勸化於未悟。皆可以度洪災而為種民矣。既以開示其視聽。又使勸化其未悟。神王憂世之心何如哉。古云。仙之求人。甚於人之求仙。信矣。願見哀憐。乃神王願天尊哀憐其憂勤。而賜以前所未聞之法也。詳觀始末。蓋神王總御生死。領括天仙。賞監七覺。遠覽遐方。又曰。方當乘機應會。履九太陽。洞理陰符。撫掌兆民。則是舉仙曹度種民之職。皆屬於神王矣。然世之善人少而惡人多。故仙曹之職不充。種民之數未及。皆神王之憂也。所以再拜直前。冒禁啓請。豈非思溺由已而獨以斯道自任也歟。自元始天尊時靜處至此。分九章於是。天尊撫几高抗。凝神遐想。仰誦洞章。嘯詠琳琅。良久忽然嘆曰。上範虛漠。理微太幽。道達重玄。冠神霄至極難言。妙亦難超。上章明天尊應機讚道將授。撫几高抗。凝神遐想。乃天尊欲答而未答之容也。仰誦洞章者。仰首而誦空洞之王章也。嘯詠琳琅者。和心宣暢而發之於聲。如美玉之韻。和而清徹也。如是玩味良久。復歎道法高妙。非可遽以一言而盡。是又欲使聽者了達聲塵。不逐語言教相也。上範虛漠者。範。法也。謂此章乃上法。而其本體則沖虛寂漠。大至於不可圖。如度人經所謂巍巍大範。德難可勝是也。理微太幽者。謂其理之微妙幽隱。精至於無倫也。道達重玄者。謂此道了達重玄而不滯

於有無也。冠神霄者。九霄以神霄為首。而玉章之炁。又為神霄之冠也。此蓋明本迹俱勝。理炁混融。體全用備。語默俱玄。實無形器聲臭之可即。此其理之至中至正。至妙至玄。不可以復加矣。故贊之曰。至極難言。妙亦難超也。子既司帝位。受任神王。飛天翼於瓊闕。四宰輔於明輪。遐矚極覽。領綜無窮。雍和萬化。撫料蒼生。自此一節及下文。皆元始獎諭申明其職。併以告戒神王之語。帝位。即金闕有四天帝謂之輔臣是也。謂子雖任神王之職。兩位則帝也。飛天翼於瓊闕者。言神王飛空御景。以翼贊於瓊闕也。大洞玉經註云。瓊闕乃太微之所館。天帝之玉宇也。四宰輔於明輪者。乃玉輔工宰四協侍宸。同佐輔於明輪。蓋是時俱在啓請之列也。明輪。按大洞玉經注。皇上四老真人。常乘明王之輪。則明輪即玉車也。遐矚極覽。領綜無窮者。乃總御生死。領括天仙。必遠覽遐方。使無遺佚也。又當調理萬化。使之雍和得所。又撫料蒼生。而簡其善惡。使之分毫無失。此皆神王之任也。明輪。又按七籤。三界寶錄云。崑崙山上。按九炁以為璇璣之輪。今大運啓期。三五告辰。百六應機。陽九激揚。洪泉鼓波。萬災厲天。四宮選舉。以充種民。二代昏亂。善惡宜分。子當勞心兆庶。疲於三官。興廢之際。事須開能。今以相委。其勉之焉。三五者。三元成。品經云。三元校戒。地下五獄與

一切神靈。同請三元宮中。齋請天地及兆民生死緣對宿根簿錄。上詣諸天。此亦告以劫會之辰也。又正法經云。大劫終。則九天數盡。六天運窮。運窮則炁激於三五。三五相乘。其數十五。此合九六數也。九老陽。六老陰。故下云陽九百六也。告辰。乃告極之時也。只按本文。則三元五劫之說亦通。互按他經。則九六之說為是。蜀註云。若以大衍之數考之。則十九年為一章。四章為一部。二十部為一紀。三紀為一元。每元四千五百六十年。數盡三元。是為一劫也。又梵元祖晨道君筆錄。天元運乘五劫。元洞以明祖炁。玉曆以紀天元。劫會五周。後歸其一。則所謂五劫者配五行。龍漢屬木。亦明屬火。上皇屬土。延康屬金。周皇屬水。今云大運啓期三五告辰者。乃大劫已啓定期。而三元五行之數皆告極於此時也。鳳臺曲素上經云。大劫有終運。運交二象。傾龍門斷天河。三五反相征。是也。百六應機。陽九激揚。洪泉鼓波。萬災厲天者。按靈寶天地運度經云。夫天厄謂之陽九。地厄謂之百六。正法經云。陰否則蝕。陽激則劫。陰陽蝕劫。則天地改易。則是百六應陰之極。陽九乃陽之窮。應機激揚。則洪泉鼓波。而萬災震天矣。四宮選舉以充種民者。四宮。如方諸青華之類。蜀注云。男則有童初有蕭聞焉。女則有易遷有含真焉。是為四宮。真誥亦載此名。此皆選仙之司。故宜選舉

其人。以充種民。天之名數也。然三代錄籍所載。善惡混淆。尚昏暗而未明。錯亂而未整。當此之時。善惡之籍。皆分判惟宜。庶可毫分無失矣。所以再三叮嚀戒於神王。謂此所關甚重。子當動心兆民。其疲勞又當過於三官。蓋任愈重而心愈勞也。興廢之際。事須聞能者。謂當切壞切興之時。其事所係者大。又須聞盡其能而為之。蓋少有纖毫自逸之心。則於事不能盡其力。皆為自欺也。今以相委汝其勉之。此至尊勸勵之辭也。寶書妙重。九天靈音。施於上聖。非鬼神所聞。明真有格。四萬劫一行。今冒禁相付。子秘之矣。慎勿輕傳。上章乃天尊讚許。勉勤戒祕。三寶大有金書。其理至妙。其禁至重。乃飛玄之炁。三會成音。九天之上。靈風鼓奏。自然音聲。故曰靈音。本施於上聖。非鬼神所可聞。又明真之格。尚未當行。故曰冒禁相付。宜其祝之以祕重。而勿輕傳矣。謂勿輕傳者。非祕而不傳。使必傳之於善人也。自於是天尊撫几至此。分二章。乃序分也。登命九天司馬。侍仙玉郎。開紫陽玉笈雲錦之囊。出九天生神王章。四輔列位。五老監真。太一命辰。玉帝唱盟。一依俯仰明真具典。南向長跪。以付飛天無極神王。上章乃言出命傳經。眾真具儀。法事既畢。諸天復位。上章言授經既畢。斂儀反寂。登命九天司馬。乃相成歛生也。及侍仙玉郎。乃典經之官。紫陽乃藏經之所也。玉

笈。以玉為笈筒也。雲錦乃盛經之囊。四輔列位。即四協侍宸。定高下而列其位也。五老監真。即玉清吳極元老。虛皇靈光始老。玄華寶天真老。露眇太靈祖老。婆鬱洪京仙老。總監眾真之數也。而中黃太一上帝。乃命以受經之。時辰也。九真明科中品云。不得不告盟而披寶文。所以高上玉帝則唱其受經之盟也。夫傳經之威儀品式。具載於明真之典。今皆一依其格也。蜀注云。三元宮中俯仰之格。總二千四百條。是也。南向者。乃授經者南向。而弟子北面也。長跪者。敬而授之也。傳經法事既畢。則諸天復其位矣。自登命九天司馬至此分二章。乃流通。分也。天尊重再也。告飛天神王。此九天之章。乃三洞飛玄之炁。三會成音。結成真文。混合百神。隱韻內名。故太一試觀。攝生十方。領會洞虛。啓誓丹青。此乃天尊復以前義告於神王。言此經尊祕者如此。故常令太一上帝試觀於人間。試之過。方啓誓而傳焉。試字或作戒觀。但金玄羽章經亦云。皆五老授圖。太一試觀。又玉清隱書云。帝君領括眾天。試觀十方。則試字為是矣。攝生十方。領會洞虛者。總攝生炁於十方。而使有心者俱得神領意會於洞虛之道。乃可授經也。洞乃通達。虛乃廓徹。言道體之靈通虛徹。為衆妙之會歸也。太一乃萬神之宗。而又主試觀之職。其道然也。夫如是。則心空境空。理寂事寂。能虛能寂。

萬理俱會。傳受之妙。孰過於斯。所以古者傳經。必先對齋。謂師已齋。弟子亦齋。故曰對齋。良由此也。苟或不然。則是緣心聽法。其法亦緣。無由悟入。是必如此。然後啓誓丹青。啓誓者。告盟也。丹青者。如諸科所載。飲丹水以代軟血。斷青絲以代割髮。是也。自無億劫因緣。宿名帝圖。不得參見。得晤篇目。九祖同仙。當採擇其人。應為仙者。七百年中。清齋千日。齋金繒帛也。誓心。依盟以傳。慎之則享祚。漏之則禍臻。享祚則福延九祖。德重山海。招禍則考流億劫。痛於毒湯。風刀相刑。可不慎之焉。謂此玉章。得之者必度世。故非有億劫功德。因緣名在圖錄者。不得參見。得見之者。則九祖同仙矣。如洞元大有妙經。青童君曰。凡有金骨玉髓。名參青宮。得有此文。秘而施行。與真同功。贖罪後難。宿結咸解。七玄之祖。於是而欣。已身升騰。上宴玉京也。當採擇其人。應為仙者。七百年中。清齋千日。齋金繒帛。誓心依盟。以傳。此又戒神王當擇如是之人。依如是之科。而後流傳此經也。夫流通大教。乃上聖之本心。而所以重其禁戒者。直為輕泄漏慢者設耳。前真不云乎。遇人不傳。秘天道。非人而傳。泄天寶。蓋非秘此道也。實難乎其入。故太霄琅書云。過賢便傳。不拘定數。是也。然則所謂億劫因緣者。何如耶。蓋經中所謂薦好三寶之類也。有此善行。則名入圖錄。乃兆受經之階也。所謂

七百年中者。應傳經之限期也。亦必清齋千日。又當齋金帛以為信。而後傳。如太上素靈大有玉篇云。七百年內有其人亦聽三傳。是也。其科云。齋上金三兩。紫紋百尺。青繒二十七尺。絲五兩。沉香一斤。丹一兩。詣師造齋。上誓九元北帝。太靈萬真。領仙玉司。以為盟信。誓約寶秘奉行靈文。不得輕泄。宣露神真。愆盟負科。殃及九祖。皆此意也。自三寶至諸天復位作六段。分二十八章。天尊重告至此一章。中寶秘重後出章也。

鬱單無量天生神章第一。此九章乃自然之文。一演開闢天地化生人物之元。二顯修真行道之事。三述料別善惡劫運再造之因。然實總論生神生身成真證聖之要。大藏疏云。鬱單乃大梵之音也。此天中人證果立位。功德無量。故以名天也。太極金書秘字云。此天精靈開陽之炁。主人泥丸宮上真內神帝真胞命元。元一黃演之炁帝者。以其主宰而言。真者。以其純粹無雜也。大洞三天君列紀云。帝真名始明精字元陽昌。九炁分化。皆從帝真之命。是以九章皆以帝真為宗。在人身乃命門下。黃庭元王總主炁命。為人生身中之本也。胞者。太虛有神。總御元炁。凝而為胞。生於真土。古人云。此生一月為胞。乾道成男。則陰包於陽。坤道成女。則陽包於陰。此胞之義也。命者。天命流行付與萬物者也。元者。萬物之所以資始資生之

本也。元一黃演者。炁之名。諸本多脫元字。蜀本浙東本皆有元字。今從之。夫元者。天理之方行。一者。妙炁之初分。黃者。純靜中和之義。演者。流行宣通之意。蓋此天帝真。主宰是炁而為人胞命之元也。人之命門。乃在黃庭之際。故其炁黃演。其神桃康。人生之初皆稟此炁。九天司馬又誦此章而感天同胞也。學士謂而行之。則命元不衰。神生靈矣。自此以下三天無量壽天須延。皆始炁所生。混合空洞炁。飛爽浮幽寥。延康無期劫。眇眇離本條。苦魂沈九夜。乘晨希陽翹。消魔守一品。一日始無也。二日元洞也。三日元空也。蓋三元之祖。炁為萬品之生根。今混合而疑於命門。則飛遊之魂。爽自浮而升於幽冥寂寞之中矣。延康者。壞劫之名。杳然無期限之可數。爽魂既淪於其中。則眇茫幽遠。離其本生之條矣。冥冥之中。即九夜也。然沈之既久。則復陽遷善之心油然而生。所以欲乘其晨光。而翹心希慕於陽景矣。大有通玄戶。鬱單降晨霄。黃雲凝靈府。陰陽炁象交。胞元結長命。惡根應平聲當也。化消大有。玉清宮名也。此雖高超物表。然實為生物之元。玄戶。乃始生胞元之通路。蓋此天之炁。自大有而下通玄戶也。於是鬱單之炁。自晨霄日而月降命于胞元也。黃雲。即黃炁也。陽精經云。採黃炁於鬱單。是也。結胞之所。乃神靈之會府。蓋天炁既降。地炁即騰。陰陽妙合。

悉象交合。鬱為黃雲。凝於靈府也。原夫乾坤交媾於亥位。一陽姤娠於壬子。胞元始結。腎命先具。此形生神。善意滋長。悉命綿綿而長存。則宿業惡根落滅而化消矣。若修真之法。則大洞經云。胞囊玉清。胎結開明。七祖返胎。我命長生。是也。而大有乃泥丸之宮。晨宵乃六合之景。兩日幽寥即玄冥之下。延康則戊亥之時。乘晨希陽。即一陽方萌之候也。桃康合精延。二帝秀玉飄。灌溉胞命門。精練神不彫。桃康者。桃君孩道。康乃命門之神。一名胞根。字合精延。大丹隱書云。桃康攝稟。悉之命。故此始之時。則造化胞元。成人之後。則守人臍下。二帝者。帝真與桃君也。秀玉飄者。謂純和而秀潔也。洞經云。森瓊林之柯於命門。亦此意也。故玉飄大藏。疏作玉標。是也。命門乃胞根所繫之地。惟生生之理發源於此。故二帝時。時運生悉以灌溉其根。精練其神。使胞元不至於彫枯也。修真之士言之。則黃庭經云。溉養靈根不復枯。閉塞命門保玉都。是也。九天命靈章。生神神自超。元君遏死路。司馬誦洞謠。一唱萬真和。九徧諸天朝。稽首恭切年。慶此榮舊苗。此生意益滋。於是九天即下靈章以生神。則其神自然超越也。元君者。疏云。即三素元君也。蓋胎元既成。則元君為之遏絕其死悉之路。司馬。即總仙大司馬。洞謠。即靈章也。蓋天道貴生。故司馬一唱於此。而萬真皆和於彼。

此感應之妙也。至於九徧。則諸天皆下臨而朝會稽首。恭讚其切年已過。再遇太平之運。而慶此舊苗之復榮也。惟性根人所同有。以其歷劫而不壞。故得返生。則云榮舊苗也。或者疑此章方第一。而遽有九徧諸天朝之句。後第二章胎元方具。便曰九徧成人功。乃至他章。皆有此類。以為意義有躐等者。殊不知元悉方聚。生意既萌。則四肢百體盡在其中。譬諸草木。其萌蘖之初。枝葉已具。但以次開張爾。故一天之悉。則必有九轉之功。一章之中。各具始生終成之義。誦章之數。亦須逐章各周九徧。修真之士。不可不識也。

上上禪善無量壽天生神章第二。疏云。上上者。上之又上也。禪善者。大梵音也。地上曰定善也。秘字云。此天魂精陽明之悉。主人明堂中真內神帝真胎命元。洞冥紫戶之悉。帝真命元義見前。人生二月為胎。形兆胚也。洞者通也。謂此悉能通冥昧而實原於紫戶。紫戶在天九宮之內。在人兩眉間。高一寸。卻入三分。右為紫戶。謂居上元而實為胎根之主。而元於洞冥之悉。無量結紫戶。悉尊天中王。開度飛玄爽。凝化輪空洞。故根離昔愛緣。本思舊宗。幽夜淪遐劫。對盡大運通。蓋言無量天結紫戶之悉。為人胎命之元。而此悉之神至尊。為天中王也。人既生矣。此悉息於命門。綿綿長存。

如國有君。實為一身之主也。且夫往來屈伸。原於一炁。故開度飛玄之矣。以更生。則凝妙化之精。運空洞之炁。而復造胎元也。然愛乃輪迴之根本。先當淨盡。是以故根落滅。昔愛脫離。推緣其本。而思復其固有之宗矣。所謂幽夜淪遐。劫對盡大運通。蓋自昔淪於幽夜。遐遠劫中。今方得愛累已消。報對淨盡。復還生道。而遇此大運之亨通也。還劫。即延康劫也。延康以劫言之。則壞劫也。以日言之。則夜也。以人言之。則死也。帝真始明精。號曰字元陽。櫻兒伯史原。結胎守黃房。斬根斷死戶。照願養櫻童。三天君列紀云。命門下一黃庭元王始明精。字元陽昌。一名櫻兒胎。一名伯史原。又云。車軸下戶是死炁之門。黃庭元王嚴固守之。使百血結凝。神炁不散。拔出地戶。超度八難也。太一玉錄云。太一胞胎之精。變化之主。故能結胎成形。於黃房之中。黃房。即北形之所也。伯史原。或作伯史華。誤也。蓋史伯華。乃上一赤子。玄凝天治在泥丸。今云結胎守黃房。則非其所矣。且黃房者。乃陰陽之樞機。生死之關鍵。生殺之機。間不容髮。以其位言之。自是而下。則泉曲府也。升乎上。則為陽明。生之道也。趨乎下。則為幽陰。死之道也。度人經云。北都泉曲府。中有萬鬼群。但欲逼人。弄斷絕人命門。是也。若非生神之道。有以斬伐其邪根。斷塞其死戶。則烏能使神炁照願。而能養櫻童也。

哉禪善導靈炁。玄哺飛天芳。華景秀玉質。精練自成容。務玄育上生。羅列備明堂。此禪善天帝又推導以靈妙之炁。玄哺以飛天之芳。玄哺。蓋然養之也。如大洞唯一。哺養百神之類。飛天芳。乃太和之炁。道之英華也。靈炁既導。玄哺益滋。則神炁生而玉質漸秀。精練久而容貌自成。此皆胎中之變化自然也。列紀云。胎中一元白炁君。名務玄子。字育上生。從泥丸中入。下布五藏之上。故能混合衆神。而羅列備具於明堂之間也。或云此章胎命方具。體未完備。明堂安在。殊不知一元之炁。纒兆百骸之理。已具矣。待次第而後有焉。况此多述修真生神解結之旨。又豈必專言初生之時事哉。太虛感靈會。命我生神章。一唱動九玄。二誦天地通。混合自相和。九徧成人功。大聖慶元吉。散華禮太空。諸天並歡悅。一切稽首恭。太虛有神。應感莫測。務玄既與衆神備列於明堂。則太虛中萬靈自來會集。乃命以生神章也。玄者。天之色也。一唱動九玄。即誦之一過。聲聞九天也。二誦天地通。即誦之二過。天地設恭也。蓋天地相通。陰陽混合。交通成和。則萬物生焉。三才具焉。至於九徧。然後成人之功用備矣。當是時也。天命流行。付與萬物。初受以生。渾然天理。惟善與吉而已。所以諸天大聖。莫不稱慶其元吉。而且散華設禮於太空之中。蓋故重生道故也。夫萬象憑虛生。感化各

以類。惟人能致虛之極。則神自靈妙。所謂虛室生白。神明自來。學者當自得之。

梵監須延天生神章第三疏云。梵者。高舉之名。監者。照見之義。須延者。大梵之音也。又明義云。示以高舉。須修延年。祕字云。此天魂精始陽之炁。主上丹田。下具內神帝真魂命元。長靈明仙之炁。帝真命元。義見前。三月為魂。故以魂言。長靈明仙。乃炁之名。疏云。此炁延長而神靈也。仙為陽明。故曰明仙也。須延總三雲。玄元始炁分落落大梵布華京翠玉尊三雲。即三炁也。青黃白三炁謂之三素雲。夫玄元始之炁分為九天。自鬱單等三天。乃始炁所生。覺術等三天。乃元炁所生。梵輔等三天。乃玄炁所生。須延天乃上三天之終。始炁既足。元炁玄炁皆從此分而下。故曰須延總三雲。玄元始炁分也。落落乃廣大之貌。三炁既分。則諸天各有景域。而萬範列布於太虛之中也。玉京山。一名華京也。翠玉者。生炁光華之色也。言此山最為諸天之尊。乃總炁上元之所。其在人則泥丸宮也。明梵飛玄景。開度長夜魂遊爽赴期歸炁炁返故根。且夫人之受生。必本於梵炁。明梵謂梵炁之光明也。此炁原於飛玄之景。而下開度長夜之魂也。飛玄。即三洞飛玄之炁是也。此則萬神萬炁之所宗。故能使遊蕩魂爽剋期赴於生所。如返

故都。故曰歸也。從此炁炁歸根。生意滋矣。所謂返故根者。猶禁舊苗之意。太帝號陽堂。字曰八靈君。九關綠迴道。胎炁生上元。陵梵度命籍。太一輔精延。泥丸敷帝席。三部八景分。魂生攝遊炁。九轉自成仙。太帝精魂。名陽堂玉。字八靈。九關魂名。綠迴道。字絕冥。或言此諸神皆總胎炁於上元官也。帝君名。逢凌梵。字履昌靈。守人紫戶內宮。司人年命。故大洞帝君。呪曰。帝君度符籍。正炁召萬神是也。太一尊神名。務猷收。桃君字。合精延。蓋桃君乃攝始炁之命。而太一為一炁之先。所以至此則相轉而生魂也。注九九官。皆帝君出入宴息之所。故帝席既敷。布於其間。則三部八景之神。自然各分其官位矣。且夫神炁。母子也。故魂之攝炁。猶母召子。翕然從之。及功至於九轉。則仙道成矣。琅琅九天音。玉章生萬神。三徧列正位。炁參八辰門。玄關遏死戶。靈鎮津液源。應會感靈數。明道潛迴輪。慶此櫻兒蛻。稽首讚洞文。此誦詠九天王章之音。琅琅和而清也。蓋是道之妙用。不外乎一炁之化育。而未嘗倚乎一炁者也。生神玉章。妙炁所結。神能攝炁。炁能留神。今誦此章。則炁聚而神有所寓。故曰生萬神也。玄經云。三生萬物。是以三徧則萬神列位矣。八辰者。疏曰。按妙真經云。辰戌丑未子午卯酉。謂之八辰。配合八卦以應人天。罪福之門。度人經云。上開八門。飛天法輪。

而逆取於身。則首官是也。謂之參。乃炁交合於八門也。玄關者。工丹田也。真誥云。守閉玄關。內存九真。三炁運液。灌溉丹田。皆此意也。蓋玄關既守。則死尸過塞。靈即其中所主之神也。神既安鎮於此關。則玄泉自通。故為津液之源也。當此之時。內與冥會相應。靈數相感。大道乃明。輪迴之機。於是潛息。靈數。謂得當生之數也。修真之士。欲成聖胎。潛斷輪迴。尤當以明道為先。按靈寶度人永斷輪迴妙經云。欲免生死。不入流浪。先當無心。若無妄心。即無三業。衆生迷妄。指識為心。分別有無。計度生死。心本妄名。以妄取名。心即虛幻。覺了能知。本是道元。何關心事。認心着境。即住生死。若無妄心。不住生死。即永斷輪迴。乃至諸大天仙。高真帝王。以無妄心。證位聖真。自然得道。如是則聖胎就而仙道成矣。故慶此櫻兒之蛻。讀此洞章之功也。

寂然梵術天生神章第四疏云。寂然者。無聲也。梵術者。大梵之音也。又梵乃容受。術乃通達也。以其體之寂然靜一。而量則無所不容。理則可以通行。謂能體此道。則居此天也。祕字云。此天。堯精太陽之炁。主人洞陽宮上真內神帝真魄命元。陽尸冥演由之炁。人生四月為魄。故以魄言。陽尸冥演由。乃炁之名。疏云。陽與蕩同。謂此炁能蕩尸魄之冥昧也。演。敷布也。由。

洞。通也。謂能敷布潛通於魄尸也。大抵天號炁名。亦難拘其實義。自此以下三天。皆自元炁而生。寂然無色宗。梵術抗大羅。靈化四景分。萬條翠朱霞。此寂然梵術天。乃獨在大羅三天之下。無色界四天之上。為無色之宗。而直與大羅相抗接也。其元炁既生此天之後。又分靈散景以生無色界四天。故曰靈化四景分也。其天之境。七寶壽林。萬條翡翠。森然列於朱霞之中。此皆言天中之景象也。遊魄不顧反。一逝洞群魔。神公攝遊炁。飄飄練素華。此言魄乃陰屬。喜人之死。黃庭經云。魂欲上天。魄入泉。是也。所以大洞有制魄之法焉。疏云。遊魄所以沈淪不知顧反者。由失其道。故一逝同於群魔而不反。於是神公乃總攝其遊散之炁。則魄神受制而練其素華矣。神公。則玉清大道經生魄育魄魄云。中有玉真。號曰神公。是也。魄藏於肺屬金。其色白。而又主炁。故欲練其炁。使生華也。榮秀椿劫期。乘運應靈圖。空洞生神草。瓊音逸九霄。一唱萬真會。騫奕合成家。夫萬物滋榮。一炁而已。今既攝練其炁。則本固末茂。其榮秀可等靈椿之劫期也。真誥紫微夫人歌云。宴盼廣寒宮。萬椿愈童嬰。惟如是。則乘此運會。而名應玄圖。乃至脫胎神化。莫不由茲而致。然儻非生神玉章。則曷能有此效哉。故曰空洞生神章。瓊音逸九霄也。謂逸響於九霄之上。九霄者。疏云。九天之朝。炁。

也。此蓋聲和而天地斯應。故一唱之餘。萬真會集。皆自然而然者也。所以能使遊翫之爽。歸而與魂相合。安然不離其所也。家謂所居之地也。九轉景靈備。鬱鬱曜玉葩。兜術開大有。一慶享祚多。上聖迴帝駕。櫻兒歎以歌。不勝良晨會。一切稽首和。且玉章乃九炁之祖。若人受生。九炁圓備。方可成人。修真之士。九轉功就。乃得神仙。是以此纔四章而已。有九轉之語。蓋語一炁既兆。必足其數。然後為成功也。景靈備者。疏云。景靈乃八景眾靈皆全備也。鬱鬱者。茂盛貌。曜者。光明也。謂經九轉。則肺炁乃足。鬱然繁發於玉葩矣。玉葩。乃肺之英華也。兜術。天帝。乃肺魄之主。於是上開大有之光。以降于人。蓋大有之官。在玉京之兆。應人泥丸也。一慶享祚多者。謂一獲生成之慶。則享福於無量也。夫天地之大德曰生。所以諸天上聖莫不傾光迴駕而下臨。嬰兒乃歎然而歌。則聲全而神具矣。故九天稱慶。不勝喜讚其良辰之會。而一切神靈亦莫不致恭而讚和矣。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九百五十四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九百五十五

九真

神 生神章二

波羅尼密不驕樂天生神章第五。疏云。波羅尼密。大梵之音也。於此音則是度彼也。不驕樂。言此天之人能度於彼。不驕而樂也。未道充於己。而善可及人。則可樂矣。然故肆驕矜之心。亦易以生。此天理人欲。聞不容髮。今能不驕而樂者。蓋有德以將之也。人有是德。則度五濁而入此天矣。祕字云。此天魂精上陽之炁。主絳宮中真內神帝真。藏府命元。五仙中靈之炁。五月五歲乃具。應真土之數。合正中之位。總括陰陽。包羅四象。故五仙中靈之炁。乃藏府之命元也。翻翻五帝駕。飄飄玄上門。遊步黃華野。迴靈驕樂端。採集飛空景。舊爽多不存。翻翻飄飄。皆飛揚之貌也。言五方五帝之車駕。皆飄飄然自玄上之門而下。遊步於黃華之野也。疏云。玄上門。乃玄都之門也。黃華之精。注於東井。則東井之分。謂之黃華野。若以人身準之。乃脾部也。故黃庭經云。靈臺鬱雷望黃野。三寸異室有上下。是也。蓋神遊於此。則可以迴眾靈於驕樂天之上。且又採集於飛空之中。以承其昔者。

不能自存之魂。使皆斂聚而復元也。下文大微無英。皆所以召之也。太微迴黃旗。無英命靈。播召長夜府。開度受生魂。公子輔黃寧。總錄具形。神太微小童子。景精字會元子。故王清玉呪曰。太微小童。常在帝前。其名景精。其姓曰子。合形太一。被服朱丹。五符命籍。捧持玉案。是太微為五符之主。故迴黃旗所以召諸神也。黃者土之色。土居中央。籠罩四方。故曰迴黃也。無英公子。玄元叔。字合符子。上皇玉虛道君經云。太一務命根。公子召合符符。即五符也。蓋主之者太微。召而合之者無英。播以召命之。旗以號令之也。用此以攝召長夜之府。開度合生之魂。公子即無英也。精血三真名元生君。字黃靈玄。惟公子用肝之神主血。故輔佐精血三真。總攝收錄其魂。使之備具形神也。且夫中理五炁。混合百神。孰過於中靈之炁哉。王章洞幽虛。五轉天地分。炁練元藏府。紫戶自生僊。數周衆真會。啓陽應感繁。玉女灌五香。聖母慶萬年。三界並歡樂。稽首禮天尊。夫生神王章之理。洞貫幽虛。故生於五轉。則天地之數分矣。蓋未分之前。混然一炁。至五轉則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行之生數足矣。人之受生。亦必至此。然後五藏具而參天兩地之數分矣。今既能練其炁於元藏府。則紫戶之仙自生矣。數周衆真會者。謂數周於九轉。則造化全備。必致衆真之齊會。

也。啓陽應感繁者。陽乃生之屬。明之類也。啓陽者。即初生之時。開明之始也。當是之時。感應天神地祇之臨。不勝其多也。故玉女則以五香而灌濯。聖母則慶萬年之幸會。即衛房聖母是也。至於三界並歡樂。稽首禮天尊者。是歸生成之德於至尊也。

洞元化應聲。天生神章第六。疏云。洞通也。謂其三元相通也。化應聲者。謂此天之魔。變化飛空。應人所欲。為種種色。作種種音。以試學者。若試之不感。即保舉出三界矣。明義云。勸修真戒。今不惑亂。故顯此天。應宣五德。祕字云。此天。龜精元陽之炁。主中丹田。下真內神。帝真靈府。命元。高真沖融之炁。疏云。衆真集會之所。故曰靈府也。高真者。以理而言。沖融者。以炁而言。謂其理超乎色象之表。純乎真而無妄。而其炁則沖融。乃萬物資之以生。而後其靈有所寓。故為靈府。命元也。應聲無色界。霄映冠十方。迴化輪無影。冥期趣道場。靈駕不待轡。朗然生神章。首註云。九天在三清之下。三界之上。則化應聲天。又在無色界天之上。今云應聲無色界者。言此天無色相。亦無界分。非三界之無色界也。而霄映之光。洞朗諸天。迴冠於十方也。影。即景也。輪。即運轉也。上云無色界。此又云無影。則絕無髣髴可觀者矣。謂此天雖獨冠十方之上。而其帝真天人。斡旋大化於無景之中。常應

冥會之期以趣於道場也。道場即衆真共會之所。謂分靈降炁而合諸天
以生神也。趣字如易繫辭變通者趣時之義。靈駕不待嚮朗然生神章者
其天人尚無色影可觀。豈復待嚮而後駕哉。然雖無色可觀。而是天之神
章自朗然成音可聞也。空洞諒無崖。玄爽亦為彊。練胎返本初。長乘飛玄
梁。斬畜喪天真。散思候履常。斬伐胞樹滯。心遊超上京。空洞即炁也。既非
即有。亦非即無。故云諒無崖也。疏云無崖際也。謂此空洞之炁雖無崖際
之可窮。而飛玄之爽亦因之以為彊。彊為生意之感也。於是練其胎元以
復其本初。常乘飛玄之炁以為津梁而度死戶也。乘字世本多作乘。惟浙
東本作乘。今從之。斬永也。畜養也。候伺也。履蹈也。生神之道。直以自然為
宗。若有心於斬畜。則是反喪失其天真。惟散思不慮而伺其自蹈於天理
之常。則斯能去其胞樹之滯。而心遊自超於上京矣。心遊正如南華經心
有天游之意。上京乃玉京之上。謂與三元合德也。願會既玄玄。悟我理兼
忘。介福九天端。交禮地辰良。混化歸元一。高結元始王。稽首僑靈運。長謝
囂塵張願會。謂夙願契會也。既盡也。玄玄之又玄也。謂於此時得契夙
願盡重玄之理也。必盡達玄玄之理。乃為真悟。既悟則我理兼忘。謂忘其
能悟之我兼忘所悟之理也。既契此道。則天地合德而交敬。故曰介福九

天端交禮地辰良也。夫如是。則混妙化而歸元一。上與元始王為一體矣。
稽首僑靈運者。疏云僑匹也。靈運者神靈冥期之運也。既僑靈運。則與天
為一。所以逍遙於三界之外。夫豈塵囂之所能累哉。

靈化梵輔天生神章第七。疏云此天人神靈變化。輔梵炁以成化也。秘字
云。此天精魂正陽之炁。主元谷宮上真內神帝真元府命元高僊洞笈之
炁。即元神也。元神所舍之宮。虛而有容。故曰洞笈也。神與炁會。修之可
為上仙。故曰高仙洞笈之炁也。自此下三天。皆自玄炁而生。玄會統無崖。
混炁歸梵輔。務猷運靈化。潛推無寒暑。乘數構貞條。振袂拂輕羽。此天乃
言炁所生。故玄炁冥會。而所統者渺無崖際。妙混此炁歸於梵輔。天也。此
玄歸本以崇體。然後運化以顯用。而其炁中有神為之主宰者。乃太一尊
神號務猷收。在人身則守人泥丸後戶。為生成之本。翰運此靈化天之炁
以成妙造。莫非太一之功也。故使靈化之炁潛推而自無寒暑之變。所謂
寒暑者。南華經云其熱焦火。其寒凝冰。有一於此。則中和之生意乘矣。聖
胎凡胎。其義一也。惟推運而不失其和。則乘數而構合貞圓之條矣。貞條
猶本條之類。蓋氣聚而神凝。根深而蒂固。則必有高舉之效。故曰振袂拂
輕羽也。瓊房有妙韻。沉登高神所。圓輪無停映。真仙參列序。上上霄衢邈

洞元深萬巨。秀葉翳翠霞。停蔭清冷渚。瓊房在九天之上。如真誥載太虛元君云。上寢房流行玉清。是也。妙韻。乃自然之音也。謂瓊房乃高神遊宴

之所。汎登者。如水之汎溢。其積力久。自然而至。非一毫人力之所能加也。圓輪者。天中自然之日月也。光彩相映。不曾停息。而真仙森然列序於其

中也。仰觀其工。則有高虛清明天之霄衢寥邈。俯瞰其下。則有洞元化應聲天之深逸。巨萬於中景象。則有秀葉翳空鬱如翠霞之色。以停蔭於清

冷之渚。八素陽歌有云。我起騰羽蓋。徘徊清冷渚。此皆言瓊房之景象。而寓其仰觀俯察之妙也。若修真之士。以人身言之。則金房玉室。無聲之中

獨聞和焉。黃庭經云。內次日月列宿陳。七曜九元冠生門。度人經云。金真朗郁。流響雲營。玉音礪炁。靈風聚烟。紫虛鬱秀。輔翼萬仙。千和萬合。自然

成真是也。故洞神經以肝為清冷之府也。邀翫怡五神。繫想彌明侶。五難緣理去。沖心自怡處。疏云。邀翫者遊宴之意也。怡者悅樂也。五神。則五炁

中之主宰者也。繫想者。累之多也。彌明侶者。疏云。彌命明德之儔侶也。故此繫想既消。則五難亦緣此理而去矣。所謂以理通諸得。是也。五難者。一

除色累難。二絕愛累難。三斷貪累難。四息華競難。五無身累難。惟此難去者既去。然後可以飛度五戶名入太玄矣。故真誥云。內累既消。魂魄亦柔。

守之不倦。積之勿休。五難既遣。封伯作侯。是也。故學道非難。息心為難。心法雙融。脫然無染。則沖和之心。怡怡然。以道自處矣。此章乃七過之功。孔

竅開聰。蓋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所感之門。在乎七竅。七竅之主。在乎一心。恐繫想之或邪。則向之開聰者。或為之所蔽。故必至

於沖心自怡處。然然後可以成七轉之功也。爽魂隨本根。疊疊音尾釋文。勉勉之意。空中佇。七誦重關。開豁滯非神武。運通由中發。高唱稽首舉。矣

魂。乃魂精魄靈之蕩散者也。隨本根。則是返本還元。歸根復命而不離也。夫如是。則混合為一。虛徹靈通。卓然而不倚。故能疊疊然獨立於空中也。

七誦重關。開者。是七過而孔竅開聰也。豁滯非神武者。生神王章自然之功用。豁除疑滯。乃非神之神。不武之武。一一天真。一一明妙。纖毫人力之

私無與焉。蓋有不期然而然者也。故運會之通。非由外得。是以歌詠而稽首高舉矣。

高虛清明天生神章第八。明義云。此天示以虛玄高遠。清明洞耀。瑩鑿形軀。降炁三元。生人三官。內為五藏。九府華蓋。上應金華宮。號高虛清明天

也。此天中人業行高遠。見地虛明。上生重霄。超出三界。上進仙品。升解脫

門。祕字云。此天精魂通陽之炁。主陰極宮中真內神帝真華府命元真靈

也。

化凝之炁。疏云。前章孔竅開聰。此明華府總三部八景神也。真者以其理之真實無妄也。靈者以其炁之靈妙不滯也。蓋理炁混融。妙化凝合。所以周流古今。長靈長存。雖其用之變化莫測。而其體則無為凝寂也。清明重霄上。合期慶雲際。玉章散沖心。孤景要靈會。言此天在乎重霄之上。合期慶雲際者。謂契合玄期而共會於慶雲之際也。孤景者。理融景淨。孤悄而不與物為對也。惟前章既言沖心自怡處。是又恐滯於一所而不能化。故此乃以玉章而散適其沖心。則能所兼忘。脫然獨化。而神靈自然會悟。蓋當體即道矣。煥落景霞布。神衿靡不邁。玉條流逸響。從容虛妙話。此一節皆紀真中之景象。得妙悟之旨。則觸境見心。物物如理。蓋其樂非在外也。煥落景霞布者。天人讚其華景敷布之異也。疏云。煥者明也。落者落落然也。景霞者。瑞霞也。神衿者。心也。靡不邁者。無不歷也。蓋言此心洞觀無窮也。玉條流逸響者。疏云。騫木之條。靈風鼓奏。其音流逸。有如從容虛妙之論也。靈音振空洞。九玄離幽裔。感爽無凝滯。去留如解帶。明識生神章。高遊無終敗。靈音振空洞之妙。則九玄之魂莫不脫離於幽夜矣。蓋功用至此。則九祖升度。感爽無凝滯者。自利而利他也。爽。世本多作賞。蓋以音相似而誤也。蜀本浙東本皆作爽。今從之。萬光懺云。真靈靜定。即得彼魂。獲

感感化。感如影響。此言靜定中感應之妙也。蓋彼飛爽。感悟此道。無復凝滯。則其去來自由。如解衣帶。言其易也。明識生神章。高遊無終敗者。謂了悟生神之道。則知自己元神與道為一。故高遊物表。而終無敗壞之期也。夫如是。則陽九百六之灾。豈能及乎。玄景曜雲衢。跡超神方外。應感無方圓。聊以運四大。研心稽首誦。眾聖共稱快。玄景者。謂玄華之景色。騰曜於雲衢。則是徹上徹下。莫不洞明也。跡超神方外者。疏云。超乎天地四方之外也。蓋論此天。本跡至高。迥超物表。然神無方體。何所不在。豈定跡之所能拘哉。故應物不測而妙本常寂。感圓應圓而不滯於圓。感方應方而不局於方。故云應感無方圓也。四大者。疏云。地水火風也。謂四大和合以成此身。而生神之道。則妙乎萬物。雖復運化四大。而非四大之所能留礙。然亦不可離此四大。以馳心空妙。而外此別求。故云聊以運四大也。研心稽首誦。眾聖共稱快者。謂精研此理於心。而敬誦之。於是八過之功用已至。則上而諸聖。下而已躬。莫不同乎一道。所以皆樂而慶仙道之成。故曰眾聖共稱快也。無想無結無愛。天生神章第九。疏云。此天無復五慾之想。已斷胞胎之結。永無存形之愛。故舉其勝德。以為名也。祕字云。此天精魂萌陽之炁。主丹

田宮下真內神。夫處位乎上而生神於下。乃反復道也。帝真神府命元。自然玄照之炁。若淵稽諸本。皆作嶽府。惟所南鄭公論議。則作神府。其義尤長。實為當也。今宜從之。此言陽明充實。光照無極。乃自然之成功也。故云自然玄照之炁也。無結固無情。玄玄虛中澄。輪化無方序。數來亦叵乘。人生胞胎之中。因血炁而有結。此結不解。生道不昌。兼以人神本靜。而情擾之情者。性之動也。動失其正。外着於物。乃成結滯。南華經云。物有以結之。是也。所以隨業輪轉。感果無停。故修道之士。必練情以合性。情忘結解。乃可證妙三元。直造玄玄之域。則中虛而澄寂無為也。輪運轉也。謂玄寂無為。運化自然。無方可揆。無序可倫。則豈能乘之以數哉。巨者不可也。乘者。謂以算數相乘也。南華經云。樞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亦此意也。誰云無色平。我我多丘陵。冥心縱一往。高期清神徵。良遇非年歲。劫數安可稱。自粗觀精。即無色為無物矣。以道觀道。則至無之中。妙有存焉。無色。即無色界天也。無色界天之上。方是種民天。種民天之上。乃大羅道境也。此章言功成德備。神登上境之事。若曰誰云無色之上。坦然而無有乎。實我我多丘陵也。鬱羅蕭臺。玉山上京。三華離便。大有妙處。皆在玉清之境。乃三清上帝宴居之所也。其在人身。則眼之上為無色界。而泥丸乃玉京山也。

故冥心合道者。騰任一往。超三界而入玉京。乃所謂冥心縱一往。高期可以清神而任微召也。獲此良遇。永證無為。是與三元合德。九炁齊并。不終不始。無死無生。既非年歲之可紀。又何劫數之足稱哉。徵字一本作徵。即澄徹之義。浮奕緣故條。返胎自有恒。靈感洞太虛。飛步霄上水。津趣七箇切釋。遠也。鼓萬流。潛凝真神登。無愛固無憂。高觀稽首昇。晉注云。經自初章胞元結長命。至于二章斬根斷死尸。三章魂生攝遊炁。四章神公攝遊炁。五章炁練元。歲府。六章斬伐胞樹滯。至此五歲六府既具。則七章已後方無作用之語。愚謂此章論胞胎。則神全炁足之時也。論修真。則道全德備之時也。故其言皆踐形肖德者之事。若前章或有及已成之意者。乃見因知果。此章尚及浮奕之語者。乃見果知因也。故每章亦皆互有此意。今云浮奕緣故條。蓋使輕浮之奕。猶本歸根。盡復其固有之常也。夫如是。則炁與九天而齊一。神感太虛而洞徹。故能飛步於霄上之境矣。故曰靈感洞太虛。飛步霄上水也。水者。結凝而成。有體而無質。有堅定潔白之象也。津趣鼓萬流。潛凝真神登者。津乃天津河漢也。萬流。言分派不一也。謂天津疾流。飛鼓萬派。非滯形者之所能至。必潛凝真神。然後能登。故紫微夫人云。玄波振滄濤。洪津鼓萬流。駕景眇玉虛。思與佳人遊。亦此意也。或云

霄上冰。乃腦也。炁蒸于上。乃成津以流潤于下。而神則復升于上境也。蜀
註云。學此道者。必自無愛無憂為本。南極夫人云。從愛生憂。從憂生畏。無
愛則無憂。無憂則無畏也。蓋得此道者。高超象外。三界獨步。否則沒溺生
死。沈滯愛河。又奚足以生神之道哉。今日高觀稽首昇者。乃一切無染。故
能凌高絕觀。稽首而上昇矣。按生神寶章。即元始天王命九天司馬侍仙
玉郎開紫陽玉笈雲錦之囊。所出九天之章也。於本經中讚之。有曰元始
禁書。曰洞章。曰真文。曰寶章者。皆指此章無疑矣。何乃於本章之中。又有
讚章之語。如司馬誦洞謠。玉章生萬神。瓊音逸九霞。玉章洞幽虛。朗然生
神章。玉章散沖心。明識生神章。如斯之類。未知又果指何者為神章。瓊音
洞謠哉。無乃示人以章外之旨。使因此以求其在我自然之章。默識而自
得之歟。則所謂天地之尊萬物之根者。信非文字之所能載。章乎章乎。口
誦云乎哉。太極真人頌二首。詠云。太極真人。即元甫也。歌德曰。頌此讚出
三界之功。頌彼行人之德。以授仙公。或云此指徐來勒也。真誥云。霍山中
有學道者王元甫。受太極真人青餛飯法。七籤上清經述云。西梁子乃受
餛飯方者。及王總真與安度明。又鐫京杜沖並號太極真人。則古仙任此
職者非一。今疏中獨云元甫。又不著姓氏。未詳姑闕之。大道雖無心。可以

有情求。疏云。至寂無言。應感有說。因情可以至無情。因心可以會無心。此
蓋謂道乃萬化之本原。至於生育天地。運行日月。亦其自爾。初何心哉。人
若求之。但至於無私心。則即心是道矣。今所謂可以有情求者。乃學者立
求道之志也。夫學之之道。必先致知。然後學以求至聖人之域。故曰有情
求也。佇駕空洞中。迴盼翳滄流。淨明三界外。蕭蕭玉京遊。自無玄挺運。誰
能悟冥趣。音取落落天漢澄。俯仰即虛柔。七玄散幽夜。返胎順沉浮。冥期
苟潛凝。陽九無虞憂。空洞即三炁。乃三清之境也。謂佇駕於此。回視下方
昏雲翳滄流也。蓋言甲申之劫。三灾到處皆洪波也。惟有三毒俱消。心境
淨明者。乃迴脫三界之外。蕭蕭然為玉京之遊矣。然此苟非如大洞惟一
真法。所謂自無玄名。帝圖挺命。合仙及運。值太平者。不得參聞此道。故曰
自無玄挺運。誰能悟冥趣也。冥趣即道也。落落天漢澄。俯仰即虛柔者。謂
既悟此理。即心融境淨。故所寓之處皆如此。落落者。廣大之貌。天漢澄者。
天上之景。夫了一心而成道。專一炁以致柔。即此虛柔者為體。則一俯一
仰之間。無非道也。其或七玄之魂散於幽夜者。亦皆乘此妙果。返本還元。
混成聖胎。隨順劫運之沈浮。無有染着也。既得契此冥數之期。苟能潛神
凝素。則雖陽九等灾。亦不足以致憂樂於胃中矣。觀此去來會。時復為淹

留外身而身存。真仙會良儔。疏云。前明內德。此明外化。慈悲之教。蓋已得證道者。苟不能推慈運悲。則是為貴樂所攝。增長我見。反成昧道矣。德至於此。自無是患。勸戒學者。不得不然。謂苟遇此去來生死劫運之會。又當降應人天之中。為之淹留。教化成熟。一切令得道真。所謂以大智故。不住生死。以大悲故。不住常寂。是也。外身者。忘已也。謂忘已濟物。乃外身也。然而在我者。已以與人。已愈有則靜一而不變。乃長存也。又况本無我乎。此其所以與道為一。而會真仙之良友矣。疊疊玄中趣。理也。湛湛音沈深。而清也。清漢波代謝。若旋環。椿木不改柯。疏云。前章讚學人出三界之功。此章讚真人應化之勤也。謂勉勉然於玄中之趣。而俯視三界。但見清漢之波。湛湛然也。乃靜觀萬化之代謝。有若旋環之無端。惟有妙本。湛然歷災劫而不變。亦如隆冬之後。群卉盡彫。而椿木之柯。則青木嘗改。此蓋以物喻理。其言如此。靜心念至真。隨運順離羅。感應理常通。神識逮自徂。淡遊初無際。繁想洞九霄。飛根散玄葉。理反非有它。疏云。此段又讚前真感應之德也。至真者。乃指飛天神王也。言靜心懷念當時神王。賞監七覺。領括天仙。懷慈群品。勞心兆庶。隨劫運之交會。校錄籍之紛紜。乃能各順條目之離散。羅布者。一一區分。整然具舉。則其用心可謂勤矣。此倘非悟明本

體。得其要領。而應機無滯者。則不能也。故繼曰。感應理常通也。蓋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及其去則無所復留。雖事物不齊。感者之機無窮。而應之理常通。實未嘗少吝。所謂寂感無邊方。是也。神識逮自徂者。謂感之機雖不窮。而應之神妙詣理。各自造其極至也。疏云。適者。詣理也。逮者。至也。自徂者。乃自往也。蓋神者妙萬物而不測者也。故神之格思。不可度思。乃不行而至。不疾而速也。此謂感應之神。適詣於理。應於事物。則物各付物。事各付事。蓋不待推而後能。隨事各各自然。適詣其極至也。又疏云。感應之迹。乃聖人之教。隨分而應。謂物品不同。根機亦異。故出三洞諸法。令其當分得悟也。理常通者。言聖人常行善教。無時而不然。玄經曰。常善救物。故無棄物。無論已感。夫感眾生各有道分。故聖人善理常以通物。有感必應。應又生感。故言感應理常通也。以其全神而應物。各至其物之極。而物不能沮之也。故此理常通。而其神適逮自徂矣。淡遊初無際者。此謂淡然漠然遊於物之初。而與太虛同量。了無邊際也。南華經所謂無何有之鄉。廣漠之野。是也。繁想洞九霄者。蓋謂上聖圓明之量。浩無邊際。雖群生想念之繁多。而感應不窮。然亦莫非於此無際量中起滅。在上聖知見洞徹。視之炳若九霄之騰布也。飛根散玄葉者。夫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

動性之欲也。則是靜為動之根。既以靜為根。則動為枝葉矣。根本靜而散於動。則謂之飛根矣。葉本動而動實原於靜。蓋亦未嘗離乎是性。故云玄葉矣。玄乃性之妙也。理反非有它者。謂既悟此理。則當體寂然。反乎真理。豈復更有他哉。蓋即念全真是也。夫如是。則動而無動。靜而無靜。非不動不靜。而動靜非二本矣。常能誦王章。玄音徹霄遐。甲申洪災至。控翮王母家。永享無終紀。豈知年劫多。馭云。此結末勸獎學人也。常之為言。蓋無時而不然也。人能以常為法。誦王章之文。行王章之道。則功行顯著。自可以上徹九霄之遐遠也。首值甲申之期。洪流之災既至。則控御飛翮而上升。西王母之家矣。然此洪水之災。蓋由衆生之所感畏。謹按靈寶蠲化水火災癘經云。天地有劫數窮極水火之災癘。惟上聖高尊諸天帝王以和平之。則劫數無終。水火無激蝕之變。又云。人身有水火災癘。惟太定無為降火并水以和平之。非至真上學所不能知。由是觀之。則人能六根清靜。太定無為。自可以平水火之癘。濟陰陽之愆。是以古之上仙。體萬物之真。得妙化之原。始則乘天地之正。而與造物者遊。終則掌劫會之期。而為造化之主。澄神沖漠。領祖太無。任世運之更遷。而真常之湛寂。尚何悉數之能拘哉。按西王母傳云。九靈太妙龜山金母。一號太靈九光龜臺金母。乃西

華之至妙。洞陰之極尊。在昔道炁凝寂。湛體無為。將欲啓迪玄功。生化萬物。故以東華至真之炁。化生木公。西華至妙之炁。化生金母。體柔順之本。為陰極之元。位配西方。母養群品。所居宮闕。有金城十重。玉樓十二。瓊華之闕。光碧之堂。九層玄臺。紫碧丹房。左帶瑤池。右環翠水。下有弱水九重。洪波萬丈。非飄車羽輪不可到。軒砌之下。植以白環之樹。丹剛之林。空青萬條。瑤輪千尋。無風而神籟自韻。琅然皆九奏八會之音。應上清寶經三洞玉書。凡有役度。咸關預焉。而神州乃在所治之東南也。其應在人身則梵炁之宮。土之正府。乃九宮之根也。永享無終紀。豈知年劫多者。馭云。十二年為紀。今永享無終之紀。又豈知歷年劫之多哉。故古歌云。道既無終。我體無終。從劫至劫。壽何時窮。此蓋與道同體。而不可以限量論矣。圭山董思靖解義後叙。余解是經畢。有難者曰。天命流行。於穆不已。二氣五行。賦與萬物。生生不窮。原於一炁。而主宰是炁者。一理而已。故自天界付謂之命。人物稟受謂之性。應感莫測謂之神。神一而已。在心為思。在眼為視。在耳為聽。在口為言。乃至手之持執。足之運奔。千變萬化。莫非一神之所為。惟用得其正則吉。失其正則凶。爾烏有分守名字若是之殊異哉。余曰。子之說誠亦有理。惜夫知其一。未知其二也。夫道之全體。渾然一致。而精

粗本末表裏之分。截然於其中。毫釐絲忽有不可得而紊者。今徒知所謂
渾然者之大而樂言之。而不知夫所謂截然者。未始相離也。子盍觀諸天
地之道乎。總而言之曰。天地而已。然其中則日月星辰之行。其紀。雨風露
雷之施。其化。江河山嶽之流峙。飛走動植之生成。此豈非渾然之中。截然
截然者乎。如是之類。將其神明各有所司乎。抑亦曰。神一而已乎。析而分
之。不可備舉。且以日之行度論之。舉而言則一。年一周天。然而三百六十
五度。四分度之一。在翊不可為軫。在角不可為亢。又豈非絲忽之不可紊
者乎。人身亦一天地也。今夫四支百體之區分。五藏六府之賅存。至於三
萬六千關節。亦莫不各有所主。故眼之官則視。而聾者不以視代聽。乃至
口之於言。心之於思。無不皆然。此衆神名字之所以立。而統之則有宗。會
之則有元也。是烏可以分裂而病之耶。難者又曰。老子云。天得一以清。地
得一以寧。人得一以靈。萬物得一以生。莊子云。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
為一。又云。將旁礴萬物以為一。及所謂其一與天為徒。言道之至莫如老
莊。皆主乎一。則是天地萬物之殊。惟一以貫之耳。今是經反以不一為貴。
何邪。余曰。子知是經之旨乎。其稱名也雜。其統之也一。經所謂元。即老莊
之所謂一也。謂之元。謂之一。言其體也。生神之法。稱名之雜。言其用也。論

其體所以舉其同。論其用所以顯其異。老子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
生萬物。此本末具舉之言也。是經之論。始乎一元而終乎天地萬化。並受
生成。則一之中而萬者具矣。生神之道。以空洞真一為體。以變化不一為
用。唯一。故能靜。靜而後能變。變而後能化。聖功生焉。神明出焉。則一與不
一。非二物也。吾聞之先聖曰。歛萬炁為一炁。散一炁為萬炁。合萬神為一
神。分一神為萬神。又曰。聚則為形。散則為炁。此其闢闢歛散之道。蓋與陰
陽同功。天地同德。故曰。宇宙在乎手。萬化生乎身。推而行之。可以成人。可
以成物。可以贊化育。可以參天地。非天下之聖神。孰能與於此哉。若夫知
其本無而不知其至。有知其真一而不知其變化者。是一偏之說。安可與
此同日語耶。難者又曰。教中有云。情存聖量。猶落法塵。今是經教人以修
習聖胎之法。母乃墮於是乎。余曰。情存聖量。為未忘心法者言也。修習聖
胎。為初學之士設也。若乃道全德備者。何可以此議之。吾聞之先聖曰。聖
人歛萬有於一息。無有一物可役。吾之明徹。散一息於萬有。無有可問。吾
之云為。譬之天地間。日月之升沈。風霆之鼓舞。雲霧之起滅。萬有之變化。
往來出沒。自然而然。惡識所以然。惡識所以不然。若是者。孰為聖量乎。孰
為法塵乎。難者又曰。嘗聞釋氏之說。以一切有相皆為幻妄。故其教曰。無

生。又曰寂滅為樂。而道家之教。乃曰長生久視。及升虛尸解。故彼目之曰
弄精魂守尸鬼者。其於此不能無惑。願為我決之。余曰不然。道一而已。豈
有彼此之分哉。且如達磨之躡葦渡江。普化之搖鈴空際。或金棺自舉。或
碣石藏身。其亦弄精魂守尸鬼者乎。夫道有情有信。無為無形。自本自根。
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六極之下而不為深。長於
上古而不為老。無始無終。無前無後。得之者與道同久。且萬物非道無以
生。非德無以成。生生之理。無時不然。而生生者不生。化化者不化。夫何容
心焉。余聞之先聖曰。人在道中。猶魚在水中。人去道則亡。魚失水則死。良
由修之者有勤怠。故得之者有淺深。淺者惟及於心。深者兼被於形。及於
心者但得慧覺而已。既得慧覺。悅而多辯。靈炁泯喪。形亦隨之。被於形者
形神俱妙。與道合真。顯則神同於形。隱則形同於神。在有而有。在無而無。
不可以形跡窺。不可以死生論。而何弄精魂守尸鬼之云。故曰以我之精
合天地萬物之精。以我之神合天地萬物之神。以我之魂合天地萬物之
魂。以我之魄合天地萬物之魄。則天地萬物。皆吾精吾神吾魂吾魄。何者
死何者生。夫如是。則乘天地之正。御六炁之變。遊乎三清而與道同體矣。
故曰至人無已。難者之疑。於是而釋。余因寄呈三山蔣靖菴。既從而訂之。

附于經後。劉淵然叙曰。洪惟九天生神章經。乃三洞玄旨。九天祕文。降
自上聖。流傳下世。至士悟之。可以窮神知化。入聖超凡。學者究之。則亦洞
徹幾微。還源返本。其旨神奧。其理繁然。實衆經之所宗。斯幽明之法藥。其
於道德性命之理。鬼神造化之機。舉無遺矣。教中高士。倘於二經留心研
究。豈曰小補。若能勤行修鍊。廣積玄功。本分了明。言外具眼。必獲游神八
極。控翻九天。為不難也矣。誦經應驗。蜀青城山乃神仙會府。昔蜀主孟
昶。往祈見女真麻姑。致齋壇側。青城令有獻美女張氏。遂納之。名之曰麗
華。同處于丈人觀。忽一夕迅雷掣電。暴雨猛風。掀拔屋宇。騰空散落。張氏
遂殞命。葬山下。後數十年上元節。丈人觀道士李若冲。夜歸。憩於山前。忽
竹陰有一女子號泣而出。詣若冲前。賦詩云。獨卧經秋墮鬢蟬。白楊風起
不成眠。澄思往日椒房寵。淚濕衣襟損翠鈿。言訖復泣而退。若冲還觀。見
丈人殿上有衣冠朱履之士。皆面北立。如有奏對。殿下廊廡間列諸罪人。
見獄卒引一女子繫於鐵柱。杖之號叫痛楚。徐察之。乃山前途之者。俄頃
善神以劔指若冲曰。今夕上元。天官洎五嶽丈人校勘生死罪目。不宜久
立。若冲乃潛避。達旦具白其師唐洞卿。唐曰。汝知之乎。此乃張麗華也。昔
寵幸於此。褻瀆上真。致獲斯罪。既以詩告汝。汝當救之。曰。何法可救。曰。但

轉九天生神章十卷。奏金籙白簡。可免斯苦。即自託生。偶遇臨邛牧田魯。儔設黃籙。若冲遂置簡書。疏轉經十過。投仗醮所。因而救度。誦至九卷。適丁焚簡之時。若冲即回向而焚之。明日張氏所葬之地。有沙字四句云。符吏忽忽扣夜扃。便隨金簡出幽冥。蒙師薦拔恩非淺。領得生神九過經。若冲諦觀太上垂教。憫諸衆生。故立救拔之門。以濟生死之路。嗚呼。世人欲濟度先亡者。誠當崇此瓊文。為超脫之捷徑也。

上清太霄琅書瓊文帝章經

并序。雲務子者。蓋元皇玉虛之

胤。太帝之中子也。抱瓊胎於玉房。結雲精於金門。含日月於紫胞。變洪露以凝神。鍊胎息以推運。任歷劫以轉輪。化生於元氏。告陽道以成真。於是上皇元年三月一日。天暉啓晨。誕於九玄之上。寶耀無量之天。觀太陽於雲崖。曜金容於瓊軒。順皇基於帝圖。法玉秀於自然。濯以九靈之暉。灌以甘香玉泉。飲以靈妃皇芝。哺以九鍊飛霜。神龍翼其側。瓊鳳騰其顛。紫煙生于上。流光鬱于隣。二象抗其綱。三晨協其具。神州歌其妙。七轉變其神。靈風迅其軀。迴香盪其塵。蕭蕭太虛之上。靡靡洞波之濱。年冠二九。思微念玄。適性理運。任時推遷。不慕皇道。逍遙中原。遊娛太霄。徘徊紫天。沆眇

歷劫。得趣忘旋。運非我制。挺標上仙。遂名書帝簡。位登太真。三元下教。贈爵皇篇。於時受命。朝禮玉天。上登九玄之臺。大有之宮。紫鳳玉京。七寶珠房。於明霞之館。清齋玉軒。靈瑞告感。項負圓光。夜照神燭。自明瓊堂。於是虛皇道君。於空洞之上。玄虛之中。以太霄琅書瓊文帝章。降授於君。是時天光冥逮。三晨迴精。五宿改度。七元運靈。九色晃曜。煥絡玉清。飛煙翳鬱。流漫八冥。玉陛登階。萬帝臨庭。飛仙羽蓋。輔翼太真。仙童玉女。各三千人。執中散香。流芳掃塵。於是命駕。檄召五靈。飛霄迴輪。乘空絡煙。神鳳挺轡。靈妃導仙。明皇啓路。三道合明。流電揚精。逸駕九玄。遊眇瓊闕。晏景三元。盤徊玉霄。適肆紫晨。於是披琅書於無崖。誦帝章於碧雲。理宿根於玉訣。檄威靈於瓊文。唱妙曲於空洞。精靜念於玉軒。理二儀於玄圖。掌帝錄於萬仙。總地司於五嶽。領上真於三關。上統無崖。下攝洞源。自天以下。莫不咸隸於太真。神非可測。化不可名。近難可論。遠不可尋。清難可滓。混難可澄。微乎妙哉。斯至德之帝靈。巍巍乎高尊也。太霄琅書。乃九天王飛霄之曲。瓊文帝章。乃九天之上文。並以元始之初。生於自然空洞之中。虛皇玉帝受之於九玄。於是天王仍記名焉。鑄金為簡。刻玉結篇。金鏤玉字。以明寶文。祕於九天之上。大有之宮。西華玉女。金晨玉童。各三千人。侍衛典香。如

是九帝上聖。一月悉三登玉階。朝宴神真。運周萬劫。傳於太真王。其道高妙。衆經之宗。神挺奇秀。精冠九天。玉惠虛朗。洞趣入玄。自非上真之士。不得參聞。皆受已成真人。不傳於中仙也。太霄琅書。乃九天王飛霄之曲。瓊文帝章。乃高靈玄映之道。九天之精。洞監於萬氣。總統於衆經。凡修大洞三十九章。迴風混合帝一之道。唯一玉檢。五老寶經。解釋宿根。拔度七玄。而無此文。則九天王不納其音。九氣錯綜。神真不歡。天魔侵景。萬試來干。思不徹微。天不啓關。凡修衆經。以瓊文為先。誦詠寂室。靜慶霞庭。通暢九霄。整絡上玄。令玉宮駭聽。萬真臨軒。群魔伏袂。萬試敢前。隨意所修。乃得道真。萬徧道備。騰身太清。要訣不煩。正在此經。精心苦行。剋上僊也。雲務子不修他道。受虛皇帝君太霄琅書瓊文帝章於九霄之上。歌詠妙篇。遊娛適肆。感暢神真。致三元下教。位登太真王。以傳太華真人。三天長生君。太和真人。東華老子。南極總司禁君。西臺中侯。北帝中真。九靈玉子。太靈真妃。赤精玉童。玄谷先生。南嶽赤松。中山王喬。紫陽真人。西城王君。中皇先生。趙伯玄。山仲宗等一十八人。並修此道。面發金容。項負圓光。乘空登霄。遊宴紫庭。變化萬方。適意翱翔。嘯命立到。徵召萬靈。攝制群魔。決斷死生。駕霄乘煙。出入帝庭。皆由瓊文。以致上真。王君今封一通於西城山中。

有金名帝簡。綠字紫清。合真之人。當得此文。得者寶祕。勿妄輕傳。洩露靈篇。九祖被拷。永責鬼官。長閉地獄。萬劫不原。九天元始號。第一天名鬱單無量天。天上又別置三天之號。九天文人治於無量天。去第二天二十四萬里。其天上人經九百萬歲。如世間五百歲。天有四玉帝君。常以月一日三日九日。遣玉晨使者履行天下。有修學上道。佩太霄琅書檢慎法戒。名書帝錄。得同無量天人之位。有犯科違律。為四司所糾考。屬左右三官。至此日當清齋。平旦入室。誦無量天太霄琅書瓊文一徧。則玉晨使者奏于於天王。記名於青宮。九年得乘太霄瓊輪。上昇無量之天也。第二天名天上上禪善無量壽天。天上又別置三天之號。悉隸於無量壽天。九天真王治於無量壽天。去第三天四千六百萬里。其天人經三千六百萬歲。如世間人歷一千歲。天中有四天帝王。常以月七日十日十一日。遣領直侍仙履行天下。有精修上道。佩太霄琅書齋戒誦經。不犯於科。名書帝簡。紫字上清者。得同無量壽天人之位。有犯科違禁。四司所糾考。屬左右三官。至此日當清齋。早旦入室。誦無量壽天太霄琅書瓊文一徧。則侍仙奏于於天王。記名於青宮。九年得乘太霄飛輪。上昇無量壽天也。第三天名梵監天。一名須延天。天上又別置三天之號。隸於梵監天。元始天王治於

梵監天。去第四天六百七十二萬里。其天人經一億五千二百萬歲。如世間二千歲。天中有四帝真王。常以月二日四日十三日。遣主仙玉郎履行天下。有精修上道。佩太霄琅書齋戒誦經。不犯於科。名書帝錄者。得同梵監天人之位。有犯科違禁。四司所糾考。屬左右三官。至此日清齋。平旦入室。誦梵監天太霄琅書瓊文一編。則主仙玉郎奏于天王。記名於青宮。九年得乘太霄飛輪上昇梵監天也。第四天名兜術天。一名寂然天。天上又別置三天之號。皆隸於兜術天。元始天王所治。兜術天去第五天千二百四十萬里。其天人經六億八百萬歲。如世間三千歲。天中有四天元王。常以月五日十二日十六日。遣定仙玉真下履行天下。有精修上道。佩太霄琅書齋戒誦經。不犯天禁。名書帝圖者。得同兜術天人之位。有違科犯禁。四司所糾考。屬左右三官。至此日當清齋。平旦入室。誦兜術天太霄琅書瓊文一編。則玉真奏于天王。記名於東華。九年得乘太霄瓊輪上昇兜術天也。第五天名不驕樂天。一名波羅泥密天。天上又別置三天之號。皆隸於不驕樂天。高上元皇所治。不驕樂天去第六天三千六百八十萬里。其天人經二十三億四千萬歲。如世間四千歲。天中有四天統真王。常以月十四日十七日十九日。遣中真使者履行天下。有精修上道。佩

太霄琅書齋戒誦經。不犯科禁。名書帝圖者。得同不驕樂天人之位。有犯科違禁。四司所糾考。屬左右三官。至此日當清齋。入室。誦不驕樂天太霄琅書瓊文一編。則中真使者奏于四天王。記名於東華宮。九年得乘太霄瓊輪上昇不驕樂天也。第六天名化應聲天。一名他化自在天。天上又別置三天之號。皆隸於化應聲天。虛皇玉帝所治。化應聲天去第七天五千三百八十四萬里。其天人經九十二萬億一千六百萬歲。如世間五千歲。天中有四天寶帝王。常以月十八日二十日二十三日。遣萬石使者履行天下。有精勤好向。佩太霄琅書齋戒誦經。不犯科禁。名書帝圖者。得同化應聲天人之位。有犯科違禁。四司所糾考。屬左右三官。至此日當清齋。入室。誦化應聲天太霄琅書瓊文一編。則萬石使者奏于天寶帝王。記名於東華宮。九年得乘太霄瓊輪上昇化應聲天也。第七天名梵寶天。一名波羅尼邪拔致天。天上又別置三天之號。皆隸於梵寶天。萬始先生所治。梵寶天去第八天五百二十萬里。其天人經一劫。如世間六千年。天中有四天高上帝王。常以月二十一日二十四日二十七日。遣監天真使者履行天下。有精心苦行。勤修上道。齋戒誦經。不犯天科。名書帝圖者。得同梵寶天人之位。有犯科違禁。四司所糾考。屬左右三官。至此日當清齋。

入室。誦梵寶天太霄瓊輪上昇梵寶天也。第八天名梵摩迦夷天。一名梵衆天。天上又別置三天之號。皆隸於梵衆天。紫虛帝君所治。梵摩迦夷天去第九天六百八十萬里。其天人經二劫。如世間一萬餘歲。天中有四大明真王。常以月二十六日二十八日二十九日。遣羽仙使者履行天下。有精心苦行。修齋誦經。不犯科禁。名參青官者。得同梵摩迦夷天人之位。有行惡犯科。違戒。為四司所糾考。屬左右三官。至其日當清齋入室。誦梵摩迦夷天太霄瓊輪上昇梵摩迦夷天也。第九天名波梨荅怒天。一名大梵天。去下五百億二十萬里。其天別置三天之號。皆隸於大梵天也。太真王治於波梨荅怒天。其天人經三劫。如世間二萬五百年。天中有四帝王。常以月一日十五日三十日。遣領仙使者履行天下。有修齋戒。整束法服。誦經精思。不犯天科。名書帝錄者。得同波梨荅怒天人之位。有行惡犯科。為四司所糾考。屬左右三官。至其日當清齋入室。誦波梨荅怒天太霄瓊輪上昇波梨荅怒天也。此九天是始氣之精。衆真帝皇所治。其

天別置三天。三天者。皆是九天之別號。合三十六天也。宮室官司。悉有次第。其外有諸梵天名。皆以九天支幹。悉係屬於九天王也。九天又各有一天王。非帝王之號。皆處九天之上。修行上道。求仙度世。宜知天王諱字。知者。九天列名。玄以紫氣覆膺其身。神兵衛已。今得九天祕書。位同九天之仙。得者寶密。妄宣三人。死入九幽地獄。考掠萬劫不原。慎之。第一鬱單無量天王。姓混。諱霜。衣九色無縫自然斑文之裘。頭戴耀精日圓。治天無映玄臺紫戶之內。左右侍真玉女九萬人。第二上上禪善無量壽天王。姓櫻。諱靄。衣九色自成雲文之裘。頭戴暉精月光。治天玉國朱林。七寶瓊臺。左右侍真玉女七萬人。第三須延天王。姓滓。諱靄。衣九色三法雲文之裘。頭戴天元寶明。治天玉京靈都宮。左右侍真玉女九萬人。第四寂然天王。姓泮。諱霈。衣七色龍文通光之裘。頭戴陰精夜光。治天朱宮瓊臺之上。左右侍真玉女六萬人。第五不驕樂天王。姓疑。諱覆。衣九色飛霜雲文斑裘。頭戴青華歲星玄精。治天無映丹房九層玉臺。左右侍真玉女七萬人。第六化應聲天王。姓輝。諱靄。衣九色流光耀雲錦裘。頭戴白光太白玉精。治天瓊林上宮朱映之房。左右侍真玉女六萬人。第七梵寶天王。姓精。諱霧。衣九色流雲飛晨之裘。頭戴

流丹絳寶熒星玄精。治天南上七映之宮。左右侍真玉女八萬人。第八
梵摩迦夷天王。姓玄。諱靈霏。衣九色無縫飛雲之裘。頭戴玄晨辰星流精。
治天九玄鳳城紫瓊玉臺。左右侍真玉女五萬人。第九波梨荅怒天王。
姓王。諱靈霏。衣九色無縫玄雲寶裘。頭戴無極流黃鎮星飛精。治天陵層
玉京大有妙宮九曲之房。左右侍真玉女九萬人。九天九王。萬氣之本宗。
衆帝之祖先。乃九氣之精源。以天地未凝。三晨未明。結自然而生於空洞
之內。溟滓之中。歷九萬劫而分氣。各治置立九天。日月星辰。於是而明。萬
氣流演。結成道真。元始上皇高上玉虛。並生始天之中。三十九帝。二十四
真。遂有官闕次序之官。上皇寶經。皆結自然之章。以行長生之道。不死之
方。符章玉訣。皆起於九天之王。傳於世代之真。至三五改運。九靈應期。後
聖九玄道君。推校本元。以歷九萬億九千累劫。上皇典格。多不相參。道君
以中皇元年九月一日。於玉天瓊房金闕上宮。命東華青宮。尋俯仰之格。
錄校古文。改定撰集靈篇。集為寶經三百卷。以付上相青童君。使傳後學。
玉名合真之人。凡學求仙。不知道之所出寶訣所生。投闕而學。無有祖宗。
真不為降。道亦不行。諸欲求仙。當尋九天之根。得其本元。道無不備。仙無
不成也。但九天王。祕諱藏於九天之上。大有之官。不傳於下世。有玄名帝

圖。金字上清。推運遇會。得知九天王名。即遣玉童十二人。玉女九人。侍衛
兆身。依科清齋九十日。或九日。齋上金九兩。紫紋九十尺。以誓九天之信。
師然後而盟傳。不得輕泄。至靈考。延七祖。長充鬼役。負石運山。身沒三官。
萬不得仙。鬱單無量天王。太霄琅書瓊文第一。太霄空洞氣。結氣成雲
營。我王。提神匠。有化若無形。無形中有真。無中生。妙弄玄虛上。蕭蕭元始
精。法景朗妙覺。玄運來相征。列宿羅玉宇。飛霞超綠瓊。煥落三晨曜。流光
鬱紫清。攜衿玉景臺。解憩戲鳳城。迴霄登九嶺。以啓不窮齡。誰能同此遊。
可來尋余名。余名甚易知。安在東華庭。自可超玄都。精微思帝靈。棄去雲
外念。專一守黃寧。披誦太霄章。三闕自當明。玄降徘徊輦。虛遣飛霞駟。九
天雖玄選。妙想安爾形。上上禪善無量壽。天王太霄琅書瓊文第二。靈
運啓空洞。金真秀瓊胎。法景大寂庭。玄化自相推。歷劫淪九冥。與真契幽
期。三晨告元始。運通自來綏。匡轡明霞上。流精耀玉枝。顧眄無中有。混合
似嬰兒。父寧與母精。逍遙戲鳳臺。落景遊雲房。獨妙誰能知。合慶離羅門。
解袂紫霄崖。若欲相尋索。精研琅書辭。迴轉瓊文章。天王自當知。洞存帝
一尊。以為求仙基。絕念棄外想。常使心神爽。精感致真降。鬱然煥羽儀。技
度七祖根。咸同登雲階。玉章映高靈。瓊文難尋思。二妙以相和。各稱本不

齊子欲戲九玄。但誦太霄詩。萬劫在俄頃。勿憂天應遲。梵監天王太霄
琅書瓊文第三。澄清無毫穢。結氣成紫暉。丹霄映監天。羅布迴南迴。三晨
明列宿。七轉朗太微。靈風迅奇香。玉籟聲何悲。神鳳翔瓊林。群仙振羽衣。
天王乘運征。握節總萬機。虛輪振空洞。遠朗九天扉。攜提霄中賓。解衿入
瓊緯。敷爛扶晨氣。耀羅煥玉階。陵梵映朱日。千景翼靈輝。飄飄元化內。玉
輦正徘徊。公子命虎符。總攝萬神歸。拔滅七祖根。窮魂皆仙飛。琅書慶雲
庭。瓊文洞虛微。精研道日鮮。億劫靈不衰。萬化隨運遷。乃知妙者希。寂
然天王太霄琅書瓊文第四。宴景大寂卿。迴風迅瓊輪。丹霄翼綠輿。神公
輔帝尊。翳翳九玄化。離離開趣門。徘徊金羅上。彌歌慶靈雲。三唱朗玄覺。
五迴道乃分。金房煥差我。流精何紛紛。左顧見無英。右眄覩白元。履昌度
黃籙。太一挺命根。為我記仙籍。授我度命文。清唱運天真。靜思理百關。帝
一鎮靈官。法服飛青裙。相與契何計。合會九天端。有日若無期。望華正四
圓。至感棄餘念。道從玄中傳。靈感各有運。至學故多全。不驕樂天王太
霄琅書瓊文第五。空中生紫煙。鬱勃翳華宮。流明順運迴。丹霄映綠房。翼
輔虛中景。耀靈煥十方。萬帝由真運。莫若九天王。體結自然秀。含氣挺虛
宮。理化正四維。號為衆帝宗。落景乘八煙。總統輪空洞。朝遊西臺館。夕愜

扶桑公。攝板玄圖籙。拔度青華重。桃康定命籍。明初保劫功。流眄無崖際。
萬化隨運通。飛步誦太霄。幽尋元始蹤。積思感至寂。以致登玄憲。宿基流
餘慶。七祖返南宮。五苦非所履。結友在太空。靈嶽非常宅。飛雲是我龍。結
攜九嶺真。偶景以成雙。何為坐蠶機。婆娑待命窮。化應聲天王太霄琅
書瓊文第六。高靈秀空洞。凝氣結朱煙。握節迴九霄。飄飄天帝真。瓊臺耀
巖阿。紫鳳鬱玉麟。靈歌逸幽宮。蕭條雲上人。攜契七映房。金羅煥中田。天
王正有九。飛仙有億千。洞陽鬱靈標。為兆度命年。丹華朗朱日。流芳觀兆
身。仰歡月中漿。九源降液津。永保不終劫。內外洞虛鮮。積思感太空。洞得
無極淵。形與混合同。遊宴莫能旋。梵寶天王太霄琅書瓊文第七。三晨
朗幽夜。流霞耀金日。丹房煥差我。靈香繞瓊室。公子合慶堂。履昌攜帝一
三元混合宮。微言甚幽密。兆欲度命年。靜思勿雜匹。寂若雖云無。真從空
中逸。慶加靡不周。七玄自蒙拔。積福有重基。宿根咸消滅。瓊文有妙章。斯
篇慎忘失。存念至靈諱。道降同玄一。梵摩迦夷天王太霄琅書瓊文第
八。九玄洞元氣。紫素凌玉霄。靈秀煥金門。神融茂瓊條。豁落紫虛館。慶雲
隨化消。淵響叩靈機。法鼓振太幽。宴景玄晨關。流迴薄靈颺。匡轡九天外。
運駕以逍遙。徘徊紫霞峰。容冶玉皇朝。萬劫不俄頃。儵歛二象交。虛庭無

稽連。去來順運。寥大化不改度。三晨洞靈標。琅書慶神室。瓊文理清謠。合
 秀自玄挺。反容非華翹。波黎荅怒天。玉太霄琅書瓊文第九。玄氣結九
 霄。紫虛朗太陽。飛瓊凌華芒。流精凝玉霜。天真乘運迴。薄雲茂玄梁。冥會
 自相感。丹霄映輕行。幽期高晨府。攜契朝玉京。靈化冲漠裏。寥寥冥運彰。
 流芬翳朱日。迴風迅奇香。煥爛金門上。瓊臺吐玉英。蘭芝盈玄谷。仰咽六
 胃昌。神逸感寂宮。幽思徹洞鄉。執契太霄館。歸真瓊文章。太霄琅書瓊
 文帝章。皆以九玄微辭。九天王於空洞之中。元始之先。玄歌理命。遊慶霄
 庭音句。虛微玄中而生神真寶訣。故著靈篇。得行此道。位同九天。微思至
 諱。存神念真。靈瑞告感。自然登晨。凡修此道。當以本命八節之日。沐浴清
 齋。正中入室。東向叩齒九通。仰存九天之上。九色飛靈。流光下映。藉藹室
 堂。微呼九天王諱。存念真神。便誦太霄琅書瓊文之章。九篇一過。以慶霄
 庭。神歡寂室。靈感九玄。如法九年。剋乘飛景。宴饗紫晨也。若以九天遊宴
 下降察行萬仙玄會之日。如上清齋。各以其時誦詠一遍。則九天記名。右
 別太真。九年無虧。剋得上仙。帝章皆九天元精所生。九天帝王隱書寶
 名符章玉訣。悉表其中有佩此文。九天同真。萬靈稽首。群仙衛迎。威制天
 魔。出入無方。乘雲駕虛。遊宴太空。此文微妙。萬帝之宗。有明此訣。即為仙

王。有泄輕傳。死沒九泉。殃連七祖。同填河源。萬劫之掠。宜慎奉行。

天
 地
 人
 神
 仙
 聖
 賢
 高
 真
 靈
 寶
 妙
 法
 神
 經
 玉
 訣
 太
 霄
 琅
 書
 瓊
 文
 第
 九

天
 地
 人
 神
 仙
 聖
 賢
 高
 真
 靈
 寶
 妙
 法
 神
 經
 玉
 訣
 太
 霄
 琅
 書
 瓊
 文
 第
 九

天
 地
 人
 神
 仙
 聖
 賢
 高
 真
 靈
 寶
 妙
 法
 神
 經
 玉
 訣
 太
 霄
 琅
 書
 瓊
 文
 第
 九

天
 地
 人
 神
 仙
 聖
 賢
 高
 真
 靈
 寶
 妙
 法
 神
 經
 玉
 訣
 太
 霄
 琅
 書
 瓊
 文
 第
 九

清 颯 謙 霽 霽 霽 霽 霽 霽 霽

颯 霽 霽 霽 霽 霽 霽 霽 霽 霽

謙 霽 霽 霽 霽 霽 霽 霽 霽 霽

霽 霽 霽 霽 霽 霽 霽 霽 霽 霽

霽 霽 霽 霽 霽 霽 霽 霽 霽 霽

霽 霽 霽 霽 霽 霽 霽 霽 霽 霽

霽 霽 霽 霽 霽 霽 霽 霽 霽 霽

霽 霽 霽 霽 霽 霽 霽 霽 霽 霽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精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永樂大典卷之九百五十五

𩇛 𩇛 𩇛 𩇛 𩇛 𩇛 𩇛 𩇛 𩇛 𩇛

𩇛 𩇛 𩇛 𩇛 𩇛 𩇛 𩇛 𩇛 𩇛 𩇛

𩇛 𩇛 𩇛 𩇛 𩇛 𩇛 𩇛 𩇛 𩇛 𩇛

𩇛 𩇛 𩇛 𩇛 𩇛 𩇛 𩇛 𩇛 𩇛 𩇛

𩇛 𩇛 𩇛 𩇛 𩇛 𩇛 𩇛 𩇛 𩇛 𩇛

𩇛 𩇛 𩇛 𩇛 𩇛 𩇛 𩇛 𩇛 𩇛 𩇛

𩇛 𩇛 𩇛 𩇛 𩇛 𩇛 𩇛 𩇛 𩇛 𩇛

𩇛 𩇛 𩇛 𩇛 𩇛 𩇛 𩇛 𩇛 𩇛 𩇛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虛清無染氣
震神霄玉童
葉和真靈齋
飛羅之中北向
上誓九天之章
弟子執上金九

石瓊文帝章二百四十音。皆九天之元精萬真之名。當刻書棗心之木。受之於絕巖清泉之札。施於飛羅之中北向。上誓九天之章。弟子執上金九兩。紫紋九十尺。向南而伏。師讀瓊文而授弟子也。若未得刻書印文亦可。以唯書青碧上。盟而授之。然後可徐徐更刻文。登山盟於九天也。若刻書瓊文於棗心之上。不得懸印章向於四方。以玉函感之於別室。正向於上。朝夕燒香禮拜九天之王也。兆欲召東嶽仙官問吉凶之兆。通靈致真之法。當以甲乙之日。以帝章向東讀之一過。則仙官立到。與真共言。召南嶽當以丙丁之日如上法。則南嶽仙官立到與真通言。召西嶽當以庚辛之日如上法。則西嶽仙官立到與真共言。召北嶽當以壬癸之日如上法。則北嶽仙官立到與真通言。召中嶽當以戊己之日如上法。則中嶽仙官立到與真通言。凡召五嶽之法。皆向正方叩齒三十六通。便讀帝章也。精心齋戒。神無不降。若體履器穢。未洞玄冥。便閉眼精思。無不見神。自當究幽察冥。知吉凶之兆。九年與真同形。出空入無。遊宴玉晨。兆修行道備。有真人下降。雲輿紫蓋來迎兆身。兆當以帝章之印。印兩蹠及兩手。以立成羽翮。連兆同昇也。若於五嶽隱靜之處。修行誦詠。有異物假託真形。降兆之房。當以帝章之印向之。則真偽立見。若是真人仙官。兆當稽首奉迎。隨意陳請。刻得要言。若是魔精。即復本形也。兆當叩齒三十六

通讀帝章一遍。魔即滅。景絕形於兆前。如此之法。推令心口相應。慎勿示人。示人泄真。其道不行。兆暮卧獨處。當以帝章置於心上。即有太霄真仙來衛兆形。景應夢想。與真共言。不出九年。得面對真人。凡受帝章之印。不得妄泄見人。見三人。道去施用不行。凡修此道。慎勿經履淹穢。觸忤真神。犯之九天拷掠兆之身。若有玄圖帝簡。綠字紫書。金骨玉髓。名書青宮。九天王自當遣四極真人。下授兆身。瓊文帝章也。若有宿緣。遭遇明師。皆玄挺運會。應得此文。克成上仙。皆當齋金繒之信。詣師清齋。奉受修行。若無信盟。天不啓靈。真不降格。萬不成仙。師傳輕泄。拷及七祖。長充鬼官。明慎玄科。慎勿妄宣。凡傳太霄琅書。瓊文帝章。當於高山空寂之間。施飛羅之中。於北面。香餅菓菓之物。置之。盛以別盤。以經置於飛羅之上。師北向叩齒三十六通。奉上請九靈元真。玄始上官。金仙玉女。太一靈神。監真直司。五帝衆真。今有某嶽先生。玉甲紫結。胞宿命。挺仙。齋金繒之信。求受靈文。九天真諱。瓊文帝章。天科告慎。警寶靈真。願迺神光。玄映下臣。有泄之日。歸身河源。七祖謝罪。不敢又仙。畢。以經章手執付弟子也。訖。以餅菓埋於玄嶽之中。不得他用。此九天王之祕奧。太真之妙訣。修學之士。而無此天科。徒勞於空山。無感於寂庭。勤尚篤志。思念九玄。天玉感悅。遣玉童玉女侍衛兆身。九年之內。剋乘飛瓊。上昇九天。

和神國

雲仙雜記。李深之暴卒復生。云。往遊和神之國。人壽皆一百二十歲。皆二男二女。鄰里為婚。地產大匏。匏中皆五穀。不種而實。水泉皆如美酒。飲多不醉。氣候常如深春。樹木出綵絲。可以為衣。

青神縣

大明清類天文分野書。漢南安縣。地屬犍為郡。西魏恭帝州縣。仍屬焉。武德中。移屬眉州。宋元仍其舊。本朝因之。嘉定州圖經志。於此置青衣縣。屬眉州之青神郡。後周置青神縣。并置青神郡。隋開皇初。郡罷屬嘉州。三年。罷郡徙縣居郡治。屬眉州焉。唐置別眉州。縣仍屬焉。武德中。移屬眉州。宋元仍其舊。本朝因之。嘉定州圖經志。

按縣靈瑞亭碑云。縣邑有青衣王祠。南史。齊始興王。蕭鑑為益州刺史。於州圃得古墓。有石槨篆云。蠶叢氏之墓。歷世封爵為王。蠶叢氏服青衣。教民蠶事。縣之得名由此。唐宋並立。皆因之。舊置縣於南街之南。今置於清風閣故址。國朝復置縣治。屬嘉定州。太平寰宇記。漢南安縣。地屬犍為郡。南六十里。舊五鄉。今四鄉。縣臨青衣江。西魏分置青神縣。本治思蒙水口。唐武德八年。移於今里。所屬眉州郡。圖志云。漢武帝使唐蒙破西南夷。即路始於此邑也。其山川風俗。人物土產。古跡靈異。並詳眉州下。

神氏

元和姓纂神氏風俗通神農氏之後漢有
駙都尉神曜琅耶姓苑云今琅琊有神氏

黃神氏

羅泌路史黃神氏或曰黃祿黃頭大腹出天參政又云黃
神氏三百四十歲拒神次之號曰黃神是命曆叙按道家

亦有所謂黃神蓋與此異本起經云三始之道大初者道之初也其初精
感則為元明名曰大陽又為元陽子丹乃化道君故曰道之初藏在大素
是為一氣大數者亦氣也初變為黃名曰中和中和為老子乃化神君名
曰黃神入於骨肉以之為人故曰人之素藏於大始則二氣也大始者氣
之始也黃氣乃復歸於白氣白若水精名之太陰為太和君此為三氣特
亦體中之事而歸藏言者黃神與炎帝戰于涿鹿則以為黃帝矣抑又非此

拒神氏

羅泌路史人皇氏沒神氏次之出於長淮
駕赤蜚羊政三百歲五葉千五百歲

茯苓

藥名詳見苓字茯苓下唐柳宗元集辨伏神文并序余病瘧且
悸瘧部鄙切腹內結病悸其季切心動潘云瘧部地金三音謁

醫視之曰唯伏神為宜明日買諸市烹而餌之病加甚召醫而尤其故醫
求觀其滓曰吁盡老芋也彼鬻藥者欺子而獲售子之惜也而反尤於余

不以過乎余戍然慙愾然憂慮口既切推是類也以往則世之以芋自售
而病乎人者衆矣又誰辨焉申以詞云伏神之神兮惟餌之良愉心舒肝
兮魂平志康敲閉結兮敲音匣調護柔剛和寧悅懌兮復彼恒常休嘉訢合
兮潘云訢虛其切蒸也禮記云天地訢合注云讀曰喜一音欣邪怪遁歲

君子食之兮其樂揚揚余殆於理兮榮衛衰極伏盃積塊兮史倉公傳陽
虛候病痺根在左脅下大如覆盃悸不得息有醫導余兮求是以食往沽
之市兮欣焉有得滌濯熨熨兮專恃爾力反增予疾兮昏憤馮塞憤胡對
切馮音憑余駭其狀兮往尤于醫徵滓以觀兮既笑而嚔曰子胡昧愚兮

茲謂蹲鴟蹲音存鴟處脂切蹲鴟芋魁處身猥大兮善積汚卑受氣頑昏
兮陰僻歆危歆丘奇切亦作敬累積星紀兮以老為奇潛苞水土兮混雜
螺蛭螺余專切蝗子蛭音蟬又直基切蟻子不幸充腹兮唯痼之宜野夫
枝害兮枝支義切音真很也假是以欺刮肌刻貌兮觀者勿疑中虛以脆

兮外澤而夷脆青歲切誤而為餌兮命或殆而今無以追兮後慎觀之嗚
呼物固多偽兮知者蓋寡考之不良兮求福得禍書而為詞兮願寤來者

清神香

山居備用木香半兩生切蜜浸降香白檀白芷各一
兩右為細末用大丁香二箇槌碎水一盞煎汁浮萍草一

搗。擇洗淨。去鬚。研碎。裂汁。同丁香汁和勻。搜拌諸香。候勻入臼。杵數百下為度。捻作餅子。陰乾。

洪武正韻而真切。禮記交於旦明。莊子有神宅而無情死。又與晨同。又翰韻。

旦

增 魁

而真切。許慎說文。神也。从鬼申聲。食鄰切。顧野玉篇始人切。山神也。陸法言廣韻升人切。山海經。青要山魁也。徐鉉通釋。按山

海經。有魁武羅。示申反。宋重脩廣韻。失人切。丁度集韻。神名。司馬光類篇。又乘人切。釋行均龍龕手鑑。又古文神字。楊桓六書統。審母。魁。冥中主造化陽氣也。从鬼从申。陽申也。陰屈也。魁。此二文从玄。玄即神之理也。影。此文从魁省。字漆博義士臻切。

篆書 魁 並六書統

燿

而真切。釋行均龍龕手鑑音神。韓道昭五音類聚。燿音神。

龔

而真切。釋行均龍龕手鑑音神。

糴

而真切。韓道昭五音類聚音神。

翫

而真切。韓道昭五音類聚音神。



